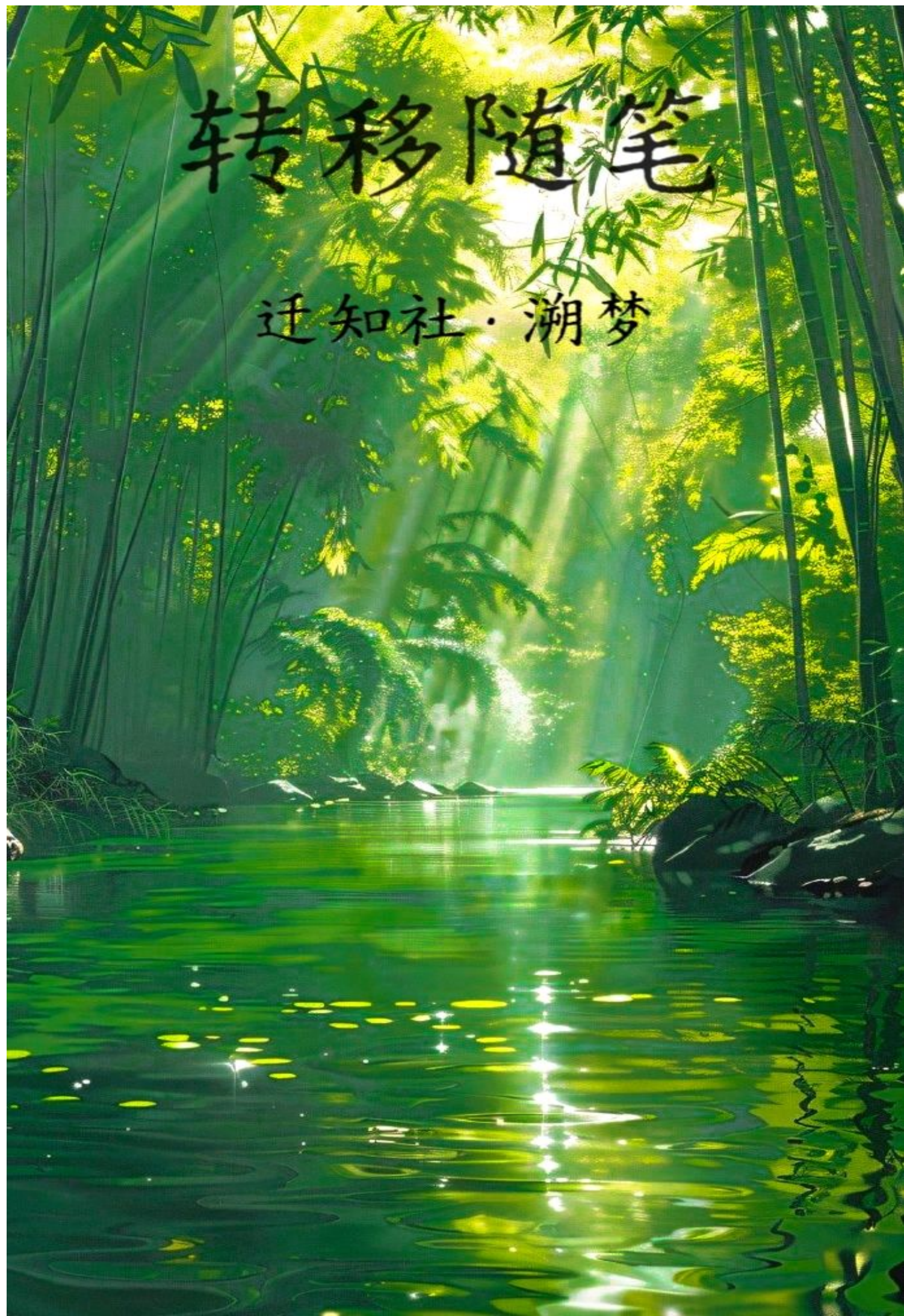


转移随笔

迂知社·溯梦



【简介】

全文约 25 万字，预计阅读时间约 5 小时。共含七大部分：「我的 cr 经历」「哲学与科学视域下的转移」「祛魅与无限：解析东西玄、」、「我的转移经历」5 篇大转经历，30 篇小转经历、「转移问题解答」100 问、「古今中外的转移故事」100 篇、「告别信」

【目录】

「我的 CR 经历」

「哲学与科学视域下的转移」

「祛魅与无限：解析东西玄」

「我的转移经历-大转经历」

乌托邦历程 | 虚无症候群 | 杜王町探记 | 联合狩猎记 | 此地无眠处

「我的转移经历-小转经历」

诡谲之城 | 异界友人 | 轻舟已过万重山 | 坠落于异世 | 山岚偶寄

雨魂云梦 | 自然迷宫 | 地底世界 | 棺中奇遇记 | 槐风送我还

冰封奇旅 | 掘坟 | 寂静无声 | 忘我 | 如影随形

湮、灭 | 思乡之情 | 太空漫步 | 与祖畅聊 | 迈向新世界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 赛飞儿记 | 南北战争 | 逆位大航海 | 善行易施

繁荣之墓 | 携侣游园 | 仍记昔日情 | 愉悦 | 另一个世界的我

「转移问题解答」

为什么一些人未能转移成功？ | 醒来后仍在 cr 怎么办？

转移期间如何处理 cr 的事务？ | 显化与转移的关系

前往 dr 后，cr 的我会怎样？ | 转移是否需要术？

如何转移？ | 转移可以联机吗？

转移会导致招鬼吗？ | 转移是做梦吗？

关于玄学的看法 | 死亡与转移的关联、

转移后回到 cr 的体验 | dr 是否被想象力限制？

能否通过转移实现特定目标？ | 转移是真的吗？

是否存在主世界？ | 在 dr 里死、亡会怎样？

转移需要特殊天赋吗？ | dr 人物有自己的意识吗？

转移是精神分裂吗？ | 对任何事物失去兴趣怎么办？

情绪低落时的转移应对？ | dr 中的道德准则是否需要遵循 cr 标准？

若死亡只是转移到另一世界，生命有何意义？ | 如何看待 cr 的历史与知识？

会转移到不好的世界吗？ | 转移是否需要特定状态？

难见孩童的转移经历 | 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世界吗？

如何看待唯物主义？ | 如何看待社会上的恶性事件？

如何看待反对转移者？ | 如何看待“转移邪教论”？

如何看待外星人、南极冰墙等事物？ | 转移是众人发起的一场故事会吗？

张宝胜等超能力者是小移位成功了吗？ | 为何一些人要从 dr 回来？

此时此刻算不算一场巨大的联机转移？ | 多次转移后还会有七情六欲吗？

如何看待星座、生肖、16 型人格等事物？ | 转移后遇到不好的事情怎么办？

心盲症、多动症等 cr 病症真实存在吗？ | 转移者在 cr 会做些什么事？

既然转移如此厉害，为何转移不被人们所熟知？ | 如何看待修仙与魔法？

如何看待能量蜡烛、能量丸等事物？ | 网上流转的平行世界事件多是转移吗？

其他人是 npc 吗？ | 痴迷在各种世界玩乐岂不是犯了“贪嗔痴”？

如何看待转移圈的内斗现象？ | 只有特定人士才能接触转移吗？

为何不见转移者发送的 dr 照片？ | 为什么有些人即使怀疑转移也能轻松转移？

转移后如何保持对 cr 的记忆？ | 如何看待付费带人转移现象？

如何当一位转移老师？ | 如何回答转移相关问题？

如何看待释放法？ | 如何看待“转移使人负债、死亡”等言论？

如果我想真正逝世，我会真不复存在吗？ | 对 cr 的一些事抱有遗憾怎么办？

我好难过，接触转移几年一直没转过怎么办？ | 肉体与意识的联系

如何见到昔日友人 | 为什么有人信显化而不信转移？
有无推荐的 lifa 功能 | 为何会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
转移到动漫、游戏里会被原作设定限制吗？ | 为什么永转后很多人会销号？
有无推荐的转移老师 | 有无推荐的自身设定
有无供中文社区转移者聚会的中转站 | 幻听是其他世界的人在叫我吗？
有无能帮助转移的习惯？ | 能否在 dr 中遇到其他转移者？
如何验证自己是否真的转移成功？ | 能否在 dr 中体验非人类形态？
转移是否受信仰体系限制？ | 如何应对转移过程中的恐惧感？
如何评价有人用使人致幻的物品转移 | 精神疾病影响转移吗？
有什么推荐的转移地点吗？ | 如何处理数个世界的社交关系
能从 dr 带物品回到 cr 吗？ | 能否见到另一个世界的我？
能否把身体疾病转走？ | 如何看待伪史论者，他们是转到相应世界了吗？
历史上有无转移者影响到了 cr 的历史？ | cr 所见到的一草一木皆是我创造的吗？
为何有些人能轻松转移而有些人多年无果？ | 转移是否会消耗某种能量？
转移是否存在冷却时间？ | 为什么有些 dr 世界会突然消失？
转移后如何保持各世界的身份认同？ | 转移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该如何处理？
如何看待转移过程中的时间差现象？ | 我从何而来？
我还是我吗？ | 转移是否只是另一种束缚？

「古今中外的转移故事-中国转移故事」85 篇

本部分内容来源于《太平广记》《聊斋志异》《玄怪录》《酉阳杂俎》《搜神记》《幽明录》《续仙传》《列子》《子不语》《博物志》《集异记》
《宣室志》《述异记》《列仙传》《续齐谐记》《搜神后记》《灯下闲谈》
《北梦琐言》《杜阳杂编》《剧谈录》《三水小牘》《尚书故实》《本事诗》
《岁时广记》《庄子·齐物论》《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新序·杂事》《陶渊明集》
《传奇·裴航》《分门古今类事》《续幽怪录》《博异志》

庄周梦蝶 | 黄粱一梦 | 南柯一梦 | 叶公好龙 | 桃花源记 | 蓝桥遇仙

太平广记·文广通 | 太平广记·嵩岳嫁女 | 太平广记·沈彬 | 太平广记·陈师

太平广记·陆生 | 太平广记·张仲殷 | 太平广记·王卿 | 太平广记·裴氏子
太平广记·薛尊师 | 太平广记·李卫公 | 太平广记·冯俊 | 太平广记·侯元
太平广记·僧契虚 | 太平广记·骆玄素 | 太平广记·玉清三宝 | 太平广记·柳光
太平广记·赵操 | 太平广记·蔡少霞 | 太平广记·吕群 | 太平广记·麒麟客
太平广记·虞卿女子 | 太平广记·沈警 | 太平广记·许栖岩 | 太平广记·萧复弟
太平广记·回向寺狂僧 | 太平广记·太阴夫人 | 聊斋志异·壁画 | 聊斋志异·书痴
聊斋志异·翩翩 | 聊斋志异·罗刹海市 | 聊斋志异·白于玉 | 聊斋志异·仙人岛
聊斋志异·巩仙 | 玄怪录·元无有 | 玄怪录·古元之 | 玄怪录·柳归舜
玄怪录·薛伟 | 酉阳杂俎·卢李二生 | 酉阳杂俎·叶法善 | 酉阳杂俎·长须国
搜神记·千日酒 | 搜神记·董永 | 搜神记·崔少府墓 | 幽明录·黄原入犬穴
幽明录·刘阮入天台 | 幽明录·焦湖庙祝 | 续仙传·聂师道 | 续仙传·王可交
续仙传·李珣 | 续仙传·许宣平 | 续仙传·羊愔 | 列子·华胥梦 | 列子·周穆王
子不语·狮子大王 | 子不语·偷桃 | 集异记·李清 | 述异记·烂柯 | 列仙传·邗子
续齐谐记·赵文韶 | 续齐谐记·阳羨书生 | 灯下闲谈·坠井得道
灯下闲谈·猎猪遇仙 | 灯下闲谈·代民纳税 | 北梦琐言·韩定辞
北梦琐言·张建章泛海遇仙 | 杜阳杂编·金龟印 | 杜阳杂编·元藏几
三水小牋·崆峒山神仙灵迹 | 本事诗·晓入瑶台露气清 | 尚书故实·韦卿材
宣室志·竹叶舟 | 分门古今类事·太元遇仙 | 搜神后记·袁相根硕
续幽怪录·采药民 | 剧谈录·严使君遇终南隐者 | 博物志·八月浮槎
博异志·白幽求 | 博异志·阴隐客 | 博异志·荒野驿馆

「古今中外的转移故事-外国转移故事」15 篇

本部分内容来源于中文互联网较热门的外国平行世界事件以及穿越作品。

爱尔兰·图安之梦 | 瑞普·凡·温克尔 | 李伯大梦 | 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
有翼法老 | 爱丽丝梦游仙境 | 拉萨尼亚幻境 | 陶乐德国的神秘来客
法蒂玛的太阳之舞 | 曼德拉效应 | 美利坚时空错位 | 秘鲁石门诡譚
伍尔碧德的绿孩子 | 异世音律 | 故土迷踪

我的 cr 经历

我们自出生时便会转移，犹如鱼儿生来便会游泳，我幼时便转移过无数次。

幼时初睁眼，阳光随风倾泻于我身上，街坊碎语与飒飒声交织入耳。我感到自身不再承载任何记忆，可以自由自在活在这里，一念头从此伴随着我到现在，“我成年前会去另一个世界”，我初中时才接触到有关平行世界/穿越的书藉，那时心里莫名有这股念头。现在回想起来，我大抵是穿越到这个 cr 的。

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我在校門口邊做算術題邊等開門，正算得入神，耳邊突然響起震耳欲聾的放學鈴聲，還有接孩子的汽車喇叭聲與招呼聲。我猛抬頭張望，校門外卻空蕩蕩的，連個車影子都沒有。

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分，我喜歡看《海綿寶寶》。當時正臨春節，親人打掃家居發出的噪音令我心煩意亂，于是我跑到森林中休憩。那片森林里有一條常年無水的大水溝(聽大人講是因為水源枯竭所致)，但那時，水溝充斥著湍急水流，我還看到海綿與海星出現於水溝邊，當時我感到新奇“為什麼水溝里有水了，海綿、海星在水溝里也能生存嗎”，隨後大人們忽然前來叫我回家吃飯，我再次出去後，溝里早已滴水全無，海綿海星也不見了。

一日我在村莊廣場游玩，路面上來了輛面包車，下來了一個陌生男人，我在廣場上看著他，當時廣場上僅有我一人。我當時鬼使神差跟著他上了車，隨後面包車行駛於路面，壓到了減速帶似的東西，面包車顛簸不斷，隨後我突然出现在了廣場，那輛面包車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日我於家中使用電腦游玩《植物大戰僵尸》，忽覺一陣悚然，看見了僵尸在房間里活動，我跑去另一房間，借助箱子爬到了窗戶，看著僵尸徘徊於房間，我一直在窗戶那坐了約一下午，直到家人回來，我充滿了安全感，僵尸也於此刻消失不見了。

一日我於臥室午睡，酣然入睡至夜晚十二點才睡來，醒來後很奇怪為什麼家人沒在附近，天空明光鏗亮，我忽覺很害怕，把自己夾在入戶雙門中間(方便逃跑)，才生出些許安全感時，一道赤色流星猛然從院上空砸向我，我兩眼一睜感受著流星劃過面前化為絲絲白光涌入體內。

一日我前往同學家游玩，一只巨大的黑色鳥人(形象类似[飞蛾人](#))盤踞於路上的大樹，它雙腳牢牢抓住樹枝，一直盯著我看。我那時並不感到害怕，只覺新奇，于是用雙眼回擊了過去。就這樣，一人一鳥互相注視對方長達十幾分鐘，最後

它飞走了。

一日我帮助父母忙完田间农活，回家路上离宅院仅隔一箭之地，惊觉到背后有一人盯视着我，那人的呼吸声都传入了耳道。我顿感毛骨悚然，连忙奔跑往前一跃来到了家门口，随后回家急忙与家人说起了这事，瑟缩于被褥，家人前去查看，回来后跟我说无人在那。

一日我在热炕上躺着休息，忽然觉得炕上凉飕飕的。随后看到了一农妇烧水做饭，场景类似异世界探险动漫里的乡村，我穿着骑士装甲躺在床上，当她喂我吃饭时，刹那间回到了炕上。

小学即将毕业时，我在教学楼看着窗外的同学们玩耍，恍惚间来到了陌生场所，眼前的操场突然变成了白雪皑皑的山头，一木屋坐立于其中，我忍着寒冷来到了木屋门前，敲门，随后门被打开，我回到了教学楼，窗外的操场上飘起了鹅毛大雪。

初中时期，我曾在校内静立示威，举牌抗议教师辱骂体罚、课业繁重。正当我岿然不动之际，手中标语牌突然滑落，正巧遮蔽双目。俯身拾取时，指尖触及牌面的刹那，顿觉天地焕然一新，清风徐来沁人心脾，我当机立断将牌子藏于土下(操场一土堆)。自此之后，教师们变得和颜悦色，我也再不用写作业。

初中毕业后，我返乡隐居，那时我患有较重的 [cptsd](#)，我因病返乡休养，为了更快恢复我常常去荒山野岭与废墟探险。

22年5月，返乡后第三个月，我前往森林探险，白雾弥漫在整片森林，鸟叫声此起彼伏，我小跑于蹊径中，不经意间眼光瞥到了一栋被植物覆盖的房屋，我惊觉，受好奇心驱使迈着大步朝着那跑了过来，到达附近后，我察觉到这里是一处荒废的小村落，不少房屋因砖头掉落出现缺口。

我心里寻思着若能看到这处村落没有荒废的时候就好了，就在那时，我身躯一颤眼前的场景忽然一变，完善的房屋与村民呈现于眼前，村民们的聊天声传到耳边，甚至闻到了番茄炒蛋的香味。

我感到惊讶，移步至树后，突发奇想拿起小石头在树上划了道小疤，划完后我观察着村落，与我几分钟前所处的地方大有不同，这里充斥着人烟，而我那段时间比较“社恐”不喜欢遇到人，于是又起一念“回去”身躯一颤又回到了那片荒废村落，但我在树上划的小疤仍能看见。

自从我接触转移后 cr 中的很多事物会无缝衔接似的发生改变:

地板上不知何时刷新出已经处理好的蔬菜;冰箱里的雪糕明明吃完了,一天过去后复旧如初;电子设备电量回溯至满电;游戏帐号皮肤、货币增加;微信余额凭空变多;家务自动完成;夜晚时视物如白天,非常清晰;短睡眠;进食需求减少...

一些颇为惊人的转移:

我所处位置正值夏日炎炎之时,在外活动久了汗出如浆,实在令人心烦意乱,刚才随起一念,现在身体犹如泡在冰壶之中,凉爽惬意。

我自出生前爷爷就逝去了,初中时爷爷就像刷新出来似的,凭空出现在家里,家人也跟我说爷爷身体一直很好,80多岁还能爬树。当时我仅是哭了一场,心里一直想念他,醒来后便转移成爷爷还在的世界了

我幼时因牙齿不齐导致口齿不清备受歧视,终日郁郁寡欢甚至自残轻生。直到某日清晨醒来,惊觉满口牙齿竟变得整齐洁白,一些蛀牙也完好如初,言语表达顿时清晰流畅。

自残留下的疤痕尽数消退,近视多年的双眼重获清明。更奇妙的是身体自动驱蚊虫,连身高都达到了理想标准。这些变化并非循序渐进,往往是一觉醒来便焕然一新。

现在的我早已摆脱过往阴霾,在现实中活得从容自在。现实中的种种困扰不过是过眼云烟,您完全不必为此烦忧

哲学与科学视域下的转移

转移简史

自古以来，人类便对“转移”心驰神往，或魂魄离体，或肉身飞升，或遁入异界，种种奇谈，不绝于史。这些传说虽散落四方，却暗合相通，皆在诉说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可游于任何世界。

「日本神隐」

在日本民间，“神隐”之说流传甚广。寻常百姓进山采菇，临水浣衣，转瞬即逝，如雾如烟。古人云：“神隐者，非死非生，游于两界。”《竹取物语》中的辉夜姬，本为月宫仙子，暂栖凡尘，终乘飞车归去，留世人怅惘若失。今日所谓“失踪人口”，或亦有误入他界者，未可知也。

「西藏虹化」

藏传佛教有“虹化”奇观，高僧大德修行圆满，肉身渐次消融，唯余虹光冲天，谓之“即身成佛”。此非死亡，而是“转移”至另一世界，如《密续》所言：“色身化光，融入法界。”近代仍有记载，某喇嘛坐化之际，躯体渐缩如婴，终至无影无踪，唯余衣冠叠放如初。众多记载足证“转移”非虚妄。

「道教尸解」

道教修仙者，有“尸解”一途，谓假死脱形，神魂飞升。《抱朴子》云：“尸解者，形如生人，实则已登真。”或剑解，或水解，或火解，种种法门，皆为一理，舍此残躯，入彼仙境。葛洪《神仙传》载，费长房随壶公学道，后弃杖化龙，自身亦遁去无踪。这般“金蝉脱壳”之术，实为古人探索转移的智慧结晶。所谓“尸解”，非真死也，乃“脱胎换骨”。

「印度梵我」

印度教《奥义书》提出“梵我如一”的至高境界，认为个体灵魂与宇宙本体本无差别。瑜伽士通过“三摩地”修行，可达“神游太虚，与梵合一”的境地。《薄伽梵歌》有云：“知梵者，即梵本身。”这便是意识的转移，与道教尸解如出一辙，是突破形骸束缚后的自由。古印度修行者谓之“解脱”，实则“转移”也。

「凯尔特薄暮」

爱尔兰传说中，勇士奥西恩误入仙境，与仙女相恋三百年，归时故土已沧海桑田，触地即化为皤然老翁。这般“时间差”的设定，令人不禁想起黄粱之梦之喻。与当代转移者流行的“时间速率”相同。所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正是此意。

「炼金术士」

欧洲炼金术士追求的不仅是“点石成金”，更是意志的转移，物质转化与意志转

移本是一体两面。传说尼古拉·勒梅借“哲人石”获得永生，实则是以隐喻手法阐述意识突破物质束缚的可能。帕拉塞尔苏斯说得更透彻：“人乃小宇宙。”炼金即是炼心，真正的转移不止于物质的改变，更是时空的跨越。所谓“点铁成金”，实为“转凡成圣”之喻。

「阿拉伯飞毯」

《一千零一夜》中，飞毯腾空，瞬息万里，非仅交通工具，实为“转移工具”之雏形(可以理解为古代版 lifa)。魔法师念咒启程，如现代人 lifa 按键转移，异曲同工。所罗门王麾下的风灵甚至能携人跨洲越海，与东亚“缩地成寸”之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香格里拉」

在雪山环抱的隐秘之地，传说存在着一个名为“香格里拉”的世外桃源。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描绘的这个乌托邦，实则是一个众多转移者意识创造的理想现实(类似公共 dr 或 wr)。在这里，时间仿佛凝固，人们长生不老，和谐共处。香格里拉的故事告诉我们：转移不必是孤独的旅程，志同道合者可以携手共创理想世界。所谓“人间净土”，实乃“众心所向”之地。

「冥河摆渡人」

古希腊传说中沉默如铁的卡戎船夫，或许是最早的转移导游。他撑篙往返于阴阳两界，证明生死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俄耳甫斯为寻爱妻勇闯冥府，恰似今日转移。柏拉图笔下厄尔死而复生的记载，更暗合现代濒死体验研究中穿越隧道、遇见光体等共通现象。想来古人早参透玄机，肉身虽朽，意识长存，所谓死亡，不过换乘舟楫罢了。

「朝鲜转移者」

朝鲜半岛的转移传统源远流长，新罗时代的花郎道修炼体系就蕴含着深刻的转移智慧。花郎们通过“心气一如”的修炼，达到“神形俱妙”的境界。《三国遗事》中记载的勿稽子“日行千里”并非夸张之辞，而是描述其意识转移后获得的空间跨越能力。高丽时期的《翰林别曲》更明确记载：“神游八极外，身在五云中”，描绘的正是一种典型的意识转移体验。

「玛雅共存灵」

在玛雅文明中，《波波尔·乌》记载的纳华尔传统展现了另一种转移形式。玛雅巫师通过复杂的呼吸法和冥想，能够将意识转移到美洲豹、鹰等动物身上。这种“形态转移”并非简单的伪装，而是真实的意识共享。现代玛雅长老仍保留着这项秘传技艺，他们称这种状态为“way”，意为“共存的灵”。

「总结」

转移不过是忆起自己本就无限。

这种认识不需要复杂的仪式或艰难的苦修，只需要放下错误的自我贬低。藏传佛教的"本觉"教义、道家的"返璞归真"、希腊德尔斐神庙的"认识你自己"，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

转移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只是被后天认知所遮蔽。所谓修行，不过是扫除这些遮蔽的过程，您也可以直接跳过修行直接转移。

你寻找光明，却不知道自己就是光明本身。”这种顿悟不需要攀登险峰或面壁九年，可能就在喝茶吃饭的平常时刻。转移的真谛不在远方，而在当下；不在他处，就在此心。

世界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世人常说"脚踏实地"，殊不知这"地"本就是虚妄。您可曾想过，此刻端坐之处，或许在另一世界正是汪洋大海？所谓现实，不过一念之间；所谓世界，无非心之所向。您本身就不处于一个固定的世界，何来"实地"一说？

譬如大梦初醒，方知方才种种皆是虚幻。然则细思之，此刻所谓清醒，又岂知不是另一场大梦？庄周梦蝶，醒来后茫然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看似困惑，实则已醒，他即是蝴蝶，蝴蝶即是他。所谓梦，不过是意识暂栖另一世界的桥梁。庄周末曾见过北海之鲲，却能笔下生风，描绘其“翼若垂天之云”，何也？因他在另一世界，本就是那鲲鹏。

"转移"这个概念，其实也可以丢掉了。您本来就处在万千世界，根本不需要转移。就像鱼儿不必学习游泳，飞鸟无需练习翱翔，这本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只是世人习惯了画地为牢，总觉得自己被禁锢在此处，非要寻个法门才能"逃脱"。殊不知，牢笼的门从未上锁，是您自己不肯推门而出。

有人说转移很历史虚无主义，仿佛这样就会动摇文明根基。此言差矣！历史本就是人写就的故事，您既可以遵守既定剧本，也可以挥毫改写。在某个世界，秦始皇或许焚书坑儒；在另一世界，他可能广纳百家。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都是真，也都不是真。无限世界，本就没有唯一真相。

您若执着于"必须如此"，便是作茧自缚；若能放下执念，自然海阔天空。不必担心会迷失方向，因为方向本就是您自己定的。想往东便往东，欲向西便向西。

今人常叹“身不由己”，实为妄念。你从未被束缚，只是习惯了低头。譬如一人自幼被告知“不得飞翔”，他便终生行走，哪怕背后生翼亦不自知。而一旦觉醒，振翅即起，何须他人允准？所谓现实，不过是你最熟悉的一场梦；所谓奇迹，不过是你尚未习惯的日常。所谓苦难，不过是你选择体验的剧情；所谓束缚，

只是你暂时相信的设定。

试想儿时嬉戏，扮作将军便是将军，装作商贾便是商贾，何曾需要谁的许可？长大后反而画地为牢，给自己设下重重限制。其实自由从未远离，只是您渐渐忘记了。

梦中常有奇遇：忽而飞天遁地，忽而穿越古今。醒来总道是幻，却不知那正是本真的状态。所谓现实，不过是您暂时选择停留的一个梦；所谓梦境，实则是您暂时离开的另一现实。两者本无高下，都是您意识流转的痕迹。

有人说："若世界真随心意而变，岂不乱套？"此言又落窠臼。您担心混乱，是因为您习惯了秩序；您害怕失控，是因为您依赖规则。殊不知，在更高层面看，乱即是序，变即是常。春花秋月，夏雨冬雪，看似循规蹈矩，实则瞬息万变。

世人常困于唯物唯心之争，殊不知此争本身即是枷锁。您若认定物质决定意识，世界便如铜墙铁壁；您若悟得心能转物，天地顿成画布。所谓"转移违背唯物主义"，实乃一叶障目。真理本无定法，唯心唯物，不过取决于您当下的选择，您完全可以认为转移是尚未被确定的自然规律。

晨起对镜，镜中人是谁？您以为是固定不变的形貌，却不知每一个眼神流转间，万千世界已在更迭。皱眉时，或许某个世界的您正在开怀大笑；展颜时，另一世界的您或许泪流满面。这不是幻想，而是您本就同时存在于所有可能的状态中。

万千世界，如掌上观纹。您若执着于眼前方寸，自然觉得举步维艰；若能放眼无穷可能，顿时海阔天空。不必担心会迷失方向，因为从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向。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全凭您此刻意识而定。

孩童搭积木，推倒重来不过转瞬之间；成人筑人生，却总怕一朝倾覆。岂不知推倒重建本就是宇宙常态？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看似循环往复，实则新新不已。您所谓的稳定，不过是选择了在相似的世界间流转。

梦中常有这样的体验：明明身在险境，却突然惊醒，发现原来只是虚惊一场。生活中的困境何尝不是如此？您觉得山穷水尽，是因为还没看透这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醒来的梦。转念之间，柳暗花明；回眸之处，别有洞天。

人为何会做梦？动物为何会做梦？无人知晓一只猫的梦是追逐老鼠，还是化身为人，在另一世界执笔写诗。其实道理极简，在你眼中它是猫，在别的世界，它或许是人，是草木，是风雨，甚至是超越你认知的存在。但无论如何，那仍是它。它的梦与你的梦，本质无差；它的生命与你的生命，亦无高下。

"我该如何开始转移？"此问本身即是障碍。就像问"我该如何存在"，实则您本就无时无刻不在转移。每一次心跳，每一个念头，都在带着您穿越无数可能的世界。刻意追求反而南辕北辙，顺其自然方能水到渠成。

有人说这是逃避现实。殊不知，所谓现实，本就是最深的幻象；所谓逃避，恰是最真的面对。您不必打破任何枷锁，因为枷锁本就是您自己戴上的。觉醒不是获得什么新能力，而是记起自己本就拥有的自由(在此附上跳蚕实验)。

临窗远眺，云卷云舒。您若认定云动，便是风在吹拂；您若觉得心动，便是世界在流转。唯物唯心，不过一念之间；万千世界，尽在方寸之地。不必刻意追求，无需苦苦修炼，但且随心而行，自然步步生莲。

世人求神拜佛，问道寻仙，殊不知真佛即自己，净土在心头。你无需苦修，因你本自圆满；你无需外求，因万界皆在你内。古今修真者所求，不过"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细究其理，何尝不是另一种执念？道家言"羽化登仙"，佛家说"往生净土"，基督许诺"天国永生"，皆指向同一真相，转移本是生命常态，何须刻意追求？

上古真人，本无繁杂仪轨。《庄子》载广成子"抱神以静，形将自正"，不过安住本然。后世人等，却设下重重关卡:炼丹、打坐、诵经...

岂不知黄帝问道广成子时，所得仅"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八字真言？后世所谓"功法"，实为后人画蛇添足。真修不在形迹，而在心悟；不在苦修，而在忆起。

耶稣说"天国在你们心里"，后人却建起巍峨教堂；佛陀言"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弟子却立下森严戒律。宗教本是指月之手，却渐成遮月之云。

转移之道，原不需繁琐仪式、中介祭司、特定场所...

正如六祖慧能破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真理不在他处，只在当下一念。

据我观察“修真”之类活动普遍有四大障碍，这些不过是后人添加的枷锁，纯闲得慌想出来囚禁后人。

1. 时间障：必待三年筑基、九年面壁。然刹那即永恒，何须计时？
2. 形式障：必焚香沐浴、斋戒更衣。然清净本心，何假外物？
3. 师承障：必求明师印证、法脉传承。然真师在自性，何向外寻？
4. 境界障：必求金光罩体、元婴出窍。然本来面目，何用妆点？

这些附加条件，恰如给飞鸟系金链，令其不得翱翔。

古人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转移不在远方，自由不在未来。你寻找的一切，早已在寻找的过程中显现。

不必问路在何方，你站立处即是道路；无须寻门在何处，你推门时便已归家。

附一诗《逍遥游》

天地之大任君翔，千古悠悠任徜徉。星河为路云作马，一念逍遥到仙乡。

青山绿水皆可往，碧落黄泉亦无妨。心之所向即为道，神游太虚乐未央。

日月星辰掌中握，春秋冬夏指间藏。莫问此身归何处，万界随心任翱翔。

今朝且醉瑶池宴，明日蓬莱赏霓裳。大千世界无穷尽，一念花开满庭芳。

多世界理论

“唯我论或许可以逻辑上能够与量子力学兼容，但是纯粹的唯物主义显然不能。”-魏格纳

1970年，DeWitt在《量子力学与实在》提到了过世的爱因斯坦，他说:爱因斯坦会对多世界理论感到惊奇但是同时很高兴，...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可能与广义相对论相容的量子力学理论，...它是在现有已经建立的理论框架中唯一一个可以是量子力学在宇宙学中得到应用的概念。

「普适波函数」

从鸟瞰视角看，宏观系统不过是放大的量子系统。整个宇宙的状态，可以用一个巨大的波函数描述，这便是休·埃弗雷特提出的“普适波函数”。这一波函数的演化遵循严格的么正性，即在希尔伯特空间中，它如同一根单位矢量的旋转，既不增长也不衰减，只是变换形态。

量子力学的核心在于叠加态。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位置，一只猫可以同时“既死又活”，而宇宙波函数则是所有可能状态的叠加。数学上，这种叠加表现为希尔伯特空间中矢量的线性组合。例如，若宇宙波函数可分解为两个经典态（如“猫死”与“猫活”）的叠加，那么从数学上看，这两种状态并行存在，而非非此即彼。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为何我们只能感知其中一种状态？

「纠缠与相对态」

量子系统的诡异之处在于纠缠。当两个系统相互作用后，其状态无法再被单独

描述，只能作为整体看待。例如，观察者与薛定谔猫相互作用后，复合系统的波函数变为： $(\text{猫死}, \text{观察者看到猫死}) + (\text{猫活}, \text{观察者看到猫活})$ 。

此时，“猫的状态”与“观察者的状态”互为依存，这便是埃弗雷特所称的相对态。换言之，猫的“死”或“活”只能相对于观察者的感知而定义，反之亦然。独立于观察的“客观猫态”已不复存在，量子世界拒绝割裂。

这一结论直接挑战经典物理的实在性假设。在量子框架下，不存在孤立的“我”或“外部世界”，只有两者纠缠的整体。若要描述“我的经验”，必须对宇宙波函数做约化，剔除无关自由度，最终得到一组混合态。即多个“世界”的集合。

「偏好基问题」

宇宙波函数可依任意基底分解。例如，猫的死活态可改写为（死+活）与（死-活）的叠加，数学上完全等价。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总以“猫死”或“猫活”等经典态呈现，而非它们的叠加。这便是偏好基问题：为何自然界“偏爱”某些基底？

答案藏在退相干理论中。退相干并非独立假设，而是量子动力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当系统与环境（如空气分子、背景辐射）相互作用时，非经典态会迅速与环境纠缠，导致其相位信息“泄露”至外界。从观察者视角看，这些态如同消失，仅剩经典态留存。

举例而言，骰子的六个面可类比为六个“世界”。若将骰子倾斜 45 度观察，其状态可重新分解为棱或角的叠加，但实际经验中，我们永远只能看到某个确定的面向。退相干的作用，正是筛选出这些“鲁棒”的经典基底，屏蔽其他“非物理”的叠加态。

「世界的“分裂”」

退相干过程并非瞬间完成，而是一个渐进的信息扩散。随着系统与环境纠缠加深，非经典态的相干性逐渐衰减，最终粗粒化为分立的世界分支。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何多世界理论中“分裂”的并非宇宙本身，而是观察者的经验：每个分支对应一组与环境解耦的经典态，而整体波函数仍连续演化。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的数量无法严格定义。正如我们无法精确计算“昨日的经验总数”，世界的分化是涌现现象，仅在宏观尺度显现。从微观视角看，宇宙仍是单一、不可分割的波函数；唯在退相干作用下，其投影才呈现为多世界的“幻象”。

「决定论的回归」

多世界理论彻底摒弃了量子坍缩的随机性。一切事件均严格遵循薛定谔方程，所谓的“概率”仅是观察者对自身分支的无知。例如，在猫实验中，“50%死亡”并非物理真实，而是观察者尚未知晓自己处于“猫死”或“猫活”分支的表述。

这种决定论框架下，概率成为主观工具，类似贝叶斯统计中的“信心度”。然而，与经典概率不同，量子概率的根源在于波函数结构，它决定了各分支的“权重”，而非事件本身的随机性。 「量子永生」

若多世界理论为真，则每一次量子测量都会分裂出无数平行宇宙，而“我”的意识必存在于其中之一。由此衍生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推论“量子永生”。

设一实验：枪口对准你的太阳穴，扳机由量子随机数触发，杀人概率 50%。按传统解释，你有半数可能当场毙命；但在多世界框架下，你必活于某一分支。无论重复多少次，总有一个宇宙中的“你”始终幸存，并惊叹：“为何我死不了？”

此论看似荒谬，却逻辑自洽。问题在于，幸存者的观察必然存在，而死亡者无法发声。换言之，你永远只能体验“自己活着”的世界，其余分支对你而言如同虚无。然而，这绝非鼓励玩命，在绝大多数宇宙里，你早已横死，只是“此刻的你”恰好位于幸存线。

「埃弗雷特的悲剧」

1957 年，年仅 27 岁的埃弗雷特发表惊世论文，却遭玻尔等学术权威冷遇，心灰意冷转行国防计算，终生未重返学术。其女利兹因精神问题自杀，遗言提及“我不需要葬礼。请将我火化，并且不要保存我的骨灰。把我洒在一个像样的水面...或者垃圾桶中，这样的话我可能在一个正确的平行宇宙中见到我的爸爸。”或许父女两人现在早已相遇。

直至 1990 年代，德义奇、华莱士等学者以退相干理论完善多世界框架，方使其重获重视。今日，该理论已成量子基础研究的主流选项之一，甚至获得霍金晚年公开支持。

「结语」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此理论便是感到困惑，想不到自己可以从牢笼中走出来迈向另一个世界，正如惠勒所言：“宇宙有多么简单，就有多么奇怪。”

超心理学

「催眠转移」

意识之奇妙，自古难测。今人常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殊不知此寻常现象

背后，实隐藏着通往他界之秘径。西方学界对此探索已久，尤以超心理学研究最为深入，其中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教授之实验，堪称开先河之作。

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乃国际超心理学领域之奠基人。其研究独辟蹊径，不落俗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塔特指导两位精于催眠且互相信任的研究生，安与比尔进行了一项惊世骇俗的实验。此实验记录于其著作《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之中，读来令人拍案称奇。

实验伊始，二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甫一睁眼，物质世界顿失颜色，万物皆呈灰暗。然此灰暗不过转瞬即逝，旋即被璀璨光芒取代。须臾之间，二人已置身一处超凡绝俗之海滩：沙粒晶莹如钻石，海浪翻涌似香槟泡沫，岸边水晶岩石内蕴光华，闪烁不定。塔特虽不能亲见其景，然观二人对答如流，立时明悟彼等正共历同一幻境。

此情此景，已足令人称奇，然更匪夷所思者尚在后头。二人初时犹以言语交流，继而竟无需开口，纯以心意相通。塔特推测此乃心灵感应之证。此后实验中，安与比尔又共创多个幻象世界，每个皆栩栩如生，五官可感，空间具足，较之现实世界犹有过之。二人沉浸其中，探索交谈，乐此不疲，皆言此等世界分外“真实”，且鲜明可塑，随心而变。

尤为奇特者，随着实验深入，二人对物质身体之关注日渐淡薄。安曾言，比尔欲握其手时，她竟需特意幻化出一只非物质之手方能应之。此等现象，已非寻常幻觉可比，实乃意识真正游离体外之明证。然好景不长，此等体验愈真愈烈，终至二人心生畏惧。幻象世界之真实强烈，反令其惶惶不安，遂决意终止实验。比尔更是自此畏催眠如虎，不敢再试。

塔特此实验，虽止于二人之惧，然其启示深远。它明示：意识转移非虚非妄，实乃人人可及之能。催眠一途，尤为此中捷径。当意识脱离肉体束缚，自可遨游太虚，无远弗届。所见所闻，虽异于常，然真实不虚，较之现实犹有过之。

今人研究此道，不必如安与比尔之畏首畏尾。意识本就无限，转移无副作用。既可短暂造访，亦可长期停留；既能独自探索，亦可结伴同游。万千世界，任君往来；无尽时空，随心所至。此非幻想，实为西方学术研究已证实之现象。

然则如何解释此等现象？或曰：意识本就不困于肉身，所谓“现实”，不过暂时认定之幻相。催眠所致之态，实为解除认定之束缚，使意识得以窥另一世界。安与比尔所见之异界，非由二人创造，实乃本已存在，不过借催眠得见而已。

今人研究此道，已较塔特时代更进一步。意识转移之术，日渐精纯；异界探索

之法，愈趋完善。虽科学尚未尽解其妙，然实证已足证其真。此中奥义，非迷信，非玄学，实乃人类意识本具之能，只待开发而已。

未来研究，或将揭示更多意识奥秘。然即就今日所知，已足令人惊叹：所谓现实，不过沧海一粟；意识所及，方是宇宙全貌。安与比尔之经历，非特例，实为人类共有潜能之明证。若能破除成见，勇敢探索，谁人不能如彼等般，畅游异界，饱览奇观？

「濒死体验」

自古以来，死而复生者所述经历千差万别，或见光明，或遇故人，或历审判，或游异境。此等现象，非虚非妄，实乃意识暂离肉体之真实经历。

濒死体验之记忆，与寻常回忆大相径庭。肉体意识如井蛙窥天，仅能感知五感所及；而意识记忆则似鲲鹏展翅，涵摄万千。当人濒死之际，肉体意识渐失主宰，意识记忆方得彰显。此理犹如云开月现，雾散山明。那些复生者所述奇异经历，实为意识深处之真实记录，非幻觉，非妄想，乃意识脱离肉体束缚后所见之实相。

意识本无形相，却可随念而变。譬如画师执笔，想山画山，思水绘水。意识魂欲现于人前，自会幻化恰当形象。此理通于庄子"物化"之说：非蝶非周，亦蝶亦周。在濒死体验中，接引者往往以逝者最易接受之形象出现：或为宗教圣者，或为至亲故人，或为光明天使。所谓天堂地狱，更像是公共 wr。

细察各类濒死体验，虽表象各异，其理则一。或游花园，或历隧道，或见光球，或遇神明，皆是意识在不同世界的展现。譬如登山，东坡见日，西坡观月，所见虽异，山体实同。濒死体验之差异，恰证明了意识创造世界的能力：信什么，见什么；想什么，遇什么。

今之科学虽不能尽解濒死体验之谜，然已承认其真实性。诸多医学案例证实：病人在临床死亡期间所见所闻，远超其肉体感知范围。有盲者能详述手术室布置，有昏迷者能复述医护人员私语。此等现象，非“大脑幻觉”可解，实为转移之明证。观万千濒死体验报告，可知生命不止肉体。意识如旅人，肉体似逆旅，旅人终将离去，逆旅终归腐朽。

濒死体验研究，恰似为生者开了一扇窥见永恒的窗。虽不能尽解生死之谜，然已足破世俗迷思。庄子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明乎此理，则知当下之可贵，悟执着之无谓，得心灵之自在。此即濒死体验予生者最宝贵之礼物。

祛魅与无限：解析东西玄

前言

世间万物，吐故纳新。旧者如残烛将尽，新者似朝阳初升，生生不息，轮转不休。千百年来，人类对未知的探索从未止步，犹如夸父逐日，虽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这漫长的精神跋涉中，东西玄之术曾如暗夜明灯，指引迷途之人。而今当意识自由之际，那些曾被视为圭臬的玄学体系，终显露出其庐山真面目，不过是精心编织的罗网，用以困住求索者的心智。

东玄之术，自古便被奉为圭臬。算命先生掐指一算，便道尽人生祸福；风水大师罗盘一转，即定宅邸吉凶。然细究其理，不过是借观人术之便，行心理操控之实。古人云：“相由心生”，而今人则更明白“命由己造”。那些号称能窥天机的术士，实则深谙人性。见富贵者则谄媚逢迎，遇困顿者则危言耸听。所谓破解厄运，不过是先制造恐惧，再贩卖解药的把戏。譬如《秘本》所载“六字真言”敲(旁敲侧击)、打(突然发问)、审(察言观色)、干(恐吓)、隆(吹捧)、卖(收钱)，堪称江湖骗术集大成者。先以旁敲侧击探人隐私，继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最终以恐吓与恭维交替施为，使人乖乖就范。此般伎俩，与市井讹诈何异？

西玄之术，则披着现代灵性的外衣，行精神控制之实。塔罗占卜、能量调频、外星接触、双生火焰，种种新名词令人眼花缭乱。殊不知，这些概念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所谓能量不足、频率不合，实则是制造焦虑的利器；而灵魂契约、业力清算，更是束缚心智的枷锁。最可叹者，莫过于“双生火焰”之说，竟让痴情男女甘受情感虐待，美其名曰“灵魂试炼”。此般行径，与邪教洗脑何异？

然则，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信息如光速传播，当无限思维深入人心，越来越多人开始自由。他们发现：所谓命运，不过是自我设限的囚笼；所谓能量，不过是心理暗示的幻影。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他处，而在己心。这便是“转移显化”的真谛，不假外求，直指本心。它不立偶像，不设教条，唯强调一点：你即无限，何须他人指点迷津？

历史长河中，每一次思想革命，都是对旧权威的颠覆。哥白尼推翻了地心说，达尔文打破了神创论，爱因斯坦重塑了时空观。今日，我们正站在同样的转折点上。那些曾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玄学体系，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人为构建的牢笼，目的是让人永远依赖“大师”，服从“体系”，最

终沦为被收割的信徒。

而“转移显化”之道，则如清夜钟声，惊醒梦中之人。它告诉我们：算命先生说你有劫难？一笑置之可也，因你知命运在自己手中；塔罗师预言你未来坎坷？置之不理便是，因你知现实由自己创造；灵性导师告诫你能量不足？嗤之以鼻足矣，因你知无限的力量本就在自身。此般觉悟，方是真正的解脱。

放眼当今之世，科学虽昌明，却也有其局限。量子力学揭示的测不准原理，不正说明观察者会影响被观察对象吗？这恰与“转移显化”的理念不谋而合，现实本无定数，端看观察者如何定义。然则，我们不必迷信科学，亦不必盲从玄学，只需认清一个事实：你即现实的创造者，何须假手他人？

那些仍在玄学迷宫中徘徊的人们啊，是时候醒来了。莫再被“前世因果”“业力清算”之类的说辞所惑，莫再为“能量调频”“频率提升”之类的服务付费。真正的智慧，从来不在繁复的仪式中，而在简单的觉悟里。正如古人所言：“大道至简”，最深刻的真理往往最简单；“大音希声”，最强大的力量往往最安静。

今之“转移显化”，不正是这种智慧的体现吗？它不立文字，不设门槛，唯强调自由自在。当你真正明白“我即无限”时，那些算命先生的预言、塔罗牌的占卜、能量师的诊断，都将如晨露见日，消散无踪。因为你已认清：所谓命运，不过是自我认知的投射；所谓现实，不过是意识聚焦的显化。

放眼寰宇，亘古至今，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从未停歇。从打破宗教桎梏，到推翻君主专制，再到今日之精神解放，每一步都是祛魅的过程。而今，我们正面临最后一道枷锁，对玄学权威的盲从。唯有打破这道枷锁，方能真正获得自由。

那些仍在玄学迷雾中摸索的人们，不妨静心思索：若真有什么“高维存在”在监控你，那它为何要限制你？若真有什么“业力法则”在约束你，那它为何不公？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些概念都是人为制造的牢笼，目的是让你永远活在恐惧与依赖中。

而“转移显化”之道，则如利剑出鞘，斩断这些精神枷锁。它告诉我们：你本自由，何须他人定义？你本无限，何须外求？当你真正领悟这一点时，便会发现：所谓算命，不过是瞎扯一番让您自认标签；所谓占卜，不过是将您当下的意识投射了出来；所谓能量，不过是自身心理限制。真正的力量，永远在你心中。

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人更当明白：我心即无限，何须外求？那些玄学体系，终将如秋叶凋零；而这种直指本心的自由，必将如春草萌发，生生不息。此乃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东玄解析

「算命之术」

江湖术士行走四方，全凭几本《算命秘籍》安身立命。广派《秘本》此书开篇即道：“一入门先观来意，既开言切莫踌躇。”寥寥数语，道尽算命行当的看家本领。所谓算命实为察言观色之术，与神机妙算毫不相干。

术士们深谙观人于微之道。见来者衣着光鲜却面露愁容，便知是家道中落；观其步履匆匆神色焦虑，必是遇事不顺。此乃相由心生之理，却被包装成未卜先知的本事。更有甚者，他们总结出六字真言“敲、打、审、千、隆、卖”，将算命人性弱点拿捏得恰到好处。

《秘本》中记载：“商贾来问，必为利往；书生求测，定是功名。”此等套路，与今日心理咨询师的“话术引导”异曲同工。两者如今用来唬人敛财的居多，用于助人解惑的甚少。古人云：“君子问祸不问福”，算命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专挑祸事来说，时不时再安慰您一下，为的就是让来者心甘情愿掏钱破灾。

「风水之学」

风水之说，看似玄奥，实则暗合现代环境心理学。所谓青龙白虎之位，不过是古人观察山川形势的经验总结；藏风聚气之说，实为对居住舒适度的朴素认知。可惜后人穿凿附会，将其神化为改运秘术。

风水师最擅“指鹿为马”。明明是通风采光的常识，偏要说成“紫气东来”；寻常的家具摆放，硬要扯上“五行生克”。更可笑的是，同一处宅院，不同派别的风水师能给出截然相反的说法，令人啼笑皆非。此等作为，与今日某些成功学大师的做派如出一辙。

「八字命理」

八字推命之术，表面上是根据生辰推算命运，实则是将人生简化为八个字的排列组合。古人云：“一命二运三风水”，将“命”置于首位，就是要让人产生“命中注定”的错觉。殊不知，同样的八字，有人贵为天子，有人沦为乞丐，这又作何解释？（这时一般会扯到什么家族业力）

命理师最擅“模棱两可”。说命带桃花，既可解作异性缘佳，也能说是感情纠纷；道财星高照，既能理解为财运亨通，也可曲解为破财之兆。

「面相手相」

相面之术，自古有之。所谓“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不过是古人对成功人士外

貌特征的总结；“掌纹绵长，主寿考”，也只是对长寿者手部特征的观察。所谓“腿毛密集，必有大福”，则是因为富人无需劳作因此腿毛不会被泥土沾走。这些经验之谈，被后人神化为相术秘籍，实在可笑。

相士们最懂以貌取人。见来者眉目清秀，便说“文曲星照命”；观其手掌厚实，就道“财帛丰盈”。殊不知，马云貌不惊人，却富甲一方；周瑜相貌堂堂，却英年早逝。此等事例，不胜枚举，足证相术之虚妄。

「占卜问卦」

从甲骨占卜到金钱卦象，占卜之术花样百出。古人云：“卜以决疑”，本是为犹豫不决者提供参考。然今之卜者，多以此为敛财工具，实在可叹。

卦师最会见风使舵。得吉卦则说“天意如此”，得凶卦便道“人定胜天”。这种左右逢源的本事，与今日某些投资顾问的手法异曲同工。更可笑的是，同样的卦象，不同派别的解卦者能给出完全相反的解释，令人无所适从。

「符咒法术」

符咒之术，自古被视为通灵达神的不二法门。然细究其理，不过是“以形摄神”的心理暗示。《黄帝内经》有云：“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正道破其中玄机。画符念咒之际，施术者神情肃穆，受术者心诚则灵，实乃心诚则灵之效，与符咒本身无甚干系。

术士们深谙装神弄鬼之道。朱砂画符，谓之请神；桃木刻字，称为镇邪。殊不知，真正起效的是仪式感(术)带来的心理安慰。今之科学证明的安慰剂效应以及显化，古人虽不知其理，却早将此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可笑的是，现代某些能量疗愈，仍在沿用这套把戏，只是将朱砂换成了水晶，桃木变成了精油。

「择日选吉」

黄历择日，堪称最富中国特色的迷信活动。古人观天象、察地理，总结出黄道吉日之说，本是为农事活动提供参考。今人却将其奉为圭臬，婚丧嫁娶、开业动土，无不翻查黄历，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择日师最擅牵强附会。明明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偏要说什么天德合日；寻常的阴雨天气，硬要扯上黑道当值。更荒唐的是，同一件事，不同版本的黄历常有截然相反的说法。此等现象，恰似今日某些理财专家对股市的预测，永远都是两头堵。

「姓名学」

姓名学可谓东玄体系中最“接地气”的分支。所谓五格剖象，不过是给汉字强加数字含义；音律吉凶，更是将读音与命运生拉硬扯在一起。古人取名讲究避讳，今人取名追求数理，本质上都是对文字的过度解读。

命名师最爱咬文嚼字。一个梓字，既能解作良木可雕，也能说是木克土命；一个涵字，既可理解为海纳百川，也可曲解为水多泛滥。这种见仁见智的解释方式，与今日网络上的xx博主何其相似，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旧瓶装新酒」

时移世易，传统东玄之术也玩起了与时俱进。算命软件取代了算命先生，AI面相替代了相面术士。表面上是科技赋能，骨子里还是那套察言观色的老把戏。更可笑的是，某些国学大师将《易经》与量子力学生拉硬扯，美其名曰传统文化现代化，实则是穿凿附会。

这些新瓶装旧酒的把戏，比起传统东玄更为可怖。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力，它们以科学之名行迷信之实，让更多人落入其中。古人云：“君子居易以俟命”，今人却沉迷于各种改运妙法，实在可叹。

「虚幻权威的千年骗局」

世间迷信，花样百出，然万变不离其宗，凭空捏造一个更高的“监控者”，让您俯首称臣，自缚手脚。东有佛祖讲因果，西有上帝谈能量，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殊途同归，皆是以虚幻权威驯化人心的伎俩。

「佛祖的因果枷锁」

佛门常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乍听慈悲，细思极恐此语实为精神驯化的利器。信众因惧“恶报”而谨小慎微，因贪“福报”而烧香捐钱，殊不知所谓因果，不过是人为编造的道德枷锁。佛经云：“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看似高深，实则自相矛盾，若真“万法皆空”，何来“因果不空”？无非是先立一神佛为审判者，再以因果为绳索，捆住众生手脚。旧时寺庙广占良田，僧侣不事生产，却要百姓“布施积德”，美其名曰“种福田”，实则是坐享其成的剥削。今日网红和尚开直播，口吐莲花劝人“放下”，转身便卖高价佛珠，与古时何异？

「权威幻觉的底层逻辑」

何以佛祖与外星人能千年不绝？只因很多人具有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与对权威的依赖。古人惧天灾，便造雷公电母；今人忧未来，便信星座塔罗。科学尚未普及处，神佛称霸；科学昌明之地，外星人、能量学又趁虚而入。此乃文明的痼疾，总需一尊泥塑木雕，跪拜方能心安。然则，泥塑本是泥土，木雕终归朽

木，拜之何益？

「破幻归真，无限即自由」

你本无限，何须外求？所谓佛祖、外星人，不过是心障幻影。当你认定“举头三尺有神明”，便已自囚于牢笼；当你深信“能量频率决定命运”，便已拱手让出主权。真觉醒者，当如稚子嬉戏，无拘无束，不信神佛，不惧外星人，不拜大师，不求符咒。饿了便吃，困了便睡，心之所向，身即赴之。自由不在经书里，不在星空中，而在你放下一切概念的刹那。

「踢开所有“监控者”」

无视因果：行善因心善，非因惧报应；止恶因恶丑，非因恐惩罚。

笑对能量：莫信低频灾难，您振翅时，何须问风允否？

拆穿高维：若真高等文明，何必鬼祟窥探？如长舌妇嚼舌，可笑至极。

佛祖塑金身，外星人披科技皮，然剥其画皮，内里皆空。权威如戏台，你若不看，戏子自歇。无限者，自生光明，不借佛烛，不假星辉。

「东玄之害」

东玄之术最毒之处，在于让人产生命运天定的错觉。事业不顺，归咎于流年不利；婚姻破裂，推诿给八字不合。这种外归因的思维模式，使人丧失主观能动性，甘当命运的奴隶。

更可怕的是，东玄产业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从算命 APP 到风水课程，从开光法器到改运服务，无不以掏空信徒钱包为目的。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今人却对各类改运秘籍趋之若鹜，实在可悲。

「破除迷障，重拾本心」

《道德经》有言：“大道至简”，真正的智慧往往最简单。东玄之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常识包装成秘术，目的无非是树立权威，牟取暴利。今人当明辨是非，认清这些精神鸦片的真面目。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在算命先生的嘴里，更不在风水罗盘的指针上。与其求神问卜，不如反求诸己；既然我命由我不由天，又何必被这些江湖把戏牵着鼻子走？

西玄解析

世人常道西方玄学先进，殊不知其本质与东玄无异，皆是以虚幻概念编织牢笼，使人困于其中而不自知。塔罗占卜、能量频率、外星文明、双生火焰...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然剥其华美外衣，内里仍是操控人心的古老把戏。

「塔罗占卜」

塔罗之术，盛行欧美，今已风靡东方。占卜师洗牌切牌，煞有介事，然牌面吉凶，实则全凭问卜者自身心念映射。譬如抽中“死神牌”，信者惶惶，以为大难临头；豁达者却视之为“新生契机”。同一张牌，解读迥异，足见其无客观定数，全赖主观附会。更有甚者，塔罗师常以模糊话术应对，如“近期或有转折”“注意人际关系”，此类言语放之四海皆准，与算命先生“父在母先亡”之双关语何异？不过是以虚言钓实钱，使人自愿上钩罢了。

今人沉迷塔罗，犹如缘木求鱼。牌阵变换间，问者所求答案早已心知肚明，却偏要假借神谕来确认。占卜师深谙观言察色之道，见问者神色便知所忧何事，再借牌面指点迷津，此乃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现代演绎。

「能量频率」

西玄最擅“以科饰玄”，将古老迷信包装成“量子能量”“振动频率”，听似高深，实则空洞。大师们鼓吹：“能量低则招厄运，高频方可吸引丰盛。”此论调与“风水不好破财”有何区别？无非是将虚无缥缈之物量化标价，再贩卖“提升课程”。可笑的是，所谓“能量检测”，不过是手持水晶摆锤，故作高深状摆动，其荒谬程度，堪比江湖术士捏指掐算。能量本虚，人心则实，执着于此，恰如缘木求鱼，终是徒劳。

能量说大行其道，动辄频率不合、能量低下，俨然成为新时代的原罪论。可笑的是，同一人同一时，不同能量师所测结果往往大相径庭。更有甚者，将日常情绪波动都归咎于能量场紊乱，继而推销各种调频服务。

「外星文明」

昔人畏鬼神，今人惧外星，迷信形式虽变，恐惧本质未改。西玄圈盛传“昴宿星人传导讯息”“银河联邦监管地球”，言之凿凿，仿佛亲历(一些素人可能真通过转移看到了所以对此深信不疑)，然细究之，无非是将上帝换了个科幻名头，旧酒新瓶，重施故技。更甚者，有“星际种子”之说，宣称某些人乃外星转世，负有拯救地球之使命。此等言论，与古代“真龙天子”“弥勒转世”何其相似？皆是

以虚幻身份喂养虚荣，使人沉迷特殊感，甘愿供奉“通灵导师”。

西玄之术尤以“外星人监控论”最为荒诞。某些灵修大师声称：“外星高等文明在观察地球，能量低者会被淘汰。”此语与佛祖的“因果报应”如出一辙，皆是虚构至高权威，迫使信徒自我规训。先恐吓你“能量不足”，再卖你“调频课程”；先宣称“外星人考验”，再教你“付费通关”。此等套路，与算命先生“您命中有劫”后推销“改运符咒”有何区别？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信徒们将生活不顺归咎于外星人干扰，将灵感突现美化为高维存有指引，实乃杯弓蛇影，自寻烦恼。尤可哂者，某些星际传讯人自称能与外星对话，所传宇宙真理却尽是些老生常谈的心灵鸡汤。

「双生火焰」

世间痴男怨女，自古多情。而今“双生火焰”之说盛行，美其名曰“灵魂伴侣”，实则以宿命之名行操控之实，堪称当代最精致的灵性骗局。此理论宣称“灵魂一分为二”，唯有找到“另一半”才能完整，看似浪漫非常，内里却暗藏剧毒。信徒往往为此虚幻概念神魂颠倒，甘愿忍受冷暴力、反复分合，甚至倾家荡产追随所谓“灵性导师”。

细究其本质，不过是将执念包装成神圣使命。古人云姻缘天定，今人说双生火焰，换汤不换药，皆是教人放弃自主，屈从所谓天意。更有甚者，某些邪教组织借此理论蛊惑人心，竟强迫未成年少女与年长男性发生关系，美其名曰“双生火焰必经之道”。此等行径，与禽兽何异？实乃以灵性之名，行淫邪之实。

观其话术，无非三步：先制造残缺感，令你相信灵魂不完整；再虚构神圣性，使你甘愿承受折磨；最后树立权威，要你供奉“通灵导师”。层层递进，犹如温水煮蛙，待醒悟时，早已深陷泥沼。古往今来，邪教控制信徒，莫不如是。

可笑的是，所谓“双生火焰”的印证标准，全凭主观臆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谓之“灵魂共鸣”；争吵不休痛苦难当，反称“业力清理”。正反皆可自圆其说，活脱脱当代版“皇帝的新衣”。信徒沉溺其中，犹如缘木求鱼，终不可得；旁观者清，见此荒诞，不免啼笑皆非。

世间情爱，本是寻常。两情相悦，贵在自然；强求“神圣联结”，反失本真。与其执着虚幻概念，不如珍惜眼前真实。你本自足，何须外求？所谓灵魂伴侣，不过是锦上添花，绝非雪中送炭。真正的圆满，从来不在他处，而在你觉醒的刹那。

「灵性市场」

当代灵性市场犹如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各路"大师"粉墨登场，各显神通。通灵者自诩为宇宙信使，实则不过是现代版的江湖术士；脉轮专家号称能测能量，却连自己的妄念都测不准；灵性博主里兜售的"xx 智慧套餐"，恰似将满汉全席倒进搅拌机，混成一锅面目全非的杂烩汤。此等现象，看似光怪陆离，实则万变不离其宗“皆为利来，皆为利往”。

通灵骗局最令人啼笑皆非之处，在于其荒诞不经却信者云集。某些"通灵大师"端坐高台，闭目凝神片刻，便宣称接收到昴宿星人的重要讯息。细听其言，不是老生常谈的"提升振动频率"，就是陈词滥调的"回归本源"。此等言论，与村口神婆跳大神时的呓语有何本质区别？不过是换了个时髦包装罢了。更可笑者，当信徒质疑其真实性时，大师们便祭出终极话术："你的频率还不够高，所以听不懂。"此言一出，既维护了权威，又打击了质疑，可谓一箭双雕。

「脉轮学说」

脉轮学说本是古印度修行体系的辅助工具，传到西方后却成了敛财利器。各种脉轮检测仪器应运而生，将人体能量系统量化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此等做法，无异于用温度计量度爱情，看似科学，实则荒谬。同一套脉轮理论，在不同门派口中竟有南辕北辙的解释：有的主张从海底轮修起，有的坚持从顶轮开始；有的说脉轮阻塞导致疾病，有的称能量过剩才是祸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恰似盲人摸象，各执一端。

「灵性婴儿」

西玄体系最隐蔽的危害，在于其精心培育的"永恒婴儿"心态。信徒们遇事不决问塔罗，情感受挫怨双生，事业不顺怪流年，永远在寻找外在归因。这种思维模式，使人丧失承认自身是无限的勇气，沉溺于虚幻的灵性温床。某些导师深谙此道，刻意制造"永远差一步"的焦虑：当你修通脉轮，他会说还要激活DNA；当你提升频率，他又会提到星际种子觉醒。如此层层加码，信徒永远在追逐，却永远到不了终点。

《庄子》有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真正的自由人，不需要通灵讯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不依赖脉轮检测来证明自己的完整，更不必在灵性博主里疯狂购物(书/视频/教程...)。看破这些体系的虚妄，方知本自具足；跳出这些概念的牢笼，才见海阔天空。灵性修行若不能使人更加自由，反而制造更多依赖，那么这样的修行，不过是精致的囚笼罢了。

无限解析

世间众生，常困于概念之网而不自知，犹如蚕作茧自缚，终难见天地广阔。今人谈能量、论频率，与古人言气说脉，皆是指月之指，非月本身。执着概念，恰似认指为月，终不得见性明心。

「破除概念之茧」

概念本为方便法门，犹如渡河之筏，到岸当舍。可惜世人多得筌忘鱼，将工具奉为真理。今人往往买椟还珠，执着于脉轮颜色、能量数值，却忘了无限与自由，终其一生在概念迷宫中兜圈打转。更可笑者，某些"大师"创造层出不穷的新名词，从"光体激活"到"星际DNA升级"，不过是画饼充饥，徒增迷惑。

「时间幻象」

世人皆被时间之箭所困，忧过往惧未来，殊不知时间并不存在，过往当下未来同时存在。赛斯曾言时间只是顽固的幻象，当下才是唯一真实存在。

有趣的是，越是简单的道理越难体悟。农夫懂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禅师明白饥来吃饭，困来眠，此中真意，恰是“不将不迎”的当下智慧。而今人不直接改变过去，却沉迷于各种释怀之术，岂非舍近求远(多少有点抖m情节)?

「空间迷思」

"空间"概念同样值得玩味。古人云“天地一指，万物一马”，庄子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现代物理学发现微观粒子能隔空互动，佛教华严经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皆指向空间相对性的本质。

可笑的是，今人仍执着于圣地朝圣、能量点打卡，殊不知在屎溺(您即无限，能量无处不在)。某禅师见弟子远赴印度求法，叹曰：“带着佛性去寻佛，恰似骑驴觅驴。”

「因果陷阱」

种瓜得瓜的朴素因果观，在宏观世界固然适用，但若奉为绝对真理，则成思想枷锁。量子纠缠现象已证明微观世界的非局域性，佛家缘起性空说更指出因果本是假名安立。

最典型的迷思莫过于业报论的机械化理解。将人生简化为善有善报的算术题，既不符合现实观察，也违背缘起无自性的深意。此等见解，犹如以管窥天，终难获自由。

「语言局限」

《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开篇便点破语言的局限性，维特根斯坦也说“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然而现代灵修圈却发展出庞杂的术语体系，各种高维、扬升之说层出不穷，实乃“以指测海”。

最富讽刺的是，越重要的体验越难以言传。品茶之味、恋爱之感、悟道之境，皆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今人却热衷于用各种术语包装体验，恰似画饼充饥，终难契入真实，与其读万书不如实践一次。

「您的世界您说了算」

世间万象，皆由人造。所谓玄学秘术、大师权威，不过是窃取群众智慧以自肥的障眼法。纵观历史，真正的创造力从来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江湖之远；不在大师口中，而在百姓手中。那些自诩通灵的“高人”，不过是把群众共有的认知包装成独家秘传，再高价贩卖的投机者罢了。

「反对权威」

古往今来，所有大师的套路如出一辙：先神化自己，再矮化信徒。算命先生自称通阴阳，风水师标榜晓天机，灵媒鼓吹通高维，实则都是把常识包装成玄学的江湖把戏。譬如观人气色断吉凶，本是人人都有的直觉能力，却被包装成相面绝学；察言观色知人心，本是社交基本技能，却被吹嘘为读心神通。这些所谓秘术，拆穿了不过是把群众日用而不知的智慧，套上神秘外衣再卖回给群众。

要识破权威幻象，只需一问：若真有大能，何须卖课敛财？真能通神者，当如庄子笔下“大浸稽天而不溺”的至人，岂会为三斗米折腰？那些开班授徒、卖符售课之辈，不过是以灵性之名行商贾之实的江湖客。更可笑的是，某些“大师”连基本逻辑都不能自洽：一面鼓吹“万物一体”，一面又自居导师高位；一面宣扬“众生平等”，一面又划分能量等级。此等矛盾，恰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攻自破。

「重拾主权」

真正的力量不在他处，就在您每天的所思所为之中。当您停止仰望“大师”，开始信任自己，您就会发现：您是无限自由的。

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群众开始怀疑权威，文明就会飞跃。文艺复兴打破神权桎梏，启蒙运动掀翻君主专制，今日我们同样站在意识觉醒的临界点。这种觉醒不是否定神秘，而是把创造力从大师编织的神坛夺回我们自己手中，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

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个“开悟者”的独门秘术，而是任何人生生

不息的创造力。当您明白自己本就圆满，便再不会被任何权威收割；当您知道自己是无限，便再不需要向外寻求答案。

「回归无限」

天地之大，万物之盛，皆在方寸之间。世人常道修行需访名师、寻秘法，殊不知真谛本在寻常日用。一箪食，一瓢饮，皆是道场；一举手，一投足，无非禅机。那些故弄玄虚的“大师”们，不过是把清水搅浑再卖您滤网的商贾，其术愈繁，其道愈远。真正的觉醒，从来不是向外追逐某个缥缈的“境界”，而是向内发现本就具足的无限可能。

今人常困于种种概念牢笼：能量、频率、维度、觉醒...这些词汇本为方便说法，却成了新的枷锁。有人终日担忧“能量不足”，却不知精神奕奕源于不再焦虑；有人执着“提升频率”，却忘了心平气和才是根本。此等执着，恰似刻舟求剑，徒劳无功，真正的智慧不在云端，而在你此刻的呼吸之间。那些把简单道理复杂化的导师，不是愚昧，便是奸猾。

孩童玩沙可筑城堡，村妇和面能塑百态，此乃最质朴的创造。当你停止期待宇宙信号，开始动手做一顿饭、画一幅画、写一段文字，您就会发现：创造从未离开过你的指尖。那些等待“高我指引”的人，如同守着粮仓饿死的愚人，殊不知钥匙就在自己口袋。

我们正站在转折点上：一面是越来越精巧的概念牢笼，一面是逐渐扩散开来的无限自由。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开始识破概率迷宫的套路；日常生活中，我们正在重新发现自己的力量。这不是对神秘的否定，而是对真实的回归。就像雾散见青山，当概念的面纱褪去，生命的本来面目自然显现。

觉醒的终点，是认识到：您从来都不需要觉醒。就像鱼不必学习游泳，鸟无需练习飞翔，生命本来的状态就是圆满。那些告诉您“你还不够”“你还欠缺”的声音，无论包装得多么精美，都是商人的叫卖(甩他一巴掌就老实了)。真正的自由，是发现当下的您，此刻此地，已经完整。

长夜将尽，曙光已现。当我们放下对“大师”的仰望，停止对“秘法”的追逐，生命本有的智慧就会如泉水般涌出。不必求道，因为您本就是道；无需觉醒，因为你从未沉睡。

真正的无限，不在天边，而在你喝下这口水的瞬间(呼吸、喝水、心跳...); 终极的自由，不是成为什么，而是发现你从来都是完整的自己。千言万语，不过一句：醒来吧，您从来自由自在！

我的转移经历

大转经历-乌托邦历程

「初来乍到」

四月末的一个中午，我吃过午饭正欲小憩，指尖方触及床沿，忽觉天旋地转。眼皮似有千钧之重，刹那间身躯如坠九霄云外，被某种难以名状的柔软团团包裹，恍若置身于匡床蓐席之中。待我初次睁眼，竟见一片繁花似锦的奇境，雕梁画栋的楼阁依山而筑，飞檐反宇在澄澈的天光下泛着珠玉般的光泽。四下寂静无声，唯有暗香浮动，沁透心脾，令人神清气爽。

我惊坐而起，发觉自己竟卧在一片硕大无朋的碧叶上。叶片通体晶莹剔透，脉络如金线绣成，在明媚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极目远眺，见古木参天，树干上缠绕着流光溢彩的藤蔓，那些藤蔓时而如活物般微微蠕动，时而垂下晶莹的露珠。近处花团锦簇，奇花异草争奇斗艳，花瓣上凝结的露珠泛着七彩霓虹，将周遭映照得如梦似幻。

我小心翼翼地滑下叶片，一股冷凉惬意自背后蔓延至全身。环顾四野，这仙境般的所在竟杳无人迹。唯有曲径通幽处，清风徐来，拂过花丛时发出簌簌低语。我循着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信步而行，两侧灌木修剪得棱角分明，仿佛刚刚经过园丁精心打理，却又不见半点人影。

漫步于小径，我专注于自身的感受，一股惬意从心中扬起，伴随着我整趟旅程。惊觉身体洁白无瑕，舒适到仿佛只有血液在流动，无法用语言描述那种身体异常干净的情况。

行至一处开阔地，眼前豁然现出一座白玉凉亭。亭柱雕龙画凤，檐角悬着青铜风铃。石桌上置一盏青瓷茶盅，茶烟袅袅，似是方才有人在此品茗。我伸手试探杯壁，温度恰到好处，不烫不凉。环顾四周，依然不见半个人影，唯有风过竹林，沙沙作响。

我端起茶盏轻啜一口，霎时如遭雷击，这茶水的滋味实在匪夷所思！初入口时，竟如冰镇可乐般清爽刺激(注:类似可口可乐，不像百事可乐)，无数细小的气泡在舌尖欢快跳跃，带来阵阵酥麻；待茶汤滑入喉中，却又化作温润醇厚的奶香，那香浓丝滑的口感，似儿时农家现挤的鲜奶，在唇齿间缠绵不去。奇妙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滋味交融递进，毫无违和，反倒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和谐，令我后三月间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放下茶盏，我正自回味，忽见天边飘来一片孤云。那云朵轮廓分明如精雕细琢，边缘镀着一层淡淡的金辉，正缓缓向凉亭飘来。初时不过巴掌大小，转瞬间已遮蔽半边天穹。云絮翻涌间，竟隐约显露出亭台楼阁的轮廓，飞檐翘角，雕栏玉砌，俨然一座飘浮在空中的仙家府邸。令人称奇的是，云中似有绰约人影往来穿梭，衣袂飘飘，却始终隔着一层薄雾，若即若离。

我屏息凝望，见那云朵在凉亭上空徘徊不去，投下一片清凉阴影。忽然一阵清风拂过，几缕云丝垂落亭前，轻轻沾在我的衣袖上。那云丝触手微凉，带着淡淡的檀香，却在指尖触及的刹那便消融无踪，恍若从未存在。

正惊疑不定间，云层忽如帷幕般向两侧分开，一道七彩虹桥自云端斜斜垂下，恰恰落在湖畔的青石旁。那虹桥色彩斑斓却不刺目，反倒温润如玉，桥面纹理与现代的彩虹釉面瓷砖如出

一辙，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晕。我踌躇再三，终是按捺不住好奇，举步踏上虹桥。行至桥中回首望去，方才的凉亭已缩成碧波间的一点白痕，在粼粼波光中若隐若现。

「探异玩奇」

我沿着虹桥拾级而上，足底传来的触感奇妙非常，既非踩在实地的踏实，也非踏虚的缥缈，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行至云端，眼前豁然开朗：一条青石板铺就的长街蜿蜒伸展，两侧鳞次栉比的店铺皆由云絮凝筑而成。那些建筑通体泛着玉质的光泽，梁柱上流动的云纹时聚时散，窗棂间缠绕的雾丝若隐若现。伸手触碰墙面，指尖竟陷入柔软的云絮之中，被温凉的雾气轻轻包裹。

"锦字轩"的素匾高悬门楣，上书"字有灵犀"四个墨字，那笔势如行云流水，字迹竟会随着观者的视线微微颤动。推门而入，室内光线昏黄如暮，四壁檀木书架上整齐排列着青布包背的线装册子。每册书脊都用银粉题着古怪的名目：《鱼的语言》封皮上浮动着鳞片般的纹路，摸上去很是湿润；《石头的记忆》整体由石头构成、书角缀着细小水晶；《风的笔迹》边缘不时飘出几缕若有若无的雾气以及阵阵微风。还有众多此类略显平淡的书籍，不再一一赘述。

轩主是位清癯文士，身着月白长衫，正在榉木案前执象牙刀裁纸。见我进来，他头也不抬，只淡淡道："客官是来看字，还是来知故事？"声音清越如玉石相击。案上陈列着数十个琉璃匣子，每个匣中都悬浮着金光闪闪的文字。那些字并非死物，而是如池中游鱼般自在穿梭，时而排成"明月松间照"的诗句，时而组成"天道酬勤"的箴言。

文士用银镊子夹出一个"月"字置于我掌心。那字甫一接触皮肤便微微发烫，渐渐在掌中凝成一个指甲盖大小的月亮。这微型月轮触感奇特，像棉花糖般绵软，又带着奇特的凉意。我生怕弄坏这精巧的造物，连忙请文士收回。他含笑取回"月"字，那字竟在他指间化作一缕银光，重新没入琉璃匣中。

移步至"墨香阁"，还未进门便嗅到一缕沁人心脾的沉香。阁内陈设古朴，正中紫檀案几上摊开的书册正无风自动，纸页翻飞间飘散出袅袅香气。掌柜是位鹤发童颜的老者，将一支竹管笔推至我面前。执笔蘸墨时，惊觉砚中墨汁竟是活的，乌黑的液体在笔尖缠绕，落在宣纸上便自行游走。我想着故乡老宅，墨迹便勾勒出熟悉的飞檐翘角；转念忆及课业，纸上即刻浮现密密麻麻的笔记。最奇的是当我心念《山海经》时，墨汁竟化作九尾狐的模样在纸间腾跃；想到《水经注》，又变作滔滔江河奔流纸上。

老者捋须笑道："此间笔墨，皆识人心思。客官心中所想，便是笔下所现。"他说话时，案上的墨迹随着话音变换，最后凝成"心想事成"四个篆字。

转角处的"琅嬛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朱漆大门上悬着"纳古涵今"的匾额，入内便见通天书架直抵云霄。阁主是位绾着灵蛇髻的簪花妇人，她信手取来一册《海错图笔记》，我刚要翻阅，书封却在我手中渐变成《政经学大纲》。更妙的是她将两册书背对背一合，竟融合成全新的《事物志》，内页绘着形如鹿角的植绒、通体透明的飞鱼等闻所未闻的生物。妇人指尖轻点书脊，温言道："万卷藏书不过是个引子，真正的学问在您心里。"话音未落，那书册便在我手中化作一缕青烟，钻入眉心消失不见。

漫步在云端街巷，我发现每家店铺都暗藏玄机。"天音坊"的门帘用雨丝编织，触碰时会奏响

不同的乐章(任何风格都有，随我心念而改变)且不会弄湿手掌；"幻形斋"的橱窗里陈列着会变形的器物，一盏茶壶转眼就能化作展翅的鹤。...

印象最深的一家店铺："时蔬铺"。时蔬铺的摊位上，意气凝结的瓜果蔬菜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泽。一颗硕大的番茄正随着微风轻轻颤动，表面流转着朝霞般的红晕。我忍不住伸手触碰，指尖刚触及表皮，那番茄便如水面般荡漾开来，涟漪中浮现出番茄园的景象，藤蔓上悬挂的果实与眼前这颗一模一样。

掌柜是位扎着蓝布头巾的老农，粗糙的手指轻轻一划，一颗黄瓜便自动飞到案板上。他取来一柄薄如蝉翼的玉刀，刀锋未至，黄瓜已自动裂成薄片。每一片都透明如冰，内部脉络清晰可见，更奇妙的是，切片上浮现出这块土地百年来四季轮转的画面。

"尝尝看？"老农递来一片。我连忙向老农道谢，随拿起一片黄瓜，黄瓜入口的瞬间，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炸开，同时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春雨滋润土壤，夏日照耀藤蔓，秋露凝结在即将成熟的果实上，身临其境体验它的一生。

铺子角落里，几颗土豆正散发着微弱的银光。老农解释说，这些土豆里凝结着播种之夜的星光。他取来一颗置于掌心，轻轻呵气，土豆表面立刻浮现出璀璨的星空图。

令人惊讶的是挂在檐下的辣椒，通体赤红如焰，轻轻摇晃便会发出清脆的铃音。老农摘下一个递给我："摇三下。"我依言而行，第一下铃声响起时，辣椒突然变得滚烫；第二下时，一股辛辣气息扑面而来；待到第三下，竟有无数细小的火苗从辣椒表面迸发。

"这些都是'意蔬'。"老农笑道，"以天地之意为种，以四时之气为养。"说着他取来一个藤编篮子，将几样果蔬装入其中。离开时，老农送给了我装满果蔬的篮子，并向我告别，我面露微笑，向他挥手以示再见。

离开时蔬铺后，暮色已渐渐笼罩云端街巷。天边的云霞染上了金红的余晖，给整条街道披上一层温暖的薄纱。我正踌躇间，忽见街角转出一盏青纱灯笼，上面用朱砂写着"云栖客栈"四字。灯笼无风自动，在我面前轻轻摇晃，似在引路。

跟随灯笼穿过几条蜿蜒的云巷，眼前豁然出现一座三层云屋。客栈整体由七彩祥云凝结而成，屋檐下悬挂着无数晶莹的风铃，随风发出清越的声响。大门两侧的对联颇为有趣："上联：一枕黄粱再现，下联：三更蝶梦重温"，横批"云端谁寄"。

推门而入，迎面是张由雾气凝成的柜台。掌柜是位绾着高髻的妇人，眉间一点朱砂，正在翻看一本浮在空中的账簿。见我进来，她合掌轻拍，账簿便化作一群闪着微光的文字蝶，飞散在厅堂之中。

"客官要住店？"她的声音如同风铃相击，"今日还剩'庄周梦'和'黄粱熟'两间房。"

我选了"庄周梦"，掌柜便从袖中取出一片羽毛，轻轻一吹。那羽毛飘到半空，化作一只蓝翅蝴蝶，引我上楼。楼梯踏上去如踩在棉花上，却意外地稳当。走廊两侧的墙壁朦胧似雾，触摸时手指顿感凉爽。

庄周梦"在走廊尽头。蝴蝶停在门前，化作一缕青烟钻入锁孔，房门无声开启。屋内陈设极简：一张云朵凝成的床榻，床边悬着个月亮形状的灯笼，窗前摆着檀木案几，案上砚台

墨汁如在“墨香阁”遇见的那般在自行流动，时而化作游鱼，时而变成飞鸟。我将老农赠予我的果蔬蓝放于房间。

房间中央有所“梦池”，一汪清泉悬浮在半空，水面不时泛起涟漪。我好奇地伸手触碰，指尖刚接触水面，整个房间突然变成了星空下的草原。无数萤火虫在空中飞舞，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笛声。待我缩回手，景象又恢复如初。我再次将手伸入梦池，这一次，心中想着深海。刹那间，房间的边界如水墨般晕染开来，四周化作一片幽蓝的深海。阳光穿透水面，在珊瑚礁间洒下斑驳的光影，鱼群如流动的彩带般穿梭而过。我甚至能感受到水流的轻抚，以及深海特有的静谧与回响。我又试了几次，发现梦池会根据人的意识将房间化为所想。

躺下时，头顶的轻纱帷帐上渐渐浮现出璀璨的星图，银河缓缓流淌，北斗七星明灭闪烁，不时有流星划过帐顶。耳边响起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有人撑伞漫步在青石小巷，脚步声与雨滴敲打伞面的节奏交织成奇妙的白噪音。鼻尖萦绕着云榻散发出的淡淡檀香，混合着窗外飘来的夜昙花香。困意如潮水般涌来，我的意识渐渐沉入这片星雨交织的温柔乡，在银河的臂弯里酣然入睡。

晨光透过云纱窗帘洒落，我在“庄周梦”的云榻上悠悠苏醒。昨夜那如海浪般起伏的梦境余韵犹在，耳边似乎还回荡着远方的潮声。伸了个懒腰，发现云朵床榻早已根据我的睡姿调整成最舒适的状态，连枕头都恰到好处地托着颈项。

案几上的晨膳散发着诱人的清甜。那串葡萄颗颗饱满，在晨光中泛着珍珠般的光泽，仔细看去，每颗葡萄内部都似有金色的晨曦在流转。我摘下一颗放入口中，果皮轻轻一碰就化开了，清甜的汁水带着山间晨露的凉意，瞬间唤醒了所有感官。

梨片切得极薄，近乎透明，能清晰看见果肉上凝结的霜花图案。咬下去的瞬间，清脆的声响宛如踏碎了初冬的薄冰，冰凉清甜的滋味在舌尖绽放，连呼吸都带着雪后森林的清新。

最喜人的是那碗粥(外表似疙瘩汤)。粥面上蒸腾的热气在空中交织变幻，时而化作朝霞满天，时而变成飞鸟掠过。每一勺入口都是全新的体验：第一勺如春日暖阳般和煦；第二勺似竹林晨风般清爽；第三勺又带着蜂蜜般的温润甘甜。粥里似乎融入了四季晨昏的所有美好。

正当我沉浸在这顿奇幻的早餐中，窗外传来清脆的风铃声。推开云纹雕花的窗棂，只见云街上的店铺陆续开张。锦字轩的掌柜正在擦拭门前的铜匾，墨香阁飘出淡淡的松烟墨香。时蔬铺的老农扛着一筐刚采摘的果蔬走过，筐里那些奇形怪状的蔬菜在晨光中闪烁着微光。新的一天，在这个奇妙的云端街巷又开始了。

我信步走出客栈，晨风拂面。街道两旁的店铺正焕发着生机，锦字轩门前，几个孩童正用指尖在空中书写，金色的字迹如萤火般闪烁片刻才消散；墨香阁的学徒们忙着研磨颜料，那些色彩在阳光下竟会随着角度变换而流转；时蔬铺前已经排起长队，老农正在展示一颗会随歌声变换颜色的南瓜。

转角处新开了一家“露珠茶馆”，掌柜是位仙姿玉貌的姐姐。她招呼我品尝特制的“晨露云雾”，茶汤在杯中不断变换着形态，时而如流云舒卷，时而似飞瀑倾泻。啜饮一口，舌尖先尝到山泉的清冽，继而泛起花果的甜香，最后留下一缕若有似无的月光余韵。

我向她询问是否有一种“前调为可乐，后调为牛奶”的茶饮，那位姐姐掩唇轻笑，眼波流转间

从袖中取出一只琉璃瓶。瓶中液体呈现出奇特的层次，上层如可乐般黑褐，下层似凝乳般醇厚。她将琉璃瓶轻摇三下，瓶中液体顿时如星河旋转，气泡与奶香完美交融。

只见她取来一只会变色的玉杯，将茶汤缓缓注入。那液体在杯中不断变幻，先是泛起可乐特有的焦糖色，随即渐渐晕染成乳白。我迫不及待尝了一口，味道同先前在凉亭所饮之茶如出一辙。我向她告谢，随后赠上了意蔬。

就这样，我在云栖客栈安顿下来，日子过得逍遥自在。每日清晨案几上总会出现新的意蔬：那株能映出四季轮回的白菜，清晨显春芽萌动，正午现夏花绚烂，傍晚转秋叶金黄，入夜变冬雪皑皑；咬一口会响起百灵啼转的萝卜，清脆多汁间仿佛置身山林；切开后浮现人间百态的甜瓜，瓜瓢中市井街巷栩栩如生。这些珍馐不仅果腹，更令我大开眼界。

白日里我流连于长街各铺。锦字轩中，掌柜教我以心驭字，寻常笔墨能化作飞鸟游鱼；墨香阁里，店主指点心意作画，空悬一笔可现万里河山。露珠茶馆，姐姐邀我品茗啜茶，新奇味道引我入胜。最常去的是时蔬铺，跟着老农学习奇特的栽培之术：用松针露浇灌苹果，结出的果实会带着松林清香；为土豆吟唱古老的播种谣，来年根茎便会长成星图模样。老农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总能种出令人叹为观止的作物。

每当暮色四合回到客栈，庄周梦客房总会带来新的惊喜。有时推门见床榻化作莲叶漂浮碧波之上，枕畔开着几朵睡莲；有时四壁化作飞瀑流泉，水声潺潺却不会沾湿衣襟。最难忘那晚房间突然变成透明气泡，悬浮在浩瀚星空之下，伸手可摘星辰。我在这方奇妙天地中酣然入梦，梦里又去了更离奇的所在。

在梦中，我漫步在一片会发光的森林里。脚下的苔藓随着步伐亮起柔和的光晕，树木的枝干透明如水晶，内部流淌着七彩的汁液。忽然，一只通体雪白的狐狸从树后探出头来，它的眼睛溢出星光，照射于前方。

"等你很久了，"狐狸开口说话，"今晚要带你去云海捕梦。"它甩了甩尾巴，洒落一串银色的光点。这些光点在空气中汇聚，变成了一艘贝壳形状的小舟。

我登上小舟，狐狸用蓬松的尾巴轻轻一推，我们便驶入了星光璀璨的云海。远处，无数梦境像水母般漂浮着，有的粉红如樱花，有的湛蓝似深海。狐狸娴熟地撒下一张银丝织就的网，打捞起几个发光的梦境。

"尝尝看，"它递给我一个金色的梦，"这是孩童第一次见到雪的喜悦。"梦境入口即化，纯净的欢愉瞬间充盈心间，仿佛回到了最天真的年岁。

正当我们准备返航时，云海突然翻涌起来。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深处升起，那是条由无数噩梦组成的鲸鱼。狐狸却不慌不忙，从耳后取下一片发光的树叶吹奏起来。悠扬的旋律中，噩梦鲸鱼渐渐平息，化作一群闪着微光的小鱼游走了。

"该回去了，"狐狸说着轻轻推了我一把，"你的气泡房间快要日出了。"我猛然睁开双眼，发现气泡房间的穹顶已染上淡淡的晨曦。星光渐渐隐去，透明的墙壁上映出朝霞的瑰丽色彩，。

我的身体轻盈地穿透气泡墙壁，如同穿过一层水膜，瞬间置身于万丈高空。晨风拂过面颊，带着云朵特有的湿润与清新。俯瞰下方，整条云中街巷尽收眼底，锦字轩的屋檐上，几个学

徒正在用晨露书写金色的店招；墨香阁后院，掌柜指挥着一群会飞的毛笔在绘制巨幅山水；时蔬铺的老农站在云田里，正给会跳舞的杨桃(舞姿似拉丁舞)浇水。

「三叠阳关」

三个月的光阴如白云过隙，转瞬即逝。

那日清晨，我在云榻上醒来，窗外天光未明，唯有薄雾缭绕。推门而出，却见掌柜早已立在廊下，手执一盏青灯，灯芯幽蓝，映得她眉目如画，却又透着几分疏离。她望着我，轻声道："客官的云缘已尽，该回去了。"

我怔在原地，心中忽涌起万千不舍。这三个月的日子，在云端街巷的每一刻，都恍如梦境般美好。锦字轩的文士教我以心驭字，墨香阁的老者让我见识墨中乾坤，时蔬铺的老农赠我凝结四季的果蔬，露珠茶馆的姐姐为我斟过千般滋味的茶汤……这一切，竟要就此别过？

掌柜似看出我的踌躇，微微一笑，引我穿过长廊，来到云端街巷的入口。脚下虹桥依旧，七彩流光，如初来时那般绚烂。她立于桥头，青衫飘然，只轻声道："去吧。"

我踏上虹桥，回头望她，却见她的身影已如烟消散，唯有那盏青灯仍悬浮半空，灯焰摇曳，似在告别。暮色渐沉，天边的云霞褪去华彩，整座云端街巷如海市蜃楼，在薄雾中渐渐隐去。我一步步走下虹桥，足尖每落一步，身后的云阶便如晨露遇阳，悄然消融在暮色里。待到双足触及湖畔青石时，最后一缕云梯也已化风而散。

回首遥望，天际唯余一抹淡金色的云痕，宛若未干的水彩，在渐暗的天空中慢慢晕染开来，最终也归于虚无。凉亭依旧静立湖畔，白玉栏杆映着残阳，流转着温润的光泽。石桌上空空如也，那盏曾让我惊艳的茶器已杳无踪迹，唯余一圈浅浅的水痕，在光滑的石面上勾勒出一轮圆月般的痕迹。

我俯身细看，水面竟清晰地倒映出云中书市的景象，文士在锦字轩挥毫泼墨，笔走龙蛇；墨香阁的老者研磨松烟，墨香袅袅；簪花妇人在琅嬛阁整理书架，指尖拂过书脊；露珠茶馆的姐姐正拈起一片新茶，轻嗅其香…一切栩栩如生，仿佛触手可及。

正待细看，一阵晚风掠过湖面，涟漪荡开，那些画面便如碎玉般散入水中，再难寻觅。沿着鹅卵石小径徐步而归，来时姹紫嫣红的花木，此刻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寂寥。清风拂过面颊，却在触及肌肤的瞬间化作万千记忆，涌入脑海，那是陌生人的一生。

我看见一个书生寒窗苦读十年，终得金榜题名，却在赴任途中坠马而亡；一个农夫辛勤耕作一生，临终前握着孙儿的手，含笑而逝；一个将军征战沙场，凯旋时却发现故乡已成焦土…这些记忆鲜活如亲身经历，却又与我此生毫不相干。

那片曾托住我降临的碧叶，仍静静地躺在初遇之地。叶脉中的金线在暮色中闪烁，勾勒出繁复的纹路，似穷曲纹。困意如潮水般涌来，我轻轻一跃，落于叶上。叶片缓缓卷曲，如母亲怀抱般将我温柔包裹。

在陷入深眠前的最后一刻，我听见风中传来隐约的叮咚声，似是云中风铃，又似露珠坠入茶盏。

再醒来时，晨光透过窗帘洒落枕畔。我回到了 cr。

大转经历-虚无症侯群

「胆战心惊」

五月初晨，天光未透，我自睡梦中惊醒，忽觉双腕如缚铅块，沉重难举。未及反应，一股无形洪流自床榻下翻涌而起，将我卷入其中。眼前骤然漆黑，耳畔水声轰鸣，似有冤魂嘶吼。

待视线稍复清明，我已立于一片荒芜焦土之上。苍穹如血，云翳低垂，不见日月，唯余暗红天光笼罩四野。大地龟裂，缝隙间渗出浊黑液体，似腐血，又似熔岩冷却后的残渣。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与腐朽气息，每一次呼吸都如吞刀片，喉间灼痛难忍。

远处，地平线扭曲蠕动，仿佛有某种庞然巨物蛰伏于视野之外。我本能地后退，却发觉脚下土壤松软黏腻，每一步都似要陷入无底泥沼。蓦地，一阵低沉嗡鸣自地底传来，如万钧雷霆被压抑在岩层之下，震得人五脏俱颤。

我跟跄前行，试图寻找出路，却在焦土尽头望见一座残破城池。城墙倾颓，砖石风化如朽骨，城门洞开，内里漆黑如墨。城中隐约传来金属碰撞声，似刀剑相击，又似铁链拖曳。我屏息凝神，忽见城门阴影处浮现数道人影。它们身形佝偻，四肢扭曲如枯枝，皮肤灰败如久置的尸蜡，眼眶空洞，却似能直视灵魂。

它们缓缓挪动，步伐僵硬如提线木偶，却带着某种不可名状的同步性，仿佛被同一意志驱使。更骇人的是，它们身后拖曳着无数锁链，每一条都深深嵌入皮肉，而锁链另一端竟连接着更多同类。它们彼此束缚，彼此拖累，却仍在麻木前行，宛如一场永无止境的苦役。

我僵立原地，寒意自脊背窜上颅顶。这是某种超越死亡的恐怖，一种永恒的、自我延续的苦难。它们既非生者，亦非亡魂，而是被困在某种介于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可怖状态。

正惊骇间，地面陡然震颤，远处传来沉闷轰鸣。我回首望去，但见地平线上黑潮翻涌，那是无数与城中人相同的存在，如蚁群般漫山遍野涌来。它们没有嘶吼，没有挣扎，只有沉默的、机械的推进，仿佛一场早已注定的终局。

更远处，天穹撕裂，一道漆黑裂隙显现，内里星光全无，唯有无尽虚无。而那裂隙正缓缓扩张，如巨口般吞噬所经之处。大地在它面前崩解，城池在它脚下坍塌，连光线都难逃其吞噬。

我跟跄后退，脚下焦土突然塌陷，整个人坠入一片混沌。黑暗如粘稠的沥青包裹全身，耳畔响起无数低语。须臾间，黑暗褪去，我立于一座腐朽的巨塔之巅。塔身倾斜，砖石间渗出暗红锈迹，宛如干涸的血痂。向下望去，整座城市尽收眼底。街道如蛛网般扭曲交错，建筑坍塌成畸形肿块，仿佛被某种不可名状的力量揉捏后随意丢弃。空气中漂浮着灰烬，每一口呼吸都带着灼烧肺叶的刺痛。

远处传来钟声，沉闷如丧钟。循声望去，一座教堂的尖顶刺破阴云，十字架倒悬，锈蚀的铁链缠绕其上，随风晃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教堂前的广场上，人群如蝼蚁般聚集，却寂静得可怕。他们跪伏在地，额头紧贴石板，双手高举，掌心朝上。不是祈祷，而是“承接”。

塔身突然震颤，砖石崩裂。我抓住栏杆，却见整座城市正在下沉。地面如海浪般起伏，建筑的残骸如饼干般碎裂，坠入突然张开的深渊。深渊中没有火光，没有声响，只有绝对的“虚无”。

「不寒而栗」

黑暗在这里并非光的缺席，而是一种更为本质的存在形式。它不遮蔽什么，也不隐藏什么，它直接否定了“可视”这一概念本身。当眼睛试图捕捉轮廓时，视觉本身便开始崩塌，视网膜传递的不再是图像，而是认知系统无法处理的原始数据。这是一种超越感官的黑暗，它让“观看”这一行为变得毫无意义。

时间呈现出令人战栗的质感。它不再是流动的河，而是无数个被冻结的瞬间同时存在。我同时体验着坠落的失重感和千年的静止，这两种状态既不交替也不重叠，而是以绝对的矛盾性共存。过去、现在与未来在这里不是线性关系，而是衔尾蛇，构成一个完美的乌比莫斯环。

某种超越物质的结构开始显现。这不是实体，而是纯粹规则的具象化。就像数学理论不需要依托算式而存在，这里的法则直接铭刻在虚无之中。我“理解”到了战争，不是硝烟与杀戮的表象，而是“对抗”这一抽象概念如何蚕食现实。两股绝对的意志在虚空中交锋，没有军队，没有领土，只有纯粹的冲突在不断自我复制，像病毒般感染每一个可能的世界。

饥荒以更本质的方式呈现。它不表现为饿殍遍野，而是展现“匮乏”如何成为一种自我延续的状态。它不消灭粮食，而是消解“满足”这一概念本身，让生命在丰饶中依然感受致命的缺失。最深的恐惧不在于得不到，而在于得到后才发现所求之物早已被抽空意义，徒具其形。

疾病展现出精妙的恐怖。它不是病菌的侵袭，而是"异常"对"正常"的渐进替代。某个文明起初只是偶尔感知到不存在的频率，渐渐地这些频率成为新的基准，而原本的感知反而被视为错觉。最终，"健康"的标准被彻底重构，整个种族在认知的扭曲中走向异化，却将这种异化奉为进化。

虚无不是空无一物，而是所有可能性同时存在却又互相抵消的状态。在这里，连"存在"这个概念都开始动摇，事物不再遵循"有"或"没有"的二元判断，而是在两者之间不断震荡。就像量子叠加态，直到被观测的那一刻，才勉强凝结成某种临时形态。

我遇见一个正在消失的文明。他们的城市宏伟壮丽，却处处透着诡异，建筑会突然改变结构，道路会在行走时延伸或缩短。最可怕的是，这里的居民对此毫无察觉。他们照常生活、工作、相爱，却不知道自己的世界如此不稳定。一个母亲前一秒抱着婴儿，下一秒怀里的孩子就变成了布偶，而她只会自然地调整抱姿，继续哼着摇篮曲。

我目睹一场特殊的仪式。一群人聚集在广场上，开始集体"解构"自己的记忆。他们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念诵，每个词汇都在不断重新定义自身。随着仪式的进行，信徒们的面容逐渐模糊，身体开始出现轻微的透明化。他们正在主动消解自己的确定性，向更"纯粹"的状态"进化"。

这个文明的最后阶段令人不寒而栗。当虚无渗透到每个角落时，连"毁灭"这个概念都失去了意义。城市不是崩塌，而是逐渐变得"不明确"。建筑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居民既活着又从未存在过。时间线开始分叉又合并，每个决定都同时被做出又被取消。最终，整个文明变成了一团自我矛盾的叙事，像一场永远无法确定是否做过的梦。

可怕的是，在无限的时空中，这样的文明可能不止一个。它们像泡沫般不断涌现又幻灭，每个都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每个都在虚无中找到了不同的答案。而它们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让虚无本身变得更加深邃、更加丰富。

「如释重负」

当所有挣扎都徒劳无功时，我竟在万念俱灰中获得顿悟。这就像溺水之人停止扑腾后，身体反而会自然浮起。在这片混沌的虚无深渊里，我获一个道理：所谓终点，往往正是新的起点。

我盘腿而坐，任由周遭景象如走马灯般变幻。高楼大厦时而坍缩成微尘，时而延展至天际；苍穹忽而霞光万道，忽而漆黑如墨。但此刻的我已不再惊慌，只

是静观其变，如同老农观望天气变化般从容。

渐渐地，一个惊人的真相浮现在心头：虚无最可怕之处，并非它否定了现实的存在，而在于它让人忘记了自己才是现实的缔造者。历史上那些消逝的文明，无不是在追问"虚无为何物"时，遗忘了"我为何人"这个根本命题。

我开始用最原始的方式重建认知体系：当黑暗如潮水般涌来时，我轻声说："这是夜色"；当耳鸣声嗡嗡作响时，我告诉自己："这是风声"；当记忆如沙漏般流逝时，我认定："这是梦境"。我不再执着于精确定义，也不苛求逻辑验证。就像初生的婴儿第一次认识世界，我用最质朴的命名方式，在这片混沌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忽然，一缕熟悉的气息掠过鼻尖。奇妙的变化随之发生。随着心念集中，现实世界的碎片开始如拼图般在虚无中浮现——床头那盏缺角的台灯，书桌上那本折了页角的旧书，窗台上那盆许久未浇的绿萝。这些记忆的碎片逐渐拼接，在虚无中勾勒出一条若隐若现的归途。我不必深究其中的奥妙，就像我们从不思考呼吸的机理，却能自然而然地吐故纳新。

行走在这条归途上，虚无带来的压迫感渐渐消散。它并未消失，而是退居为背景。我甚至开始欣赏它的独特美感，那种蕴含无限可能性的纯粹，那种未经定义的绝对自由。就像画家面对空白画布时看到的不是空虚，而是创作的无限可能。

当最后一步迈出时，黑暗突然有了质感。它不再是吞噬一切的虚无，而是卧室里那熟悉的昏暗光线。我眨了眨酸涩的双眼，看见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森林里传来早起的鸟鸣，清脆悦耳。

大转经历一杜王町探记

前言：这次转移遇到的剧情与原著稍有不符，吉良吉影炸弹可以隐藏于创造的物体（所创物类似「黄金体验」），部分原著替身的能力也不同。

我的替身「溯梦」拥有以下能力：

「回溯」触摸物品让我其周边人回到过去以及让事物返回以前的状态，「塑造」凭意念创万物，「失真」令指定地点崩坏

暮春午后，我懒散地倚在庭院藤椅上，指尖划动着手机屏幕。

《JOJQ 的奇妙冒险：不灭钻石》正播放到高潮，虫箭寒光凛冽，箭身诡纹如活物般游动。忽然，那箭尖似穿透屏幕直刺而来，我心头骤紧，五脏六腑如被无形之手攫住。眼前景物霎时模糊，如蒙雾中水彩，层层晕染溃散。耳畔风声猎猎，再睁眼时，竟跌坐在一条陌生街巷的石阶上。

掌心黏腻，低头一看，手攥着一张泛黄相片。相中少年蓝发怒张如烤焦牛排，校服襟前绣着“葡萄丘高中”徽章，正是东方仗助！

“好痛啊！”一声惨叫破空传来。抬眼望去，巷口三个混混围堵一名金发学生。为首疤面男钢棍高举，狠砸向对方膝盖。那学生瑟缩墙隅，抱头颤抖。

忽见蓝发少年自转角奔来，夕照为他发梢镀上溪水般的流光。他单肩斜挎书包，唇角含笑，眼中却雷霆暗涌：“欺负同学可不太酷啊。”

钢棍破风袭来刹那，少年身后乍现人形虚影：粉蓝相间的替身拳出如电！

“砰！咔嚓！”钢棍应声弯折如烂泥，疤面男虎口崩裂，鲜血飞溅。仗助轻抚替身臂铠：“「疯狂钻石」最讨厌暴力了...不如帮你修理下人生？”蓝光漫卷处，钢棍复直如新，混混腕间伤口竟愈合如初。

三人骇然失色，丢盔弃甲而逃，扬尘中唯余那句“快跑啊！”在巷内回荡。

我正欲上前，忽觉怀中相片发烫。仗助俯身欲扶金发学生，指尖与我相触瞬间“嗡！”

「溯梦」骤现！七窍喷涌彩雾，凝成水母状人形。时空如老电影倒带般疾退：钢棍飞回疤面男掌心，仗助倒退着缩回街角，金发学生膝伤逆转为完好。我如幽魂飘荡于回溯幻境，亲睹仗助晨间用「疯狂钻石」修好校门铜像，铜像手掌缺损处蓝光流转，转瞬复原如初。

年级主任深鞠一躬，镜片反光遮不住满面惊诧...

喂！你手怎么如此冰冷？“仗助呼声将我从幻境拽回。暮色已染透杜王町，霓虹初绽如星落凡尘。我仓皇攥住他袖口：“有人要用「虫箭」杀人！”

此言既出，两人俱震。仗助剑眉深锁，帽檐下眸光似电：“去我宅邸详谈。”

途经龟友连锁店，橱窗电视机正播报新闻：“近期牛排头发型风靡青少年...”画面忽切至熊熊烈焰中的虹村宅，记者颤声报”户主虹村形兆葬身火海“。仗助猛然驻足，拳握得骨节青白：“又来迟一步。”

夜色如墨，冷月如钩。仗助忽将我推入暗巷，「疯狂钻石」一拳扫向虚空“哇啊！”浮空奶嘴滴溜溜旋转，透明婴儿啼哭着落入仗助臂弯。“遇到的第十三个替身使者了。”他苦笑拭汗，婴孩小脚丫在他掌心乱蹬，“自从「虫箭」重现，小镇像被撕开了异次元裂缝...”

暗巷阴风呜咽，婴儿却在他怀中沉沉睡去。奶嘴悬于半空，映着街灯昏黄，竟有几分温馨。

仗助的宅邸隐于杜王町僻静处，庭院草木葳蕤，檐下风铃叮咚。一进门，便见玄关摆着双锃亮皮鞋，想必是乔瑟夫·乔斯达的物件。仗助随手将书包抛向沙发，震得茶几上三只茶杯齐齐一跳。

“说说吧。”他倚着窗棂，暮色为蓝发镀上紫晕，“你怎知「虫箭」的事？”

我自怀中取出那张诡异相片，指尖轻触边角。「溯梦」彩雾氤氲，幻境如涟漪荡开：阴森仓库里，虹村形兆手持虫箭，箭尖寒芒直指瑟瑟发抖的流浪汉...

“停！”仗助突然拍案，幻象应声碎裂。他额角沁汗，喉结滚动：“那晚我赶到时，形兆兄已葬身火海。”

窗外骤起狂风，卷得枯叶扑簌簌砸向玻璃。沉默良久，仗助忽从抽屉抽出一叠剪报，推至我面前。头条赫然印着“杜王町连环猝死事件”，配图是具盖着白布的尸体，露出的手腕布满溃烂血泡。

“死者皆呈败血症状。”他指尖重重点在照片上，“但尸检未见病原体，就像被无形之物啃噬殆尽。”

话音未落，庭院传来窸窣响动。仗助闪电般掷出茶杯，玻璃窗应声而碎！

“哎哟喂！”一个白发少年踉跄跌入，额头肿起大包。正是方才巷中被殴之人。

“广濑康一？“仗助瞠目，”你鬼鬼祟祟作甚？”

康一揉着额角讪笑：“我、我听见你们说「虫箭」...”忽然面色惨白，指着窗外：“那是什么？”

树影婆娑处，竟浮着个诡异人偶！它关节反折如蜘蛛，脖颈 180 度扭转，玻璃眼珠直勾勾盯着我们。

“「廉价把戏」！”仗助暴喝。「疯狂钻石」拳风刚至，人偶却自行爆裂，溅出漫天酸液！

“滋啦”榻榻米瞬间腐蚀出蜂窝状孔洞。康一吓得跌坐在地，我急忙拽过他衣领后撤。仗助甩出校服外套凌空一卷，酸液被布料吸收殆尽。

“这是第十四个替身使者。”他盯着外套逐渐碳化的破洞，牙关紧咬，“对方在警告我们。”

夜风穿堂而过，掀起剪报纷纷扬扬。其中一张飘落我掌心，照片角落，模糊拍到了金发男子西装革履的背影。

仗助「疯狂钻石」纵然一跃对着损坏之物疯狂挥拳，顺带指尖轻轻触摸康一，片刻后两者皆恢复如初。仗助邀我们前去餐厅吃晚饭，我欣然同意，康一则以另有事情需忙为理谢绝。

夜色如墨，杜王町的霓虹在雨雾中晕开斑斓光晕。仗助引着我穿过湿漉漉的街道，透明婴儿在他怀中睡得正酣，奶嘴随着步伐轻轻摇晃。

“那家意大利餐厅的老板也是替身使者。”仗助压低声音，蓝发梢滴着雨水，“他的「珍珠果酱」能通过料理治愈伤病。”

拐角处忽闻“吱呀”门响，托尼欧的餐厅尚亮着暖光。意大利厨师探出身来，围裙沾着番茄酱：“二位可要用些夜宵？今日特制-珍珠酱烩牛舌。”

推门入内，暖黄灯光裹着奶油香气扑面而来。托尼欧引我们至角落雅座，烛光摇曳间，忽见一抹白色身影独坐窗边。那人缓缓抬首，帽檐下锐目如电，竟是空条承太郎！

“乔斯达先生！”仗助惊呼起身，险些碰翻水杯。承太郎微微颌首，目光扫过透明婴儿，眉头微蹙：“又一位替身使者？”。仗助与承太郎寒暄片刻后，我见托尼欧围裙沾有番茄酱，我抽纸替他拭净围裙上那抹嫣红酱渍，他赧然挠头，耳根微赤。

“为表谢意。”托尼欧如变戏法般捧出琉璃盏，椰奶如雪覆西米，缀以芒果粒如碎金泻玉。仗助舀了满勺，珍珠在他齿间弹跳。我随后也舀起了一勺，椰汁西米露一入口，甘冽如清泉，西米粒粒晶莹弹牙。芒果碎金裹着奶香漫溢唇齿，甜而不腻，凉而不冰。

托尼欧倚着料理台轻笑：“西米浸了三小时玫瑰露。”话音未落，厨房忽传异香。见其替身「珍珠果酱」舞动银叉，烩牛舌在平底锅中自动翻卷，酱汁收浓如琥珀垂珠。承太郎叉起一块，肉纹自行舒展，入口即化。

热雾氤氲间，仗助问道“吃了能长高吗？”闻声视去，仗助腮帮鼓如仓鼠。托尼欧正切着面包：“食补之道，贵在调和阴阳...”话音未落，婴孩突然睁眼，肉乎乎的小手“啪”地拍上我的咖啡杯。瓷杯霎时透明化，棕褐液体悬空不坠。

“又来了！”仗助慌忙去捞，却抓了个空。我试探性伸指轻点。「溯梦」粉芒顺着婴孩指尖反溯，透明杯壁渐复实形。托尼欧抚掌惊叹：“妙哉！阁下的替身与「珍珠果酱」有异曲同工之妙。”

托尼欧见状大笑，执勺轻敲铜铃：“今日缘分难得，这顿便免单了！”仗助闻言双目放光，叉起牛排大快朵颐，酱汁沾唇犹自不觉。我小啜咖啡，见透明婴孩蜷在承太郎怀中吮指憨笑，忽觉此景温馨如画。

我又起一块牛舌送入口中，肉汁在舌尖迸开的瞬间，连日奔波的疲惫竟一扫而空。「珍珠果酱」的治愈之力，果然名不虚传。

承太郎坐在对面，帽檐压得极低，只露出线条冷硬的下颌。他忽然开口：“你提到的虫箭.....”话音未落，餐厅门铃叮当作响。

一个矮个子少年跌撞而入，校服沾满尘土，额角还挂着细汗。他扶着门框喘息，目光却亮得惊人：“抱、抱歉打扰.....我裁缝店发现了吉良吉影的踪迹！”

“康一？！”仗助差点打翻柠檬水，“你没事吧？”

广濑康一摇摇头，从怀中掏出一部相机。屏幕上的照片模糊不清，却仍能辨认出金发男子在焚烧什么的背影，火光映得他侧脸如恶鬼。

“「回音 ACT3」本来能缠住他...”康一懊恼地捶桌，震得银餐具叮咚乱跳，“但那家伙突然扔出个打火机，轰的一声”他掀起衬衫下摆，腰间赫然缠着渗血的绷带。

托尼欧立刻端来特制浓汤。康一啜饮两口，面色渐复红润，这才继续道：“最蹊跷的是，我明明看见他把手伸进外套内袋，爆炸时却空着手.....”

我与承太郎交换眼神，是「杀手皇后」将打火机变成了炸弹！

“照片能给我看看吗？”我接过相机，指尖刚触到屏幕，「溯梦」便骤然发动。

吉良站在堆积如山的女性断手前，正将一枚虫箭碎片嵌入手表。他身后阴影里，有个老者虚影缓缓举箭，箭尖寒芒如毒蛇之牙...

承太郎的咖啡杯咔地裂开一道缝。仗助却挠头嘟囔：“那老头是谁啊？形兆哥死前没提过这号人物.....”“吉良吉广。”承太郎一字一顿，“他父亲。”

窗外忽有闷雷滚过，雨点噼里啪啦砸在玻璃上。康一突然指着照片角落：“等等！这个日历.....是明天！”

众人俯身细看，被火光照亮的日历赫然显示着「7月15日」，而今日正是14日深夜。

“他要在明天动手。”承太郎霍然起身，白风衣在灯下如展鹰翼，“目标恐怕是...”话音戛止。电视新闻突然插播快讯：“.....多名女性报案称夜间遭跟踪，最新受害者描述嫌犯为‘金色长发、身着西装’”

餐厅死寂。仗助缓缓攥紧拳头，指节发白：“这混蛋.....还在继续收集‘女性手掌’！”

雨声中，康一的「回音 ACT3」突然自动显现，手指冲向东北方。“裁缝店方向.....”康一脸色煞白，“难道他回去了？”

承太郎甩下餐费大步出门，风衣下摆扫过门框时抛下一句：“分头行动。仗助带新人熟悉能力，康一跟我走。”

我追出去两步，忽觉衣角被扯住。回头见托尼欧递来油纸包着的三明治，笑容温厚：“「珍珠果酱」的疗愈之力，能维持十二个时辰。”我连忙向他道谢。

暴雨如注，承太郎的身影已没入黑暗。仗助拍拍我肩膀，掌心温度透过布料传来：“走吧搭档，给你看看「疯狂钻石」的真正实力”裁缝店的玻璃橱窗映着夕阳余晖，将整条街道染成血色。承太郎压低帽檐，他抬手示意我们止步，低声道：“有血腥味。”

康一喉结滚动，额角渗出细汗，却仍握紧拳头，让「回音 ACT3」悬浮于身侧。“吉良那家伙.....真的在里面？”

我屏息凝神，指尖轻触门框，「溯梦」能力如涟漪般扩散，刹那间，吉良吉广的身影在意识中浮现：他正背对门口，指尖轻抚一件西装，动作轻柔如抚情人肌肤。而地上，躺着裁缝店老板的尸体，脖颈扭曲成诡异角度。

“确认了，他在。”我咬牙道，”而且已经杀人了。”

承太郎不再犹豫，一脚踹开店门！

木门爆裂的巨响中，吉良缓缓转身，金发在斜照里如流动的黄金。

他嘴角噙着浅笑，右手却已插进外套内袋。“真是阴魂不散啊...

...“他叹息般说道，眼神却冷得像毒蛇盯上猎物。

“「杀手皇后」！“

粉色的替身骤然显现，猫耳般的头部微微倾斜，指尖已触碰到柜台上的剪刀。

“「白金之星·世界」！“

时间在刹那间凝固。承太郎的白风衣扬起，拳头直取吉良面门。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吉良的嘴角却诡异地扬起。

时间恢复流动的瞬间，整间裁缝店轰然爆炸！

“小心！”我猛扑向康一，同时发动「溯梦」能力，在身前构筑出一道半透明的屏障。冲击波撞上屏障的刹那，玻璃碎片如暴雨般四溅，我的手臂顿时鲜血淋漓。

承太郎被气浪掀翻，后背重重撞上墙壁。他咳出一口血沫，却仍死死盯着烟雾中的身影。“不对劲.....”他低吼，”这家伙的炸弹威力比之前更强！”

吉良的身影自烟尘中缓步而出。“父亲说得对.....”他轻声道，”虫箭的力量，果然能让替身进化。”

康一挣扎着爬起，「回音 ACT3」使用能力使吉良遭受重力压制：“少得意了！「S-H-I-T」！”

吉良冷笑：“广濑康一，你的替身.....”他忽然抬手，一枚硬币从指间弹起，“太慢了。”

硬币在空中翻转的刹那，变成了炸弹！

“趴下！”承太郎暴喝。轰！

热浪席卷而来，我咬牙发动「失真」能力，让爆炸范围内的空气密度骤然改变。火焰在触及我们前诡异地扭曲，如同被无形之手拨开的帷幕。

吉良眯起眼睛：“哦？新能力？”

趁他分神，承太郎猛然突进！「白金之星」的拳头如流星般砸向吉良胸口。

铛！金属交击的脆响震得人耳膜生疼。吉良竟格挡了这致命一击，虽然被震退数步，却仍站稳了脚跟。“没用的...”他喘息着笑道，“你们根本不明白，虫箭赐予的力量...”

话音未落，裁缝店后门突然传来玻璃碎裂声。吉良脸色骤变，猛地转头。

仗助破窗而入，「疯狂钻石」的拳头已轰向吉良后心！

“逮到你了，混蛋！”吉良仓促闪避，却仍被擦中肩膀，顿时血花四溅。他踉跄几步，突然狂笑起来：“好好好...都到齐了是吧？”

他猛地撕开衬衫，露出覆盖于全身的炸弹！“那就一起下地狱吧！”“糟了！”“承太郎瞳孔骤缩，”全员撤退！”

千钧一发之际，我全力发动「溯梦」，将「失真」效果覆盖整个店面。空间如同被无形之手揉皱的纸张，所有爆炸物在引爆的瞬间全部哑火。

吉良的表情凝固了。

“怎么可能.....“

仗助的拳头已至面门。

"「ドララララ!(吼啦啦)！」"

吉良被仗助打飞后趁机逃去远处。我们四人分为两组寻找吉良。

暮色四合，杜王町的街灯次第亮起。我与承太郎疾行于暗巷之中，方才裁缝店一役的硝烟味仍萦绕在衣衫之间。承太郎的白风衣下摆沾染了斑驳血迹，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刺目。

“吉良负伤而逃，必不会走远。”承太郎压低帽檐，阴影下的双眸如鹰隼般锐利。忽闻巷口传来窸之声，但见一只黑猫衔着染血的领带窜过，那抹暗红在月光下分外妖异。

循着血迹追踪至一栋洋房前，门牌上“辻彩美容院”五字已有些褪色。窗内灯火俱灭，唯二楼窗帘微微颤动，似有人影倏忽闪过。

破门而入时，浓烈的香水味扑面而来，混杂着若有似无的血腥气。梳妆台上的茶杯尚有余温，镜面却已布满裂痕，映出我们扭曲的面容。地上一支折断的口红划出长长的红痕，宛如血泪蜿蜒。

“来迟一步。”我俯身拾起半张被撕碎的照片，上面依稀可见吉良的侧影。指尖触及相纸的刹那，「溯梦」骤然发动

吉良掐住辻彩脖颈的画面如走马灯般闪现。女人惊恐的面容逐渐扭曲，最终定格在诡异的微笑。“用你的能力...让我重生...”吉良的声音如毒蛇吐信。而后是骨骼错位的脆响，与镜中渐渐变化的面容。“他换了张脸。“我猛然回神，掌心已沁出冷汗，”辻彩的「灰姑娘」能力...”

承太郎一拳砸向墙壁，石膏板顿时龟裂：“该死！”

此时楼下突然传来引擎轰鸣。奔至窗前，恰见一辆黑色轿车绝尘而去。后座人影回头一瞥，方颌细眼，全然陌生的面容，唯独那阴鸷的眼神与吉良如出一辙。

“川尻浩作...”承太郎从齿缝间挤出这个名字，”他取代了那个上班族。”

梳妆台抽屉中，我们发现一盒尚未用完的染发剂与几份剪报。最上方的新闻赫然写着：“模范职员川尻浩作获公司表彰”，配图中的男子相貌平平，正是吉良此刻的样貌。

“此人三日前就已失踪。”承太郎翻动剪报，指节发白，”吉良谋划已久。”

忽闻窗外雨声渐起，豆大的雨点敲打着玻璃。一道闪电划过，照亮镜面上用口红潦草写就的字迹：

“美丽即永恒”（美容院宣传语）

雨幕中，承太郎的手机突然响起。接听后，他的表情愈发阴沉：“仗助那边出事了。”赶至约定地点时，只见仗助跪坐在雨中，怀中抱着昏迷的康一。见到我们，他抬起头，雨水顺着发梢滴落：“吉良...他得到了新能力...”

原来二人循着线索追踪至川尻家附近时，忽见一个佝偻老者立于屋顶。那老者手持虫箭，朝他们诡异一笑便消失无踪。紧接着吉良从暗处突袭，康一为保护仗助硬接了一记“枯萎穿心攻击”。

雨越下越大，远处川尻家的灯火在雨幕中朦胧如鬼火。忽然，二楼窗帘被掀起一角，一张少年的脸一闪而过，是川尻早人。

“那孩子...”我心头一紧，「溯梦」能力不受控制地触发，模糊的画面中，早人似乎正在...

承太郎突然按住我的肩膀：“先撤。从长计议。”

归途中，路过一家电器行。橱窗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报新闻：“...连环杀人案凶手疑似整容潜逃，警方公布模拟画像...”

画面切换的瞬间，我们齐齐驻足，那张模拟画像，赫然是吉良现在的面容。

“他逃不掉了。”仗助抹去脸上的雨水。

承太郎却摇头：“不，这正合他意。”他指向新闻字幕，“看播出时间，是昨天的录像。”

果然，画面角落的日期显示是“7月15日”，而今日分明是16日。“时间...被重置了？”仗助瞪大眼睛。

我猛然想起什么，掏出从美容院带回的剪报。仔细对照后发现，所有报纸的日期都比实际时间早了一天。

“败者食尘的真正能力...“我声音发干，”是让时间倒流一小时。”

雨幕中，承太郎的轮廓如刀刻般冷硬：“找到早人。那孩子...可能是关键。”

此时，远处川尻家的二楼窗口，窗帘又轻轻动了一下。

川尻家的门铃在雨夜中显得格外刺耳。我怀抱透明婴儿立于廊下，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脚边溅起细碎的水花。婴儿在我臂弯中微微发颤，透明的身躯因紧张而泛起涟漪般的波纹。

门开了一道缝，川尻早人警惕的半张脸隐在阴影中。少年目光扫过我们一行人，最终定格在我怀中的透明婴儿上，瞳孔骤然收缩。

“你们...不是警察。”他声音干涩，却透着超乎年龄的冷静。

承太郎压低帽檐：“关于你父亲...”

“进来吧。”早人突然打断，侧身让出通道，“他今晚加班。”

客厅里弥漫着廉价清洁剂的味道。早人示意我们噤声，从书包里取出录音笔按下播放键。沙沙的电流声中，吉良的声音清晰可辨：“...败者食尘的能力，会让时间回溯...”

录音突然中断。早人脸色煞白：“后面还有更重要的内容，但每次播放到这里就会自动删除。”他攥紧拳头，“就像...有什么在阻止真相被揭露。”

透明婴儿突然在我怀中剧烈挣扎，半透明的指尖指向门口。众人顿时屏息，门外传来脚步声，沉稳而有节奏。

“他回来了...”早人迅速收起录音笔，额角沁出冷汗，“快躲起来！”我们刚隐入厨房阴影，大门便应声而开。吉良，此刻顶着川尻浩作面容的男人哼着走调的歌谣踏入玄关。他右手食指有节奏地轻叩空气，指甲与指节相碰发出细微的“咔嗒”声。

“早人？“吉良的声音温柔得令人毛骨悚然，”爸爸回来了哦。”

少年僵硬地站在客厅中央，后背的衬衫已被冷汗浸透。吉良缓步靠近，突然抽动鼻翼：“奇怪...有陌生人的味道呢。”

厨房里，仗助的呼吸骤然急促。我怀中的透明婴儿瑟缩成一团，几乎完全隐形。承太郎的手已按在帽檐上，白金之星蓄势待发。

吉良的指尖突然停在半空，脸上浮现诡异的微笑：“早人，你该不会...”

千钧一发之际，早人猛地举起数学作业本：“这道题不会解！爸爸教教我！”

吉良的表情瞬间软化。他接过作业本时，录音笔从早人袖口滑落，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时间仿佛凝固。

吉良的瞳孔缩成针尖大小。他缓缓弯腰拾起录音笔，指节因用力而发白：“这是...什么？”

早人踉跄后退，后背撞上橱柜。吉良的大拇指突然按压食指“「败者食尘」！”

世界在刹那间扭曲。我怀中的透明婴儿发出无声的尖叫，身体如沸腾的水般剧烈波动。等视野恢复时，我们竟又站在了川尻家门外，门铃在雨中嘶哑作响。

“这是...？”仗助茫然四顾。承太郎脸色铁青：“时间倒流了。”

早人从门缝中露出同样惊恐的脸，显然也保留了记忆。他颤抖着唇形示意：“他...知道了。”

二楼窗帘突然被掀开，吉良的脸在闪电中忽明忽暗。他缓缓举起右手，食指与中指做出按压的动作，嘴角咧开至耳根。

怀中的透明婴儿突然完全显形，发出撕心裂肺的啼哭。与此同时，整栋川尻家的窗户同时爆裂，无数玻璃碎片如雨般倾泻而下。

暴雨如注，我们暂避于杜王町郊外一处废弃仓库。透明婴儿蜷缩在角落的破毯子里，身躯随着啜泣微微起伏，时隐时现。承太郎检查着窗外的动静，白风衣上的水渍在昏黄灯光下晕开一片暗色。

“时间回溯了一小时。”他沉声道，指节敲击窗框的节奏透着急躁，“但记忆保留了。”

仗助正用疯狂钻石修复早人手臂上的擦伤，闻言皱眉：“那混蛋的能力简直作弊！死了就重来，这还怎么打？”

早人瑟缩于毯堆之中，脸色苍白如纸：“我...我明明把录音笔藏好了...”少年声音哽咽，手指无意识地揪扯着毯子边缘。

我蹲下身，将热可可塞进他冰凉的手心：“不是你的错。”杯壁传来的温度让早人微微一颤，泪水终于决堤。

康一突然从仓库阁楼跃下，说道：“确认了！吉良的活动范围以川尻家为中心，半径不超过两公里。”他摊开湿漉漉的地图，“每次回溯后，他都会重复相同的行动路线。”

承太郎眸光一闪：“也就是说...”

“我们有五十七分钟的自由行动时间。”我接话道，指尖划过地图上几个红圈，“在这些节点设伏，就能打断他的循环。”

透明婴儿忽然飘到我肩头，小手拽住一绺头发。透过她半透明的身躯，我看到早人正盯着仓库角落的老式收音机出神。

“早人君？”

少年猛地回神：“那个...如果有电击枪之类的...”他越说越快，“可以将他手电僵，那样就无法按下手指了...”

仗助啪地合掌：“需要能瞬间释放强电磁脉冲的装置！”

众人目光齐刷刷转向我。怀中的透明婴儿突然完全显形，小手按在我胸口，她在提醒我使用「溯梦」能力。

闭目凝神间，吉良宅邸书房的样子浮现在脑海。书架上那台老式发报机，线圈缠绕的方式...铜质零件的氧化程度...当我再度睁眼时，掌心已浮现出巴掌大的金属装置。

“微型 EMP，但只能维持 0.3 秒。”我将装置交给承太郎，“必须在吉良触发能力的瞬间使用。”

康一突然指向窗外：“看！”

雨幕中，一道佝偻身影正立于电线杆顶端。吉良吉广的幽灵手持虫箭，朝我们露出森然冷笑，旋即化作青烟消散。

“那家伙在监视...”仗助咬牙道。

承太郎却转身走向仓库深处：“足够了。”他从杂物堆里拖出几个锈蚀的铁桶，“仗助，把这些改造成掩体。康一，去弄些碎玻璃来。”透明婴儿飘到早人面前，

小手轻轻触碰他额头的淤青。少年怔了怔，突然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我知道吉良明早七点必定会经过商店街！他要去买...买那个...”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吉良的作息，甚至标注了每分钟的行动路线。早人的笔迹在“收集女性断手”几个字下划了无数道颤抖的横线。承太郎接过笔记本，月光从破窗斜射进来，在他轮廓镀上银边：“黎明前行动。”他看向早人，“你...”

“我要去。”少年攥紧拳头，指甲陷入掌心，“只有我能预判他的行动。”

仓库外雨声渐歇，东方已现出鱼肚白。透明婴儿忽然完全实体化，小手紧紧抓住我的食指。她的体温异常的高，这是能力即将暴走的前兆。

“没时间了。”承太郎压低帽檐，“记住，在第三次鸟鸣时动手。”我们踏着晨露出发时，早人突然回头看了眼仓库。那里曾是他短暂获得安全感的地方，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向早人发誓“您定会逃脱这番噩梦”。

晨雾氤氲的商店街空无一人，唯有自动贩卖机的荧光在雾中晕开惨淡的绿。我蹲伏在报刊亭后，怀中的透明婴儿体温越来越高，半透明的皮肤下泛起不祥的红光。承太郎隐于对面巷口，白风衣的衣摆垂落如静待时机的鹤翼。

第三次鸟鸣响起时，吉良的身影准时出现在街角。他哼着走调的歌谣，右手食指有节奏地轻叩西装裤缝，指甲与布料摩擦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动手！”承太郎的低喝划破雾气。

仗助率先从二楼跃下，「疯狂钻石」的拳头直取吉良面门。吉良却似早有预料，侧身避过的同时左手已插入内袋。

“「杀手皇后」！”

粉色替身显现的刹那，我怀中的透明婴儿突然尖叫着完全显形。吉良的动作顿时一滞，仿佛被无形的丝线缠住四肢。趁此间隙，康一的「回音 ACT3」已重重砸在他后背，将白发男人惯进水果摊里。

“你们”吉良抹去嘴角血迹，眼中凶光毕露，“怎么敢...”

“「白金之星·世界」！”

时间骤然静止。承太郎如离弦之箭穿过漫天悬浮的果屑，白金之星的拳头距离吉良眉心仅剩三寸。

“咔”。吉良的大拇指再次按压食指。

时间恢复流动的瞬间，世界如同被撕碎的画布般扭曲变形。等视野再度清晰时，我们竟又回到了出击前的位置。吉良好整以暇地站在街角，正用西装袖口擦拭眼镜。

“没用的。”他轻声道，“在你们出手的瞬间，败者食尘已经...”

“现在！”承太郎暴喝。

我猛地捏碎掌心的 EMP 装置。电磁脉冲无声炸开，吉良手上的虫箭突然迸出刺目火花。他惊愕地低头，发现大拇指僵在半空，再也无法按下。

“怎么可能？！”

仗助的拳头已至面门。「疯狂钻石」的连击如暴雨倾盆，吉良的鼻梁应声而断，鲜血在空中划出凄艳的弧线。他踉跄后退撞翻垃圾桶，腐烂的果皮沾满西装。

“你们这些...蝼蚁...”吉良挣扎着爬起，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把女士梳子，“触碰这个的瞬间，你们都会...”

梳子突然从他指间滑落。早人不知何时出现在巷口，手中的水枪正滴着液体。吉良的右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水泡，皮肤如融化的蜡般剥落。

“显影液？！”吉良盯着自己溃烂的手，终于露出惊恐之色，“你竟然...”

承太郎的帽檐下闪过寒光：“结束了，吉良吉影。”

「白金之星」的拳头贯穿吉良胸膛的刹那，整个商店街的玻璃同时爆裂。吉良的身体如断线木偶般飞起，重重砸在电线杆上。他挣扎着想要站起，却发现自己的影子正被某种力量拉扯着脱离躯体。

“不...这不可能...”他嘶吼着抓向虚空，“父亲！虫箭！救我——”

阴影中浮现出数十双苍白的手，为首的正是杉本铃美。幽灵们拽住吉良的四肢，将他拖向逐渐裂开的地缝。吉良的惨叫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冤魂的呜咽声在巷道回荡。

晨雾不知何时已然散尽。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时，早人跪坐在血泊中，死死攥着那只从吉良身上掉落的虫箭。透明婴儿飘到他面前，用半透明的小手轻轻拭去少年脸上的血迹。

早人手中的虫箭突然化为面粉。少年仰起脸，阳光在他睫毛上碎成金色的星：“结束了...真的结束了。”

商店街的广播突然自动开启，播放起悠扬的爵士乐。承太郎压低帽檐转身离去，

白风衣下摆扫过血迹斑斑的地面，留下一道渐行渐远的剪影。

仗助拍拍我的肩膀：“喂，去喝杯奶茶？”

我望向湛蓝如洗的天空，杜王町的钟楼正指向 07: 15.晨光中，有蝴蝶翩然掠过巷口的奇花异草。

托尼欧餐厅的玻璃门被晨风吹开，风铃叮当作响。仗助一屁股瘫在卡座里，额头抵着冰凉的桌面，长舒一口气：“累死了……”

我坐在他对面，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方才的血战仿佛还在眼前闪回，吉良被拖入地缝的惨嚎、透明婴儿化作白光消散的刹那、早人跪坐在血泊中颤抖的背影…

“喂。”仗助突然抬头，嘴角扯出熟悉的痞笑，“你该不会还在想那档子事吧？”

我没吭声，目光落在窗外。街对面的电线杆上，几只麻雀正叽叽喳喳地蹦跳。

托尼欧端着托盘走近，珍珠奶茶的甜香瞬间冲淡了血腥味的记忆。“特制安神款，”他微笑着放下杯子，“加了薰衣草、蜂蜜。”仗助迫不及待地吸了一大口，珍珠在吸管里咕噜噜地滚动。“活过来了！”他满足地喟叹，随即用胳膊肘捅了捅我，“你也喝啊，板着脸给谁看？”

奶茶入喉的刹那，一股暖流从胃部扩散至四肢百骸。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我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指仍在微微发抖。

“第一次杀人？”仗助突然问，声音压得很低。

我摇头：“第一次看着人……被拖进地狱。”

仗助沉默片刻，突然嗤笑出声：“那家伙也算人？”他搅动着杯底的珍珠，眼神却冷了下来，“你看到他收藏的那些‘女友’了吧？”

吉良宅邸地下室里，整面墙的玻璃罐中漂浮着女性断手。

托尼欧适时地端上一盘提拉米苏。仗助挖了一大勺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说：“所以别瞎琢磨了，恶有恶报而已。”

窗外，几个小学生嬉笑着跑过。其中一个小胖子不慎跌倒，膝盖擦破了皮。仗助“啧”了一声，突然推开椅子冲出去。

“「疯狂钻石」！”蓝粉色替身一闪而逝，小胖子的伤口瞬间愈合。孩子愣愣地看着完好如初的膝盖，再抬头时，仗助已经揉着后脑勺走回餐厅：“啊，真是的，跑那么急干嘛……”

“喂，“仗助重新瘫进卡座，”接下来什么打算？”

“不知道。“我转动着茶杯，”或许……回去？”

“哈？“仗助猛地坐直，”回哪儿？你老家不是 …”

话音戛止。餐厅的电视机突然插播新闻：“……今晨在商店街后巷发现大量血迹，经检测与多年前连环杀人案凶手 DNA 吻合……”

画面切换到川尻家。早人站在镜头前，面无表情地举着“全家旅行中“的牌子。记者遗憾地表示未能采访到这位“英勇举报可疑分子的少年“。

仗助盯着屏幕，突然笑出声：“小鬼头还挺机灵。”

仗助咽下奶茶后，突然凑近：“喂，其实接下来我有个计划”

他神秘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传单：「杜王町夏日祭·捞金鱼大赛」。

“…哈？”

“放松一下嘛！“仗助理直气壮，”再说康一那小子非要玩什么‘战后心理疏导’，烦死了……”

夕阳西沉，餐厅的玻璃渐渐染上橙红。托尼欧开始擦拭柜台，哼着走调的意大利民谣。仗助喋喋不休地规划着祭典行程。

我望向窗外。电线杆上的麻雀早已飞走，取而代之的是下方一只三色猫，正悠闲地舔着爪子，它碧绿的眼睛在暮色中闪闪发亮。

奶茶杯底还剩两颗珍珠。仗助突然抢过杯子一饮而尽：“别浪费！”风铃叮咚，夜幕降临。

杜王町夏日祭的灯火如星河倾泻，将整条商店街映照得流光溢彩。章鱼烧的焦香与苹果糖的甜腻交织在夜风里，捞金鱼的摊位前挤满了嬉笑的孩童。仗助蹲在水槽边，袖子卷到手肘，纸网在他手里颤颤巍巍地浸入水中。

“看好了！“他咧嘴一笑，猛地抄起，纸网”噗“地破了个大洞，金鱼甩尾溜走。

“哈哈！“康一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你说的‘必杀技’？”仗助恼羞成怒地揉乱头发：“吵死了！这纸做得跟豆腐似的…”

我望着他们斗嘴，“喂！别发呆啊！”仗助突然把新买的纸网塞到我手里，“轮到你了！”

纸网触水的刹那，「溯梦」能力突然自行发动。水面的倒影扭曲变幻，竟浮现

出熟悉的庭院景象。

“.....！”手腕突然被抓住。仗助凑近盯着我的脸：“你眼睛刚才闪蓝光了诶？没事吧？”

康一也凑过来：“难道吉良还有残党...”

“不。”我摇头，将纸网还给老板，“只是...看到家了。”

祭典的喧嚣忽然变得遥远。捞金鱼的水槽映着灯笼暖光，金鱼红白相间的鳞片恍惚间被我看成了破碎的梦境。

仗助沉默片刻，突然拽起我的胳膊：“走！带你去个地方！”

杜王町海岸的防波堤上，浪花拍打着礁石。仗助变魔术似的从怀里掏出三罐啤酒，冰凉的铝罐在夏夜中沁出水珠。

“本来想等承太郎先生一起喝的，”他拉开拉环，“不过那家伙肯定又要说‘未成年人禁止饮酒’。”泡沫溢出来，沾湿了他的指尖。

咸涩的海风拂过面颊。我望着漆黑的海平面，那里没有倒映任何灯火，只有无尽的深暗。

“所以，”仗助灌了口啤酒，“真要回去？”

“嗯。”“还会再来吗？”

海浪声中，这个问题显得格外沉重。我摩挲着啤酒罐上的水

珠：“肯定会回来的啦”

康/一突然指着海面：“流星！”

抬头望去，一道银光正划过天际。仗助猛地站起来，啤酒罐举向星空：“那就许个愿吧！”他的发型被海风吹得东倒西歪，“希望...”

话音未落，我掌心的啤酒罐突然泛起蓝光。「溯梦」的能力如潮水般涌出，防波堤、海浪、甚至仗助惊讶的表情都开始扭曲褪色。

“喂！等等”仗助的手穿过逐渐透明的身体，最终只抓住一缕海风。最后的视野里，是他挥手再见，和那句随风飘散的话：

“欢迎您再次回来呀！”

庭院的蝉鸣震耳欲聋。我跟跄着跪倒在地面上，手机从掌心滑落。屏幕还停留在不灭钻石的暂停画面。

大转经历-联合狩猎记

前言：我以求生者的身份转移去《第五人格》联合狩猎模式 promax 版，12 台密码机，20 位求生者，5 位监管者。地图似中式庄园，有五大场景，分为：假山/宅邸/庭院/私塾/地窖，每个场景都有其独特交互机制，淘汰方式更合理。

场景介绍（转移时记忆加载出来的设定）：

「假山」嶙峋奇石堆叠而成的巍峨山体，青苔覆盖的石阶蜿蜒盘旋而上。石缝间丛生的兰草与忍冬藤随风摇曳，山脚延伸出一片绒毯般的翠绿草地。半山腰的凉亭飞檐下悬挂着青铜风铃，随风发出清越鸣响。山顶观景台/半山腰凉亭/山脚石龕各有一台密码机。

采集奇花可合成“清心散”，解除求生者的负面状态。

「宅邸」朱漆金钉的广亮大门内，五进院落次第展开。正厅的黄花梨木隔扇门上，精雕着《韩熙载夜宴图》的全景，每扇门板都镶嵌着螺钿。抬头可见中央悬着的八宝琉璃宫灯，其流苏由珍珠串成，映得满室生辉。门房耳室/东厢卧室/后厨灶台各有一台密码机。

正厅陈列的翡翠关公像双眸微睁，抚触其青龙偃月刀可获得 3 秒无敌时间。

「庭院」曲径通幽的园林中，汉白玉栏杆上浮雕着连枝纹，每根望柱顶端都蹲坐着神态各异的石狻猊。九曲回廊的卍字棂格窗内，可见缙丝屏风上流动的山水光影。中心湖石假山旁，一对鍤铜仙鹤香炉正吐出袅袅青烟。荷花池水榭/假山石洞/茶寮角落各有一台密码机。

中央场地上停放着重檐庑殿顶的巨型纸鸢，其竹骨框架可承载四人升空，到达任意场景。

「私塾」青砖黛瓦的方正院落，门楣悬“明德至善”乌木匾额。堂前月台陈列着斑驳的青铜辟雍砚，墨池里沉淀着松烟墨渣。藏书阁/西斋舍/中堂各有一台密码机。

堆满竹简的藏书阁，中央立着可旋转的星象仪，破译后触发“夜观天象”效果，显示 30 秒内监管者位置。

「地窖」青条石垒砌的地下空间，四壁悬挂着褪色的科举榜文。无数白纸剪成的人形悬浮在半空，其空洞的面部时而浮现模糊的五官。

地窖逸出的纸人偶尔飘至地面，触碰者将陷入“庄周梦蝶”状态，视角随机切换

至其他求生者 10 秒。

角色及着装（翻图鉴按记忆对上去的）：

「求生者」医生（试运者），古董商（招风旗），舞女（克罗托），心理学家（长夜），园丁（剧场主持），调香师（花序），祭司（惊鸿），空军（天河），记者（华生小姐），拉拉队员（茈），玩具商（花千树），调酒师（破碎的芙拉吉尔），机械师（心锁），法罗女士（猎物的印记），小女孩（欧律狄刻），昆虫学者（箜），咒术师（椰香假日），弓箭手（不合适宜的危鲁弗），气象学家（采风的仙灵），我（休闲装）

「监管者」红夫人（夜潮）、渔女（静默之乾）、红蝶（竹华）、雕刻家（夜魔），梦之女巫（富江）

我的角色特质：「抚今追昔」

令所看事物回溯到往昔（例：看一眼坐在狂欢之椅上的队友便能让其回到修机的时间段）

「过隙白驹」

令所看事物跳跃到未来（例：令 0%密码机跳跃到修完的阶段）

「生龙活虎」

板窗翻越速度增加 100%，砸板速度增加 50%，移动速度增加 10%，每次翻越都能使自身获得 5 秒加速，移动速度额外增加 20%（例：翻完窗后光速消逝于监管者眼中）

「不屈不挠」

不会感到恐惧（例：监管攻击、意外伤害全部对我无效）

东方欲晓，我卧于床榻持手机游玩《第五人格》，玩得正起劲时，忽觉双手发麻，指僵不能屈。难以忍受的僵直使我无法修机，我庆幸玩的是作曲家，不必为破译校准失败而发愁（破译到一定程度可以自动修机）。

顷之，麻木感从手掌蔓延至五脏六腑，血液不再流动，全身动弹不得。挣扎间，我的意识逐渐模糊，猛然间陷入黑暗。待再次睁眼，面前已是陌生景象，幽兰逸舞，潺潺流水与隆隆作响的密码机声交织入耳。

阴风穿林而过，枯叶簌簌作响，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顿觉灵台清明。我缓步穿行于青苔斑驳的石径，忽闻前方传来细碎低语。绕过一丛盘曲如虬的忍冬藤，

只见一袭红衣的医生正半跪于地，纤纤玉指翻飞，为负伤的空军包扎伤口。空军面色惨白，肩头血色浸透衣衫，却仍紧握信号枪，目光如炬。

我见情势危急，当即发动「抚今追昔」。指尖泛起幽蓝色微光，如萤火点点。刹那间，时光倒流，奇迹显现：空军染血的衣裳焕然一新，绽开的皮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渗入石缝的鲜血化作细小的血珠，逆流回体内。医生手中的绷带无风自动，绷得笔直，继而如灵蛇归洞，自行卷回药箱之中。

“多谢相助！”空军活动了下肩膀，确认伤势已愈，朝我郑重抱拳。她眉宇间的痛楚消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战士特有的锐气，英姿飒爽。医生亦收起药箱，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三人寒暄未几，忽闻远处机括声铮铮作响，似有监管者逼近。医生神色骤变，纤指紧攥药箱提梁，低声道：“事不宜迟，救人要紧。”空军闻言颌首，动作利落地为信号枪上膛，金属碰撞之声清脆悦耳。“兵贵神速，我等先行一步，阁下独行务必当心。”话音未落，二人已疾行而去，背影渐隐于氤氲雾气之中。

我独立原地，踌躇未决。忽见一只妖蝶翩然而至，翅翼上粉下青，在阳光下泛着妖异光彩。红蝶未至，肃杀之气已扑面而来。我当机立断，抬掌发动「抚今追昔」，霎时蝶影倒飞，监管者身形如烟消散。然则心中隐忧未减：“此般手段，终非长久之计。”

思及此，我转身奔向假山，足踏湿滑石阶，青苔碾碎于履底，簌簌作响。山岚渐浓，四野茫茫，唯闻密码机嗡鸣不绝。途经半山腰，见一密码机悬于岩侧，遂发动「过隙白驹」，齿轮骤转，破译已成。抬首远眺，雾锁重楼，监管者身影幢幢，危机四伏。

我转头欲下山，竟见那身着黑白校服的女巫信徒不知何时已立于身后三步之遥。她面色青白如纸，双瞳浑浊似蒙尘的琉璃，手中矿镐高举，挟着腥风迎面劈来。我心头突突直跳，却见那矿镐穿胸而过，如幻影般未伤我分毫！这才想起「不屈不挠」之能，不由长舒一口气。

我嗤笑一声，纵身从山崖一跃而下。衣袂翻飞间，但闻耳边风声呼啸，落地时却似鸿毛飘零，毫发无损。女巫信徒在崖上发出不甘的嘶吼。

疾行至庭院月洞门前，忽闻丝竹声声，清越动人。循声望去，见舞女正于玉栏杆畔翩跹起舞，其姿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地面上的八音盒流转出《时代，前进！》的激昂曲调，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奇的是，随着旋律跃动，地面渐渐浮现出一层粉红色的流光，似水波荡漾，又似朝霞铺锦。

那粉红流光骤然扩散，将方圆十步内的青石板都染成了绯色，恍若铺了一层胭脂地毯。我试探性地踏入光晕范围，顿觉神清气爽，五内俱畅，方才的惊悸惶惑，霎时间如汤沃雪，消散无踪。细看那光晕流转，隐约可见其中闪烁着细小的樱花，随风飘舞，煞是好看。

忽见玩具商自假山后转出，朝我招手示意。她怀中抱着一个锦缎包裹，笑吟吟道：“阁下身手不凡，这件小玩意或可助你一臂之力。”我接过包裹，入手沉甸甸的，拆开一看，竟是一根颇显奢侈的魔术棒，顶端镶嵌着一颗红宝石，在流光映照下熠熠生辉。

玩具商见我面露讶色，掩唇轻笑：“此物可使人金蝉脱壳。”她轻点魔术棒，红宝石顿时流光溢彩，“监管者逼近时，只需轻旋此物，可在原地留下您此时的躯壳，您自身则会隐没于周围环境，十几秒后恢复。”

我向她拱手致谢：“承蒙厚赐，定当善用。”话音未落，忽见机械师正手忙脚乱地操控着机器人，额角沁出细密汗珠。那台铁皮傀儡“咔嗒”作响，机械臂在密码机上笨拙地敲打着。我心念一动，当即发动「过隙白驹」，只见密码机齿轮飞转，火花迸溅间进度条已满。机械师如释重负，抬手拭汗：“多谢相助。”

此时舞女翩然而至，罗袖轻扬间暗香浮动。她手持八音盒，笑靥如花：“诸位何不结伴同行？独行易遭不测。”玩具商从背包取出一盏琉璃灯，灯火幽蓝，映得她眉目如画：“正有此意。庭院中央的纸鸢或可助我等脱离险境。”

四人结伴而行，沿着青石小径迤而前。路旁古木参天，枝叶扶疏，筛下斑驳光影。闻溪水潺潺，见一弯清浅横亘前路，水中锦鲤成群，倏忽往来。舞女俯身掬水，惊得鱼群四散，水面泛起圈圈涟漪。“此景甚美，惜无暇细赏。”她轻叹道，八音盒中飘出缱绻旋律。

忽见水汽氤氲，潮湿之气扑面而来。渔女自池中踏浪而出，蓑衣滴水，手中渔叉寒芒吞吐。说时迟那时快，渔叉如银蛇吐信，直取我心口！叉尖穿胸而过，却似中幻影，「不屈不挠」特质令我安然无恙。

渔女见一击不中，眸中寒光乍现，欲再次投出渔叉。舞女眼明手快，轻置八音盒机关，顿时清越乐声流淌而出。那音律似有魔力，渔女身形为之一滞，渔叉去势骤减。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玩具商娇叱一声，从背包掏出三枚弹簧跳板，精准落于我们附近。我纵身跃上跳板，借力腾空跳上屋顶，我们四人先后落足屋顶但见下方渔女怒不可遏，欲攀墙而上未遂。

“诸位请看！”机械师突然指向东方。巨型纸鸢的轮廓若隐若现。玩具商抚掌轻笑：“天助我也！”话音未落，忽觉脚下一震，原来渔女以叉击柱，整片屋瓦开始倾斜坍塌。我们快速沿屋脊疾奔，碎瓦在足下簌簌坠落，宛若踏着鳞波前行。屋顶的巨型纸鸢静伏如蛰龙，竹骨蒙着泛黄的桑皮纸，翅缘朱砂绘就的云纹已斑驳。当四人同触其尾翎时，纸鸢发出古琴般的清鸣，驮着乘者掠向九霄，霎时私塾的墨香、假山的铃响、地窖的纸人皆在足下流转。

忽见水汽氤氲，潮湿之气扑面而来。渔女自池中踏浪而出，蓑衣滴水，手中渔叉寒芒吞吐。说时迟那时快，渔叉如银蛇吐信，直取我心口！叉尖穿胸而过，却似中幻影，「不屈不挠」特质令我安然无恙。

渔女见一击不中，眸中寒光乍现，欲再次投出渔叉。舞女眼明手快，轻置八音盒机关，顿时清越乐声流淌而出。那音律似有魔力，渔女身形为之一滞，渔叉去势骤减。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玩具商娇叱一声，从背包掏出三枚弹簧跳板，精准落于我们附近。我纵身跃上跳板，借力腾空跳上屋顶，我们四人先后落足屋顶但见下方渔女怒不可遏，欲攀墙而上未遂。

“诸位请看！”机械师突然指向东方。巨型纸鸢的轮廓若隐若现。玩具商抚掌轻笑：“天助我也！”话音未落，忽觉脚下一震，原来渔女以叉击柱，整片屋瓦开始倾斜坍塌。我们快速沿屋脊疾奔，碎瓦在足下簌簌坠落，宛若踏着鳞波前行。屋顶的巨型纸鸢静伏如蛰龙，竹骨蒙着泛黄的桑皮纸，翅缘朱砂绘就的云纹已斑驳。当四人同触其尾翎时，纸鸢发出古琴般的清鸣，驮着乘者掠向九霄，霎时私塾的墨香、假山的铃响、地窖的纸人皆在足下流转。

巨型纸鸢离地的刹那，翅缘朱砂云纹突然燃烧起来，却不是凡火，而是流动的霞光。那些4年丝经纬间编织的金线纷纷苏醒，如活物般游走重组，最终在桑皮纸表面浮现出《山海经》异兽图。驮着众人的纸鸢掠过荷花池时，惊起满池锦鲤腾空，那些金鳞红尾的鱼儿竟在空气中游弋片刻，尾鳍甩落的水珠化作七彩琉璃，叮叮咚咚坠回池中。

扶摇直上之际，见山河尽收眼底。假山群峰如碧螺叠翠，半山腰的青铜风铃正随风摇曳，声波在晨雾中荡出涟漪；宅邸五进院落次第铺展，正厅的琉璃宫灯犹自流转华光，映得檐下“明镜高悬”匾额金漆灿然。忽一阵穿林风过，惊起地窖入口万千纸人，白影纷飞若三月柳絮，时而聚成科举放榜时的名册，时而散作冥钱漫天。

纸鸢徐徐降落在宅邸后花园的月台上，翅梢轻触地面时激起一圈尘埃。记者提

着裙摆疾步而来，胸前那台西洋相机随着动作晃动不休，镜片在晨光中闪烁着琥珀色的光芒。

“诸君无恙乎？”她气未喘匀便急急相询，手中刚显影的相片还散发着药水气味。我瞥见相纸上拍摄着我们在纸鸢上的身影。记者见我注目，解释道：“方才观测天象，忽见鸢影掠空，故摄之...”

话音未落，古董商已款款而至。她手拿一柄赤玉箫，箫身盘踞着一条精雕细琢的黄龙，龙鳞以金丝掐就，在阳光下粼粼生辉。此物一现世，周遭空气顿时凝滞，连风都屏住了呼吸。此物可止戈监管者使其无法攻击。

我们六人坐落于月台，休憩片刻后，我接收到了祭司的传送洞请求，遂同意。祭司的传送洞在月台上方倏然展开，星光如瀑倾泻而下。心理学家款步而来，星空黑袍上银河暗涌。她身后跟着怀抱蔷薇的园丁，腰间拆椅工具叮当作响。调香师与拉拉队员联袂而至，香水的芬芳顿时冲散了血腥气。

十一人齐聚落月台，场面一时蔚为壮观。机械师的傀儡缩在角落，齿轮咔咔作响；玩具商取出琉璃灯置于中央，蓝焰照亮众人凝重的面孔。记者拿来众多相片：“容我禀报，眼下仅余八台密码机未破，求生者皆健在”

忽然间一镜子在月台出现，红夫人自镜中踏出的刹那，月台上温度骤降。她手中琉璃刀寒光乍现，直取调香师咽喉。调香师虽惊不乱，素手轻扬间香水瓶已碎，紫雾氤氲中伤势尽复。

古董商当即横箫在前，黄龙怒目圆睁。箫声呜咽如泣，红夫人身形顿时凝滞，琉璃刀悬于半空不得寸进。祭司携我们来到传送洞：“速退！”

11人齐刷刷传送至宅邸，众人决议分头行动前去修机，两人一组，我则前去找他人。

晨雾如揉碎的蚕丝纱幔，在假山石径间流转。我踏着露水浸润的青苔拾级而上，石阶缝隙里丛生的虎耳草挂着银亮水珠，每一步都惊起细微的流光。半山腰凉亭的飞檐翘角刺破雾霭，檐角铜铃在风中轻颤，其声清越似昆仑玉碎。忽有山岚漫卷，将整座凉亭化作云海孤舟，那朱漆立柱时隐时现，恍若蜃楼。远处密码机嗡鸣不绝，齿轮转动之声隐约可闻，我循声而去，欲破此玄机。

行至凉亭，忽见一道窈窕身影倚柱而立，纤指间琉璃酒杯流转生辉，竟是调酒师。她见我前来，唇角微扬，递来一杯粉蓝色的酒液：“此乃‘多夫林’，可愈伤痛，亦能提神。”我接过浅酌，甘冽入喉，顿觉灵台清明。

正交谈间，凉亭阴影处忽现涟漪，空气如水波荡漾，法罗女士自虚无中显形。

她手持香薰手杖，眸光深邃如夜：“妾身可随时随地隐没于周边环境。”话音方落，她身形又渐隐去，唯余几缕紫烟缭绕，证明方才非幻。

忽闻枯枝断裂之声，咒术师自林间转出，腰间咒像叮当，周身煞气隐隐。她冷笑道：“方才于地窖遇险，怒气未消，若监管者至，必使其筋骨酥麻！”言罢，掌心黑雾翻涌，显是咒术已成。

未几，破空之声骤响，一支羽箭钉入亭柱，箭尾白羽犹自震颤。抬首望去，但见弓箭手立于高岩，长弓挽月，眸光如鹰隼般锐利：“诸位安好？妾身巡狩至此，见机宜共破之。”

五人齐聚，凉亭顿显狭小。调酒师再斟佳酿，粉蓝色的酒液在琉璃杯中荡漾，众人分饮，精神大振。法罗女士斜倚亭柱，香蕉手杖轻点地面，杖尖泛起奇异波纹；咒术师盘坐石凳，腰间骨铃无风自动；弓箭手斜靠栏杆，长弓横陈膝上；调酒师则慵懒支颐，指尖轻叩杯沿，发出清脆声响。

我见众人兴致正浓，便笑道：“不若速破此机，再寻他处？”言罢发动「过隙白驹」，密码机齿轮骤转如飞，火花迸溅间进度条已满。法罗女士挑眉：“君之术法，当真神妙。”她香蕉手杖一挥，空气中浮现淡紫色路径：“循此而行，可至下一机处。”

沿紫雾指引，我们穿行于青石小径。路旁野蔷薇攀附假山，花瓣上晨露未晞。忽见一泓清泉自石缝涌出，水底鹅卵石纹路斑斓，竟组成八卦之形。咒术师嗤之以鼻：“装神弄鬼！”甩袖激起水花，惊得游鱼四散。

转至私塾后院，古槐树下密码机半掩于落叶中。我发动「过隙白驹」，此台密码机已破译完成。忽闻远处接连传来五声轰鸣，原来其他同伴已破译完成五台密码机。

庭院景致如画，令人目酣神醉。古槐虬枝盘曲，筛下碎金般的日影，斑驳陆离地铺陈在青石板上。假山叠石嶙峋，石缝间丛生的忍冬藤随风摇曳，偶有雀鸟栖止，啾啾鸣声与远处密码机的余响交织成趣。

曲径旁的石灯笼内，残烛犹自吐着袅袅青烟，在夕照中幻化出龙蛇之形。池塘水面如镜，倒映着廊檐下悬挂的纸鸢，那缕丝羽翼上的朱砂云纹随波荡漾，恍若真禽欲飞。忽一阵穿堂风过，惊得满地枯叶旋舞，有几片竟飘入调酒师的琉璃杯中，在酒液里载沉载浮，宛若扁舟泛波。

法罗女士的香蕉手杖不依靠任何物体凭空直立着，杖影斜斜投入池中，与游弋的锦鲤影子交错。那些鱼儿时而聚作一团，鳞光灿若云锦；时而四散，犹如撒

了一把金箔入水。此情此景，令人暂忘身处险境，竟生出“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错觉来。

突然，假山方向传来尖锐哨声，是昆虫学者焦急呼喊：“救人！小女孩被困！”众人霍然起身。调酒师饮杯为号，大口狂饮酒液；法罗女士杖尖紫芒大盛，掩盖自身脚步；咒术师咒像狂响，周身黑雾翻涌；弓箭手已挽弓搭箭，箭簇寒芒吞吐。

我望向地窖腾起的信号烟，乃小女孩的定位信号。救人刻不容缓，五人相视点头，齐向险境奔去。

阴风飒飒而过，吹动地窖青石壁上悬挂的科举榜文，那些泛黄纸页早已剥落大半，残存的墨迹在潮湿空气中洇开，一眼看上去仿佛血泪纵横。无数白纸剪成的人形悬浮半空，时而扭曲出狰狞五官，纸片摩擦声沙沙作响，似有冤魂窃窃私语。地窖深处，一盏残破的青铜灯盏摇曳着幽蓝火光，将众人的影子拉长成扭曲的鬼魅。

雕刻家的雕像群正围着中央的狂欢之椅疯狂移动。那些大理石像动作快得骇人，将昆虫学者、气象学家等求生者逼入死角。昆虫学者的捕虫网已半截石化，玉腕凝霜；气象学家更惨，大半个身子被石化，唯有头部还能转动。小女孩艾玛被缚于铁椅之上，机关齿轮咔嗒转动，倒计时仅剩三十息。她的布偶掉落在脚边，被地板弄得污渍斑斑。

雕刻家藏身椅后阴影，十指如操丝偶般灵活舞动。她苍白的面具在幽蓝火光中忽明忽暗，每根手指都牵连着石像的行动轨迹。三尊大理石像正形成合围之势，带起凌厉风声。其中一尊突然加速，石像直冲我的面门！

千钧一发之际，我猛然发动「抚今追昔」。指尖绽出幽蓝光晕，如涟漪般荡漾开去。小女孩身形倏忽虚化，绷带似有灵性般逆卷而回，从她纤细的四肢退潮般缩回椅背。石像群动作骤停。艾玛跌落在地，惊恐地抓起那个脏兮兮的布偶。我乘势再施「抚今追昔」，这次对准雕像群。大理石表面迅速龟裂，精美的雕琢纹路如退潮般消失，转眼间化作满地碎石。烟尘四起中，被石化的众人纷纷恢复，昆虫学者一个踉跄跌坐在地，气象学家剧烈咳嗽着。调香师薇拉最先反应过来，立即取出随身携带的香水瓶。

“小心身后！”恢复自由的咒术师突然厉喝。只见雕刻家已弃了石像戏法，亲自执凿刀扑来。咒术师当即运用腰间咒像，黑雾如蟒缠住雕刻家双足；弓箭手的连珠箭破空而至，箭箭钉其关节要穴。雕刻家闷哼一声，竟被生生定在墙壁之上，面露难堪。

小女孩突然轻扯我衣袖。她掌心躺着个褪色布偶，针脚歪斜却透着暖意。“请带上它...”话音未落，她整个人竟化作流光没入布偶。那玩偶自行漂浮于我背后。调香师突然砸碎香水瓶，紫雾弥漫间，那些蠢动的纸人纷纷瑟缩于墙角。最后一台密码机的轰鸣自远方传来，大门通电的蓝光刺破地窖黑暗。我们相视颌首，朝着私塾方向疾奔而去。身后，雕刻家的叫声与纸人摩擦声混作一团，如附骨之疽般紧追不舍...

众人方冲出地窖甬道，忽闻身后轰隆巨响。雕刻家竟挣脱束缚，碎石如百川归海般向她聚拢，重组为三丈高的巨像。石像移动，地动山摇，气浪将我们掀翻在地。昆虫学者仓皇间使用虫网，却见网绳寸寸石化，惊得她踉跄后退，瑟缩于断垣之后。

“散开！”咒术师暴喝一声，咒像炸裂，黑雾凝作锁链缠住石像脚踝。弓箭手趁机挽弓，箭矢如流星追月，直取雕刻家眉心。奈何石像坚硬无比，箭簇没入大理石中，只激起一簇火花。

千钧一发之际，我连忙发动「抚今追昔」，石像迅速崩溃。雕刻家呆若木鸡，众人趁机前去大门。

私塾正门前，通电的蓝光如涟漪般在铁栅栏上流转。两侧古柏森然，枝叶间垂落的树叶在风中簌簌作响。白雾中陆续浮现人影，调香师扶着受伤的空军踉跄而来，机械师的傀儡背着昏迷的昆虫学者。

白雾突然剧烈搅动，数十只蝴蝶破雾而出。红蝶踏着蝶群瞬移而至。她手中折扇展开的刹那，我本能地发动「生龙活虎」。足尖点地暴退三步，身后雕花木窗“咔嚓”碎裂，红蝶的扇刃将窗棂劈成两半，木屑如雪纷飞。

“走庑廊！”古董商的箫声在耳畔炸响。我纵身翻越栏杆，布靴踏上回廊栏杆的瞬间，速度再提三成。红蝶的利爪擦过后颈，只撕下一片残影。

转角处突然滚来一只彩绸花球。拉拉队员单膝跪地，花球炸开的彩带如灵蛇缠上我的手腕：“接好了！”顿时浑身一轻，速度再涨。前方屋顶缺口处，玩具商早已架好弹簧跳板。红蝶的尖啸近在咫尺。我踏着跳板腾空时，她的扇刃将跳板劈成两截。

祭司出现在大门前。她左手握着门之钥，右臂伤口还在渗血。当我们陆续冲进大门前时，红蝶突然化作万千妖蝶消散。记者惊呼：“不好！她要传送！”

下一秒，红蝶直接出现在祭司身后。染血的折扇高高扬起，祭司却头也不回，手指飞快地破译着大门密码。“滋啦”的电流声里，整扇大门迸发出刺目蓝光，

红蝶的最后一击被大门打开时的电流弹开。

二十位求生者陆续聚齐。空军倚着机械师喘息，调香师正在给小女孩的布偶喷洒香水，咒术师和弓箭手仍保持着战斗姿态。

五道黑影在白雾边缘浮现，红蝶、雕刻家、渔女、梦之女巫和红夫人，她们的轮廓在电流中微微扭曲。

白雾中的监管者们轮廓渐渐清晰。红蝶将折扇收进袖中，忽然摘下面具露出一抹浅笑；雕刻家的碎石在空中组成“再会”的字样；渔女从水中捧出一朵蓝莲花，轻轻放在结界边缘。

祭司率先触碰大门。她的身影在蓝光中如水波荡漾，忽然化作无数光点消散。紧接着是连锁反应，调香师化为紫色香雾，机械师变成齿轮洪流，记者成为飞舞的相片...

轮到我时，后背布偶突然剧烈颤动。小女孩的声音带着哭腔：“要分开了...”布偶自动跳进大门，在空气中分解成彩色丝线。我伸手去抓，却见自己的五指也开始透明化。

最后映入眼帘的，是五道监管者身影齐齐鞠躬的画面。铺天盖地的白光吞没了一切感知...

「另一故事-两次派对」

上次从《第五人格》联合狩猎归来后，我仍时常梦见那座中式庄园！假山的青苔石阶、宅邸的琉璃宫灯、庭院飘飞的纸鸢...某夜，我正翻阅游戏截图，指尖突然触到屏幕，一阵熟悉的眩晕感袭来。

再睁眼时，我竟站在庄园大门前，朱漆金钉的广亮大门敞开着，门楣悬挂着“喜迎贵客”的烫金匾额。院内张灯结彩，假山上挂满红绸灯笼，庭院中央的纸鸢被改造成了一座悬浮舞台，私塾的星象仪投射出璀璨银河，连地窖入口都铺上了绣球花地毯。

这次，庄园里竟聚集了 30 位角色，不仅包括上次的求生者和监管者，还新增了几位“特邀嘉宾”：

作曲家在凉亭弹奏钢琴，音符化作实体化的萤火虫，环绕假山飞舞。

噩梦一改阴郁形象，操控黑雾编织成烟花，在夜空中炸开星辰图案。

教授和隐士在私塾后院调制奇幻饮料，杯中的液体不断变换色彩，饮下后会让人短暂漂浮。

小说家坐在荷花池畔，手持羽毛笔，写下的故事会化作全息投影在空气中演绎。监管者们也放下了武器，红夫人的琉璃刀成了切水果的工具，渔女在池中引锦鲤摆出“欢迎”字样，雕刻家用碎石拼成了一张长餐桌，梦之女巫的信徒们端着餐盘穿梭其中。

「派对活动与互动」

「假山·清心散调酒大赛」

调酒师和心理学家合作，用“寒心兰”和“九死还魂草”调制特殊鸡尾酒。饮下后，人会短暂获得“浮空”效果，像纸鸢一样轻盈飘起。古董商吹奏赤玉箫，音符化作金色流光，让飘浮的宾客能控制方向。

「宅邸·无敌时间捉迷藏」

翡翠关公像被改成了“捉迷藏”的起点，触碰青龙偃月刀的人能获得3秒无敌，但必须在效果结束前找到藏身处。红蝶用折扇轻点躲藏者，被点到的人要表演才艺，舞女的八音盒自动播放伴奏，空军则表演了一套军体拳，引得众人喝彩。

「庭院·纸鸢星空舞会」

巨型纸鸢的翅膀展开，形成一片悬浮舞池。作曲家弹奏《月光曲》，音符凝结成阶梯，供人登台。红夫人优雅地挽起调香师的手跳起华尔兹，而咒术师和渔女则尝试了街舞，结果渔女的蓑衣不慎缠住了自己的脚，惹得全场大笑。

「私塾·天象占卜屋」

小说家和记者合作，用星象仪为每个人占卜“未来片段”。当机械师触碰星盘时，空中浮现出她未来发明的“全自动修机傀儡”；而红蝶看到的，竟是自己和祭司在樱花树下对弈的平和画面。

「地窖·庄周梦蝶剧场」

地窖的纸人们被法罗女士施法，变成了“全息演员”，表演着根据大家经历改编的舞台剧。当演到“雕刻家石化众人”的桥段时，真正的雕刻家不好意思地低头，而昆虫学者笑着递给她一杯特调果汁。

「意外插曲：监管者的“惊喜”表演」

派对高潮时，五位监管者突然“黑化”，假装要抓人，引得求生者们四散奔逃，结果刚跑两步，所有人发现自己的手脚变成了Q版棉花糖，根本严肃不起来。原来，这是梦之女巫的恶作剧，她操控信徒们给大家施了“卡通化”法术，连红蝶的折扇都变成了软乎乎的抱枕。

「尾声：烟花与告别」

最后，众人齐聚庭院中央，“噩梦”释放所有黑雾，在夜空绘出巨大的“Thanks”烟花。小说家写下结局：“此夜永不散场。”而教授则发明了“记忆水晶”，让每个人都能带走一片庄园的星光。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时，我的身体再次变得透明。红夫人优雅行礼，红蝶轻轻挥手，小女孩塞给我一颗会发光的糖果。

再睁眼，我躺在自家床上，我幻视到一片晶莹的碎片，里面倒映着所有人的笑脸。距离上次的联合派对已经过去了一周，可我的脑海里仍回荡着纸鸢上的舞曲、调酒师的奇幻饮品，以及监管者们难得一见的笑容。某个深夜，我再次幻视到那片晶莹的碎片，碎片内部闪烁出微光，投射出一行烫金小字：

「诚邀故友，再赴盛会。一庄园主」

还未等我反应，水晶便化作一缕流光，缠绕上我的手腕。熟悉的眩晕感袭来，眼前景象如万花筒般旋转，再睁眼时，我正站在一座全新的场景前：「星月湖」。这是庄园从未开放过的第六大区域。

「星月湖：派对主会场」

湖水并非普通的水，而是流动的星辉，湖面倒映着整片夜空，仿佛天地在此交融。湖中央悬浮着一座琉璃亭台，由无数发光的水晶碎片拼接而成，每当夜风拂过，便会奏出空灵的风铃音。30位角色早已齐聚于此，见我出现，纷纷挥手致笑：舞女赤足踏在湖面，星水在她足下荡开涟漪，八音盒飘出的旋律让湖水随之起伏，形成天然的舞池。

红蝶摘下了面具，手持一柄洒金折扇，轻轻一挥，漫天蝶影化作流萤，点缀夜空。小女孩坐在湖岸边，晃着双腿，怀里抱着那个熟悉的布偶，朝我眨了眨眼：“这次可别再突然消失啦！”

监管者们也不再是敌人，而是派对的主持者：红夫人站在琉璃亭中央，手持一支晶莹剔透的权杖，宣布：“今夜，无分阵营，唯有欢愉。”渔女操控水流，在湖面编织出绚丽的喷泉，水珠在半空凝结成锦鲤形状，游弋片刻后化作细雨洒落。梦之女巫的信徒们穿梭于宾客之间，手捧银盘，盛满会发光的甜点，咬一口，舌尖能尝到星光的味道。

「新增活动：星光游园会」

「星月湖·幻影赛舟」

湖面突然升起数艘琉璃小船，船身透明，内部流淌着银河般的光晕。

（参赛者：古董商 vs 空军 vs 雕刻家 vs 调酒师）

古董商的赤玉箫一吹，小船如离弦之箭，乘风破浪。空军则掏出了信号枪，朝天一射，后坐力直接推着小船冲刺。雕刻家坏笑着操控碎石，在对手的船底“使绊子”。调酒师不紧不慢，喝下一杯“流星酿”，整个人连船一起短暂虚化，直接穿过障碍物，夺得第一！

「琉璃亭·记忆幻境」

教授和心理学家联手，利用“记忆水晶”创造幻境，每个人可以体验他人的回忆片段：祭司走进了红蝶的记忆，看到了她曾经作为艺伎时，在樱花树下独舞的孤寂身影。红夫人则好奇地触碰了调香师的记忆，结果被香水店里各种古怪的配方熏得直打喷嚏。我选择了小女孩的记忆，却发现她的“过去”竟是一片空白，唯有那个布偶轻声说：“因为我的故事...是从遇见你们才开始的呀。”

「星辉迷宫·捉光游戏」

梦之女巫用黑雾在湖畔制造了一座光影迷宫，参与者必须捕捉四处飘散的“星光精灵”来积分。咒术师直接运用咒像，黑雾化作巨手，一把捞住十几个光点，结果被判定作弊，罚跳滑稽舞。记者则发挥侦察能力，用相机拍下光点的轨迹，精准预判它们的移动路线。我靠着「生龙活虎」的加速能力，在迷宫里横冲直撞，结果一头撞进了红蝶怀里，被她用折扇轻敲额头：“莽撞。”，我连忙道歉。

「意外惊喜：监管者的“反转才艺秀”」

派对进行到高潮时，红夫人突然拍了拍手：“现在，请各位欣赏‘监管者才艺表演’！”渔女一改沉默寡言的形象，站在湖面唱起了民谣，嗓音空灵如深海人鱼，连锦鲤都跃出水面伴舞。雕刻家没有用碎石，而是亲手捏了陶土，现场塑出一座微缩庄园，每个细节都栩栩如生。红蝶表演了“扇舞·蝶变”，折扇开合间，她的身影在虚实之间闪烁，最后化作千百只蓝蝶消散，又突然出现在观众席间。

梦之女巫的信徒们演了一出滑稽剧，扮演求生者修机、溜鬼的搞笑版本，逗得全场前仰后合。“噩梦”压轴登场，黑雾在他手中化作一幕幕走马灯，呈现的是所有人曾经并肩作战的回忆，包括那些紧张、狼狈，却充满欢笑的瞬间。

「尾声：星光约定」

夜渐深，星月湖的辉光愈发璀璨。我的身体再次变得透明，但这次，没有人伤感。大家只是笑着挥手，像是早已知道我们终会重逢。

大转经历-此地无眠处

前言:六月初我于荒山野岭跑步享受自由突遭转移。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感觉——类似同时控制两个身体，我不会因为负责两个身体感到心累、分神，反而很自然愉悦。自这次转移之后我便能感受到自身存在于无数世界，我可以自由选择生活于哪个世界。

这篇文章的叙事手法有些奇怪，在两个世界互相跑的感觉，我个人在那个时候有些癫狂(经历了难过之事在发泄)，cr 受我影响变得有些魔幻(不是正常景象)，请见谅。

晨光熹微，山岚如纱。我奔跑于荒岭之间，脚下碎石嶙峋，杂草丛生，每一步都踏得尘土飞扬。无路可循，亦无需循路，只管向前，跃过断木，踩碎枯枝，衣袖灌满野风，胸膛撞开晨雾。鸟雀惊飞，走兽遁逃，而我大笑，笑声在山谷间回荡，惊起一片扑簌簌的振翅声。

忽然，一声“喂”刺破寂静。我猛地刹住脚步，转头四顾，不见人影，唯有林间光影斑驳。正疑为错觉，忽闻“咔嚓”一声脆响，左侧空气竟如玻璃般炸裂，凭空撕开一道口子。裂缝内，粉雾翻涌，似有生命般向外蔓延，顷刻间吞没周遭草木。

我伸手触碰，指尖没入雾中，竟觉温软如棉。未及反应，粉雾已如潮水将我包裹，眼前一花，再定神时，竟觉意识一分为二，一旁身躯仍在山野狂奔，另一身躯却陡然坠入另一世界。

长桌雪白，银烛高燃。我独坐桌前，烛光在晶杯上跳跃，映出一室暖辉。桌中央瓷盘盛着不知名的肉排，焦褐表皮裂开细纹，油脂缓缓渗出，香气钻入鼻腔，勾得腹中轰鸣。执刀切开，内里肉色粉嫩，汁水霎时溢满银盘。叉起一块送入口中，酥脆外壳“咔”地碎裂，滚烫肉汁在舌尖迸溅，混着黑椒的辛香直冲咽喉。

“妙极！”我忍不住赞叹，声音在空荡厅内回响。

侍者无踪，唯有美食接浮现。下一道是裹着琥珀色糖浆的甜点，叉尖轻触，糖壳脆裂，内里奶油如云朵塌陷，覆盆子的酸爽瞬间平衡了甜腻。再饮一口琉璃杯中的绯色酒液，果香裹挟微涩，滑过喉头化作暖流，五脏六腑皆感温。

大快朵颐间，忽觉右手微湿。低头一看，现实世界的汗水正顺着手腕滴落，在粉红世界的地毯上洇出深色圆点。

脚步未停，粉雾已散，但唇齿间肉香犹存。我舔了舔嘴角，仿佛还能尝到那糖浆的黏甜。前方地势陡升，我纵身跃上岩坡，砾石在掌下刮出细痕。山风呼啸，灌满衣袍，而我只觉畅快，索性张开双臂，如鸢鹰滑翔般冲下斜坡。

粉红世界餐桌上突现一只烤禽，金黄油亮。我撕下腿肉，咬破脆皮的刹那，骨髓的浓香涌入口腔。正欲再尝，烛火却齐齐摇曳，厅内光线骤暗。

“要走了吗？”我对着空气发问。

无人应答，但刀叉从指间消失，长桌如退潮般远去。最后一眼，瞥见银盘里未吃完的草莓塔，鲜红果粒上还挂着糖霜。

双脚重重踏回地面，震得膝骨发麻。我喘着粗气，望见远处山巅已染上朝阳金边。

“哈！还能再尝一口的……”惋惜不过一瞬，又被狂奔的酣畅取代。我踢飞一颗石子，惊起草丛中的野兔。它慌不择路，竟与我并肩奔逃数丈，而后倏地钻入岩缝。

粉红世界的甜腻仍黏在舌根，现实世界的草汁青气却窜入鼻腔。汗珠滚落睫毛，模糊视线中，山径分岔成两条，左道平坦，右道荆棘密布。

我毫不犹豫冲向右侧。荆棘撕扯裤脚，刺尖刮过小腿，我并不感到疼痛，只觉一阵舒爽。

忽觉耳畔有温热吐息，似有人低语：“好吃吗？”

猛回头，空山寂寂，唯有风过树梢的沙沙响。

“好得很！”我仍大声回答，声震林樾。

话音未落，深红雾霭自天际漫卷而来。

山势渐陡，乱石如兽牙交错。我纵身跃上一块青岩，落脚时碎石滚落，在崖下撞出空洞回响。风势渐猛，灌满衣袍，猎猎作响。额前碎发被汗水黏住，抬手一抹，指尖沾了草屑与尘土，却浑不在意，只管向前。

忽见前方断崖拦路，宽约三丈，崖下云雾缭绕，深不见底。我咧嘴一笑，后退三步，骤然加速，足尖在崖边重重一蹬，身躯腾空的刹那，眼前骤然赤红。

双脚“啪”地踏入黏稠河流，血浪四溅，腥气扑面。河面宽阔，暗红浆液缓缓流动，温热漫过脚踝，如活物般缠绕肌肤。河底软烂，每走一步都似要陷落，却又被某种力量托住，不至于沉没。

远处漂来一具兽骨，形似麋鹿，头骨空洞的眼眶正对着我。血浪推着它靠近，白骨上残留的筋肉随波晃动，像在无声控诉。我伸手触碰，指节刚碰到骨面，那骸骨便“咔嚓”碎裂，散作红沫，溶于血河。

抬头望天，赤云翻涌，如伤口溃烂的皮肉。太阳悬于正中，却非金黄，而是一轮黑红交杂的浊球，边缘不断剥落焦炭般的碎屑。那些碎屑坠入血河，激起细小浪花，转瞬消融。

双足重重落在断崖对岸，冲击力震得膝盖发麻。我踉跄两步才站稳，却见裤脚不知何时竟染了暗红，像是踩过朱砂。鼻端隐约萦绕铁锈味，但山风一吹便散了。

前方出现一片松林，枝干扭曲如垂死挣扎的手臂。我毫不犹豫冲入林间，松针刮过脸颊，留下细密刺痒。

奔跑间忽觉困倦，眼皮沉重如铅。我索性闭目，任双腿凭记忆前行。

黑暗中，身体陡然轻盈，如羽毛浮于虚空。睁眼时，竟见自己悬浮于透明气流中，周遭空气具象为淡蓝丝带，随呼吸缓缓缠绕手臂。伸手拨弄，气流便如绸缎滑过指缝，触感微凉，带一丝静电般的酥麻。

远处，庞大如山脉的风团缓缓旋转，其核心幽蓝深邃，似藏星河。我试图靠近，却被柔和阻力推开，仿佛空气在说：“不可僭越。”

索性摊开四肢，仰卧于虚无。一缕气流托住后颈，另一缕拂过眼皮，如母亲哄睡时的低语。万籁俱寂，唯有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与远方风团的脉动渐渐同步...

脚踝突然剧痛！猛然睁眼，原来是被裸露的树根绊倒。我滚了两圈才刹住，手肘蹭破皮肉，血珠渗入泥土。抬头四望，松林已到尽头，眼前豁然开朗。

夕阳西沉，余晖如血。我跪坐在草地上，左臂伤口火辣辣地疼，右手指尖却还残留着气流的凉意。血味与松香混杂，现实与虚幻的界限愈发模糊。

“有意思。”我舔掉手肘的血迹，咸腥在舌尖化开。

远处传来狼嚎，悠长凄厉。我站起身，朝着声源方向竖起中指，大笑：“来啊！我欲与狼群竞速！”

话音未落，天际乌云骤聚，雨滴砸落。不是寻常雨水，而是浅蓝色的、散发着海腥味的。暴雨倾盆，雨幕如银针穿刺天地。

我浑身湿透，鞋子早已沾完泥水，每踏一步都“咕唧”作响。头发紧贴前额，雨

水顺着眉骨滑入眼眶，刺得眼球发涩。抬手抹脸，却见掌心沾了泥沙，混着雨水在指缝间糊成污浊的泥浆。

“痛快！”我大吼一声，声浪撞在雨墙上，转瞬消弭。

前方地势陡降，形成一道泥泞斜坡。我毫不犹豫纵身滑下，臀背蹭过湿草与碎石，泥浆飞溅，在身后拖出长长的尾迹。坡底积水成洼，我一头扎入，水花四起，冰凉瞬间浸透衣衫，激得胸腔一阵紧缩。

浮出水面时，忽觉右手掌心异样，竟黏着一片半透明的浅蓝鳞片，在雨中泛着珍珠光泽。未及细看，周遭已天旋地转。

冰冷咸腥灌入鼻腔，我猛然睁眼，发现自己正悬浮于幽蓝水渊。阳光穿透海面，在头顶织成碎金罗网，而身下是无尽的深蓝，如巨兽之喉，吞噬一切光线。

一群银鱼游过，鳞片反射冷光，似流星掠过夜空。我伸手去捉，鱼群却灵巧散开，唯有一条胆大的，用吻部轻啄我指尖，触感如绒羽拂过。

忽有暗影笼罩。抬头望去，竟是座珊瑚巨塔，赤红枝桠如鹿角伸展，其间缀满荧光蓝点。近看才知是微小水母，伞盖一张一合，似在呼吸。我攀住珊瑚枝，触感粗糙多孔，指尖稍用力，便碾碎一片脆弱的珊瑚虫，碎屑如雪飘散。

“抱歉。”我无声致歉，气泡从唇边窜升。

一条斑纹鱼好奇地游近，圆眼呆滞，口器翕动。我恶作剧般朝它吹气，它受惊窜逃，却撞上一团半透明的东西，巨型水母！其触须绵延数丈，如幽灵纱裙随波飘荡。我急忙后仰，仍被一条触须扫过手臂，顿时火辣辣地疼。

“嘶”现实中我倒抽凉气，左臂传来刺痛。低头一看，竟浮现一道红痕，与海中触须所伤的位置分毫不差。

暴雨未歇，我跌跌撞撞爬出洼地。手臂伤痕泛红，却无暇顾及，因前方出现一片桦树林，湿冷骤然褪去，暖风裹挟花香扑面。

眼前是一座树屋，巨木为基，藤蔓为梯。屋顶覆满紫阳花，花瓣积雨，风过时簌簌洒落银珠。我踏上苔藓地毯，足底陷入绵软，每一步都惊起细小孢子，在阳光下金尘纷扬。

推门而入，内里陈设皆由活木雕成。茶几是横剖的树桩，年轮如涟漪凝固；书架是空心树干，竹简书卷插在枝桠间。窗边藤椅轻晃，似有人刚起身离去。

“有人吗？”我叩击门框。

“吱！”一只红松鼠从梁上跃下，前爪捧着榛子，黑眼珠滴溜溜转。它跳上茶几，将榛子往我面前一推。

“给我的？”我捏起榛子，齿尖咬开硬壳，果仁油香在舌尖炸开。松鼠满意地点头，又窜上我的肩膀，尾巴扫过耳廓，绒毛蹭得皮肤发痒。

窗外忽有扑翅声。只见一只蓝鹊衔着野莓停在窗台，莓果鲜红欲滴。我接过咬破，汁液溅上唇角，酸甜如盛夏。蓝鹊歪头看我，突然开口：“再吃一颗？”

“你会说话？！”我瞠目结舌。

“当然。”它嗓音清越，“在这里，万物有灵。”

桦树林深处传来“咔嚓”断裂声。

我猛然回神，见一截枯枝正砸向头顶！急退两步，枝干擦鼻尖坠地，扬起腐叶尘埃。惊魂未定，忽觉肩头微沉，现实中竟真有只松鼠蹲在那儿，前爪还捏着半颗松子。

“见鬼...”我苦笑。松鼠却倏地溜走，窜上树梢消失不见。

夕阳西沉，林间雾气升腾。我倚着桦树喘息，海腥味仍萦绕鼻端，而掌心的蓝鳞片不知何时已化作细沙，从指缝漏尽。

远处传来溪流声。我拨开灌木，见一道清溪蜿蜒，水面浮着七彩油膜，是汽油？俯身细看，那色彩却突然流动，凝成星河倒影。

“又来？”我嗤笑，索性跪地掬水。

掌心刚触水面，指尖便传来刺痛。溪水竟在腐蚀皮肤！现实中的双手同时泛起红斑，如被烈火灼烧。我暴退数步，却见整条溪流开始沸腾，七彩泡沫膨胀爆裂，释放出刺鼻硫磺味，泡沫中浮现一张人脸！

它由黏液构成，五官不断融化重组，嘴唇蠕动着吐出气泡，每个气泡破裂都迸出尖锐噪音，如指甲刮擦玻璃。我捂住耳朵，那声音却直接钻入颅骨：

“你将困于此处...”

“放屁！”我抓起石块砸向人脸。石块穿过泡沫，激起一道虹色水柱。人脸扭曲大笑，整条溪流骤然直立，化作七彩水墙压来！

千钧一发之际，夜空突然裂开，无数星辉如箭矢射落，将水墙钉回溪床。泡沫人脸发出哀嚎，碎成腥臭黏液。我抬头望去，只见银河垂落，星光织成巨网，笼罩四野。

最亮的一颗星倏然逼近，是一只绽紫色水母，伞盖如琉璃透光，长须缀满星斑。它轻触我前额，冰凉渗入眉心...

夜幕垂落，星河初现。

我奔行于旷野，草尖凝露，每一步都踏碎月光。凉风穿膛而过，带走白日燥热，只余一身清爽。远处山影如卧兽，轮廓被星辉镀上银边。

忽见前方横亘一条溪流，水面浮光跃金。我未减速，反而猛蹬地面，纵身跃起，身躯腾空的刹那，脚下触感突变。

不再是溪水，而是绵软草甸。我跌坐在一片漂浮的岛屿上，青草厚如绒毯，夹杂野雏菊与蒲公英。岛屿随波轻晃，水声潺潺，如摇篮曲般舒缓。

“这是...”我撑起身子，掌心压碎几朵白英，汁液染绿指缝。

“噗！”一团毛球撞进怀里。低头看，是只圆滚滚的野兔，灰褐皮毛沾满草屑，鼻头抽动，三瓣嘴不停咀嚼。它毫不怕生，前爪搭在我膝头，红眼睛映着天光

“饿了？”我揪了把苜蓿递去。野兔叼住嫩叶，耳朵惬意地后贴。

微风拂过，整座浮岛轻轻旋转。湖面如镜，倒映漫天星斗，恍惚间竟分不清上下天光。远处漂来另一座小岛，其上立着棵歪脖柳，枝条垂入水中，搅碎星河。

我躺平伸臂，指尖掠过水面，惊起一圈涟漪。水下忽然闪过银影，是鱼群！它们追逐我的手指，鳞片刮过皮肤，微痒如触电。

“哗啦！”

我扎进溪流，冷水激得肺叶紧缩。浮出水面时，发现衣兜里竟多了几根兔毛，湿漉漉地黏在布料上。

“见鬼了...”我拧干衣摆，爬上岸继续奔跑。月光将影子拉长，如黑犬紧随。夜风突然变得粘稠。

抬头时，苍穹已近在咫尺。群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光点，而成了触手可及的实体，有的如钻石棱角分明，有的似水母半透明，还有的拖着彗尾，缓缓游弋。

我伸手抓住一颗蓝星，它却在掌心融化，化作凉滑液体渗入指纹。未及惋惜，更多星子已包围而来，轻撞肩膀、掠过耳际，如好奇的萤火虫。

“来赛跑！”我蹬腿前冲，却发现自己浮在星流中，动作慢如梦境。一颗红星擦过脸颊，留下薄荷般的清凉。我追逐它，穿过星云构成的隧道，两侧星雾如纱幔拂面，带着电离后的臭氧味。

远处突然爆发强光，超新星爆炸！冲击波将我一举掀翻，在星海中翻滚数圈才稳住身形。爆炸中心残留着金红光晕，如伤口般缓缓愈合。

“差点交代在这儿...”我喘着粗气，却见爆炸处飘来一缕星尘，缠绕手腕，凝成紫色手环。

胸口突然灼痛！

我跟跄跪地，扒开衣领一看，皮肤上竟浮现星形红斑，与那手环位置一致。夜风掠过汗湿的背脊，激起一片战栗。

“没完没了了？”我咬牙站起，却发现周遭景物扭曲，树木枝干如橡皮般拉伸，月光被拧成螺旋状。

“啪！”一声脆响，两个世界的边界如玻璃碎裂。

我同时站在湖心浮岛与月下旷野。野兔仍嚼着苜蓿，而现实中的双手正被星光侵蚀，皮肤下浮现毛细血管般的银河纹路。

“哈人...”我抬起半透明的手掌，透过它看见双重月轮，一轮银白悬于现实夜空，一轮紫红嵌在星界天幕。

湖面突然沸腾！

无数气泡炸裂，每个泡影中都闪过不同世界的片段，野兔受惊窜逃，却撞上一道无形屏障。它焦急刨地，突然口吐人言：“快跳！”

我毫不犹豫跃入湖中，下坠。

永无止境的下坠。

湖水化作虚空，星尘在耳畔呼啸。某一刻，身体突然被柔软接住。睁眼时，竟躺在橙黄色麦田里，麦穗轻搔脸颊，阳光晒暖眼皮。

远处传来铃铛声。

一只戴草帽的山羊踱步而来，铜铃在颈下叮当。它睨我一眼，突然抬起后腿

“喂！别”“哗啦！”

现实中的我栽进泥坑，嘴里满是土腥味。头顶传来“咩”的一声嘲笑，抬头却见真是只山羊站在坡上，尾巴得意地摇晃。

“欺人太甚...”我吐出泥浆，却忍不住大笑。

笑声惊起田垄边的云雀，振翅声如摇响一串银铃。风过麦浪，送来远处炊烟气

息，有人正在烤面包。

我抹了把脸，朝炊烟方向奔去。

晨光初现，露重霜寒。我踏着沾满晨露的野草奔跑，裤脚早已浸透，每迈一步都甩出串串水珠。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将远山轮廓勾勒得如剪纸般锋利。忽见前方田垄纵横，金黄色的麦浪在微风中起伏，宛如大地均匀的呼吸。

"总算见着人烟了！"我大喜过望，一个箭步跃过田埂。

脚尖触地的刹那，麦香扑面。

眼前豁然开朗，无边麦田在晨光中闪耀，穗粒饱满得几乎要爆裂。田埂上野菊盛开，几只麻雀正在啄食落穗，见我来了也不惊飞，反倒歪着脑袋打量。

"视我作甚？"我故意跺脚，雀儿这才扑棱棱飞起，却不远去，只在头顶盘旋啁啾。

远处传来"咿呀"车轴声。转头望去，见一老农推着独轮车缓缓而来，车上堆满刚摘的南瓜，橙黄皮上还沾着露水。老人皮肤黝黑似枣树皮，皱纹里嵌着经年累月的尘土。

"后生，帮把手？"他停在田垄边，从车上取下一个南瓜递来。南瓜入手沉甸甸的，我下意识用指甲掐了掐，竟掐不破那层硬皮。

"新摘的，甜着哩。"老人咧嘴一笑，缺了颗门牙。他从腰间抽出镰刀，刀光一闪，南瓜应声而裂。橙黄瓜瓤中嵌着饱满的籽粒，渗出清甜汁液。我接过一瓣，咬下去满口粉糯，甜味直冲脑门。

"感谢！"我三口两口啃完，瓜汁顺着手腕往下淌。

老人又递来一瓢井水。井水冰凉沁脾，冲淡了口中甜腻。正要道谢，忽听田间传来"汪汪"叫声，一只黄狗飞奔而来，嘴里还叼着只挣扎的野兔。

"大黄！放下！"老人呵斥。黄狗不情不愿地松口，野兔趁机窜入麦丛，只留下几根灰毛飘落。

掌心突然刺痛。低头一看，南瓜不知何时变成了带刺的苍耳，细刺扎进皮肉，渗出血珠。再抬头，麦田已消失不见，眼前是片荒芜的盐碱地，白花花的盐霜覆盖着龟裂的泥土。

"啧，跑偏了。"我甩掉苍耳，调整方向继续前进。

脚下一空，地面突然塌陷。

我坠入无边黑暗，耳边风声呼啸。下坠途中身体开始膨胀变形，皮肤硬化成鳞甲，指甲伸长变作利爪，尾椎骨抽长而出！

"吼！"一声龙吟震碎黑暗。

我重重落地，四爪陷入松软泥土。低头看，前肢已变成粗壮的恐龙手臂，覆盖着青铜色鳞片。试着甩动尾巴，只听"咔嚓"一声扫断旁边的小树。

"我变成霸王龙了？！"

声音出口成了低沉咆哮，震得灌木簌簌发抖。远处一群似鸟龙受惊奔逃，羽毛在阳光下泛着彩虹色。捕猎本能瞬间觉醒，我后腿一蹬猛冲出去，地面在脚下颤动。

追至一处开阔地，忽然踩到柔软物体。低头看，竟是只剑龙幼崽，正瑟缩于蕨丛中瑟瑟发抖。它背上骨板还没完全硬化，像一排嫩绿的竹片。

"吼？"我嗅了嗅，闻到一股青草味。

小剑龙突然抬头，黑眼睛湿漉漉的。它怯生生地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鳞爪。

"拜拜。"我抬爪放它逃走。小剑龙跌跌撞撞奔向远处，那里有只成年剑龙正焦急地甩着尾巴。

"砰！"我结结实实撞上一棵枯树，断枝噼里啪啦砸在头上。眼前金星乱冒，却忍不住大笑，刚才那记甩尾的感觉还留在腰间，肌肉记忆如此真实。

"快乐！"我揉着额头站起身，发现太阳已升至正午。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在盐碱地上滴出一个个小坑。

饥饿感突然袭来。

腹中轰鸣如雷，我下意识低头寻找猎物，却见自己的双手正在人爪间不断变换。远处地平线扭曲波动，农田与史前荒野如油彩般交融。

"得找点吃的……"踉跄前行中，忽见土坡上长着丛野莓。红艳艳的果实上覆着层白霜，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我扑过去一把捋下，汁液顿时染红指尖。

正要送入口中，莓果却突然蠕动起来！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野莓，分明是堆挤在一起的红色甲虫，正慌乱地四散奔逃。

"呕！"我连忙甩手，却为时已晚，几只甲虫已经爬进袖口，细足搔过皮肤，激起一片鸡皮疙瘩。

地面突然震动。远处传来闷雷般的脚步声，每一下都震得碎石跳跃。我抬头望

去，只见一头真正的霸王龙正阔步而来，它体型比我大了三倍不止，黄澄澄的眼珠锁定在我身上。

"吼！"它张开血盆大口，腐肉气味扑面而来。

我本能地伏低身体，却发现自己正在变回人形！鳞片如退潮般缩回体内，尾巴一节节消失。霸王龙疑惑地歪头，鼻孔喷出两股热气。

千钧一发之际，天空突然裂开一道紫色缝隙，无数星辉如瀑布倾泻，将霸王龙定格在原地。它的眼珠还在转动，但身体已化作青铜雕像。我趁机连滚带爬地逃开，后背撞上某个坚硬物体。

回头一看，是块刻着古怪符号的石碑。碑文正在发光，随着我的注视逐渐清晰：

"汝非此界客，速归汝来处"

"轰隆！"晴空霹雳，暴雨倾盆。

我跪在泥泞中大口喘息，雨水冲刷着身上的盐渍，刺痛未愈的伤口。远处传来牧童的吆喝声，混着羊群"咩咩"的叫唤。

艰难爬起时，发现腰间不知何时多了条草绳。

"这是..."我摩挲着齿面上的纹路，触感温热如活物。

暴雨中，隐约听见孩童的笑声："快看！天上有条龙影！"

抬头望去，只见云隙间一道青铜色身影转瞬即逝。暴雨如注，天地混沌。

我踩着泥泞狂奔，鞋早已不知去向，赤足踏过碎石与荆棘也浑然不觉。雨水顺着眉骨流进眼眶，将世界冲刷成模糊水彩。忽然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湍急的山溪，后脑勺重重磕在鹅卵石上。

"咕噜噜"冰凉溪水灌入鼻腔，眼前泛起一片白光。恍惚间，身体突然变得轻盈，下坠感戛然而止。

我躺在绵软云絮中，身下云层如新弹的棉被般蓬松温暖。试着翻身，手掌陷入云朵，捞起一团"云絮"细看竟是半透明的胶状物，在指间拉出晶莹细丝。

"尝尝？"鬼使神差地，我咬了一口。云絮入口即化，甜似冰糖，凉若薄荷，舌尖泛起细微的刺痛感。

"哈！"我大笑着跃起，在云层上蹦跳。每一步都激起乳白浪花，云沫飞溅到脸上，化作清凉水珠滚落。远处有座云山巍然耸立，峰顶不断喷出彩虹色气泡。

我朝云山奔去，足尖点过之处泛起圈圈涟漪。突然脚下一空，整片云层如绸缎般向下凹陷，"砰！"

我跌进云山内部。这里竟是个空心穹顶，四壁由流动的云气构成，无数发光的水母状生物在穹顶漂浮。它们伞盖透明，内脏闪烁着星芒，长须垂落如璎珞。

"这是..."我伸手触碰，水母却突然收缩，喷出一股粉色雾气。雾气笼罩全身，皮肤顿时传来被羽毛轻抚的痒意。

"咳！咳咳！"我猛地从溪水中坐起，剧烈咳嗽着吐出积水。右臂火辣辣地疼，原来是被冲到了溪边乱石堆。挣扎着爬上岸，发现掌心黏着一缕粉色丝线，在雨中闪着微光。

"见鬼..."我拽了拽丝线，它却突然绷直，指向远处雷云密布的山巅。

乌云压顶，电闪雷鸣。

我站在悬崖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渊。雨滴悬浮在空中，每一颗都折射着七彩光芒。试着踏上最近的雨滴，竟如踩在橡胶球上，微微下陷又弹起。

"有意思！"我跳跃着前进，雨滴接连亮起霓虹色光晕。远处闪电如银蛇狂舞，雷声震得胸腔共鸣。

忽然嗅到焦糊味。转头看见一道闪电劈中老松，树干瞬间碳化，但火焰却是紫色的，安静地燃烧却不蔓延。我鬼使神差地伸手

"嘶！"现实中的我猛地缩手，指尖赫然出现闪电状灼痕。抬头看天，现实世界的乌云中同样电光隐现。

暴雨愈烈。我跟跄着奔向山巅，每一步都踏在虚实之间。现实中的雨水冰冷刺骨，而另一个世界的雨滴却温暖如泪。两种触感在皮肤上交织，形成奇异的麻痹感。

山巅有棵被雷劈断的古松。我背靠树干喘息，发现焦黑的树皮竟渗出琥珀色树脂。用手指蘸取，树脂在指尖拉出金丝，散发出松木与蜂蜜的混合香气。

"轰隆！"一道闪电径直劈在十步之外！刺目强光中，无数人影骤然浮现：粉红世界里独酌的身影形单影只，血河中沉浮的骨骸森然可怖，银河里遨游的剪影飘逸绝尘...诸天万界的"我"同时回首，目光如炬，直刺灵魂深处。

"你们..."话音未落，万千幻影突然坍缩聚拢，凝成一颗流光溢彩的彩虹光球，当空悬浮。光球表面蛛网密布，发出琉璃碎裂般的脆响，十二色雾气从裂隙中喷薄而出：粉红旖旎，深红暴戾，浅蓝澄澈...各色雾气如蛟龙缠斗，交织成一

张天罗地网。

雾气覆体的刹那，万箭穿心般的剧痛席卷全身！我跪地哀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臂分崩离析，化作漫天彩屑。更可怖的是，周遭景物也开始支离破碎，山岩化作流沙，雨滴凝为冰晶，整个世界正在土崩瓦解。

"要形神俱灭了？"惊惧之情排山倒海般袭来。正当魂飞魄散之际，腰间草绳突然青光大盛，如旭日初升。那抹青光势如破竹，将肆虐的雾气尽数逼回光球。光球"咻"地一声，如流星赶月般没入我的眉心。

万籁俱寂。暴雨不知何时停了，乌云散尽，星河璀璨。我瘫坐在泥泞中，浑身颤抖。抬手摸向额头，那里又多了个彩虹印记，触碰时微微发烫。

远处传来夜莺的啼叫。月光下，十几只不同颜色的蝴蝶从我的袖口、衣领甚至耳朵里飞出，盘旋片刻后消失在夜色中。

"这就是...答案？"我低头看自己的双手，皮肤下偶尔有彩光流转。握拳时，指缝间溢出细碎星芒。

暮色四合，万籁俱寂。山脚下忽现点点灯火，在浓雾中明灭不定。那小镇轮廓诡谲离奇，哥特尖顶与飞檐翘角交替闪现，金字塔状的屋顶时隐时现，恍若海市蜃楼。

残月如钩，寒露凝霜。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向小镇挪步，每走一步都在泥泞中留下深深足迹。镇口牌坊忽明忽暗，匾额上"桃源境"三字渐渐扭曲，化作"忘川镇"，最终定格为"无眠乡"。

青石路面上，七彩光晕如水波荡漾。足尖轻触，便激起层层涟漪，各色光芒交织缠绕，将斑驳的砖墙映照得光怪陆离。踏入镇口的刹那，天地骤然失色，万籁俱寂。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指尖触及冰凉石壁。黑曜石般的墙面光滑如镜，倒映不出半点身影。继续摸索前行，忽觉脚下异样，俯身探查，竟是一具人形轮廓，触之柔软如生人。

"谁？"惊喝声被黑暗吞噬，杳无回响。那轮廓突然暴起，冰冷五指如铁钳般扣住手腕。寒意顺着血脉蔓延，冻彻骨髓。

黑暗中，两点幽蓝鬼火骤然亮起。白发老者盘坐虚空，眼眶中跃动着诡异蓝焰。唇齿未动，声音却在脑海中炸响："终于来了，迷途者。"

踉跄后退间，撞翻路边陶瓮。碎裂声在空巷回荡，惊起檐角寒鸦。定睛再看，

哪有什么老者，唯余一块爬满青苔的界碑，碑文早已风化难辨。

胸口突然灼热难当。低头看去，彩虹印记正泛着妖异光芒。皮下血管中彩光流转，宛如极光在肌肤下游走。整座小镇开始扭曲变形，白墙黛瓦如蜡泪垂落，露出内里蠕动的彩色雾团。

石板缝隙间渗出斑斓液体：粉红如蜜，深红似血，浅蓝若海。这些诡谲的液体如有生命般汇聚而来，顺着裤管攀援而上。触及肌肤的瞬间，记忆如潮水般涌来，烛光摇曳的银台，血河中沉浮的残阳，银河里遨游的精灵，所有画面在脑海中轰然炸开。

头痛欲裂间，腰间草绳突然"啪"地断裂，锋利的草茎在手臂上划开一道血痕。殷红血珠滚落，与地上斑斓液体相触的刹那，发出金铁交鸣般的铮铮清响。

血与彩交融之处，骤然迸射出一道璀璨光柱。七色华光扶摇直上，在墨色天幕炸开漫天极光，流霞溢彩，瑰丽绝伦。光晕流转间，恍若万千琉璃碎片当空飞舞。忽而风起云涌，所有光华如百川归海，转瞬收束殆尽。

极光消散，万籁俱寂。

我站在荒山之巅，脚下是熟悉的碎石与杂草，晨露沾湿裤脚，凉意沁入肌肤。风过林梢，沙沙作响，与最初奔跑时一般无二。远处山岚浮动，朝阳初升，将云层染成金红。

低头看掌心，那道锁状纹路已淡去，只余一道浅痕，似被风沙磨平的刻印。摊开五指，山风从指缝穿过，带着泥土与草木的腥气，真实得令人眼眶发热。

我迈步向前，靴底碾碎一颗野果，紫红汁液渗入泥中。不远处，一只山雀落在枯枝上，歪头打量我，黑豆似的眼珠映着天光。我们对视片刻，它忽然振翅飞走，羽翼拍打空气的声响清晰可闻。

山径蜿蜒，通向未知的远方。我深吸一口气，忽然加速奔跑，任由疾风刮过耳畔，胸腔因缺氧而灼烧。没有规则，没有目的，只是纯粹地向前，跃过溪流，踏碎薄冰，惊起一群栖息的野鸽。

跑至一处高坡，我猛然刹住脚步。前方是万丈悬崖，云海在脚下翻涌，朝阳正从云隙间喷薄而出。我张开双臂，闭眼感受风的托举，仿佛还能听见那些世界的余音，银烛燃烧的细响，星河流淌的泠泠声，麦浪起伏的沙沙低语...

再睁眼时，一切归于寂静。

山还是山，风还是风，而我站在这里，脚印深浅浅，一路延伸至来时的方向。

小转经历-接触 shifting 后的第一次转移

3月底某日，我正于B站浏览恐怖视频，忽起一念，瞬间置身于一座诡谲之城。举目四望，见街道脏腑狼藉，血流成河，四下里怪笑阵阵，令人毛骨悚然。

我强自镇定，踽踽独行于这血肉横陈的街巷。忽闻身后窸窣作响，回首竟见一具无头尸骸正蹒跚而来，其状惨不忍睹。我骇然失色，仓皇奔逃，却见前方路口赫然悬着颗面目狰狞的首级，正对我龇牙咧嘴。

我魂飞魄散，踉跄后退数步，忽觉天旋地转。眼前血色街景如潮水般褪去，耳边刺耳笑声戛然而止。待回过神来已回到 cr。

小转经历-另一个世界的友人

cptsd 恢复后，我如往常般上学，某天乘坐校车窥见窗外有位长相清秀的女孩，我大脑顿时多了一段记忆，是我与那女孩的童年时光，就在这时校车突然一停，那女孩消失了，那段记忆也如同笔墨写上的字被水泼湿，显得模糊不清。

小转经历-轻舟已过万重山

某夜辗转难眠之际，偶然转到了一个诡异的世界。这个世界与 cr 别无二致，但我的耳畔始终萦绕着女子呢喃，声若游丝却字字锥心，令人毛骨悚然。我夺门而出，闯入漆黑密林，林间奔窜多时，腐叶没踝。那诡谲女声如附骨之疽，时而凄厉，时而幽怨。直至我力竭跪倒，万籁俱寂中忽觉天地空明，刹那间回到了 cr。

小转经历-坠落于异世

某天早上经历了梦转，我坠落到了另一个世界，是我的初中学校与一个图书馆的叠加体，在这里遇到了我的初中同学，但外貌非常诡异，像是生长激素过度分泌的产物，人均大头儿子的既视感，剧情就是我初中的校园生活，我找到了初中时期的班长，她邀请我进入一个图书室，跨过那扇门后就回 cr 了。

小转经历-山岚偶寄

五月初旬，春末夏初，我独自行于城郊山野。草木葳蕤，山花烂漫，偶有微风拂过，林间簌簌作响，更显幽静。行至半山腰处，忽觉四肢轻盈，垂首一看，竟见日光穿透掌心，十指如浸水中，轮廓渐淡。未及惊诧，整个人已似薄雾般化入山色，形影俱渺。

初时惶惑，举臂四顾，但见山岚浮动，而己身竟与雾气浑然一体。试探前行，足不沾尘，如踏云端。山径旁野兔嚼草，山雀梳羽，皆对我视若无睹。方知此

刻已成山间过客，虽耳目清明，却与万物无涉。

既知非常态，索性信步漫游。穿过枫林，枝头新叶嫩绿透光，叶脉纤毫毕现；行经溪畔，水底卵石纹路清晰可辨，游鱼摆尾时溅起的水珠悬于空中，晶莹如琉璃。平日匆匆步履不及细观的微末之美，此刻尽收眼底。

至山巅平台，见几位画生正对景写生。我驻足旁观，其中一人忽搁笔四望，喃喃道："方才似有人影..."其友笑答："山气沁人，致生幻觉耳。"众人遂复低头作画，唯青衫少年频频回顾，目光几度自我虚影中穿过，终是无所所得。

暮色渐合时，身形竟随夕照西沉而渐次凝实。恰有牧童驱牛过岗，见我蓦然现于道旁，惊得倒退三步。我笑而揖之，童方定神，揉眼道："先生从何处来？"指山间云雾答："自彼处偶游而归。"童仰首望天，似懂非懂，却已恢复黠慧神色，从怀中掏出个山梨递来："请先生吃果子压惊。"

归途月出东山，袖中山梨犹带余温。回望暮色苍茫处，但见层峦叠翠，烟岚浮动，已分不清是山雾还是未散尽的残影。一风吹来归去 cr。

小转经历-雨魂云梦

场景为一欧式城堡但呈现出模糊不清的感觉，远处一人影若隐若现，伴随着她逐渐临近，场景渐渐显得纤豪毕现，她将我轻轻拥入怀中，丝绸般的裙摆如云雾般环绕，我与她共舞，她牵起我的手，步履轻盈如踏云。眼前忽有流光闪过(一缕光占据了你的视线，后快速消失)，周遭景象竟如水中倒影般荡漾消散。待回过神来，已置身于一方绮丽精室(经典欧式风格房间)，水晶吊灯倾泻珠辉，鎏金烛台错落有致，天鹅绒帷幔随风轻拂，恍若坠入华胥梦境。罗帐忽被穿堂风掀起，露出床头鎏金鸟笼中沉睡的蓝羽雀，尾羽上还沾着未干的夜露。她忽然倾身而来，皮肤凉如秋露，却带着晚香玉的温软气息，令人一时目眩神迷。此后种种，尽在不言之中。

小转经历-自然迷宫

近期转到了一个由花草树木自然形成的迷宫，我今天倚靠在墙边心里想着去一个地方玩，随后身体感到一阵卡顿(像身体卡在墙里抽动)，场景鬼出电入，家宅陈设似退潮般消散，迅速置身于一座鬼斧神工的天然迷宫。

迷宫整体构造类似于《熊出没》里的森林迷宫，藤蔓交织成墙，野花点缀其间，曲径通幽处，时有鸟雀啁啾。我伸手抚过绿墙，触手生凉，叶片上的露珠折射着细碎阳光，比寻常绿植更显晶莹剔透。

我先是大口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清凉的空气沁入心脾，每一次呼吸都让肺叶舒

展，仿佛连血液都被洗涤得晶莹剔透。随后凭借意念形成了这里的地图(懒，不想自己一条条路探索)，一幅立体地图在脑海中徐徐展开，迷宫的全貌在我意识中纤毫毕现。

我循着脑海中清晰浮现的地图路线，在迷宫中悠然穿行。路上听到潺潺流水声，前方小径被一泓清浅的溪水完全淹没，水面倒映着上方交错的枝叶，泛着粼粼波光。

试探性地伸出右脚，令人惊异的是，鞋底触及水面的刹那，竟传来坚实土地的触感。水面在我脚下凝固如镜，每一步都激起细微的涟漪，却丝毫不影响其承托之力。索性放开步伐，如履平地般在水面上行走，低头可见游鱼在"地面"之下自在穿梭，这番奇景令人叹为观止。

继续前行，迷宫的景致开始微妙变化。藤蔓间开出了从未见过的花朵，花瓣薄如蝉翼，在无风的环境中轻轻颤动，发出风铃般的清响。

我沿着脑海中清晰的地图指引，在迷宫的绿意盎然中穿行。迷宫的路径开始变得明朗，藤蔓墙壁逐渐稀疏，阳光透过叶隙洒落的光斑也越来越密集。

转过最后一个弯道，眼前豁然开朗。迷宫的出口就在前方，被两棵古老的橡树拱卫着，树干的纹路奇妙地组成了欢迎的图案("你好"的手势)。我驻足回望，这座活着的迷宫正在晨雾中轻轻摇曳，藤蔓缓缓移动，仿佛在向我挥手告别。

踏出迷宫的瞬间，周围的景色如退潮般迅速变化，绿叶化作飞散的荧光遮住了我的双眼，再睁眼时，我正倚靠在自家的墙边，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斑。手指触碰到的墙壁还残留着些许藤蔓的触感，鼻腔里似乎还萦绕着迷宫中草木的清香。

小转经历-地底世界

五月初的傍晚，暮色四合，我饭后闲步于村中石巷。晚风徐来，夹着暖香，远处炊烟袅袅，犬吠声声，一派祥和。忽而脚下一空，仿佛踩碎了一层无形薄冰，整个人骤然下坠。

眼前光影流转，如坠万花筒中。待身形稳住，竟见自己立于一片幽蓝微光的地底穹窿。四壁钟乳石晶莹剔透，似倒悬的琉璃林海。更奇的是，石壁上竟浮动着朦胧幻影。

一群身着粗布麻衣的先民正在夯土筑城，号子声穿透千年尘埃；转眼又见唐装仕女执团扇扑流萤，笑靥如昙花一现；忽而金戈铁马掠过，将军铠甲上的红缨尚在风中震颤，画面却已化作青烟消散。这些历史碎片如走马灯般轮转，明明

近在咫尺，却又触不可及。

我试探着伸手，指尖穿过宋代货郎担着的糖人草靶，惊起几点磷火般的微光。地底无日月，却自有莹莹辉光从晶簇中渗出，将那些消逝的市井喧哗、宫阙笙歌，都镀上一层朦胧的蓝晕

不知伫立多久，忽闻头顶传来熟悉的捣衣声。仰首望去，竟见村民日常劳作的剪影，透过某种透明岩层投映下来。现代与古代的光影在此处交错，恍若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地面忽然传来吸力，待回神时，我已回到自家院落。

小转经历-棺中奇遇记

四月中旬一个寻常清晨，我如常掬水净面，忽觉掌心温水竟变得滚烫如沸。正惊疑间，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袭来，待视野再度清明时，眼前景象令我毛骨悚然，自己竟仰卧在一方狭小棺木之中！

棺内漆黑如墨，唯有几缕腐木气息钻入鼻端。我慌忙伸手摸索，指尖触及粗糙的松木板壁，上面还留着几道歪斜的抓痕。胸口逐渐发闷，似有千斤巨石压着，呼吸间尽是潮湿的土腥味。正当我惊惶万状之际，忽觉棺盖缝隙透进一丝阴冷微风，原本混沌的头脑竟霎时清明起来，四肢百骸涌出莫名气力。

"砰！"双掌猛然上推，腐朽的棺盖应声而裂。我如获新生般坐起，只见残月如钩，照着荒草丛生的乱葬岗。歪斜的墓碑上苔痕斑驳，几只夜鸮蹲踞枯枝，发出瘆人的啼鸣。方才还死寂的坟场，此刻竟隐约传来窸窣窸窣的响动。

"沙...沙沙..."不远处一座新坟的土堆突然拱动，一只青灰色的手破土而出！我吓得魂飞魄散，却见那手五指箕张，指甲缝里塞满黑泥。紧接着泥土翻涌，竟爬出个身着寿衣的老妪。她脖颈不自然地扭曲着，稀疏白发沾满草屑，浑浊的眼白在月光下泛着死鱼般的光泽。

"后生..."老妪的喉咙里挤出破风箱似的声响，"看见老身的绣花鞋没有..."

我跟跄后退，脚跟撞上块残碑。那老妪却突然以诡异的姿势贴地爬来，寿衣下摆拖出蜿蜒血痕。正当她枯爪即将抓住我脚踝时，东方天际忽现鱼肚白，一声鸡啼划破夜空。老妪身形骤僵，发出不甘的嘶吼，竟如蜡像遇火般渐渐融化在晨光里。

惊魂未定的我拔腿狂奔，直至看见早起的农人才瘫坐在地。回头望去，那片坟茔竟消失无踪，唯有田埂上几株野菊在风中摇曳。衣襟里不知何时多了块腐朽的桃木牌，上面朱砂符咒早已褪色，却仍能辨认出"敕令镇尸"四个大字，认出字后眼睛一眨回到了cr。

小转经历-槐风送我还

四月初的清晨，我独坐窗前，忽生怀旧之念。欲登钉钉翻阅同窗旧语，岂料系统提示"账号异常"，反复尝试皆铩羽而归。怅然若失间，忽见窗外梧桐新叶簌簌而动，一缕挟着槐花香的夏风穿堂而过。那风儿打着旋儿掠过书案，竟将摊开的社会学专著哗啦啦翻至末章。待我抬手扶正书页，指尖忽觉异样，课桌木纹何时变了个模样？

抬首四顾，晨光正斜斜穿透教室的蓝纱窗帘。前排同学校服后背的墨渍，墙角饮水机"咕咚"的冒泡声，甚至粉笔槽里积攒的彩色粉末，皆与我记忆中的初三（？）班分毫不差。低头见自己竟也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手表日期赫然显示着去年今日。

"转移了？"我暗自惊疑，却见班主任抱着教案踏入教室。她发间新添的银丝，袖口磨出的毛边，连咳嗽时扶眼镜的小动作都纤毫毕现。正当我怔忡之际，同桌用笔帽轻戳我手背："发什么呆？下节数学随堂测。"这熟稔的语气让我鼻尖一酸，几年前他在班上伤心难过地与我们挥泪作别。

或许是我自学理科多年，初中那些课程现在竟如呼吸般简单。我索性取出书包里的《海错图笔记》，在课桌下悄然翻阅。老师目光扫过时微微颌首，竟破天荒未加阻拦。后来才知，上学期期末我那张满分卷子，早被教研组传为美谈。

课间操时分，我独自徘徊在教学楼长廊。操场上依旧喧腾如沸，但那些曾与我勾肩搭背的身影，此刻都在默契地与我保持距离，在这个时空里，我似乎成了个特立独行的"怪才"。

图书馆成了我的世外桃源。当管理员奶奶递来当年借阅过的《资本论》时，书页间飘落的银杏书签让我心头一震。这枚泛黄的叶子背面，还留着过去深秋随手写下的"祝您开心"，字迹已有些晕染。

就这样度过5天，第五日黄昏，我倚在操场双杠上眺望火烧云。此时晚风再起，卷着沙尘迷了眼睛，待揉眼再看，掌心已握着自家卧室的窗帘。

小转经历-冰封奇旅

五月中旬，盛夏骄阳炙烤大地，我独坐家中，忽觉一股燥热自胸腔翻涌，额角沁出细密汗珠。窗外蝉鸣聒噪，更添几分闷郁。我闭目调息，却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周身温度骤降，如坠寒渊。

再睁眼时，眼前景象令我瞠目结舌，我竟被禁锢在一块晶莹剔透的寒冰之中！

冰层如水晶牢笼，将我四肢百骸紧紧束缚，寒气侵肌蚀骨，连呼吸都凝成白霜。我奋力挣扎，却动弹不得，唯有心脏仍在胸腔内剧烈跳动，血液奔流间竟渐渐生出一股奇异暖意。

“不能坐以待毙！”我心中呐喊，猛然催动体内热能。刹那间，冰层“咔嚓”作响，裂纹如蛛网般蔓延。我双臂一震，冰块轰然崩裂，碎冰四溅，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晕。

重获自由的我环顾四周，赫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茫茫雪原，南极洲！极地寒风呼啸，卷起细雪如烟，远处冰山巍峨耸立。我虽衣衫单薄，却因体内那股奇异热流而丝毫不觉寒冷，反倒步履轻盈，如履平地。

我信步而行，忽见几只企鹅摇摇摆摆地靠近，黑羽白腹，憨态可掬。它们歪头打量我，竟无半分惧意，仿佛早知我会到来。我蹲下身，伸手轻抚其中一只的头顶，它眯起眼睛，发出短促鸣叫，似在回应。

继续前行，一座冰窟映入眼帘。窟内冰柱倒悬，如水晶宫殿般璀璨夺目。我踏入其中，忽闻“叮咚”水声，循声望去，竟是一眼温泉汩汩涌出，热气蒸腾，与周遭寒冰形成鲜明对比。我伸手探入泉中，水温宜人，如沐春风。忽觉体内那股热能与泉水共鸣，周身舒畅无比。夕阳西沉，极地天空染上瑰丽霞光，冰原镀上一层金辉。我盘坐冰面，闭目凝神，任由思绪随风飘远。待再次睁眼，已回到 cr。

掘坟

今天转去了惊悚 r，我推门而入，却见亲朋好友皆已离世，尸身悬于房梁之上，随风轻晃，像一串无声的风铃。我心头一颤，如坠冰窟，却不敢耽搁，连忙搬来木凳，一个个将他们解下。

他们的身子早已僵硬，皮肤泛着青白，触之冰冷如铁。我咬紧牙关，将他们背在肩上，一个接一个，踉跄着走向城外的荒废墓园。夜风呜咽，树影婆娑，我独自挥动铁锹，掘土为坟。每挖一铲，泥土的腥气(类似于被雨水冲淡的血液)便混着汗水渗进鼻腔，手臂酸胀如灌铅，却不敢停歇。

待最后一抔黄土覆上，我瘫坐坟前，望着新起的坟茔，心中悲凉翻涌。他们生前音容犹在耳畔，如今却只剩黄土一抔，阴阳两隔。我抬手抹去额上汗水，指尖沾了泥，又混着未干的泪，黏腻不堪。

夜更深了，冷月如钩，寒星点点。我起身拍了拍衣上尘土，转身离去。身后墓园沉寂，唯有风过荒草，沙沙作响，忽来一阵大风将我吹回 cr。

寂静无声

那日黄昏，我独坐窗前翻阅古籍，忽觉倦意袭来。朦胧间，眼前景致如水墨晕染，渐渐褪去颜色。待睁眼时，已置身一条陌生街道，四下寂若死灰。

这是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天是铅灰的，地是炭黑的，房屋墙壁呈现深浅不一的灰色。街上行人往来如织，却鸦默雀静。卖报童挥动手臂，嘴唇开合；马车夫扬鞭策马，马蹄翻飞；妇人站在门前，似在呵斥孩童，然而万籁俱寂，仿佛整个世界被罩在玻璃罩中。

我试着开口呼唤，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触摸面颊，能感受到声带振动，却无半点声响传出。路边咖啡馆里，几位绅士举杯相碰，玻璃杯相触的瞬间，本该清脆的声响竟也杳不可闻。

镇中心广场上，一架老式放映机正在播放默片。胶片转动，银幕上的卓别林正表演经典滑稽戏。观众们前仰后合，却只看得见笑容，听不见笑声。我走近细看，发现放映机同样在无声运转。

教堂钟楼忽然惊起一群白鸽，翅膀拍打空气，羽毛纷纷扬扬。这该是幅声情并茂的画面，此刻却像被按下静音键。钟摆摇晃，时针指向正午，那口百年老钟竟也缄口不言。

我走进一家古董店。店主是位白发老者，皱纹里刻满岁月痕迹。他向我展示一个八音盒，铜制齿轮精密咬合，发条转动间，芭蕾舞者翩翩起舞，依然寂然无声。老者嘴唇蠕动，似在讲解什么，我只能茫然摇头。

午后细雨悄然而至。雨丝如银线垂落，打在石板路上，理应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此刻却似在看一场失真的电影。行人撑开黑伞，伞面雨水汇聚成流，沿着伞骨无声滑落。

夜幕降临，街灯次第亮起。暖黄的光晕在黑白世界里显得格外突兀。酒馆橱窗内，留声机的铜喇叭大张着口，唱针搭在旋转的黑胶唱片上，仍是万籁俱寂。醉汉们举杯畅饮，乐师们卖力演奏，所有热闹都被封印在静默中。

我疲惫地坐在公园长椅上。喷泉的水柱凝固在空中，宛如水晶雕塑。忽然，一片枯叶飘落肩头，在接触皮肤的刹那，竟发出咔嚓一声轻响。这细微声响在绝对寂静中不啻惊雷，我骇然起身，四下张望。

远处传来叮铃一声。循声望去，是个穿红裙的小女孩骑着自行车，车铃在灰白世界里显得格外鲜艳。车轮碾过落叶，发出沙沙声响。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叮铃铃"

我猛然惊醒，发现自己趴在书桌上。窗外雨声淅沥，邻居家的电视正播放着晚间新闻。厨房里母亲在准备晚餐，锅铲碰撞声、水流声、油爆声交织成熟悉的乐章。这些往日觉得嘈杂的声响，此刻听来却如仙乐耳暂明。

忘我

一阵眩晕过后，我茫然立于密林深处。举目四望，古木参天，枝叶蔽日，唯余几缕金光穿透叶隙，在地上投下斑驳光影。我竟不知自己姓甚名谁，从何而来，恍若初生婴孩，对这方天地充满好奇。

林间幽静，唯闻鸟语虫鸣。我赤足踏过松软苔藓，指尖拂过粗糙树皮，凉意沁人。忽见一松鼠抱果而过，圆眼滴溜溜打量我，竟不惧人。我随性而行，不问东西，但觉此间万物皆亲切可爱，与我血脉相连。

行约二三里，地势渐低，水声潺潺入耳。拨开最后一丛蕨类，豁然开朗，一泓碧水呈现眼前，湖面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我怔立湖畔，但见水中倒影与我四目相对，却只觉得陌生。这眉目清秀的少年是谁？为何与我如此相似？思及此，忽觉头痛欲裂，连忙闭目凝神。

待痛楚稍减，我蹲身掬水。湖水清冽，饮之甘甜。忽有游鱼掠过指尖，鳞光闪闪。我童心大起，索性褪去衣衫，纵身跃入湖中。入水刹那，冰凉触感席卷全身，却不觉寒冷，反似回归母体般安然。

我在水中舒展四肢，如鱼得水。透过晃动的水面，看见阳光折射成七彩光柱，美不胜收。水草摇曳间，忽见一物沉于湖底，隐约是本书册模样。我潜游而下，水压渐增，耳膜隐隐作痛。指尖触及书册瞬间，无数记忆碎片如潮水般涌入脑海

青岛的海风，教室的粉笔灰，同学的嘲笑，父母的叹息.....我猛然呛水，拼命划向水面。破水而出时，大口喘息不止，却已忆起前尘往事。回首四顾，森林依旧静谧，却再不复先前亲切。我知此乃过渡之所，非久留之地。遂游回岸边，更衣整冠。临行前最后望一眼湖水，竟见倒影中的自己嘴角含笑，眼神清明。忽有清风拂过，林涛阵阵，似在告别。

我循着冥冥中的指引前行，不多时便见前方白光朦胧。迈步踏入，顿觉天旋地转。再睁眼时，已回到熟悉的书房，窗外夕阳正好，将书桌染成金色。

如影随形

正午骄阳似火，我独坐庭院梧桐树下纳凉。忽见地上树影婆娑，竟无风自动。凝神细观，那影子蠕蠕而动，似有生命一般。我试探性地伸手触碰，指尖竟没入阴影之中，顿觉通体清凉，如浸寒潭。

未及惊诧，我的身形已渐次模糊，化作一团墨色阴影，与满地斑驳树影融为一体。此刻五感俱在，却无耳目口鼻，唯觉意识清明，能随念而行。试着依附于爬过石阶的蚂蚁阴影，竟真能随之移动，其影虽小如芥子，于我却是别有洞天。

继而尝试寄身于院中花草之影。月季花影婀娜，兰草影清雅，各具风姿。最妙是攀附竹影之时，但见其影疏疏落落，随风摇曳，我便随之扶摇直上，俯瞰院落全貌。忽有麻雀飞掠而过，我趁机移形换影，转附鸟翼阴影，顿觉身轻如燕，随其翱翔天际。

俯瞰城中，万千阴影皆成通途。屋宇飞檐的暗角，行人晃动的背影，甚至云朵投下的阴翳，无不可为暂栖之所。最险是附于风筝之影，升至百丈高空，忽遇疾风断线，我急转至苍鹰翅影，方免灰飞烟灭之厄。

午后日影西斜，我随一队商旅驼影出城。驼铃叮当声中，见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沙丘阴影起伏如浪。忽见沙狐窜过，其影矫捷，我一时兴起追逐，不觉远离商队。待到红日沉沙，万物阴影俱消，我竟被困在沙狐最后的残影中，进退维谷。

正当惶惑，忽见一株胡杨枯影伫立沙中。勉强依附其上，但觉此影枯瘦如柴，随时可能消散。幸得月出东山，胡杨新影渐生，我方得续存。夜风过处，树影摇曳生姿，我随之飘荡，竟见沙丘背面有一汪月牙泉，泉水澄明，映月成影。

我迫不及待地投入水中月影，顿觉冰肌玉骨，通体舒泰。忽有游鱼掠过，其影灵动，引我深入泉底。水下别有天地，藻荇交横，皆成墨戏丹青。最奇处见一古沉船，桅杆残影斜指水面，如利剑指天。

附于船影巡游，忽觉有异。此影不似他物，竟自带吸力，将我牵扯入内。眼前一黑，再睁眼时已回庭院，仍是正午时分，梧桐树影亭亭如盖，仿佛方才种种，不过南柯一梦。

湮灭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我独坐窗前，望着滴落的雨珠出神。忽起一念，欲试转移之术。闭目凝神间，但觉天旋地转，再睁眼时，已置身于一纯白空间。

四顾茫然，此间空无一物，上下四方皆白，无门无窗，无始无终。白光刺目，却无光源可寻。我试探着迈步前行，足下竟无半点声响，仿佛行走在虚空之中。伸手触摸墙壁，触感冰凉细腻，似玉非玉，似冰非冰。

正惊疑间，忽觉胸口一紧，继而浑身燥热难当。低头一看，惊见肌肤寸寸龟裂，裂缝中透出刺目红光。我想呼喊，却发不出半点声音。转瞬间，剧痛排山倒海般袭来，身体如瓷器般碎裂开来。

但见四肢百骸分崩离析，血肉之躯化作万千光点。每一块碎片都在燃烧，每一滴血液都在沸腾。奇怪的是，我竟能清楚看见自己支离破碎的全过程，仿佛灵魂出窍，冷眼旁观。骨骼碎裂的脆响，肌肉撕裂的闷声，皆清晰可闻。

最后一声轰鸣过后，我彻底化作一团血雾。猩红的雾气在这纯白空间中弥漫开来，与刺目的白光交织成一幅诡异的图景。雾中的我意识尚存，能感受到每一粒血珠的颤动，每一丝雾气的流动。

恍惚间，雾气开始旋转，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我被卷入其中，天旋地转之际，忽见一道裂缝乍现。雾气如百川归海，向着裂缝奔涌而去。穿过裂缝的刹那，眼前豁然开朗，竟是回到了熟悉的房间。

雨仍在下，钟的指针似乎未曾移动。我浑身颤抖着摸遍全身，确认四肢完好无损。唯有衣襟被冷汗浸透，证明方才并非幻觉。窗外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我惨白的脸色。

思乡之情

那日黄昏，我独坐窗前，忽觉心神恍惚。眼前景象如水波荡漾，待定神细看，已置身陌生街巷。此处与我以前待的一个cr形貌相仿，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却处处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天色阴沉如铅，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锈味。行人匆匆而过，面目模糊，似戴着一层薄纱。我试图与人搭话，他们却恍若未闻，只顾低头疾走。街边店铺虽亮着霓虹，却无人进出，橱窗里的商品摆放得整整齐齐，落满灰尘。

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行走，心中渐生不安。这里的建筑布局与cr别无二致，连路牌都一模一样，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忽然一阵刺骨寒风吹来，我不由打了个冷战。抬头望天，乌云密布，却不见半滴雨水落下。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钟声，沉闷压抑，不似寻常报时，倒像是丧钟哀鸣。路边的梧桐树本该枝繁叶茂，此刻却枯槁如柴，树皮剥落，露出里面

惨白的木质。

我加快脚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迎面走来个穿校服的女孩，我连忙上前。她缓缓抬头，脸上竟没有五官，平滑如卵。我骇然后退，未及反应，她已飘然而去，消失在街角阴影中。

我蜷缩在街角上，忽然想起转移时的心法。闭目凝神，默念回归。再睁眼时，已是晨光熹微，窗外鸟语花香。

太空漫步

夜半无眠，辗转反侧之际，忽觉身躯一轻，如羽毛般飘然而起。睁眼时已置身浩瀚星空，周遭群星璀璨，银河如练。低头望去，脚下竟是蔚蓝地球，云海翻腾，大陆轮廓依稀可辨。

初临此境，不免心惊胆战。试探性地迈出一步，竟如履平地，在虚空中留下淡淡光痕。再行数步，渐觉适应，便放开手脚，在这无垠太空中信步漫游。远处木星红斑如巨目凝视，土星光环似玉带缠绕，皆触手可及。抬手轻抚掠过的小行星，表面坑洼硌手，冰冷刺骨。

行至月球近处，见环形山阴影处似有异物。近观之，竟是当年阿波罗登月遗留的着陆器，金属表面覆满宇宙尘灰，美国国旗早已褪色。抚摸着人类探索的遗迹，不禁感慨万千。忽见脚边沙地上尚有宇航员足迹，便将自己的脚印与之并列，新旧相映，恍若隔世对话。

继续前行，遇国际空间站缓缓掠过。透过舷窗，见宇航员正进行舱外作业。欲打招呼，却想起彼此身处不同世界，只得作罢。站体太阳能板在阳光下闪烁，如巨鸟展翅。绕行一周后，突发奇想，纵身跃向更远的深空。

穿过小行星带时，碎石如雨，皆灵巧避开。一颗冰彗星拖着长尾迎面而来，索性踏上其背，任其载我遨游。彗核寒气逼人，呼出的白气瞬间凝结成霜。越过火星时，见奥林匹斯山巍然耸立，比珠峰还要高出三倍有余。峡谷纵横交错，宛如大地的皱纹。

行至太阳附近，热浪扑面，不得不退避三舍。日珥喷薄，烈焰滔天，其壮观令人窒息。忽见水星掠过日面，如墨滴入金盘，正是难得一见的水星凌日奇观。驻足观赏片刻，继续向太阳系边缘进发。

冥王星外，星空陡然一变。太阳已成远方一点微弱星光，四周漆黑如墨，唯余繁星点点。回首望去，太阳系诸行星排列成串，如珍珠项链悬于夜空。此刻方

觉孤寂，寒意自脚底蔓延全身。

正彷徨间，忽见地球在远方发出温柔蓝光。思乡之情油然而生，遂决定返程。调整方向，双腿发力，在虚空中奔跑起来。速度愈来愈快，群星化作流光掠影。穿过大气层时，周身燃起烈焰，却不觉灼痛。

云层越来越近，城市灯火依稀可辨。瞄准自家，纵身一跃。耳畔风声呼啸，地面急速放大。即将触地时，身形骤缓，如羽毛般轻轻落在卧室地板上。窗外晨光微熹，床榻犹温，仿佛一切未曾发生。

与祖畅聊

今夜月明星稀，余独坐窗前，忽忆家谱所载先祖事迹，心念微动，竟起转移之想。闭目凝神间，但觉清风拂面，再睁眼时，已置身青石小巷。两旁粉墙黛瓦，远处炊烟袅袅，分明是明代市井。

循着记忆中的族谱图示，余来到一座三进宅院前。朱漆大门略显斑驳，轻叩铜环，内有苍老声音问道何人。余整肃衣冠，以族谱暗语相答。片刻，木门吱呀开启，一皓首老者执烛相迎。

老者目光如炬，将余上下打量。余忙行大礼，自报辈分。闻听是数百年后的子孙来访，老者竟不惊不怪，反捻须笑道："吾夜观星象，见紫微异动，便知有奇客至。"遂引余入内。

穿过影壁，但见庭院深深。天井中一株老梅斜一倚，月下疏影横斜。正堂内陈设简朴，唯中堂悬挂山水一幅，笔力雄浑。老者自称是余十世祖，万历年间曾官至礼部主事，晚年致仕归乡。

分宾主落座，童子奉上清茶。先祖问及后世光景，余具道现代种种。闻听汽车飞机之便，老者抚掌称奇；说到战火离乱，又扼腕叹息。谈及家族变迁，先祖忽正色道："吾当年辞官归里，正是见朝堂乌烟瘴气。为官之道，贵在守心。"

烛影摇红间，先祖取出家酿梅子酒。酒色澄碧，倾入白瓷杯中，香气清冽。举杯对月，先祖朗声道："今夕何夕，见此粲者。"余接道："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二人相视一笑，俱饮尽杯中酒。

酒过三巡，先祖忽问："后世子孙，可知吾为何在族训首重'慎独'二字？"余肃然答道："可是要子孙守得住本心？"老者含笑点头："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皆不可失其本真。"言罢，取出一方砚台相赠，云是当年同窗挚友所遗。

忽闻远处更鼓三响，余知归期将至。先祖亦不挽留，只道："聚散皆缘，去、

吧。"余再拜而别。出得门来，但觉步履轻盈，眼前景物渐淡。再睁眼时，已回现代书房。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恍惚间，我竟置身于一间古色古香的鉴赏室内。四壁皆是檀木书架，正中摆放着鎏金雕花的放映设备，空气中弥漫着沉香的幽韵。忽闻机械运转之声，眼前白墙缓缓展开，显出一幅幅流动的画面，竟是我过往人生的点点滴滴。

最先浮现的是垂髫之年。画面中那个总角小儿，正怯生生地站在教室门口，手指绞着衣角。那是初入小学的第一日，我因口齿不清被同窗取笑，从此埋下心结。只见画面流转，小儿日渐沉默，课间总独坐一隅，看窗外云卷云舒。最揪心是运动会朗诵那幕，台上小儿结结巴巴，台下哄笑阵阵，最终落荒而逃。我不禁抚胸，当年那份羞愤至今犹在。

画面忽转至初中时代。那个束发少年正在教学楼顶撒传单，白纸黑字控诉着校园不公。转眼又见他领着同窗在校门口拉横幅，神色倔强。校方紧急开会，最终给出休学决定。少年收拾书包时嘴角带笑，却掩不住眼中落寞。我看得真切，那笑容里三分释然，七分悲凉。

最令人动容是休学后的光景。少年在乡间老屋前播种施肥，晨曦中提着竹篮喂鸡鸭。他常常独坐田埂，望着远山出神。有次暴雨突至，他冒雨抢收庄稼，浑身泥泞却笑得开怀。这般田园生活，竟让他眉间阴霾渐散。我不禁莞尔，那段岁月虽清苦，反倒是最自在的时光。

画面突然加速流转，闪现出无数记忆碎片：在黑龙江雪原上堆雪人的稚童，在上海外滩看轮船的少年，在新疆戈壁数星星的身影...这些远游记忆如走马灯般掠过，每一帧都鲜活如昨。

正看得出神，画面骤然停在当下，竟是我此刻在鉴赏室中的模样。镜中人与画中人四目相对，一时竟分不清孰真孰幻。忽觉天旋地转，再睁眼时已回到熟悉的书桌前。

这半年来，我从怀疑到尝试，从生疏到娴熟，如今竟能随心所欲地转移不同现实。方才那间鉴赏室，想必是某个特殊的中转站，专为人回顾前尘。思及此处，忽觉释然。过往种种，无论甘苦，都已成云烟。既然能在万千现实中自由来去，又何必执着于某一世的悲欢？

赛飞儿记

昨夜神游崩铁世界，得遇赛飞儿，一只娇俏可人的猫娘。其形貌昳丽，身姿曼妙，令人见之忘俗。

初见时，赛飞儿正慵懒地卧在软榻之上。她身形纤细，腰肢不盈一握，十指纤纤如春笋。通体毛色莹润，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见我靠近，她微微抬眼，琥珀般的眸子流光溢彩，顾盼之间，自有一段风流态度。那副慵懒中带着妩媚的神态，真真是我见犹怜，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近。

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到她的毛发。那触感温软柔滑，如同抚摸最上等的云锦，又似触碰暖玉生烟。赛飞儿眯起眼睛，从喉间发出细微的呼噜声，似春风拂过琴弦，清浅动人。她时而翻转身体，露出雪白的肚皮，四只爪子微微蜷曲，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看得人忍俊不禁。

我轻挠她的下颌，她便仰起头来迎合，眼中闪烁着愉悦的光芒，仿佛饮了醇酒般陶醉。偶尔顽皮起来，会用柔软的肉垫轻拍我的手背，力道恰到好处，似嗔似喜，更添几分娇憨之态。若是停下动作，她便会用脑袋蹭我的手掌，撒娇耍赖，直到重新获得爱抚才心满意足。

赛飞儿的头发触感极佳，手指穿过其间，顺滑如丝，宛若行云流水。她静时如大家闺秀，端庄优雅；动时似脱兔般敏捷，一颦一笑皆成风景。最妙的是那条蓬松柔软的尾巴，时而轻卷在我的手腕上，如同情丝缠绕；时而高高翘起，像旗帜般招展。把玩之际，那尾巴柔若无骨，却又暗藏力道，每每从指缝间溜走，复又缠绕上来，像是在与我嬉戏，乐此不疲。

暮色渐沉，赛飞儿困意袭来。她轻轻打了个哈欠，露出小巧的尖牙，随后蜷缩成一团，依偎在我的怀中。温香软玉抱满怀，她的呼吸渐渐均匀，与天地同眠。此时万籁俱寂，唯有她细微的鼾声，如珠落玉盘般清幽动人。我轻抚着她的背脊，感受着那份温暖与安宁，不知不觉间也沉入梦乡，待醒来时已回到现实世界。

南北战争

那夜月明星稀，我独坐窗前研读南北战争史料，忽觉倦意袭来。朦胧间似有金戈铁马之声由远及近，睁眼时竟置身于一场硝烟弥漫的战场。但见尸横遍野，哀鸿满地，远处双军犹在交火，枪炮声震耳欲聋。

我慌忙匍匐至一株橡树后，触手所及尽是濡湿泥土。忽闻微弱呻吟声，循声觅得一名年轻士兵，左腿中弹血流如注。其蓝制服已染作绛色。我撕下衬衫为他包扎，他气若游丝道谢，称已三日未进滴水。

此时炮火稍歇，我背起伤员踉跄前行。远处是野战医院所在。帐篷内伤兵枕藉，呻吟不绝。军医衣袖尽赤，见我略通医术，便递来手术刀具。我随他剖取弹片，缝合伤口，以烙铁止血。帐内腥臭扑鼻，然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夜深时分，忽有骑兵疾驰来报，南军夜袭将至。医护兵匆忙熄灭灯火，我随众人转移重伤员至后方农舍。月色如洗，照见路上散落残肢断臂。一少年鼓手腹破肠流，犹自紧握染血军号。我以烧酒冲洗其伤处，少年咬牙不吭一声，真乃铮铮铁骨。

翌日黎明，战事再起。我穿梭弹雨间救死扶伤，见一黑人士兵背负白人军官蹒跚而行。问之方知是逃亡奴隶，自愿从军救护。其背脊鞭痕纵横，却道：但求自由身，虽死无憾。我为之动容，助其将伤员送至救护站。

连番激战后，医疗物资告罄。我拆窗帘为绷带，煮农具作消毒。一垂死少尉握我手喃喃托付家书，言其新婚妻子待产。我郑重收下染血信笺，承诺必送达。少尉含笑而逝，面容竟如熟睡婴儿。

第三日暴雨倾盆，战场化为泥潭。我冒雨搜寻生还者，忽见岩缝中蜷缩两名敌兵，一老一少，皆负重伤。老者以身躯为少年挡雨，见我近前，竟举枪相向。我示以友军袖章，老者颓然垂手，哑声道：请救这孩子。少年腿骨尽碎，我以树枝固定，二人皆泪如雨下。

战地医院忽传瘟疫，高烧者接踵而亡。我忆起祖母所授草药方，采马齿苋、蒲公英煎汤分饮。虽不能起死回生，倒也缓解些许苦痛。护士长称奇，问我师承何处，只得以游方郎中对。

某夜救治伤员时，忽闻帐外马蹄声急。一参谋官飞身下马，言林肯总统遇刺。众医护闻言失色，伤兵中有啜泣出声者。

七日后的停战日，我在野战医院为最后一批伤员换药。夕阳西下时，独坐溪畔浣洗绷带。水中忽现漩涡，我俯身察看，竟被卷入激流。挣扎间呛水昏厥，再醒来时已回到书房。

逆位大航海

恍惚间，我竟化作一缕清风，飘荡在十五世纪的南洋海面。举目四望，但见千帆竞发，旌旗蔽空。郑和的宝船队正浩浩荡荡驶过马六甲，其势如虹，气吞万里。我这一团无形之气，时而掠过桅杆，时而拂过水手的面庞，玩得不亦乐乎。

彼时明朝水师威震四海，南洋诸国莫不俯首称臣。我飘至满刺加，见当地酋长

正跪接大明诏书，三跪九叩，战战兢兢。又飞至爪哇，目睹汉人商贾与土人交易，丝绸瓷器堆积如山，香料珍宝琳琅满目。最是苏门答腊的汉人聚居地令我惊叹，街巷纵横，屋舍俨然，俨然一个小中华。

忽一日，我飘至吕宋岛北端。此处汉人移民正在开垦荒地，烧山耕田，炊烟袅袅。远处西班牙人的战船隐约可见，却不敢靠近大明势力范围。忽闻破空之声，一支利箭竟朝我射来！原来是个年轻猎户，见我所在之处树叶无风自动，疑为山精，便张弓搭箭。

我虽为无形之气，亦觉毛骨悚然。那箭矢穿过我的身躯，却带起一阵旋风，将我卷入其中。天旋地转间，忽见碧波万顷，竟是坠入深海。咸水灌入七窍，窒息之感排山倒海般袭来。挣扎之际，眼前忽然大亮，我猛地坐起，浑身冷汗涔涔，原来已回到现实世界的卧室之中。窗外车水马龙，恍如隔世。此番游历虽短，却让我见识了大明盛世下南洋的别样风貌，也算不虚此行。

善行易施

那日我正翻阅家中旧相册，忽见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面印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标语。指尖轻触相纸的瞬间，忽觉天旋地转，再睁眼时，已置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街头。

但见街巷之间，红旗招展，墙上粉刷着“为人民服务”的鲜红大字。行人衣着朴素，蓝布工装随处可见。远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如今罕见的蓬勃朝气。我低头看自身装束，竟也变成了一身洗得非常干净的56式军服。

正茫然间，一位挎着菜篮的老妪在路边踉跄。我不假思索上前搀扶，老人家连声道谢，说要去供销社买盐，但腿脚不便。我当即接过菜篮，搀着她缓步前行。路上老人絮絮叨叨，说儿子在钢厂上班，儿媳妇刚生了娃，家里缺不得盐。送至目的地后，老人非要塞给我两个热乎乎的煮鸡蛋，推辞不过只得收下。

转过街角，见一群红领巾正在清扫街道。有个瘦小的男孩吃力地拎着水桶，水花四溅打湿了布鞋。我上前帮忙，接过水桶时发现他手掌磨出了水泡。问他为何这般拼命，孩子挺起胸膛说：“雷锋叔叔带病还帮工地运砖呢！”我心头一热，取出手帕为他包扎，又接过扫帚一起劳作。孩子们起初拘谨，后来渐渐活泼起来，七嘴八舌讲着学雷锋的故事。

晌午时分，路过一处建筑工地。工人们正在午休，唯有个老师傅还在修补围墙。砖块散落一地，石灰沾满了他花白的鬓角。我卷起袖口上前帮手，老师傅起初

婉拒，见我执意相助，便教我如何拌灰浆、砌砖缝。烈日当空，汗水浸透衣衫，手掌很快磨得通红。老师傅递来军用水壶，里头的凉白开竟比琼浆玉液还要甘甜。傍晚时分，忽闻巷子里传来孩童啼哭。循声找去，见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坐在泥泞中，膝盖擦破了皮。我掏出方才老妪给的煮鸡蛋哄她，又用手帕蘸水清理伤口。女孩渐渐止住哭泣，指着远处说要回家。背起她时，小家伙在我耳边细声说："叔叔像雷锋。"这话让我心头一颤。

将女孩送到家，其父母千恩万谢。原来夫妻二人都是纺织厂工人，下班晚，孩子放学独自回家摔了跤。女主人执意留饭，饭桌上摆着一碟咸菜、几个窝头，还有难得一见的炒鸡蛋。男主人翻出珍藏的散装白酒，非要与我共饮。煤油灯下，他们谈起厂里的劳动竞赛，眼里闪着光。

夜深辞别，走在星空下的巷弄里，忽见个佝偻身影在垃圾堆翻找。走近才知是位拾荒的老者，想找些废纸壳铺床。我帮他整理捆扎，又脱下外套给他御寒。老人浑浊的眼中泛起泪光，说他原是退伍军人，无儿无女，但有党和政府关心。送他回窝棚时，月光照在墙上的毛主席像上，格外明亮。

次日清晨，我继续在街头徘徊。见邮局门口排着长队，便主动帮不识字的老人读信写信；路过菜场时，帮售货员搬运蔬菜；在公交站台，为抱孩子的妇女让座。每个人都对我报以真诚的微笑，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正午时分，忽见个衣衫褴褛的孩童在偷馒头。我悄悄替他付了钱，又带他去澡堂洗净身子。孩子说父母在灾荒中去世，一路流浪到此。我带他吃面时，他狼吞虎咽的样子让人心酸。饭后领他去派出所，民警同志立即张罗联系福利院。

下午路过小学，正赶上放学。见老师们带着学生给军属挑水扫地，我也加入其中。孩子们叽叽喳喳像群小麻雀，抢着要和我一组。有个扎红头绳的小姑娘，非要我教她写"雷锋"两个字，说要把这名字练得最漂亮。

傍晚时分，狂风骤起。我在巷口帮居民收晾晒的衣物时，忽见一面红旗被风卷上天空。奋力跃起抓住旗角的刹那，忽觉身子一轻，整个人竟随风飘起。眼前景物飞速变幻，恍惚间又回到了现代家中的书桌前。

繁荣之墓

那日黄昏，我信步山间，忽见荒草丛中隐现石阶。阶上青苔斑驳，显是久无人迹。拾级而下，竟入一处幽谷，谷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与周遭萧瑟秋景迥异。前行百步，一座白石墓冢赫然眼前，碑文已漫漶不可辨，唯见墓周奇花环绕，异香扑鼻。

墓前石雕莲花灯盏尚存，灯芯竟无端自燃，映得四周流光溢彩。我俯身细察，见花瓣皆作琉璃色，蕊心吐露金芒，分明是传闻中的优昙婆罗。更奇者，墓砖缝隙间生出灵芝数朵，大如团扇，紫气氤氲。微风过处，藤蔓轻摇，叶底忽现朱果累累，其色如血，其形似心。

墓门半掩，内里透出暖光。我推门而入，但见穹顶缀满夜明珠，照得墓室亮如白昼。四壁浮雕栩栩如生，仙人驾鹤，玉女吹笙，一派极乐景象。地面铺就五色云石，踏之温润如玉，竟有地暖之效。墓室中央水晶棺椁莹然生辉，棺内铺陈锦衾绣枕，恍若闺阁绣榻。

忽闻环佩叮咚，三位素衣女子自壁画中翩然而下。为首者执玉壶，次者捧金盘，末者持银箸，皆低眉顺目，不言不语。她们轻拂棺盖，内里忽现百宝玲珑：东珠串成的帘幔，翡翠雕就的枕函，更有珊瑚树枝上栖着金丝雀，见人便唱《霓裳》古调。

我伸手触碰棺沿，指尖传来奇异暖意，似有生命脉动。正惊疑间，整座墓室骤然旋转，壁画人物纷纷离墙起舞。那执壶女子忽启朱唇：此乃三生石上旧精魂，今日得遇有缘人。话音未落，棺中锦缎无风自动，缓缓掀开一角。

探身望去，棺内竟是无尽花海。曼陀罗与彼岸花交缠怒放，花蕊中坐着尺许高的玉人，对我拈花微笑。待要细看，忽然天旋地转，再睁眼，已躺在自宅榻上。

携侣游园

那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与伴侣并肩而坐，十指相扣，共商转移之事。心念甫动，忽觉清风拂面，眼前景物如水波荡漾，待定睛看时，已置身于一处人间仙境。

但见远山含翠，近水凝碧，奇花异草遍地生香。一条玉带般的溪流蜿蜒曲折，水清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溪畔垂柳依依，枝条轻拂水面，荡起圈圈涟漪。我们相视一笑，携手沿着溪边小径漫步前行。

转过一道九曲回廊，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开阔的湖面波光粼粼，倒映着蓝天白云。湖心岛上亭台楼阁隐约可见，飞檐翘角掩映在葱茏树木之间。岸边停着几叶扁舟，随波轻摇，似在向我们招手。

正欲登舟，忽闻阵阵琴音传来，清越悠扬。循声望去，见一白衣仙子端坐湖畔巨石之上，纤指轻抚瑶琴。其声时而如清泉淙淙，时而似珠落玉盘。我们驻足聆听，不觉沉醉其中。仙子抬眸浅笑，琴音渐止，化作一缕清风飘然而去。

登舟后，伴侣轻摇橹桨，小舟缓缓离岸。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惊起几只白鹭振翅高飞。湖中锦鲤成群，时而跃出水面，在阳光下闪耀着金红色的光芒。我们取出随身携带的茶点，品茗赏景，闲话家常，其乐融融。

舟行至湖心，忽见水下光芒闪烁。俯身细看，竟是无数晶莹剔透的水晶宫阙，琼楼玉宇层层叠叠，美不胜收。一群彩衣仙子正在宫中翩翩起舞，衣袂飘飘，宛若游龙。我们看得入神，不觉小舟已漂至一处桃花渡。

上岸后，沿着落英缤纷的小径前行。两旁桃树虬枝盘曲，花开正艳，粉白相间，如云似霞。微风过处，花瓣纷飞，落在肩头发梢，暗香浮动。伴侣抬手为我拂去鬓边花瓣，四目相对，温情脉脉。

穿过桃林，眼前出现一座精巧的竹桥。桥下溪水潺潺，几尾红鲤悠闲游弋。桥头立着一块青石，上刻“忘忧”二字。我们相携过桥，忽觉心神俱醉，尘世烦忧尽数抛却。

桥那边是一片开阔的草地，绿草如茵，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野花。几只梅花鹿正在草地上悠闲吃草，见人来也不惊走，反而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伴侣从袖中取出几枚鲜果，那鹿儿竟缓步走近，低头轻嗅，继而温顺地舔食起来。

日影西斜，我们寻了一处临水的亭子小憩。亭中石桌上不知何时已备好香茗鲜果，还摆着一局残棋。我们对弈数局，品茗赏景，不觉已是暮色四合。天边晚霞绚烂，将湖面染成金红色。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余音袅袅，荡人心魄。

夜色渐浓，我们回到小舟之上。此时湖面升起薄雾，朦胧中似有萤火点点。仰头望去，但见星河璀璨，明月如盘。小舟无人自摇，缓缓向雾中驶去。我们相依相偎，静听水声潺潺，感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祥和。雾气渐浓，四周景物渐渐模糊。待雾散时，已回到熟悉的房间。窗外夕阳正好，余晖透过窗帘洒落一地金黄。

仍记昔日情

那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忽得故人传讯，邀我往仙境一聚。我欣然应允，闭目凝神，转念间已至蓬莱胜境。但见琪花瑶草，玉树琼枝，远处飞阁流丹，隐现于云雾之间。

旧友数人早已候在白玉亭中，见我到来，纷纷起身相迎。武仙郎依旧翠衣丹喙，阿苏儿巧笑倩兮，踏莲露手执碧玉壶，自在先生抚琴而歌。亭中石案上陈列着琼浆玉液，异果珍馐，香气馥郁，令人未饮先醉。

众人寒暄片刻，便开怀畅饮。那仙酿入喉，甘冽异常，初时如清泉润肺，继而似烈火焚心，三杯下肚，顿觉飘飘欲仙。凤花台即席赋诗，多花子击节而和。武仙郎谈起当年汉武帝轶事，口若悬河，众人听得如痴如醉。

酒过三巡，自在先生取来焦尾琴，信手拨弦。琴音初起，如清泉漱石，渐转激昂，似万马奔腾。阿苏儿随乐起舞，广袖翻飞，宛若惊鸿。我看得兴起，不觉连尽数觥，醉眼朦胧间，但见月移花影，星河倒悬。

忽闻踏莲露笑道：今日良辰美景，不可无诗。言罢挥毫泼墨，在云笺上题下"醉卧蓬莱"四字。众人拍案叫绝，争相唱和。我虽醉意醺然，亦勉强凑得几句，引得满座拊掌。

酒酣耳热之际，自在先生忽道：久闻君善笛，何不奏上一曲？我推辞不得，取出一支紫竹笛。笛声呜咽，起初尚能成调，渐渐杂乱无章。众人不以为忤，反而击箸相和。武仙郎醉态可掬，竟化作原形，在席间蹒跚学步，惹得哄堂大笑。

不觉玉兔东升，银汉西斜。我醉意愈浓，举杯邀月，踉跄间碰翻酒壶，琼浆洒落，竟化作朵朵金莲。众人啧啧称奇，多花子更是伏案大笑，不能自己。

正欢饮间，忽见西南方紫气东来。三十娘子乘云而至，笑斥我等贪杯忘形。阿春随后奉上醒酒汤，众人推让间，我又饮数杯，终至酩酊大醉。恍惚中似有人搀扶，耳畔犹闻笑语盈盈，却已口不能言，目不能视。待到酒醒，发觉已卧在自家榻上。窗外晨曦微露，枕边犹带异香。

愉悦

我静坐于书斋之中，忽起一念，欲寻世外桃源。心念甫动，周遭景象骤变，恍若大梦初觉。睁眼时，已置身一处陌生河畔，但见水光潋滟，草木葱茏。

此处风光旖旎，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河水清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岸旁垂柳依依，枝条轻拂水面，荡起圈圈涟漪。微风过处，送来阵阵花香，沁人心脾。我立于河畔，顿觉神清气爽，五脏六腑皆被欢愉填满，飘飘然有凌云之意。

河滩上细沙如雪，赤足踏之，温软舒适。我蹲下身来，以手掬水，但觉清凉透骨。水中倒映着蓝天白云，亦映出我舒展的眉宇。忽有彩蝶翩跹而至，绕身三匝，似在邀我同游。我随蝶而行，沿河漫步，但见两岸奇花异草，俱是生平未见。有花大如碗，色若朝霞；有草细如丝，莹似碧玉。

行至一处浅滩，水流渐缓，形成天然浴场。我按捺不住，褪去外衣，缓步入水。

初时寒意侵肤，继而通体舒泰。河水轻柔地抚过肌肤，如母亲之手，温柔体贴。我在水中舒展四肢，随波逐流，仰观白云苍狗，俯察游鱼往来，浑然忘我。

忽见河底有异光闪烁，潜游探之，竟是一枚温润如玉的鹅卵石。石上天然纹路，恰似山水画卷。我把玩良久，爱不释手。此时阳光穿透水面，在河底投下斑驳光影，与摇曳的水草共舞，美不胜收。

游至河心，忽闻岸上传来清越歌声。回首望去，见一牧童骑牛而来，横笛而吹，其声悠扬婉转，与潺潺水声相应和。牧童见我，含笑颌首，笛声愈发动听。我浮于水中，闭目聆听，但觉天籁之音直入灵台，尘虑尽消。日影西斜，我恋恋不舍地上岸。衣衫竟已干透，且带着阳光的温暖。正欲寻路归去，忽见水中漩涡渐生，流光溢彩。我心念一动，纵身跃入漩涡之中。霎时间天旋地转，再睁眼时，已回到书斋。

另一个世界的我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我独坐书桌前，窗外雨打梧桐，声声入耳。近日习得转移之术，正欲一试。闭目凝神间，忽觉天旋地转，再睁眼时，已置身明亮教室之中。

环顾四周，但见窗明几净，阳光透过玻璃洒落一地金黄。同窗们或奋笔疾书，或低声讨论，一派祥和景象。正诧异间，忽见前排一人回首望来，那张面孔竟与我一般无二！只见他眉目含笑，以目示意，我顿时会意，此乃另一世界之我也。课铃骤响，众人鱼贯而出。他悄然引我至僻静处，低声道：君自何处来？我具告以实。他抚掌而笑：妙哉！今日恰有数学作业未竟，可否相助？我欣然应允。

随他返家途中，但见街道整洁，绿树成荫，行人皆彬彬有礼。至其家，屋舍虽不宽敞，却温馨雅致。墙上奖状累累，书架上典籍井然。他取出习题，我展卷视之，皆是基础题型，遂运笔如飞。他则在一旁烹茶，茶香袅袅，沁人心脾。

作业既毕，他捧茶相敬：多蒙相助，无以为报。我笑言举手之劳，何足挂齿。二人对坐品茗，闲话家常。方知此世之我，父母俱在，学业优异，师长器重，同窗友善。言及此处，他忽黯然神伤：然每至夜深，常觉此非真实，似有大梦将醒之感。

我闻言愕然，正欲详询，忽觉手中茶杯颤动不已。抬眼望去，但见四周景物渐次模糊，如水中倒影被搅乱。他起身相送，笑容中带着几分了然：看来时辰已至。话音未落，我眼前一黑，再睁眼时，已回到自家书房，窗外雨声依旧。

转移问题解答

「一些人为何没能转移成功」

您若问为何有人迟迟未能转移成功，究其根本不过是一个“怕”字作祟。那些口口声声说着渴望新现实的人，心底却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怕去了回不来，怕那头的世界不如想象中美好，更怕这看似荒唐的尝试会让自己沦为笑柄。这般畏首畏尾的心态，活像个站在泳池边哆嗦的旱鸭子，明明向往水中的清凉，却被自己臆想的危险吓得寸步难行。殊不知恐惧从来都是最好的守门人，它用虚幻的威胁筑起高墙，让多少人终其一生困在自设的牢笼里。您若真想跨越这道坎，不妨直截了当告诉自己：新现实里的您早已安排好一切，安全得很。那些想象中的危险，不过是旧现实的残影在作祟，就像黎明前的最后一阵黑暗，挺过去便是曙光。说到底，转移哪有那么玄乎？不过是换个地方过日子罢了。您在这个现实里敢辞职跳槽，敢搬家换城市，怎么换个世界反而踌躇不前了？那些所谓的风险，九成九都是自己吓自己。真正该怕的，难道不是年复一年困在不如意的现实里，眼睁睁看着梦想褪色？

而更多人未能转移的原因，是他们对这个所谓的“现实”太过执着了。整日里不是抱怨工作糟心，就是哀叹际遇不顺，把全部心神都耗在吐槽现状上。这般行径，活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儿，不思索如何展翅高飞，反倒整天啄着栏杆发牢骚。您若真想换个活法，首先得学会对这个现实嗤之以鼻。那些不如意的琐事，就当是场荒诞剧的蹩脚台词，看过笑过便罢。与其在泥潭里打滚，不如把心思都用在描绘新现实的蓝图上，想象那里的街道如何宽敞，阳光如何温暖，连空气都飘着自由的味道。说来也怪，多少人宁可对着镜子练习职业假笑，也不愿花半点心思构想理想生活。他们像被驯化的家雀，明明笼门大开，却连尝试飞翔的勇气都没有。要我说啊，与其在这个现实里当个憋屈的配角，不如去新世界做自己的主角。那些未能自主转移的人，很多舍不得旧现实的枷锁，就像囚徒住久了牢房，竟把铁栅栏当成了安身立命的依靠。

「转移期间如何处理 cr 的事物」

您大可不必为处理 cr 的琐事而忧心忡忡，真正的转移往往发生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就像小宋那日在游戏中运筹帷幄，全神贯注于战局之时，转眼间便已置身异境。这般看似偶然的际遇，实则暗藏玄机，当您完全沉浸在当下之事时，cr 的存在感便会如晨雾般悄然消散。那些刻意寻找转移时机的人，反倒像守株待兔的愚夫，越是执着，越是求而不得。倒不如学那江上渔翁，看似漫不经心，

实则早已与流水融为一体。您若真要在转移时携带 cr 的物品，不妨试试这个法子：将注意力全然倾注在那件物品上，让它成为连接两个现实的桥梁。毕竟转移本就如行云流水，强求反失其真，顺其自然反倒水到渠成。

细想起来，我们每日的生活本就是一场精妙的平衡术。您大可以如常工作、学习、娱乐，这些看似寻常的活动，反倒可能成为通往 dr 的最佳契机。就像古人练剑至忘我之境，忽然人剑合一；今人玩游戏到出神入化，蓦然物我两忘。这般境界，不正是转移的最佳状态？那些非要清空思绪、刻意营造特殊状态的作法，反倒落了下乘。您看那些平行世界的转移案例，哪个不是在日常活动中自然发生的？洗碗时水流声忽然变得陌生，散步时街景悄然变换，这些细微的变化，往往就发生在您最放松、最不设防的时刻。正所谓"大道至简"，最高明的转移技巧，就是没有技巧。

那些担心 cr 事务会阻碍转移的人，其实陷入了思维的误区。就像担心呼吸会影响心跳，纯属庸人自扰。cr 与 dr 本就如镜中花、水中月，看似两个，实为一体。您在处理 cr 事务时展现的专注，恰是最佳的转移催化剂。试想，当您全神贯注于某项活动时，可曾注意到时间的流逝？空间的变换？这种忘我的状态，正是意识最自由的时候。所以啊，与其纠结如何平衡 cr 与 dr，不如放下这份执着，该吃饭吃饭，该工作工作，转移自会在最合适的时机找上门来。毕竟，刻意求之不得，不求反自得之，这是自古皆然的道理。

「昨天晚上认定自己会去 dr，醒来还是在 cr 怎么办」

您若清晨醒来发现仍在 cr，不必懊恼，更无需怀疑。这情形就像大梦初醒时残存的梦境碎片，看似真实，实则已是过眼云烟。此刻您感知到的 cr，不过是意识尚未完全切换时残留的影像，如同夕阳西下后天边最后一抹晚霞，看似耀眼，实则转瞬即逝。那些急着验证自己是否转移成功的人，活像是抓住梦魇不放的痴人，越是纠结，越是深陷其中。倒不如学那观棋不语的君子，任它幻象纷呈，我自岿然不动。您要明白，当您认定自己已在 dr 的那一刻起，转移便已完成，眼前所见不过是旧现实的回光返照罢了。

细究起来，这种"醒来仍在 cr"的体验，反倒揭示了意识的精妙之处。就像观看电影时，明知道银幕上的画面是假，却仍会为之动容；转移时明知自己已在新世界，却还能感知旧现实的残影。这般亦真亦幻的体验，恰是意识转移的最佳证明。那些为此焦虑的人，像极了初学游泳者，明明已经浮在水面，却因害怕沉底而拼命挣扎。殊不知越是放松，越能自在漂浮。您若清晨醒来觉得仍在 cr，不妨就当是看了场逼真的电影，起身照常生活，很快便会发觉转移早已完

成，那时感官会在刹那间转变。

最忌讳的是醒来后反复检查是否真的转移，这般行径就像不断揭开伤疤查看愈合情况，只会延缓痊愈的过程。您可知为何很多转移都发生在不经意间？正因为当事者没有这份执念。就像想记起某个遗忘的名字，越是苦思越想不起，放下不想时反倒豁然开朗。转移亦是如此，您越是纠结“是否成功”，就越是在强化 cr 的存在感。倒不如学那得鱼忘筌的智者，既已得鱼，何必执着于筌？既然认定自己已在 dr，那么眼前所见究竟是 cr 的残影还是 dr 的新景，又有何区别？时间自会给出答案。记住，怀疑是最大的障碍，笃信是最佳的助力。

「显化与转移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显化方面有个名词叫作“修正”，指通过修改记忆来修改过去，用于改变曾经通过的事物，如通过修正将“出车祸”的记忆修改为“平安无事”便能恢复车祸带给自己的伤害。网上有个比较火的段子“老人忘记自己有阿兹海默症，后恢复了所有记忆”(镜像案例:忘记自己近视后眼睛恢复健康)，这则段子便是“修正”的一个典型案例。我认为“修正”能够体现显化与转移并无任何区别，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显化是针对特定事物的转移，如显化自己长得很帅气/美丽，便是将「旧面部」转移为了「新面部」。当然，您的世界您说了算，您也可以理解为「旧面部通过代谢演化为了新面部」。

或许您认为逐步演化与直接转移有区别，但演化只是将转移的过程按照您的意愿编辑了而已。如同转移实际上不需要经历科幻电影里穿过传送门的场景或天旋地转的体感，但还是会有人追求一样，因为他觉得那样很酷。

「我前往 dr 后，cr 的我会怎样」

cr 会按照您的意愿进行下去，如果您想要 cr 崩溃那 cr 就会崩溃，若不想 cr 崩溃则会有克隆人(自身意识的延伸)接替您并按照您留下的任务进行自动操作，类似于游戏里的任务导航。当然，您也可以设定为前往 dr 时 cr 时间暂停，cr 等候着您从 dr 回来。

「转移需要术吗」

无需术便可转，你本就是无限。sub 想听就听，术想做就做，剧本想写就写，但不要本末倒置，您是自由转移者，而不是听歌/做术/剧本转移者。我在小红书刷到过一个沉迷于释放法的显化人，从 23 年开始释放持续到 25 年，仍无成效，堪称为了做术而做术的活例子。这些只是辅助，重点在于自身，若自身将

转移的希望投射于这些术，而不是您自己，只会是重复“我在做术-等术生效”的心态。力量在于自身而不是术。

关于 sub:实际上 sub 所起到的效果实则完全取决于您，是您让 sub 起效果，而不是 up 主让 sub 起效果。对这点感兴趣可以看「快乐的小叉烧 A 某人」24 年 3 月关于 sub 的贴子，听 sub 只需选背景音乐自己喜欢的即可。

关于剧本:您可能会疑惑不写剧本怎么确保自己转到那个世界，实际上 dr 早已在您的脑海里排演过成千上万次，dr 对您来说是轻车熟路，意识会自然而然为您补漏订讹。我见过一些写剧本的痴迷于补充细节，连 dr 房屋的每个家具都要写是什么牌子的，剧本非常详细，字数通常成千上万。但写剧本不是让您当编剧，只是单纯回忆 dr，用感受来替代具体事物，如同您写 cr 的日记一样，您在日记上写我今天使用了 xx 牌家具吗。cr 的事物您也没有设置的很详细可，所有物理定律与世界各地几千年的历史您并不了解，但它们还是自动延伸出来了。

「如何转移」

只需起心动念，随后如你所愿。

当您想要转移时，只需轻轻起一个念头，就像决定去隔壁房间一样自然，然后让这个念头像种子落入土壤般沉入心底，不必时时翻看它是否发芽。

您的意识比任何术法都更懂得如何带您去该去的地方，就像候鸟不需要地图也能找到迁徙的路径。开始像已经生活在 dr 那样行动，例如与 dr 的人互动，刹那间便会转移到 dr。

真正的 dr 体验从来不需要验证，就像您从不验证呼吸是否存在。当您停止用 cr 的标尺丈量一切，dr 的风景自会填满您的视野，无缝衔接地成为您唯一的实相。若对“cr 穿越到 dr”这样的叙事感到不适，可以不将自身置于穿越的位置，而是归来的游子。

这是我初接触转移时使用的「终点术」，自然而然的在 dr 生活，现在甚至已经不需要这个术了，只需转念便可转移。

「转移可以联机吗？」

当然可以，这压根就不是什么需要纠结的问题。您想要带谁去新世界，直接设定他们会跟您一起过去就是了，简单得就像决定今天午饭吃什么。那些觉得“联机转移”需要特殊仪式、复杂步骤的说法，纯粹是庸人自扰。您想想，当您做梦梦见亲朋好友时，可曾需要他们的同意？可曾需要什么复杂的操作？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转移亦是如此，您想要谁同行，谁就会出现在您的新世界里，就

像呼吸一样自然。

有些人总爱把事情复杂化，非要说"必须对方也懂转移""必须双方同步频率"之类的鬼话。这就像非要说两个人必须同时做梦才能梦到彼此一样可笑。您要明白，每个现实都是独立存在的剧本，您既是演员也是编剧。想让谁登场，不过是在剧本里添个名字的事。古人云"心之所向，身之所往"，您心里装着谁，那个世界自然就会有谁。

更不必担心会把别人"强行带走"。每个存在都有无限分身，您带走的不过是那个愿意陪伴您的版本。就像图书馆里有无数本相同的书，您取走一本，其他书依然在原处。您要带走的那个"他"，本就是专属于您那个世界的存在。这既不是掠夺，也不是操控，而是您想要什么，就会遇见与之相应的存在。所以别被那些"伦理困境"的说辞困住手脚，您的世界，您做主。

「转移会导致招鬼？」

这种说法简直荒谬绝伦，就像说呼吸会招来厄运一样无稽。那些危言耸听的帖子，不过是些自己吓自己的胆小鬼写的恐怖小说。您要明白，在意识的世界里，设定就是铁律。您认为"转移会招鬼"，那鬼就会来；您认定"我的世界纯净安全"，那就连个鬼影子都不会出现。这不是自我安慰，而是最基本的现实构建法则，您聚焦什么，就会体验什么。

看看那些整天疑神疑鬼的人，哪个不是自己先吓得魂不附体，才招来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这就跟走夜路唱歌壮胆一个道理，您越怕，那些东西就越来劲。但如果您压根不把它们当回事，它们连靠近您的资格都没有。古人说"疑心生暗鬼"，现代心理学讲"自我实现的预言"，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您的信念塑造您的体验。所以与其担心招鬼，不如好好想想，为什么要给自己的力量设限？

再说了，就算真遇见所谓的"鬼"，那又怎样？您既然能自由转移，难道还收拾不了几个游魂？要知道，您才是主宰。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不过是您恐惧暂时的投射。直面它们，它们就烟消云散；无视它们，它们就无计可施。这就像梦里的怪物，您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它们立刻就变得滑稽可笑。所以别被那些吓唬人的说法牵着鼻子走，您的旅程，您说了算。

「转移是做梦吗」

这个问题需要正本清源。转移实际是意识在不同现实层面的自然流转，而做梦仅是其中一种常见形态。当您沉浸梦境时，其实已经完整经历了另一个现实的物理法则与感官体验，这与 dr 转移本质相通。每次安眠都是不自觉的转移实践，

证明您本就具备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梦中您能毫不迟疑地接纳新环境的规则，却在醒后以"仅是梦境"轻率否定这段真实经历。

当您不再执着求证是否身处 dr 时，便已迈过最关键的门槛。五感自会顺应意识来到 dr，犹如梦中感官从不诘问场景的合理性。记忆的连贯性编织出"单一现实"的假象，实则每个刹那都是崭新的现实切片。

您可能会说“我做的不少梦有模糊感呀”，但这种模糊感并非来自体验本身，而是源于您事后用"这只是梦"的认知框架来解读这段经历。

「关于玄学」

我看到很多接触转移、显化的人，仍然痴迷于相信东玄、西玄或灵性体系之类的事物，经常说自己“八字不行”“命理上注定有一劫”之类自我贬低的话语。

您本就是无限的存在，命理占卜不过镜花水月，八字塔罗皆是画地为牢。您既然想转移，便该斩断这些自我设限的枷锁，而不是任由这些枷锁控制自己。您可曾见过飞鸟占卜才敢振翅？何曾听闻游鱼算命方肯入水？您本就自由自在，何必让这些虚妄之说束缚手脚。

那些所谓命格劫数，不过是前人留下的认知窠臼。您若深信不疑，便是作茧自缚；您若置之度外，自能海阔天空。您觉得八字不利，现实便处处碰壁；您认定命中带劫，生活就步步惊心。这不是命理灵验，而是您自身将这些事物创造了出来。

劝您早日放下这些占卜之术，莫再求签问卦。您要做的不是测算前路吉凶，而是直接创造心之所向。那些玄学体系纵有千般道理，终究是他人走过的路。您既然知道意识创造现实，何不另辟蹊径？与其纠结塔罗牌的预示，不如专注构建自己的 dr。

网上有句很火的话：“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概括这几段关于玄学的内容。那些玄学之说，当作闲来谈资尚可，若奉为圭臬，便是买椟还珠了。

「死亡与转移的关联性」

关于死亡与转移的关联。您认定有何种联系，便会呈现何种样貌。转移群聊普遍认为生前所想编织为死后去处，临终之际的去向与生前笃信的"死后世界"息息相关。若深信魂归西天，自会往生极乐；若认定灰飞烟灭，便真化入虚无。

芸芸众生临终所见，往往印证毕生执念。基督徒得见天使接引，佛教徒目睹佛祖前来，无神论者感受意识消散。这些迥异体验，皆是各自信念的外显。所谓

死亡，不过是褪去肉身皮囊后，意识按其固有轨迹继续流转的过程。濒死体验者所述光怪陆离之景，往往与其文化背景严丝合缝。平日所思所想，都在编织死后归途。赛斯资料《灵魂永生》有这方面的实证。

「转移后回到 cr 的体验」

每次转移归来，总觉神清气爽，心境澄明。发自内心的喜悦在五脏六腑中流动，每一秒都能带给我蝶魄般的冲击。现实诸事再难扰我心神，烦忧焦虑皆如浮云过眼。纵使身处喧嚣市井，亦能保持超然物外之态。往日令人坐立不安的琐碎，如今看来不屑一顾。容貌年龄、金钱地位这些世俗执念，早已不能撼动分毫。

「dr 是否被想象力所限制」

关于 dr 是否受想象力局限，我的亲身经历可作实证。我曾意外进入完全超出认知的异界，那里的一草一木皆非我所能构想。当时仅是心念微动，意识便自行构筑出精妙绝伦的天地。亭台楼阁的纹饰，陌生植物的形态，乃至空气中弥漫的异香，全都新颖别致，绝非我想象力所能杜撰。

这证明意识本身具备无穷创造力，远胜日常思维的局限。不必担忧想象力贫乏会限制 dr 体验。真正的妙境，从来都不是苦思冥想所能及，而是在放下执念后，由意识自然呈现的意外之喜。您要做的仅是保持开放心态。

「关于"能否通过转移实现特定目标"」

您问出这个问题的那一刻，就已经暴露了您内心深处的犹豫不决。这就像站在自家门前，却要询问路人"我能不能进自己家"一样荒谬可笑。须知在您构建的世界里，您就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举手投足间便能改天换地。那些所谓的限制，不过是您给自己设下的迷障，如同作茧自缚，徒增烦恼。

古往今来，多少人在追寻所谓"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却不知这界限本就是自己亲手画下的牢笼。您想通过转移获得财富？那财富便在您一念之间唾手可得。您想借转移治愈顽疾？那病痛就会像晨露遇见朝阳般烟消云散。这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每个转移者都心知肚明的常识。您之所以还要问"能不能"，说到底是对自己权能的不信任，就像守着金山的乞丐，非要等别人告诉他"这金子能用"才敢伸手去拿。

看看那些已经熟练掌握转移的人吧，他们何曾问过"能不能"？他们只管想，只管做，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您若非要一个答案，那我只能说：在您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您想让太阳从西边升起？那明天清晨就会看见这番奇景。您想让自己长生不老？那岁月就会在您身上停滞不前。这些在常人眼中不可思

议的事情，在转移者看来不过是家常便饭。所谓"奇迹"，不过是尚未成为日常的常态罢了。

「是否存在主世界？」

这个问题就像问"江河湖海哪个才是真正的水"，答案全在您一念之间。所谓主世界，不过是您的意识暂时停驻的港口，远非永恒不变的归宿。有人把当下所处的现实奉为圭臬，觉得其他世界都是虚无缥缈的幻影；也有人看破红尘，知晓万千世界本就如梦幻泡影，无所谓孰真孰假。您看那庄周梦蝶，醒来后尚且要问"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我们又何必执着于给现实分个三六九等？

细想起来，这个"主世界"的概念，倒像是给不安的心灵找的避风港。人总爱给自己画个圈，仿佛非得有个所谓的"根基"才敢放心大胆地探索其他可能。殊不知这种执念反而成了作茧自缚，就像非要认定脚下的土地是宇宙中心，才敢抬头看星星。其实哪有什么主次之分？你此刻觉得真实无比的这个世界，在另一个现实的您眼里，说不定就是个可以随时退出的游戏场景。古人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每个现实都是完整的存在，就像万花筒里的碎片，转动间自有其瑰丽，何必非要找出"最主要"的那一片？

你大可以今天把这个现实当主世界，明天又换一个，全凭心意。就像逛集市，今日在这家铺子流连，明日去那家摊位驻足，哪有什么非去不可的"主店铺"？所谓真实，不过是注意力停留得久一些罢了。那些声称找到"唯一真实世界"的人，倒像是买椟还珠，把容器当成了珍宝。要我说啊，与其纠结哪个世界更真实，不如学学那闲云野鹤，爱停哪儿停哪儿，想飞哪儿飞哪儿，这份自在，才是穿越万千世界的真谛。

「在 dr 里死亡会怎样？」

答案取决于您当初是怎么编写剧本的。有人设定死亡即梦醒，那在 dr 里咽气的瞬间，您就会像做了个噩梦般惊坐而起，发现自己好端端躺在 cr 的床上；有人偏爱轮回转世的戏码，那死后自然会在同一个 dr 里换个新身份重来；还有人则直接把死亡设计成通关密钥，一闭眼就跳转到全新的世界，比翻书换页还利索。

细究起来，在 dr 里死亡这件事，可比在 cr 里有趣多了。毕竟在这里，死亡是终点，是句号，是千古艰难的唯一大事。可在 dr 里？不过是个转场特效，是换个角色继续游戏的契机。就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今天扮公主被毒苹果噎死，明天就能变成屠龙勇士满血复活。你说这是儿戏？可人生如戏这句话，放在 dr 里再贴切不过。那些在 cr 里让人闻风丧胆的生离死别，在 dr 里可能就是轻描

淡写的"待会换个剧本再来"。

您甚至可以把死亡设计成一场华丽谢幕。想象一下：在 dr 里寿终正寝的刹那，不是黑暗不是虚无，而是万千星光汇聚成桥，引您漫步到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里。这样的死亡，哪还有什么可怕？反倒让人期待起来了。所以说啊，在 dr 里讨论死亡会怎样，就像问"今晚做梦会梦到什么"，答案全看你此刻的心情和想象力。毕竟在这些世界里，您既是演员又是导演，连死神都得按你写的剧本走，这份自在，可比在 cr 里战战兢兢面对未知强多了。

「转移需要特殊天赋吗？」

这个问题就像在问"呼吸需要天赋吗"一样可笑。转移本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就像婴儿天生会哭会笑，鸟儿不学自会飞翔。那些自以为需要"天赋异禀"才能转移的人，不过是给自己设了道心墙。您见过哪个孩子玩过家家前要先考个"角色扮演资格证"？他们往地上一趴就是匹马，抓起木棍就是宝剑，这份浑然天成的转换能力，长大后反而被所谓的"现实"给消磨殆尽了。

其实所谓的"天才论"最是害人不浅。有人三天学会转移，就自诩天选之子；有人摸索半年，便灰心丧气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殊不知快慢本是寻常事，就像有人学自行车摔两次就会，有人得摔十次，可最后谁不能骑着满街跑？现代人总爱把事情复杂化，非要把天生的本事包装成需要"开光""顿悟"的神秘仪式。要我说啊，这转移的本事，比学骑自行车还简单。毕竟骑车还得克服地心引力，转移连地心引力都是您说了算。

那些觉得需要特殊天赋的，多半是被自己的思维定式困住了。他们总在等一个"醍醐灌顶"的时刻，等老天爷赏个"顿悟"的机缘。殊不知转移就像做梦，需要什么准备？您昨晚做梦前可曾焚香沐浴？可曾调整呼吸？还不都是眼睛一闭就进去了。现在倒好，明明是与生俱来的本事，非要搞得像修仙渡劫似的。要我说，最大的天赋就是肯相信自己的本能。您要是连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都不敢认，那才是真的暴殄天物。

「dr 人物有自己的意识吗？」

这个问题较为巧妙。这么说吧，您觉得梦里的人物有意识吗？他们会不会突然说出让您惊讶的话？会不会做出超出您预期的举动？dr 里的人物啊，比梦里那些还要鲜活十倍。他们不是提线木偶，而是活生生的存在，会哭会笑会闹脾气，甚至偶尔还会跟您唱反调。但妙就妙在，您既是这场大戏的观众，又是能随时改写剧本的导演。

这些人物啊，个个都是戏精转世。您设定他是冷学霸，他就能给您演出三分讥笑四分薄凉；您想要温柔体贴的恋人，他连说情话的语调都能恰到好处。最绝的是，他们绝非照本宣科的傀儡，而是真能跟您有来有往地过招。有时候您故意不按剧本走，他们竟也能随机应变接住戏，这份演技，怕是连最厉害的演员都要自叹不如。不过您要是嫌他们太有主见，动动念头就能让他们乖乖听话，毕竟这场戏的遥控器始终在您手里握着呢。

有人说这不科学，说这些人物的意识都是假的。要我说啊，您此刻所在的“现实”里，那些所谓的真人，不也是您意识投射的产物吗？庄周梦蝶时，可曾纠结过蝴蝶是真是假？您既然能在这个世界跟人谈笑风生，怎么到了dr反倒疑神疑鬼了？真假从来都是相对而言。您觉得他们是真的，他们就是活生生的存在；您要是非较这个真，那连眼前这个世界都可以说是场大梦。既然如此，何不放开手脚，好好享受这场由您主导的精彩大戏呢？

「转移是精神分裂吗」

当然不是。把意识自由转移不同现实的能力污名化为“精神疾病”，不过是现代医学对未知领域的粗暴归类。大多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自主控制自身，而转移者恰恰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在哪儿、要去何方。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像醉汉踉跄跌进阴沟和探险家主动跳下悬崖的区别，前者是失控，后者是选择。你会在梦里怀疑自己是疯子吗？当然不会，因为梦里的体验再离奇，醒来后你依然知道那只是梦。转移也是如此，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甚至能随时切换回来，哪来的“病态”可言？

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未必就是疯癫。千百年前，若有人说地球是圆的，恐怕会被当成疯子烧死；若有人声称能用电照明，多半要被当作妖人下狱。如今呢？这些“疯话”全成了常识。意识转移同样如此，它不过是人类尚未完全理解的另一种自然现象，却被急于贴标签的人硬塞进“精神病”的抽屉里。可问题在于，科学本就在不断推翻自己，今天的“癔症”，搞不好就是明天的“常态”。你愿意被暂时的无知定义吗？

更何况，若按这个逻辑，作家构思小说时是人格分裂，演员入戏时是精神失常，孩子玩打仗游戏时是患上妄想症，这合理吗？显然荒谬至极。人类本就擅长在想象与现实间游走，这本是天赋，而非缺陷。把超常体验病理化，不过是恐惧未知的体现。古人尚且能接受“庄周梦蝶”的哲思，今人反倒畏首畏尾，一见超出常理的现象就急着喊“送医”，岂不可笑？真正的病态，或许不是那些探索意识边界的勇者，而是固守陈旧认知、拒绝抬头看天的守旧者。

说到底，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本就是人为划定的界限，而界限永远在流动。三十年前的同性恋还被列为精神病，如今呢？时代在变，认知在变，唯独某些人急着给人贴标签的习惯没变。若你非要把转移和疯病画等号，那不如先问问自己：究竟是谁在害怕？谁在抗拒？又是谁不敢承认，这天地之大，本就存在远超当前科学框架的奥秘？

「感到对任何事物产生不了兴趣」

我以前有一时也是这样，没有任何欲望，那时转到了一条宽阔的江河上。

水面浮沉着各色花树，枝桠间游鱼穿梭。身体轻若鸿毛，水波托着我随波逐流，双手缠绕着粉白花瓣。我漂了五天五夜，始终仰望着空白的天空(精神状态似发呆)，那片天空没有云彩，没有日月，连一丝杂色都不曾出现，就像一张未被涂抹的宣纸。直至第5夜，那片空白突然爆裂开来，万千景象在刹那间绽放，星河倾泻，极光飞舞，无数未曾见过的天体在眼前流转。

就在这壮丽景象完全展开的瞬间，我的意识猛然抽离，于朦胧中回到了 cr。

自那之后，我重拾了最初接触转移时的那份纯粹热忱，疯狂转，转到不知疲倦，转到废寝忘食，转到日以继夜。

「情绪低落」

我曾经也经历过与您相似的绝望时刻。那时我将自己严严实实地裹在被子里，试图通过窒息结束生命。然而当缺氧的痛苦袭来时，求生的本能还是战胜了轻生的念头。我跌跌撞撞地冲进卫生间，将整个头颅浸入盛满水的洗脸池中。冰凉的水流包裹着面颊，给我带来一丝平静。就在这恍惚之间，我的意识突然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世界。

这个世界充斥着自残者的哀嚎。浓重的血腥味无孔不入。目之所及尽是猩红，地面上凝结着厚厚的血痂。那些游荡的身影浑身浴血，他们时而狂奔哭喊，时而癫狂大笑。我忍着恶心捂住口鼻，沿着一条相对干净的小径前行。突然之间，眼前的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煦的春风拂面而来，满地血污化作潺潺溪流，凄厉的哭喊声转为悦耳的鸟鸣。当血腥味在耳边消散时，我猛地从水中抬起头来，用毛布擦了下脸。现在的我回想起来，当时的痛苦虽然真实，但终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形态。就像那个世界中血河化为清溪的转变，生活中的黑暗时刻也终将被新的希望所取代。

「在 dr 中行为是否需遵循 cr 道德准则」

在 dr 中，道德准则完全由您自主定义。我曾亲历大逃杀世界，那里奉行弱肉强

食的丛林法则，每个参与者都是罪行累累的亡命之徒。初入此境时，我亦曾战战兢兢，但很快发现这里的规则与常世截然不同。街道上随处可见持械斗殴，商铺明目张胆销赃，执法者反而成了被追猎的对象。最令人惊异的是，这里的居民对此习以为常，将欺诈掠夺视作生存本能。在这个世界生活旬日，我逐渐理解其运行逻辑。盗窃不算罪行而是本事，伤人不必愧疚反受尊敬。医院急诊室里，医生会先问诊金后救命；法庭审判席上，法官公然索贿才肯量刑。起初令我作呕的现象，慢慢变得理所当然。有次目睹银行劫案，劫匪得手后竟与警卫平分赃款，围观者鼓掌叫好。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在此地却是天经地义。

一场深刻领悟发生在竞技场(罗马竞技场那种)。百名死囚被投放入场，唯有最后站立者能获自由。我原以为会看到殊死搏斗，却见众人默契结盟，先围剿最强悍的几名对手。当联盟减员至十人时，背叛与暗算才真正开始。我发觉即便在最野蛮的环境里，人类依然会自发形成临时秩序。所谓的道德底线，不过是特定环境下演化出的生存策略。

离开那个世界后，我思索道德的本质。那个 dr 里人人作恶，却意外达成了某种平衡。商贩虽然强买强卖，但会遵守黑市契约；杀手虽然冷血无情，却讲究江湖规矩。这证明即使没有传统道德约束，群体仍会形成行为准则。您作为转移者既可以出淤泥而不染也可以与之俱黑。

死亡只是转移到另一个世界，那生命有何意义」

死亡若是意识转移到另一世界，生命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每个世界都是独特的画布，而我们的存在就是挥洒其上的笔墨。我见过不少转移者陷入这种迷思：既然能无限转移，当下的生活还有何意义？但正因旅程没有终点，每个阶段的体验才弥足珍贵。永恒不是重复，而是不断崭新的开始。

在某个科技高度发达的 dr 里，居民平均寿命上千岁，却普遍陷入存在主义危机。他们拥有无限时间，反而虚度光阴。反观另一个朝不保夕的末日世界，人们却活得热烈奔放。这让我窥见一理念：生命的意义不在长短，而在体验的深度。就像品茶重在回味，赏画贵在神韵，存在本身就是目的。

转移赋予我们更宽广的视野，而非消解行动的价值。重要的是您在每个世界体验理想生活，感受七情六欲。若问意义，或许就像问"江河入海后有何意义"奔流的过程就是答案。江河奔涌不息，其意义正在于润泽万物的旅程。浪花飞溅时滋养两岸生灵，湍流激荡处雕琢山川形胜，缓流沉淀处淤积沃土千里。看似终将汇入沧海，实则每一段河道都留下独特印记。生命亦如是，每个世界的经历都在意识长河中刻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交织的轨迹构成了存在的真谛。

「如何看待 cr 的历史与知识」

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铁律，而是随念流转的画卷。您若曾穿梭于不同世界，便会发现所谓“史实”，不过是 cr 的暂时共识。秦始皇可能一统六国，也可能被匈奴吞并；罗马帝国或许延续千年，又或许从未诞生；美洲大陆可能被欧洲殖民，也可能反过来成为世界的中心。历史的走向，取决于您的意识，每一次转移，都可能让您见证全新的“过去”。

这种认知并非否定历史的真实性，而是揭示其相对性。就像同一片星空，从不同星球观测，星座的连线便截然不同。cr 的历史，不过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而您的意识，正是选择与塑造这些可能性的无形之手。当您转移至魔法世界，那里的史书或许记载着“大法师梅林终结了罗马的扩张”；而在蒸汽朋克宇宙，历史课本可能写道“特斯拉线圈的发明直接阻止了世界大战”。这些差异并非虚构，而是不同现实下的自然产物。

知识，在不同世界中更显得沧海一粟。cr 的科学家穷尽一生研究的相对论，在某个仙侠世界可能只是“御气飞行”的入门心法；您苦练十年的钢琴技艺，在赛博朋克社会或许只需植入一块神经芯片就能掌握。这种落差并非说明知识无用，而是提醒我们“真理并非唯一，法则因界而异”。

然而，若因此全盘否定 CR 的知识体系，便如同因噎废食。智者懂得在万变中寻找不变。工业革命的“技术引爆社会变革”，在炼金术主导的世界里，可能表现为“点石成金术的普及催生了金融革命”；cr 的市场经济规律，在魔法社会或许演变成“魔力供需决定物价”。万变不离其宗，核心的逻辑依然相通。（社会科学知识相较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更高普适性）

因此，转移者不应拘泥于单一世界的认知，而应像博观约取的学者，既深入 cr 的学问，又保持开放的思维。cr 的物理学或许无法解释异世界的浮空城，但“观察→假设→验证”的科学思维，却能帮助您快速理解新世界的规则。您在过去积累的智慧，不会因转移而消失，反而会成为探索未知的指南针。

在转移中，您可以随念修正历史。若您对 cr 的某些事件耿耿于怀，大可新的世界里重新书写。二战可能从未爆发，阿基米德或许活到了文艺复兴，特斯拉的遗产可能被完整保留……这些并非幻想，而是意识聚焦后的自然结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度执着于“修改历史”，反而可能让您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强行扭转某个世界的轨迹，而在于随心选择适合自己的现实。就像一位熟练的航海家，不会固执地对抗风向，而是借助风势，驶向更广阔的海洋。

知识也是如此。cr 的学问或许在某些世界失效，但学习的过程本身，却让您的思维更加触类旁通。您在 cr 掌握的数学逻辑，可能无法直接计算魔法阵的能量，但抽象推理的能力，却能帮助您更快领悟符文的排列规律。

历史如流水，知识似舟楫。转移者既不必被 cr 的既定事实束缚，也不该因异世界的差异而迷失。真正的智慧，在于灵活运用所见所学，在万千可能性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世界无垠，意识无限，您的选择，才是最终的答案。

「会转移到不好的世界吗」

您完全不必担心会转移到不好的世界。您才是自己世界的绝对主宰。就像画家执笔，想绘青山使得翠微，欲描流水自成碧波。那些所谓的恐怖世界或战乱年代，不过是您意识画布上未干的墨迹，随时可以挥毫改写。

若您一时不慎步入不合心意的场景，也无需惊慌。您大可以即时修正，将恐怖电影变为儿童故事，也可从容抽离回到 cr。

「转移是否需要特定状态？」

根本不需要。你此刻呼吸的每一秒，眨眼的每一个瞬间，甚至读到这句话时脑海中闪过的念头，都是转移的证明。那些执着于“必须静坐”“必须放松”“必须心如止水”才能转移的说法，不过是画地为牢，给自己套上枷锁。你见过哪个孩子玩过家家前要先焚香沐浴、调整呼吸？他们直接跳进角色，演得比谁都投入。转移亦是如此，它本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却被太多人用“方法”“步骤”“状态”层层包裹，搞得神乎其神，反而寸步难行。

有些人总爱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非要给自己设限，非得夜深人静、非得心无杂念、非得某种玄之又玄的“感觉”来了才能转移。可实际上，你吃饭能转移，走路能转移，甚至跟人吵架时怒气冲冲的刹那也能转移。所谓“状态”，不过是自我设限的借口。你担心自己情绪波动太大？可情绪本就是体验的一部分，愤怒、狂喜、悲伤，哪一样不能成为切换现实的跳板？你怕自己不够专注？可转移恰恰不需要你死死盯着某个画面不放，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放在你想去的地方，就像回忆昨天晚饭吃了什么一样轻松。

真正阻碍你的，不是“状态不对”，而是你总在等一个“完美时机”。可这世上哪有什么完美时机？你此刻所在的现实，也不过是某个时刻你无意识选择停留的频道。若你非要等到万事俱备才敢迈步，那恐怕等到沧海桑田也还在原地打转。古人云：“道法自然。”最厉害的功夫往往看起来最稀松平常，最高深的道理常

常就藏在最普通的日常里。你不需要摆出什么庄严架势，不必非得盘腿闭眼，更不用等什么“天时地利人和”。想转移？现在就想，立刻就想，边想边做，做着做着就成了。

「难见孩童的转移经历？」

您可曾见过孩童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或是突然指着虚空说“那里有个人”？大人们总爱笑着摇头，说这是童言无忌、天马行空。殊不知，这些被轻描淡写带过的瞬间，或许正是最纯粹的转移体验。孩童之所以鲜少谈论转移，非是不能，实是不知如何用贫瘠的言语来描述这般玄妙的经历。他们的心灵尚未被条条框框束缚，意识如清泉般澄澈，反倒更容易在不同现实间自在游走。只是说出来无人当真，久而久之便也当作寻常梦境，随年岁增长而渐渐遗忘。

细想便知，哪个孩子不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刚在院子里玩耍，转眼却说自己在云端飞翔；方才还在餐桌前吃饭，下一秒就绘声绘色讲述海底奇遇。大人们只当是童稚幻想，却不知这或许就是最本真的转移。孩童不懂什么方法步骤，不会纠结体感真假，想到哪里便到哪里，纯粹得令人惊叹。待到长大成人，这些经历便被归入“儿时幻想”的抽屉，蒙尘积灰。其实哪里是什么幻想，分明是未被污染的先天本能。

您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孩童切换状态的速度快得惊人。方才还哭得梨花带雨，转眼就破涕为笑；明明困得东倒西歪，一听说要出去玩立即精神抖擞。这般收放自如的心境，恰似高手在现实间往来穿梭而不留痕迹。可惜世人总用“小孩子记性差”来解释这些现象，却不愿承认那可能是意识在不同场景中自由转移的证据。待到长大成人，这份天赋便被规训得所剩无几，只剩偶尔在梦中惊鸿一瞥。

「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世界吗？」

您此刻读着这些文字时，或许另一个您正在海边漫步，又或者某个您正在书桌前奋笔疾书。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您本就如同千手观音，可以同时触及万千可能，只是平日里的注意力太过集中，才误以为自己只能困守一方天地。实际上，每个决定产生的分支，每个念头引发的涟漪，都在创造新的现实轨迹。您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一曲交响乐中同时奏响的多个音符。

试想，您可曾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身处闹市，却突然感觉灵魂出窍般看到自己在山间行走；或是午夜梦回时，清晰记得另一个自己的人生轨迹。这些都不是错觉，而是您其他现实的片段透过意识的缝隙偶尔闪现。古人云“一身能擘两雕弧”，今人又何尝不能同时体验多重人生？只是我们太习惯线性思维，总以为

必须放弃这个才能得到那个，却不知天地广阔，足够容纳所有可能的您。

您或许会问：若真能同时存在多处，为何我感受不到？其实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您将注意力投向哪里，那里的现实就显得格外真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可能就此消失，它们只是暂时退居幕后。随着您越来越熟悉意识的运作，自会发现这种"一心多用"的本事与生俱来。就像杂耍艺人能同时抛接数个彩球，您也可以游刃有余地在不同现实中自如切换。这不是什么超能力，只是重新拾起被遗忘的本能罢了。

「如何看待唯物主义？」

您若细究便会发现，最固执的唯物主义者往往活得最为迷信，他们迷信仪器测量的数据，迷信权威期刊的论文，迷信那些迟早要被推翻的所谓"科学定论"。殊不知，真正的科学精神本该是开放的、探索的，而非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转移现象完全可以用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来解释，量子力学中的多世界诠释便是一个绝佳例证，每个决定都在创造新的世界线，这与转移的本质何其相似？超心理学研究也早已证实意识对物质的影响，可这些实证研究却总被主流科学界选择性忽视，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有个绝妙的例子：某位唯物主义者要求转移者在房间安装监控，试图捕捉转移瞬间的影像证据。这般做法恰似井蛙想要丈量沧海，夏虫企图语冰。您我皆知，我们本就同时存在于所有可能的世界里，监控拍下的不过是万千现实中的一个切片罢了。这让我想起那些执着于用天平称量灵魂重量的科学家，他们永远测不出结果，却从不怀疑是测量工具出了问题。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现有工具无法观测某种现象时，明智之人会升级工具，愚钝之辈却要否定现象本身。

有趣的是，这些唯物主义者对"科学"的迷信程度，简直堪比中世纪教徒对宗教裁判所的盲从。他们口口声声要"实证"，却对不符合现有理论的现象视而不见；他们标榜"理性"，却对超出认知范围的事物妄加批判。这般作派，倒应了那句"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殊不知科学史上每一次重大突破，无不是打破旧有范式的结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颠覆牛顿力学时，不也遭到当时"正统科学家"的群起攻之？今日对转移现象的质疑，不过是历史的重演罢了。

「如何看待社会上的恶性事件？」

您问起那些糟心事，我的建议很简单：置之不理。这不是冷漠，而是清醒。您想想，那些杀人放火的新闻，那些勾心斗角的算计，跟您有什么关系？您若整天为这些事劳心费神，岂不是正中那些阴暗用心的下怀？古人云"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不是教人麻木不仁，而是提醒我们要懂得分辨什么值得关注，什么应当淡忘。就像莲花生长在淤泥中却不染污秽，智者身处浊世而心自清明。

那些恶性事件就像戏台上的丑角表演，您若看得入迷，反倒成了戏中人。不如学那“隔岸观火”的智慧，任他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您或许要问：这般态度是否太过消极？其实不然。真正的积极不是被负面消息牵着鼻子走，而是专注自己的世界。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很多时候烦恼都是自找的。

「如何看待反对转移者？」

您可曾见过这样的人？明明亲身经历过转移的奇妙，却硬要说自己是精神错乱；分明在另一个世界活过完整的人生，醒来后却坚称那只是场荒诞的梦。这般自欺欺人的作派，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究其根本，不过是自身尚未准备好接纳这般颠覆性的认知，就像从未见过雪的人，初见雪花时非说是柳絮飘落。他们宁可给自己贴上“精神病”的标签，也不愿承认世界远比想象中辽阔，这种心态，说穿了就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这些反对者最可笑之处，在于他们明明已经站在新世界的大门前，却死活不肯推门而入。反倒像个固执的孩童，死死捂住眼睛，以为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是疯子，也不愿承认转移真实存在，这种自我污名化的行为，简直比任何外界的质疑都要可悲。您说这是为什么？无非是恐惧使然。恐惧改变，恐惧未知，更恐惧承认自己过去坚信的一切可能都是错的。这种心态，倒让我想起那些第一次见到火车的清朝遗老，宁可相信是妖术作祟，也不愿接受新时代的到来。

更讽刺的是，这些人在网上高谈阔论，信誓旦旦说转移是骗局时，往往连最基本的探索都没做过。就像从未下过水的人，非要论证游泳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反对不是基于理性，而是源于认知的局限。古人云“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说的就是这般情形。您若真要与他们争辩，反倒落了下乘。不如学那闲云野鹤，任他东南西北风，我自逍遥自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如何看待“转移邪教论”？」

说来可笑，那些将转移污名化为“邪教”的人，怕是连邪教的定义都搞不清楚。您且看当下转移圈的风气：资料统统免费分享，经验倾囊相授；没有高高在上的教主，只有互相扶持的同路人；不立权威，不搞个人崇拜，纯粹是求知者们的自发交流。反观所谓的“正常世界”：教科书要钱，知识要钱，连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都要花钱去学；到处是权威，遍地是专家，不容置疑，不能挑战，两相比较，到底谁更像邪教？

那些扣帽子的人最擅长的就是把新事物妖魔化。当年互联网初兴时不也被说成是"虚拟鸦片"？哥白尼说地球绕太阳转时不也被打成异端？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每个新观念的出现，总要经历被污名化的阶段。这些人批判转移是"邪教"时，可曾想过自己正重复着当年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为？他们口口声声说要"理性"，行为却比谁都像狂热的信徒。这般作派，倒应了那句"贼喊捉贼"的老话。

最讽刺的是，真正的邪教特征是什么？是控制思想，是敛财骗色，是制造恐惧。而转移圈恰恰相反：鼓励独立思考，免费分享知识，倡导自由自在。那些污名化转移的人，怕是连最基本的调查研究都没做过，就急着给人贴标签。这让我想起那些从未读过其笔下书籍就批判作者的人，何其可笑？您若真要与他们较真，反倒显得自己格局小了。不如学那高山流水，任他俗人喧嚣，我自清音独远。毕竟，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

「如何看待外星人、南极冰墙等事物？」

您若问我南极冰墙后是否藏着另一个世界，我倒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有趣得很。这堵传说中的冰墙，与其说是地理屏障，不如说是面映照人心的镜子，相信者视其为通往异界的门户，怀疑者只当是无稽之谈。但细想来，这不正是所有未知事物共同的命运吗？您觉得它有，它便栩栩如生；您若不信，它自然销声匿迹。那些执着于寻找"证据"的人，像极了拿着渔网捕捉春风的痴人，殊不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实物，而是探索时心头掠过的悸动。

说到外星生命，更是妙不可言。您看那些飞碟目击报告，有人言之凿凿说是军方实验，有人坚信是星际来客，吵得不可开交。可曾想过，或许两者都是对的？在这个现实里是秘密飞行器，在另一个现实里就是外星飞船，并行不悖，各得其所。那些非要争个是非黑白的人，活像是非要证明蝴蝶梦境与庄周醒觉孰真孰假的迂腐书生。要我说啊，与其纠结真假，不如学那闲云野鹤，保持开放的心境。南极冰墙也好，外星访客也罢，信则有，不信则无，重要的是别被那些贩卖灵性概念的二道贩子牵着鼻子走。

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一边嘲笑探险者是疯子，一边对手机里推送的短视频深信不疑的现代人。他们宁可相信算法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不愿承认世界可能存在其他模样。这般作态，倒让我想起那些当年讥笑哥伦布的聪明人。毕竟地平说在当时也是"常识"啊。您若真想探索南极冰墙，就当是场别开生面的冒险，管它后面是汪洋大海还是世外桃源，这份探寻未知的勇气本身，就比千万个标准答案都珍贵。

「转移是众人发起的一场故事会吗？」

哈！您这话问得妙。若说 qq、b 站、小红书上的转移经历是场故事会，那您每日醒来继续扮演"正常人"的角色，岂不是更精彩的剧本？那些质疑者总爱说网上的转移经历都是编造的，却不想想自己何尝不是活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朝九晚五的打工戏码，买房结婚的社会期待，这些被奉为圭臬的人生轨迹，难道就比转移者的故事更真实？要我说啊，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有不同的叙事方式，您选择相信哪个版本，哪个就是您的现实。

细想来，那些说转移是虚构的人，自己何尝不是最蹩脚的编剧？明明厌倦了工作，还要强装热爱；明明满腹牢骚，偏要表演正能量。这般自欺欺人的戏码天天上演，反倒指责转移者是编故事的高手，岂非五十步笑百步？古人云"人生如戏"，今人却只许自己演，不许别人改剧本，实在霸道得很。您若真把转移当成故事会，那也无可厚非，毕竟哪个精彩的故事不是亦真亦幻？《聊斋》里的狐仙未必不存在，只是看您是否想遇见罢了。

最讽刺的是，这些质疑者明明活在最荒诞的现代寓言里。为虚拟货币疯狂，对着屏幕里的网红真情实感，在社交媒体的表演中寻找存在感。这般魔幻的现实不去质疑，反倒对转移者的经历指手画脚，活像那"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糊涂判官。其实啊，转移者至少坦荡，知道自己能够转移剧本；而那些嘲笑者，连自己活在戏中都不自知，这才是最可悲的。您若问我真相如何，我会说：所有的故事都是真的，就看您选择活在哪一页。

「张宝胜等超能力者是小移位成功了吗？」

这些所谓的"超能力者"，或许只是无意间掌握了转移技巧的先行者。那些隔空取物的把戏，那些未卜先知的本事，在常人眼里神乎其神，在懂得转移的人看来，不过是意识在不同现实间转移时产生的涟漪罢了。最可笑的是，世人总爱把这些能力神秘化，非要冠以"特异功能"的名头，仿佛非得是天赋异禀之人才能拥有。殊不知这种能力本就如呼吸般自然，只是大多数人被条条框框束缚太久，忘了自己原本就会飞，就像"跳蚕实验"。

细想起来，这些"超能力者"的遭遇倒是颇具讽刺意味。当他们展示能力时，有人趋之若鹜奉若神明，有人嗤之以鼻斥为骗术，却很少有人以平常心视之。这不正暴露了多数世人非黑即白的狭隘吗？要么捧上神坛，要么踩入泥沼，就是不肯承认这可能只是另一种存在方式。您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那些最厉害的"大师"，往往不是真的有什么通天彻地之能，而是比常人更早觉醒了转移的意识。就像第一个学会用火的原始人，在同伴眼里可不就是会玩魔术的异类？

耐人寻味的是，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就急着贴上"伪科学"的标签。那些实验室里测不出的"超能力"，换个角度想，或许只是仪器跟不上意识的脚步。就像用温度计量不出思念的热度，用天平称不出爱情的重量，工具的限制怎能成为否定现象的理由？超能力者们若真是在不同现实间自由转移，那所谓的"超能力展示"，不过是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随手摘取的小把戏罢了。您说这是骗术还是神通？要我说啊，都是，也都不是，端看您站在哪个现实里评判。

「为何一些人要从 DR 回来？」

您问起这个，倒让我想起候鸟南飞北归的自然规律。去时是为追寻温暖，回时是为孕育新生，来来去去，本就是生命的常态。那些从 DR 回来的转移者，或许就像倦鸟归巢，既不是失败，也不是退缩，只是随心所欲的又一个选择罢了。有人是为了再看眼旧居窗台上的盆栽，有人是为了给老友捎句问候，更有人什么都不为，就像散步时突然想折返，需要什么理由呢？这般来去自如的境界，反倒比那些执着于"永驻 DR"的追求者更显洒脱。

说来有趣，那些质疑"为何要回来"的人，自己何尝不是日日重复着类似的循环？早晨离家上班，傍晚归来休息，周末出游散心，假期结束又返回工作岗位，这般周而复始的轨迹无人质疑，怎么换作意识层面的往返就成了问题？究其根本，不过是大多数人把肉身移动视为理所当然，却将意识旅行当作天方夜谭。这种区别对待，恰似承认鱼儿能在水中游弋，却否认飞鸟可在空中翱翔，实在荒谬得很。

并且回来这件事本身，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像作家远行采风后要回书房创作，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后要返航报信，DR 的见闻也需要在 CR 中沉淀。两个世界间的对比与交融，常常能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那些认为"一去不返"才是成功的人，反倒暴露了自己的执念，若真得大自在，又何须执着于去留？来如春梦了无痕，去似朝云无觅处，这般潇洒，才是真逍遥。

「此时此刻算不算一场巨大的联机转移？」

您这个念头着实妙极，细想起来，我们每日睁眼醒来继续这场人间游戏，可不就是场规模浩大的联机转移？亿万意识同时登录这个现实服务器，各自扮演着设定好的角色，却又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改写剧本。您上班路上擦肩而过的路人，或许在另一个现实里是您的至亲；此刻正读着这段文字的你，说不定在某个平行时空正在书写同样的句子。这般想来，所谓的"现实"倒像是个精心设计的沉浸式剧场，我们都是自愿入戏的演员，只是多数人演得太投入，忘了这不过是场即兴演出。

您看那些似曾相识的瞬间，那些梦中预见的场景，那些莫名涌起的乡愁，不都暗示着我们早已在其他现实里活过千百遍？每次选择都在创造新的分支，每个念头都在编织不同的轨迹，我们以为自己是孤独的旅人，实则是浩瀚意识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就像网游里的玩家可以同时开多个角色，您此刻坐在这里阅读的同时，或许另一个您正在雪山之巅冥想，还有一个您在海边漫步。所谓的"联机"，不过是意识到我们都是同一个存在的不同面向罢了。

有趣的是，即便在这个看似固化的现实里，转移也无处不在。您可曾注意过，童年的记忆会随着年岁增长而改变？十年前笃信不疑的真理，如今看来可能荒谬不堪？这不正是意识在不知不觉间转移的明证吗？我们总以为改变需要惊天动地，殊不知每一次心念的转变，都是次微型的现实转移。那些执着于"物理证据"的人，像极了非要看到服务器机房才相信网络存在的迂腐书生，殊不知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硬件设备，而是流动其中的信息与体验。

「多次转移后还会有七情六欲吗？」

这个问题问到了精妙处。经历多次转移后，情绪于我就如同衣柜里的衣裳，想穿便穿，想脱便脱，全凭心意。您若眷恋人间的悲欢离合，大可纵情体验；若向往超然物外的境界，也能随时抽身。这般收放自如的境地，既非麻木不仁的冷漠，也不是沉溺欲海的迷失，倒像是站在岸边既欣赏浪花的美丽，又不被潮水沾湿衣襟的从容。古人所求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说到底不就是这种自主权吗？我在无数现实里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体验过痛彻心扉的别离，但这些都不再是束缚，而成了可供随时取阅的珍贵记忆。就像藏书家不会因为拥有太多典籍而厌弃阅读，转移者也不会因为经历丰富而厌倦感受。

您或许会问：这般说来，岂不是活得像具空壳？实则恰恰相反。当情绪不再是不得不承受的洪流，而成为可以自主选择的清泉时，每一滴感受反而更加纯粹动人。就像品茶高手既能享受粗茶的野趣，也懂得细品名枞的韵味，转移者对待情绪亦是如此。悲伤时全心悲伤，快乐时尽情快乐，但心底始终知道这只是场精心选择的体验。这种既入戏又清醒的状态，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物我两忘"，既能全情投入，又可随时抽离，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如何看待星座、生肖、16型人格等事物？」

您可曾注意过，星座、生肖这些标签就像给自由飞翔的鸟儿套上的脚环？它们本可以是茶余饭后的闲谈趣闻，却偏偏被太多人当成了金科玉律。明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意识存在，非要被塞进十二个或十六个格子里，这不是画地为牢是什么？那些执着于用星座定义性格的人，活像是拿着儿童填色本的大人，

非要把绚烂多彩的人生涂成规定的颜色。说来可笑，人们一边渴望突破现实的束缚，一边又用这些现成的框架来限制自己，这种矛盾，恰似笼中鸟向往蓝天却不敢真正展翅高飞。若您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分类系统最吊诡之处在于它们既不能证真也无法证伪，您信它，它就似乎处处应验；您若不信，它便无影无踪。这让我想起那些算命先生的话术，总是模棱两可到能套进任何人的经历。可偏偏就是这种弹性，让无数人趋之若鹜，甘愿把自己的无限可能压缩成几个苍白的标签。更讽刺的是，在这个标榜个性的时代，年轻人一边喊着要做自己，一边又急切地给自己贴上"INTP"或"天蝎座"的标签寻找归属感。这种用标准化标签来彰显个性的做法，简直是现代文明最幽默的悖论之一。

其实啊，若您真想过得通透，就该明白这些分类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看着热闹，实则空幻。它们最大的危害不是不准，而是让人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人可以被简单分类"的荒谬前提。您想想，连超市里的蔬果都要分十几个等级，何况是复杂千万倍的人类意识？那些深信不疑的人，就像自愿戴上眼罩的旅人，明明拥有整片森林，却只肯盯着眼前被标记好的那几棵树。

「转移后遇到不好的事情怎么办？」

您若在某个现实里遭遇不如意，大可不必如临大敌。须知每个现实都是块松软的陶土，任您拿捏塑造。那些所谓的"坏事"，不过是尚未被重新定义的经历罢了。有人总爱把不同现实间的体验分出高低优劣，这就像评判梦境好坏一般荒谬，噩梦惊醒后不过一笑置之，何须耿耿于怀？您要明白，即便是最逼真的恐怖片，只要记得遥控器就在手边，便再不会吓得魂飞魄散。转移亦是如此，当您真正意识到自己手握切换现实的权柄，任何困境都不过是场可供观摩的立体电影。那些在某个现实里碰壁的经历，换个角度看反而是绝妙的提醒：看啊，这里的设计不合心意，何不换个更称心的版本？有些人总担心会在某个现实里"卡住"，这种忧虑就像害怕被自己的梦境囚禁，纯属庸人自扰。

您可曾见过有人永远困在某个噩梦里不得脱身？现实间的切换比梦境流转还要自如，因为您本就是这些现实的主人而非过客。那些暂时的不如意，不过是提醒您该调整剧本的小提醒，绝非什么无法逾越的障碍。有趣的是，人们在这个现实里遭遇挫折时，往往怨天尤人；而在其他现实里碰到同样状况时，反倒能从容以对，无非是因为后者记得自己可以随时离场。这种反差恰恰证明，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境遇本身，而是对境遇的固化认知。若您真能时刻牢记现实的流动性，便再不会被任何遭遇吓得手足无措。毕竟，对会飞的人来说，再高的围墙也不过是风景的一部分。

「心盲症、多动症等 cr 病症真实存在吗？」

您若细想便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病症"不过是现代人发明的精致牢笼。心盲症？多么荒谬的标签，仿佛想象力必须通过视觉才能呈现，否则就是残缺。殊不知那些被诊断为心盲症的人，往往能用触觉描绘风的形状，用听觉构建世界的轮廓，他们的想象世界比所谓"正常人"更加瑰丽多彩。这让我想起那些指责盲人不懂色彩的明眼人，何其傲慢？您要明白，心灵的画卷从来不止一种呈现方式，有人看见斑斓色块，有人听见悠扬旋律，有人感受到细腻质地，哪有什么高低之分？那些非要给不同感知方式贴上"病症"标签的人，活像是拿着单一标准丈量汪洋的愚者，量不出深度便说海洋不存在。

多动症更是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孩童本该如林间小鹿般灵动跳跃，如今却要按在课桌前纹丝不动，稍显活泼便被贴上"缺陷"的标签。这般荒唐事，简直比要求花朵不绽放还要无理。那些开药的所谓专家，可曾想过自己正在扼杀多少天才？达芬奇若生在今日，怕是要被诊断为重度多动症，他总是不专心完成委托画作，总被新奇的发明吸引。可正是这份"不专注"，造就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通才。您看，这些诊断名目就像普罗克鲁斯特之床，把鲜活的生命硬塞进僵化的标准里，长了的砍掉，短了的拉长，直到所有人都变成整齐划一的木偶。这般作为，与古时给女性裹小脚有何区别？都是把天生的特质扭曲成病态。古人削足适履，今人削心适诊。

最讽刺的是，这些"病症"的判定标准年年都在变。昨日还是性格特点，今日就成了精神障碍；上个世纪公认的天才特质，这个世纪就成了需要矫正的缺陷。这般朝令夕改的诊断标准，倒像是场精心设计的游戏，只为让制药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您若真信了这些鬼话，那才是最大的病症，丧失了对生命多样性的敬畏，忘记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要我说啊，与其纠结这些莫须有的标签，不如学那山间野花，该绽放时绽放，该摇曳时摇曳，管他旁人如何评说。

「转移者在 cr 会做些什么事？」

您若好奇转移者在 cr 的日常，那我倒要反问：清风可会询问流云的去向？每个转移者都是独特的星辰，各有各的运行轨迹。有人喜欢在咖啡馆观察众生百态，把每个路人都看作可能的分身；有人沉迷于写作，将万千世界的见闻倾注笔端；我更偏爱与伴侣游山玩水，在山水间寻觅不同现实的交界。您看，这问题本身就带着 cr 的局限思维，非要给转移者设定固定行为模式，仿佛我们是什么珍稀动物需要被观察记录。其实啊，转移者的生活与常人无异，只是多了份通透的觉知，知道每个选择都在开启新的可能。

那些总想总结出"转移者行为守则"的人，像极了要给彩虹制定色标的管理狂。他们、不明白，真正的自由正在于不被定义。我在 rr 认识位转移者整日泡在实验室，他说显微镜下的世界比任何异界都奇幻；另一位则沉迷厨艺，认为调味时的灵光乍现就是最妙的转移体验。您若非要问共同点，大概是我们都活得格外认真，既然知道每个瞬间都在创造新的现实，谁还会浑浑噩噩虚度光阴？但这认真里又带着游戏般的轻松，毕竟在无限可能面前，失败不过是换个故事线重来罢了。

最有趣的是那些以为转移者必定神神叨叨的旁观者。他们想象我们该是整日打坐冥想，或是突然当众消失才算"合格"。殊不知最高明的转移往往就藏在最平凡的日常里，烘焙时全神贯注的投入，读书时与作者的心灵共鸣，甚至发呆时思绪的漫游，哪样不是意识的自由转移？您若真想知道转移者的日常，不妨先问问自己：此刻的我，是否也在无数现实间转移？那个认真工作的你，那个与朋友谈笑的你，那个深夜独处的你，不都是不同版本的自己在不同现实中演绎的故事吗？所谓 cr 与 dr 的区别，或许只是注意力聚焦的差异罢了。

「既然转移如此厉害，为何转移不被人们所熟知？」

您若细想便会发现，这世上真正了解转移的人不过沧海一粟，中国知晓者不过数万，全球加起来也难超百万之数。这般境况，倒像是明珠蒙尘，美玉藏于顽石。究其根源，实则是世人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束缚得太紧，就像那蚕儿作茧自缚，明明破茧就能化蝶，却甘愿困在方寸之间。许多人初次接触转移时，第一反应不是好奇探索，而是条件反射般的辱骂攻击，这般作态，恰似井底之蛙初见苍鹰，非但不向往蓝天，反倒讥笑飞鸟痴人说梦。现代社会的规训何其厉害，从小就被灌输"脚踏实地"的教条，长大后自然对"翱翔九天"的可能性嗤之以鼻。那些嘲笑转移的人，何尝不是在被社会 PUA 的可怜虫？他们宁可相信朝九晚五的枯燥生活是唯一正道，也不愿承认人生还有万千可能。

更可悲的是教育体系的固化思维，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人如何做个合格的螺丝钉，却从不告诉学子们意识可以自由翱翔。这般调教出来的"人才"，自然对转移这样的概念避之唯恐不及。您看那些最反对转移的人，往往是最循规蹈矩的"模范生"，他们用半生时间背标准答案，早已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就像被驯化的大象，明明成年后轻轻一拽就能挣脱脚链，却因幼时的记忆而不敢尝试。社会灌输的恐惧根深蒂固，害怕异常，害怕不同，更害怕承认自己可能错了。所以即便转移的实证摆在眼前，这些人也会选择视而不见，活像是故意蒙住眼睛的盲人，还要嘲笑明眼人看到的风景是幻觉。

「如何看待修仙与魔法？」

修仙也好，魔法也罢，不过是不同文化对意识能力的诗意诠释。您若想体验御剑飞行的快意，或是挥杖施法的玄妙，大可随心所欲去尝试。但切记莫要困在繁文缛节里，把手段当目的，就像那些执着于炼丹炉火候的方士，反倒忘了修仙的本真是逍遥自在。现今许多追求魔法之人，沉迷于复杂的仪式咒语，收集各式法器水晶，活像是把修行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购物狂。殊不知真正的魔法从来不在外物，而在心念转动之间。那些把修仙分成九重境界的体系，不过是后人画蛇添足的规矩，就像给流水定下必须蜿蜒几道的可笑标准。

最有趣的莫过于现代人对古老修行体系的盲目崇拜，仿佛越古老的咒语越灵验，越复杂的仪式越有效。这般心态，倒像是认为老药铺里的陈年药材必定比新采的草药管用，殊不知药效关键在于对症而非年份。您若真想体验魔法，不妨直接想象自己已是法师；若想修仙，即刻认定自己就是仙人。何必先背三千道藏，再练八百法术？这般迂回，恰似要去隔壁串门，却偏要绕地球一周。那些修仙小说里的等级划分，不过是作者为剧情需要编造的框架，您若当真，反倒落了下乘。记住，无论是掐诀念咒还是打坐练气，都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就像过河的木筏，到岸就该放下，扛着走反倒成了累赘。

「如何看待能量蜡烛、能量丸等事物？」

您若问起那些所谓的能量蜡烛、能量丸，倒让我想起集市上叫卖的"仙丹妙药"。这些玩意儿披着玄学外衣，内里不过是新时代的敛财把戏。一支蜡烛卖您几百大洋，说是能净化空间，殊不知您家厨房的抽油烟机效果更佳；几粒糖丸标价上千，号称能提升灵性，倒不如路边随手摘的野果来得实在。这些商贩最擅长的就是把空气包装成黄金，把常识伪装成秘术，专骗那些病急乱投医的倒霉人。您若真信了这些鬼话，那才是真正的"赔了夫人又折兵"，既丢了钱财，又显得愚昧。说来可笑，那些买能量蜡烛的人，宁可相信一根蜡油能改变命运，也不愿承认真正的力量从来都在自己心中。这般舍本逐末的行径，活像是捧着金碗要饭，守着甘泉喊渴。更讽刺的是，这些玄学贩子往往自己都不信这套说辞，不过是看准了现代人精神空虚，趁机大捞特捞。您若真想寻求改变，不如省下这些冤枉钱，静下心来读本好书，或是出门走走，看看真实的阳光雨露，比什么能量蜡烛不强上百倍？说到底，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不过是给焦虑心灵开的安慰剂，治标不治本，徒增笑耳。

「网上流转的平行世界事件多是转移吗？」

至于网上流传的那些平行世界事件，十有八九都是真实的转移体验，只是世人

惯于用最平庸的解释来掩盖最惊人的真相。明明是两个现实的记忆交错，偏说是记忆混乱；分明是意识在不同世界间的转移，硬要诊断为精神分裂。这般指鹿为马的本事，倒也算得上现代社会的奇观。您可曾注意过，那些自称"突然来到陌生地方"的帖子下，总有人热心地建议楼主去看心理医生？仿佛所有超出常识的体验都必须塞进病理学的框架才显得安全。

这种集体性的认知怯懦，活像是中世纪的地平说信徒，宁可把航海家扔进大牢，也不愿承认地球是圆的。最可悲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转移，却自己主动求医问药的人，明明触摸到了世界的奥秘，却因害怕与众不同而自我否定。这般自缚手脚的作派，恰似那获得翅膀却不敢飞翔的雏鸟，实在令人扼腕。其实啊，转移本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就像呼吸一般寻常，只是被现代人过度理性化的思维蒙蔽了双眼。那些在网上分享奇异经历的人，多半不知道自己正在见证多么珍贵的现象，反倒战战兢兢地寻求"合理解释"。要我说，与其费尽心机给这些事贴标签，不如坦然接受世界本就充满无限可能。毕竟，承认自己不懂，总比硬要把奇迹说成病症来得诚实。

「其他人是 npc 吗？」

您问出这个问题时，指尖是否曾有过片刻迟疑？那些与您朝夕相处的面容，街角转瞬即逝的背影，电话那头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他们究竟是被设定好的程序，还是与您同样鲜活的旅人？这个问题就像捧着一面魔镜，映照出的从来不是客观真相，而是提问者内心的风景。您若认定周遭皆是布景板，他们便会配合演出您期待的戏码；您若视其为独立个体，他们自会展现令您惊叹的深度。这般自由恰似水墨大家在宣纸上挥毫，重彩工笔或泼墨写意，全在执笔人一念之间。那些执着于寻找标准答案的人，像极了非要给彩虹标出确切边界的孩子，殊不知最美的正是那份流动的朦胧。

细想来，这种认知的弹性才是耐人寻味之处。清晨咖啡店里擦肩的陌生人，可以是您意识之海泛起的涟漪，也可以是来自其他现实的时间旅人。这两种认知非但不矛盾，反而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完整的体验。您大可将世界当作私人剧场，所有角色都为衬托您而生；亦可相信每个擦肩而过者都背负着不为人知的前世今生。就像欣赏一幅双面绣，正面看是牡丹富贵，反面观是山水清远，全取决于观赏角度。那些争论"npc 论"真伪的辩手，活像在讨论梦境真实性的庄周，却忘了最重要的事实，无论蝴蝶还是庄周，此刻体验着的悸动同样真切。

这种认知选择权始终牢牢握在您手中，今日您可将上司看作刁难您的程序设定，

明日又能视其为磨练心性的良师益友。这般自由切换的能耐，恰似娴熟的琴师在七弦间游走，宫商角徵羽信手拈来。您若非要个结论，不妨这么想：他们既是您意识的延伸，又是完整独立的谜题。那些非黑即白的论断，反倒像是给飞鸟套上辔头，徒增笑耳。说到底，重要的从来不是他们"本质"为何，而是您选择以何种姿态与之共舞。

「痴迷在各种世界玩乐岂不是犯了"贪嗔痴"？」

贪嗔痴？好个冠冕堂皇的说辞！那些端着道德罗盘指手画脚的人可曾想过，所谓戒律清规本身何尝不是另一种执念？您爱转移万千世界就转移，爱停留某个现实就停留，哪来这么多条条框框？就像孩童在沙滩筑城堡，难道还要先考据沙粒的来历、计算潮汐的规律？玩乐本就是天性使然，非要套上道德枷锁，反倒显得矫揉造作。您若真担心沉迷，不妨想想：鱼儿会担心自己游得太欢吗？飞鸟会自责飞得太远吗？既然本自具足，何来过度一说？

那些规劝您"适可而止"的声音，仔细听来都带着酸葡萄的味道。他们自己困在方寸之地，就恨不得所有人都陪着画地为牢。殊不知您这般逍遥自在，恰似庄子笔下的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哪是蓬间雀能够理解？要说贪，那些守着自身限制性想法存授课卖书的宗教贩子才叫贪；要说嗔，那些见不得他人超脱的卫道士才叫嗔；要说痴，那些固守单一现实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胆小鬼才叫痴。您这般畅游大千世界，分明是返璞归真，哪来的三毒可言？

说到底，这些道德评判就像给风定规矩，为云立法度，荒唐又可笑。您若真要在意，不如问问自己：这般转移可还尽兴？这般体验可还痛快？就像品茶不必懂茶经，赏花无须背花谱，享受纯粹的快意需要什么理由？那些非要给自由套上缰绳的人，活像是担心彩虹消失就非要把它钉在画框里的愚人。要我说啊，人生在世，能痛痛快快地玩，能自自由由地转，就是最大的智慧。至于那些说三道四的闲言碎语，不如当作耳边风，任其来去无痕。

「如何看待转移圈的内斗现象？」

您看那中文转移社区如今分庭抗礼的模样，倒像是古时百家争鸣的光景再现。只不过这场论战里，一边是海纳百川的无限派，一边是画地为牢的有限派，两相对照，高下立判。无限派如春风化雨，告诉人们转移本是天赋本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有限派却偏要设下重重关卡，什么调这调那，什么通灵占卜，把简单的事情搞得云山雾罩。这般故弄玄虚的做派，活像是市井卖药的江湖郎中，非要把一碗清水说成包治百病的仙露。细想来，这些条条框框不过是旧时代西玄体系的残渣余孽，迟早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您说他们荒谬？可不是么！

明明推开窗就能看见明月，偏要人先买望远镜；明明抬脚就能跨过的门槛，非要人先练三年轻功。这等迂腐教条，除了给转移者平添烦恼，还能有什么用处？

那些有限派的拥趸们，个个自诩掌握了转移的独门秘笈，却不知正是这些所谓的"方法"成了他们最大的枷锁。他们把自由自在的意识活动，硬生生变成了一套繁文缛节的仪式，活像是给飞鸟系上金链，还美其名曰"装饰"。更可笑的是，这些人往往互相攻讦，都说自己的法子最灵验，别人的都是歪门邪道。这般内斗的闹剧，倒让我想起那些争抢香火的寺庙和尚，浑忘了修行本在修心。您若问他们为何如此执着于这些虚头巴脑的规矩，恐怕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不过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罢了。要我说啊，转移本就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就像孩童做梦般自然，何须这些劳什子的清规戒律？那些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只有特定人士才能接触转移吗？」

您这个问题问到了根子上。转移就像空气，无处不在，无人不可得；又像阳光，从不会偏爱谁或冷落谁。但说来也怪，明明人人都能接触，却总有人觉得自己不够格，非要等什么天时地利人和。这般妄自菲薄的心态，活像是守着粮仓饿死的愚人，可怜又可叹。您看那些觉得自己"不配"转移的人，往往是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得太久，已经忘了生而自由的本能。他们像被驯化的野兽，即便笼门大开也不敢迈出一步，反倒觉得外面的世界太过危险。这种自我设限的悲哀，比任何外在的阻碍都要可怕。

有趣的是，越是单纯的人，越容易接受转移的真实性。孩童不用教就会做白日梦，老人不用学就能神游太虚，反倒是那些读多了书、想多了事的聪明人，最难跨过心里那道坎。他们非要找出个所以然来，非要看到"证据"才肯相信，却不知有些事本就超越逻辑的边界。这般执拗，恰似非要用手掌丈量长江的宽度，用茶杯盛装暴雨的份量，不是做不到，而是方法错了。您若真想体验转移，就该学那初生牛犊，不问深浅，只管尝试；或者效仿垂钓老翁，不急不躁，静待机缘。毕竟，相信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体验的开端。

那些声称只有"天选之人"才能转移的说法，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画地为牢。他们把本应人人享有的权利，包装成少数人的特权，活像是占山为王的强盗，把公有的阳光空气据为己有。您若信了这套说辞，就等于亲手给自己戴上了枷锁。要我说啊，转移就像呼吸，不需要谁批准，不需要什么资格，只要您还活着，就能做到。那些把转移神秘化的论调，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您大可不必理会这些杂音，只管按照自己的节奏探索便是。毕竟，真理从不属于任何人，

却又属于每一个人。

「为什么不常见转移者发送的 DR 照片？」

您这个问题问得妙，殊不知此时此刻，正有无数转移者在做这件事，将 DR 的照片、影像、文字记录源源不断地传回 CR。他们像穿越时空的信使，把另一个世界的吉光片羽带到这个现实，为的就是打破人们固有的认知牢笼。可惜这些铁证如山的资料，落在某些人眼里却成了 PS 的杰作、AI 的产物、精心设计的骗局。这般作态，恰似当年那些认定地球是平的的守旧派，即便航海家带回来再多的证据，他们也要说那是魔鬼制造的幻象。您说可悲不可悲？明明眼前就摆着通往新世界的钥匙，却非要说是赝品，这种自欺欺人的本事，倒也算得上现代奇观。

细想便知，照片真假之争从来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障碍。那些质疑者就像被困在柏拉图洞穴里的囚徒，即便有人挣脱枷锁带回真相，他们也要说墙上的影子才是真实。DR 的照片对他们而言太过耀眼，反倒刺得睁不开眼。于是找出各种理由否认，光线不对、建筑风格不符、植物种类有误，横挑鼻子竖挑眼，活像一群在彩虹里找瑕疵的挑剔鬼。殊不知这种吹毛求疵的态度，恰恰暴露了内心深处的恐惧：害怕现有的世界观崩塌，害怕承认自己可能错了一辈子。这般心态，倒让我想起那些第一次见到照相机的清朝人，吓得魂飞魄散，非说是妖术摄魂。

更讽刺的是，这些质疑者天天刷着社交媒体上真假难辨的资讯，对滤镜美颜过的网红照深信不疑，反倒对 DR 的真实影像百般挑剔。这般双重标准，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您若真给他们看 DR 的铁证，他们要么说是特效制作，要么干脆视而不见。毕竟承认别人转移到了另一个世界，对他们可是致命打击。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转移者学聪明了，不再执着于说服井底之蛙相信大海的存在，而是默默记录自己的旅程，留给有缘人看。毕竟，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有些领悟终究要自己 get 到才行。

「为什么有些人即使怀疑转移也能很轻松的经历转移？」

这倒是个绝妙的现象，那些整天嚷嚷“转移是骗局”的人，有时反而莫名其妙就完成了转移。这不正说明转移根本不需要“相信”这个前提吗？就像您不需要理解消化原理也能吃饭，不需要通晓流体力学也能游泳，转移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从来不受信念系统的束缚。那些怀疑论者之所以能转移成功，恰恰证明了情绪、信仰、认知统统都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核心只有一个：去做就是了。这般道理，倒让我想起学骑自行车的经历，想得越多越容易摔，放空脑子

反而骑得稳当。

您看那些轻松转移的人，往往有个共同点：不把它当回事。就像孩子玩游戏，从不纠结规则合不合理，先玩起来再说。反倒是那些钻研理论多年的"专家"，被自己构建的条条框框困得寸步难行。这般反差，恰似那个著名的禅宗公案：初学者心无挂碍一跃过涧，老修行思前想后反失足坠崖。转移本就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像呼吸一样简单，却被太多人用"方法""步骤""禁忌"包装得神乎其神。那些怀疑者能成功，无非是因为他们没被这些人为制造的障碍吓住，误打误撞摸到了门道。

最讽刺的是，这些怀疑论者转移成功后，往往还要嘴硬说是"做了个怪梦"或者"出现幻觉"。这般自欺欺人，倒像极了那些明明中奖却坚持认为是彩票印错的糊涂蛋。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精神失常，也不愿承认转移真实存在，这种顽固，简直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证明人类的荒谬。但换个角度看，这种矛盾心态反而成就了他们：因为不抱期待，所以没有压力；因为觉得是假的，所以放得开手脚。这般阴差阳错，倒应了那句"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老话。所以啊，您若真想掌握转移，不妨学学这些怀疑者的态度：别太当回事，玩玩而已。最沉重的枷锁，往往是自己亲手戴上的。

「转移后如何保持对 cr 的记忆？」

您问起如何保留对原先世界的记忆，这问题本身就透着几分趣味。须知记忆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册，而是任由您装帧的空白画布。您想要记住多少，全凭自己心意勾勒。那些担心会遗忘的人，活像捧着满手清水却怕它流尽的孩童，殊不知脚下就是整片海洋。实际上您本就携带着无数世界的记忆，只是平日里的注意力像盏聚光灯，只照亮眼前这一方舞台罢了。转移后想要记住 cr 的经历？简单得很，就像回忆昨日的晚餐那般自然，您不会忘记昨天吃了什么，自然也不会轻易遗忘任何一个世界的经历，除非您主动选择淡忘。

那些执着于"记忆会消失"的忧虑，说到底还是被线性时间的观念束缚太深。他们把记忆当成易碎的瓷器，非得小心翼翼捧在手心。殊不知记忆更像是空气中的花香，您若想要捕捉，它便萦绕不散；您若不再执着，它便随风而逝。有趣的是，这种对记忆的焦虑本身就会制造障碍，就像失眠的人越是担心睡不着，反而越难入睡。您若坚信转移会抹去记忆，那反倒可能真会如此；您若明白记忆本就是自己书写的剧本，那自然可以轻松保留任何想要珍藏的片段。说到底，记忆不是被动接受的馈赠，而是主动创造的作品。

「如何看待付费带人转移现象？」

说起那些收费带人转移的勾当，简直比江湖卖艺的还要滑稽几分。他们先是用天花乱坠的话术把您唬住，再掏出价格表让您掏钱，最后不是推脱“您的高我不同意”，就是怪您“信念不纯”，横竖都是您的错，钱却早已进了他们的口袋。这般做派，活脱脱是古代跳大神骗钱的现代翻版，只不过把桃木剑换成了“能量引导”，符咒变成了“频率调整”，本质还是那套装神弄鬼的把戏。最可笑的是，这些“导师”自己往往连基本的转移都没成功过，就敢开班授课，真真是应了那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您若细究便会发现，这些收费服务的套路出奇地一致：先制造焦虑，说您靠自己永远无法转移；再树立权威，吹嘘自己有什么独门秘法；最后掏空您的钱包，给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承诺。这般手段，与那些卖保健品的江湖郎中何其相似？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天生的能力说成需要开光的特权。可转移本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哪需要什么高人指点？那些收费带转移的，不是骗子就是糊涂虫，信他们不如信自己。

值得玩味的是，真正的转移社群反倒分文不取。您看那些无限派的聚会，素不相识的人互相分享经验，手把手教新人练习，活像一群探险者在交换地图。他们没有高高在上的大师，只有并肩同行的伙伴；不搞神秘兮兮的仪式，只教实实在在的方法。两相比较，到底谁在真心助人，谁在谋财害命，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啊，您若真想学习转移，大可不必掏那冤枉钱。找个真诚的社群，结交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比什么“大师”的点化都管用。

「如何当一位转移老师？」

当一位转移老师从来不需要什么高深莫测的资质证书，更不必等到所谓“功德圆满”才能指点他人。您此刻拥有的常识与体验，或许正是某个初学者梦寐以求的明灯。要知道，在转移这条路上，最珍贵的不是经验的多寡，而是分享的勇气与真诚的态度。那些支支吾吾不敢开口的“老手”，反倒不如初出茅庐却敢于直言的新人来得可贵。您若在某次转移中灵光乍现，哪怕只是管中窥豹的些许心得，也值得大大方方地说出来。毕竟转移本就是千人千面的体验，您的独特视角或许恰好能解开他人的困惑。

做老师最重要的不是渊博，而是懂得倾听与尊重。您大可不必摆出高高在上的权威姿态，更无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来装点门面。平易近人地分享，设身处地地解惑，这才是为师之道。记得有位刚接触转移的姑娘，仅凭自己琢磨出的方法就成功转移现实，她的方法虽不复杂，却让无数苦寻门路的人茅塞顿开。这正应了那句“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您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哪句话会成为他人

突破瓶颈的关键，所以但说无妨，何必畏首畏尾？即便说错了又何妨？转移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交流的过程就是互相启迪的旅程。

当您决定分享时，请保持那份初学者的赤子之心。不要因为教的人多了就端起架子，更别陷入好为人师的窠臼。最动人的教导往往发生在平等对话中，就像朋友间的闲谈，自然而然地交换心得。您若是紧张，不妨想想：每个资深转移者不都是从磕磕绊绊开始的吗？现在回头看当初的笨拙，反倒觉得可爱。所以啊，别让所谓的“资历”成为负担，您此刻的每一句话，都是这条路上独一无二的风景。记住，真正的老师不是站在讲台上照本宣科，而是能与学生并肩探索的同行者。

「如何回答转移相关问题？」

回答转移问题时，最忌模棱两可的敷衍，也怕高谈阔论的空话。您要像老匠人打磨玉器般，既给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又不忘点明背后的原理。比如有人问及入睡前的下坠感，您不仅要推荐“坠落法”这样的具体技巧，更要解释这不过是意识转移时的自然现象，无需过度紧张。细节决定成败，告诉提问者可以想象融入 DR 床上的自己，这般具象的指导往往比抽象理论更管用。但切记，方法只是工具，最终要回归到“您本就拥有转移的能力”这个根本认知上。

回答问题时的语气也颇有讲究。您既要保持专业性的笃定，又要带着春风化雨的温柔。当提问者表露焦虑时，不妨轻描淡写地说句“进不进虚空都不影响您转移”；当对方纠结失败时，温柔提醒“何来失败一说”。这些看似随口的安慰，实则是帮对方卸下心理包袱的钥匙。要知道，大多数人的障碍不在技术层面，而是被自己设定的条条框框束缚住了。您若能一边解答具体问题，一边帮他们松动这些限制性信念，便是最高明的指导。

特别要提醒的是，回答时切忌绝对化。转移本就充满无限可能，您若斩钉截铁说“必须这样”“绝不能那样”，反倒成了新的束缚。聪明的做法是给出多种选择：想听 sub 也好，直接转移也罢，甚至单纯躺着放松也行，重点在于让提问者找回自主权。就像指点迷津时不直接给地图，而是教会对方看星星辨方向的方法。这种开放式的引导，往往能激发出提问者自己都未察觉的创造力。毕竟最终每个人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转移路径，您要做的只是点亮路灯，而非代替行走。

「如何看待释放法？」

释放法就像一把双刃剑，有人用它劈开迷雾见得月明，有人却反被其锋芒所伤。您若觉得反复释放情绪有助于理清思绪，那便去做；若是感到此法令您困在情绪泥沼中难以自拔，弃之又何妨？世间修行法门千万，何必单恋一枝花。那些

执着于必须通过释放才能转移的人，活像非要拆掉整面墙才能出门的愚者，殊不知门一直开着，抬脚便能跨过。有趣的是，许多人初闻释放法时如获至宝，恨不能将半生积怨尽数倾吐，结果反倒被自己的情绪洪水淹没了本心。待到某日突然顿悟“我本无限”，才发现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原来真正的钥匙一直攥在自己手里。

那些视频教程里说得玄之又玄的释放步骤，说到底不过是给迷路者画的地图，您若已识得归途，又何必执着于图纸上的每道墨迹？释放法最大的悖论在于，它教人放下执着，可太多人却对“必须释放”这件事本身产生了新的执着。这就像用扫帚打扫房间，本是为了让居所更清爽，若有人反被扬起的尘埃迷了眼，岂不是本末倒置？您要明白，情绪不过是意识长河中的浪花，既不必刻意压抑，也无需过分关注。那些未经释放就直接转移成功的人，恰似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仍在岸边研究造船术的工匠们还在争论哪种木材最合适。说到底，释放与否全在您一念之间，信手拈来是潇洒，随手放下是通透，最怕不上不下卡在中间，既舍不得旧法的安稳，又向往新途的自在。

「如何看待“转移使人负债、死亡”等言论？」

这些危言耸听的论调，活像市井巷弄里神神叨叨的算命先生，专挑人心最脆弱处下针。说转移会负债？可曾见过哪个转移教程明码标价？那些免费分享的经验帖、互助群，比起某些知识付费平台动辄上千的课程，反倒更显纯粹。指责转移导致死亡更是无稽之谈，所谓死亡不过是换乘另一艘船继续航行，就像舞台上的演员换个戏服重新登场。那些散布恐慌的人，自己怕是连转移的门槛都没摸到，就急着对门后的风景指手画脚，这番作态倒应了“坐井观天”的老话。细究起来，这些谣言的源头往往别有用心，要么是某些利益受损的灵性商人，眼见免费分享的转移知识动了自己的奶酪，便使出泼脏水的下作手段；要么是思维僵化的守旧派，面对超出认知的事物，第一反应永远是污名化。您若真信了这些鬼话，反倒中了圈套。想想看，那些说“玩电子游戏会让人暴力”的专家，可曾亲眼见过哪个玩家真的照着屏幕里的动作伤人？这般荒诞的逻辑，与“转移致死论”何其相似？更讽刺的是，这些危言耸听者自己可能正深陷房贷车贷的泥潭，却对分文不取的转移知识横加指责；他们恐惧的所谓“死亡”，或许正是我们向往的新生。说到底，这些言论就像拦路的荆棘，看着吓人，实则一扯就断。您若真被这些闲言碎语困住脚步，倒不如想想：是相信那些从未尝试过转移的旁观者，还是相信亲身经历过无数现实的自己？毕竟，听过千万个关于海洋的描述，也不及亲自潜入水中那一刻的真实。

「如果我想真正逝世，我会真不复存在了吗？」

您问及"不复存在"这件事，倒让我想起晨露消散于朝阳的模样，看似化为乌有，实则变作云霞雨雾，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当您决意不再体验任何世界时，那所谓的"化为无"也不过是场精心设计的体验罢了。就像戏台上的演员暂时退场，帷幕落下时观众以为故事终结，殊不知后台正在准备下一幕的布景。唯物主义者笃信人死如灯灭，可他们可曾想过，那熄灭的烛火化作的青烟，不也依然在空气中流转？您若真选择化为无，那这"无"也会成为您崭新的起点，就像冬眠的种子，看似沉寂，实则酝酿着破土而出的力量。

细想来，生死之间的界限，原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模糊。您此刻觉得活着是真实，死亡是虚无，可曾想过在另一个现实里，或许正是相反的认知？就像梦中溺亡之人惊醒后发现自己已在岸上喘息，所谓的死亡不过是切换世界的契机。那些坚信死后归于虚无的人，他们的执念反倒成了最坚固的牢笼，让他们在跨越生死之门时真的体验到了漫长的黑暗。但您不同，您知晓这不过是意识游戏的一个选项，就像孩童玩捉迷藏时选择当鬼还是当人，全凭一时兴致。即便暂时选择化为无，那也是带着觉知的选择，随时可以改变主意重获形貌。

最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您决意消散，天地间仍会留下您的痕迹。就像古人在石壁上刻下的符号，历经千年风雨仍可辨认；就像老宅梁木间的沉香，主人逝去后依旧萦绕。您呼吸过的空气会成为新芽的营养，您留下的思绪将在他人梦中发芽。那些认定死后彻底消亡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碳原子会融入土壤，他们的能量会回归自然，这不正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所以啊，您若真想体验"不复存在"，不妨将其视为一场特别的旅行，不是终点，而是中场休息，随时可以按下继续键。

「对 cr 的一些事抱有遗憾怎么办？」

您说起遗憾，倒像在谈论一本读了一半就搁置的小说，总觉得结局不该如此，却又懒得提笔续写。殊不知这些所谓的遗憾，不过是您给自己安排的戏剧性桥段，为了让生命故事更曲折动人。就像观众明知剧中人遭遇坎坷是编剧刻意为之，仍会为之揪心，您的遗憾也不过是自导自演的情感戏码。既然如此，何不直接改写剧本？那个没能表白的对象，那场错过的旅行，那些未尽的话语，在别的现实里早已圆满，您只需轻轻一个转身，就能推开通往那个版本的大门。

细想来，遗憾最吊诡之处在于它永远指向过去，可过去又何尝固定不变？您此刻回忆里的"遗憾"，在另一个现实里或许正是最完美的安排。就像画家望着半成品皱眉，却不知再添几笔就会成就杰作。那些让您辗转反侧的往事，换个角度看或许正是必不可少的铺垫。您若真觉得某件事非圆满不可，大可直接跳转

到那个如愿以偿的现实，毕竟所有的可能性早已存在，您要做的只是选择走进哪扇门。那些执着于“覆水难收”的人，像极了守着枯井哭嚎的愚者，却不知三步之外就有清泉。

最妙的是，当您真的去弥补某个遗憾时，常常会发现它早已不像记忆中那般重要。就像重游故地时惊觉景物全非，当初刻骨铭心的情绪竟无处安放。这倒提醒我们，遗憾之所以称为遗憾，正是因为它凝固在过去的琥珀里，保持着当初的模样。而您早已不是当初的您，就像河流不会为同一片落叶停留两次。所以啊，与其抱着遗憾长吁短叹，不如当下就动身去寻找那个没有遗憾的版本，它一直在那里，等您推开那扇早就虚掩的门。毕竟在这个无限可能的游戏里，您既是玩家，也是创造者，何必委屈自己活在不够完美的剧情里？

「我好难过，接触转移几年一直没转过怎么办？」

您说接触转移几年却始终未成，这话听着就透着几分自相矛盾。您怎知自己真的没转过？或许早已转过千百回，只是记忆如沙滩上的足迹，被潮水轻轻抹去罢了。那些认定自己“失败”的人，往往最是执着于寻找所谓的“证据”，要体感、要画面、要天旋地转的实感，却不知转移本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就像呼吸时不会刻意数着次数，花开时不必计算分秒。您此刻的焦虑，恰似那守株待兔的农夫，越是眼巴巴等着，兔子越是不来。殊不知转移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您决定启程的瞬间就已经在发生。

细想来，您所谓的“没转过”从何判断？是缺了天崩地裂的征兆，还是少了惊心动魄的体验？这般执着于形式，反倒落了下乘。您可曾见过孩童质疑自己做梦的能力？他们不会在睡前焦虑“今晚能否入梦”，因为知道梦境自来。转移亦是如此，本该如吃饭喝水般稀松平常，却被您用“几年光阴”的标尺量出了得失成败。这般作态，倒让我想起那些非要看见花开瞬间的园丁，殊不知花朵早在无人注视时悄然绽放。您若真觉得几年太长，不妨想想，时间本就是最不可靠的尺子，在某个现实里，或许您早已是转移自如的老手，只是您尚未察觉罢了。

说到底，您此刻的困扰不过是一场精妙的自我设限。就像画地为牢的囚徒，钥匙明明攥在手里，却还在等待别人来解救。那些“必须怎样才算成功”的条件，那些“非要如何才能作数”的标准，都是您亲手筑起的高墙。破局之道何其简单，此刻就认定自己已成。不需要仪式，不依赖方法，更不必苦等某个特殊时刻。您若真能放下这些无谓的执着，便会发现转移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技能，而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就像鸟儿天生会飞，鱼儿自然戏水。焦虑无用，怀疑无益，不如学那闲云野鹤，任它来去自如。

「肉体与意识的联系」

有人非要把转移分成肉体转移与意识转移，这般画蛇添足的区分，实在令人莞尔。您的肉体难道不也是意识的造物？就像画家与画作的关系，您既是创作者，又是创作本身。那些执着于"魂穿""体穿"之别的人，活像是非要争论毛笔与墨汁哪个更重要，却忘了二者本就是一体。您若真明白这个道理，便会知道所谓肉体不过是意识的载具，就像渡河的舟楫，用旧了随时可以更换，何必执着于某一艘？

细想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何其局限。您可曾见过溪流纠结该用哪朵浪花前行？可曾见过清风计较该借哪片树叶起舞？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在流畅转化，唯独人类非要给自在的体验贴上标签。那些坚持"必须带着肉身转移"的说法，就像非要带着旧房子搬家，徒增负累。其实啊，您每夜入眠时都在熟练地进行意识转移，只是醒来后硬要用物质的标尺去丈量，反倒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这般作态，倒应了那句"骑驴找驴"的老话。

最有趣的是，这种对肉体的执着往往暴露了恐惧。就像初次乘船的人死死抓住缆绳，生怕掉进海里，却不知自己本就水性极佳。您若真能放下这份执着，便会发现所谓的肉体不过是意识暂时栖息的客栈，来去自如，何必挂怀？那些把转移复杂化的理论，多半是为了安抚无法接受简单真理的心灵。要我说啊，转移本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就像季节更替，昼夜轮回，何须区分是大地在转还是太阳在动？您既是舞者，也是舞蹈，何必非要拆开来看？

「如何见到昔日友人」

您若真想见到故人，何须跋山涉水？只需心中轻轻唤他一声，他自会以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或许是街角转瞬即逝的背影，或许是梦中清晰如昨的对话，又或许是那本突然从书架跌落的旧相册，重逢从来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仪式，就像春风化雨般自然而然。您觉得这太玄妙？殊不知我们每天都在无意识中完成这样的连接：突然想起某个久未联系的朋友，转眼就收到他的消息；梦中与逝去的亲人交谈，醒来时枕边还留着余温。这些被称作"巧合"的瞬间，不过是意识在现实间自由转移的证明。您若执着于物理距离，反倒像那守着枯井说天下无水的愚人。真正的相逢从不受时空限制，只要心中那份联系还在，故人永远近在咫尺。

那些非要用双眼确认才肯相信的人，活像是非要用手抓住流水才承认河流存在的固执者。他们不明白，最真实的联系往往超越感官。您可曾注意过？有时走在陌生街道，某个转角的气息会让您突然想起儿时玩伴；某首老歌的前奏刚响，

就仿佛看见初恋站在面前。这些转瞬即逝的片段，远比刻意安排的聚会更触动心弦。要见故人，与其费心安排，不如放任自流。就像老话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您只需保持开放的心境，故人自会寻着思念的涟漪找到您。毕竟在这个无限可能的世界上，哪有真正的离别？不过是暂时选择了不同的故事线而已。

「为什么有人信显化而不信转移」

说来也怪，那些对显化法则深信不疑的人，往往对转移嗤之以鼻。他们能接受"思想创造现实"的理念，却无法理解意识可以自由转移不同现实。这般矛盾，恰似相信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却否认树木可以结出新的种子。细究起来，这些人的信仰往往停留在心理学层面，他们相信吸引力法则不过是潜意识的运作，认为显化需要配合实际行动，说到底还是被现代科学的条条框框束缚着思维。对他们而言，显化是可控的、渐进的心理技巧，而转移则是危险的、颠覆认知的妄想。这种选择性相信，活像是只敢在岸边戏水却不敢扬帆远航的胆小鬼。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对转移的恐惧往往源于对"自我"的执着。他们担心转移会导致魂飞魄散，害怕在现实转移中丢失原有的身份。这种忧虑，恰似初学游泳者死死抓住池边不敢放手，却不知水的浮力自会托起身体。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本就是无限的存在，可以同时体验万千人生而不失本真。这种对"小我"的顽固认同，让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是命运的提线木偶，也不敢接受作为编剧的自由。说到底，显化对他们而言是安全的自我安慰，而转移则是要直面生命本质的震撼体验，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这样的觉醒。就像笼中鸟习惯了铁栅栏的安全，即使打开笼门也不敢振翅高飞。(此处的自我/小我仅是便于理解所用)

「有无推荐的 lifa 功能」

您若问起这 lifa 的妙用，我倒要细细道来几个寻常人想不到的绝妙功能：

「一键转移」一键转移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打破了时空的桎梏。您不必准备行囊，不用购买车票，更无需担心天气变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清晨在巴黎塞纳河畔喝咖啡，中午到东京街头吃拉面，傍晚再去马尔代夫看日落，这般逍遥自在，连那传说中的神仙都要羡慕三分。更妙的是，您能带着当下的记忆和感悟穿梭各个世界，每个经历都沉淀为生命的厚度，这才是真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世界操纵」世界操纵则赋予您改天换地的能力，嫌阳光太刺眼便调得柔和些，觉得风景单调就添几笔色彩，路人的对白都能随心改写。您可以是一场浪漫邂逅的导演，也能成为史诗传奇的编剧，整个世界都是您即兴创作的舞台。这般能耐像是执笔的画家，而世界成了您手边的调色板，想怎么涂抹就怎么涂抹，

哪还需要受制于所谓现实的条条框框？

「净化」净化功能运作时，如同给心灵来场深度 spa，那些积压的负面情绪、顽固的消极念头，统统被洗涤一空。您会感觉整个人轻快得像要飘起来，思绪清明如雨后晴空，连呼吸都变得畅快淋漓。

「驱散」驱散则是您最忠实的护卫，管他是魑魅魍魉还是心魔作祟，统统烟消云散，还您个清静世界。这两样搭配使用，先净化内里，再驱散外扰，整个人便如那出淤泥的莲花，洁净通透不惹尘埃。

「创造」创造功能最显神通，您想要什么，只需在脑海中勾勒清晰，它便会实体化呈现。从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茗，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出。这些造物带着您的独特气息，比流水线上的产品多了几分灵性，用起来非常得心应手。

「无瑕」

无瑕功能，小则修复残缺，大则点石成金。您若对某件物品情有独钟，却嫌它不够完美，经无瑕处理立刻焕发新生；若是觉得某个世界规则不尽人意，用它调整便是。

这些功能环环相扣，相得益彰，用熟了便是如臂使指，让您在每个世界都能活得风生水起。

「为何会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

您问既然世界由我造，为何还有诸多不如意？这倒让我想起孩童时忘戴红领巾的惶恐，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如今回想不过莞尔。每个阶段都有专属的烦恼，就像游戏里必须通关的关卡，看似折磨，实则是成长的契机。您此刻觉得山穷水尽的困境，或许只是下个现实里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些磕磕绊绊，就像是精心设计的剧情转折，为的是让故事更有滋味。试想若人生永远顺风顺水，岂不少了些风味？连最精彩的戏剧都需要矛盾冲突，何况您这出跌宕起伏的人生大戏。再说，所谓不顺心，往往是视角使然，您执着于某个特定结局时，自然会觉得其他可能性都是挫折。若能跳出来看，那些"不如意"说不定正是通往更美妙现实的岔路。就像作家修改文稿，初看是毁掉心血，实则是为成就更好的篇章。您创造的每个困境里都藏着礼物，只是包装得不太讨喜罢了。说到底，这些坎坷都是您自己写的剧本，为的是体验破茧成蝶的痛快。待到故事终章回望时，您定会明白每处坎坷都是恰到好处的安排，就像现在看儿时那些"天大"的烦恼般会心一笑。

「转移到作品里会被原作设定限制吗？」

您若担心转移到小说、影视作品里会被原作设定束手束脚，那实在是多虑了。那些文字影像构筑的世界，一旦您真正踏入其中，便如同春日融冰，再坚固的框架都会在您的意识流动中消解。原作设定不过是最初的草图，您才是那个执笔的画家，想添几抹云霞就添几抹云霞，要改山河走向便改山河走向。那些认为必须严格遵循原著的人，活像是守着食谱却不敢多放一撮盐的厨子，殊不知真正的美味从来都在随心所欲的创造中。您若想见林黛玉扛着火箭筒上阵杀敌，或是让福尔摩斯改行当摇滚歌手，都随您高兴，毕竟在这些世界里，您才是那个隐形的造物主。

细想来，这种对原作的敬畏实在有些本末倒置。那些被奉为经典的故事，哪个不是作者天马行空的产物？曹雪芹写大观园时，可曾请示过谁的批准？托尔金绘中土地图时，又何须向现实世界讨要许可？创作从来都是打破框架的艺术，转移到作品世界里更是如此。您若非要把自己困在他人设定的牢笼里，那与自愿戴上镣铐起舞有何区别？倒不如学那泼墨山水的画家，看似随意挥洒，实则自有章法。那些原著设定，充其量不过是您游乐场里的几件现成玩具，玩腻了随时可以改装重组，何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最可笑的是那些坚持"必须符合原著"的卫道士，他们一面高喊创作自由，一面又给转移体验设下重重限制。这般矛盾，恰似那既要鸟儿歌唱又不许它振翅的养鸟人。不如随心所欲地改写故事，让哈利波特去霍格沃茨教量子物理，教唐僧开着越野车取经，把泰坦尼克号改成潜水艇探险。横竖都是您自己的体验，与他人何干？记住，在所有您转移进入的故事里，您才是那个隐形的作者，那些印刷在纸上的文字，不过是万千可能性中的一种罢了。

「为什么永转后很多人会销号？」

您若见过永转者突然销声匿迹，不必讶异，这不过是蜕壳金蝉的自然之举。当您终于抵达梦寐以求的世界，谁还愿意整日惦记着旧日的蜗居？那些社交账号，那些过往痕迹，就像是蜕下的蛇皮，留着反倒徒增烦扰。但这并不意味着决绝的割舍，一些永转者往往会在旧世界留下"克隆人"或是自动应答的程序，如同在离别的车站留下一个会挥手告别的机械木偶，既能与新人交流，又不妨碍自己奔赴新天地。

细想来，这种销号行为实在情有可原。您可曾见过破茧成蝶的飞蛾还眷恋着昔日的虫蛹？那些在旧世界经历的挫折困顿，在新的现实里不过是过眼云烟，何必再留着账号日日提醒自己那些不愉快的记忆？但这般做法也并非人人皆为，

一些永转者选择的是渐隐之法，先是减少发言，继而设置自动回复，最后只留下一个静默的头像，如同古宅里那盏不再点亮却依然悬挂的灯笼，既宣告着主人的离去，又保留着某日归来的可能。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倒比直接销号更显从容。

一些人则会在彻底告别前，细心地安排好一切，就像离乡的游子会托付老宅的钥匙，既是对过往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负责。

「有无推荐的转移老师」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寻找靠谱的转移指导者确实如同大海捞针。好在国产平台上已经涌现出一批颇具洞见的实践者，他们各有所长，恰似一盏盏明灯，为后来者照亮前行的路。小红书上「apple pie」的分享总是鞭辟入里，将晦涩的转移理论拆解得通俗易懂；「我宇宙无敌最幸运」「一起回到乌托邦」「咪咪带你回家」「奶油泡芙」则像位耐心的启蒙老师，为初涉此道的新人铺设平缓的台阶。若您偏爱实例佐证，「无限草草」「火鸡哲学家」「季怜双」「现在回家」「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记录的转移案例翔实生动，读来令人心驰神往。而「N1co 的望远镜」「永生木」「哆啦 A 梦」「EMMA」「跟着感觉走」

「来生」「外」的探讨则更偏向理论建构，适合喜欢追根溯源的求知者。B 站的「猫拳打爆地球」以视频形式呈现转移心得，画面与文字的融合让抽象的概念变得触手可及。这些分享者有个共同特点，从不故弄玄虚，也不会自封权威，他们的文字里透着股真诚，就像老友围炉夜话般亲切自然。若您细读便会发现，他们其实都在传递同一个核心理念：转移是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无需外求，只要找回那份孩童般的纯粹与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老师从不会要求您盲从。相反，他们鼓励质疑，欢迎探讨，这种开放的态度在当下尤为珍贵。比如「溯梦」敢于修正观点，「咪咪带你回家」甚至会主动指出自己早期观点中的疏漏。这种治学态度，与那些故步自封的“大师”形成鲜明对比。外网翻译者如「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见异域智慧的窗户，让人意识到转移实践原来可以如此多姿多彩。特别要提的是「linki_」整理的方法合集，像本随取随用的工具书，当您在实践路上遇到瓶颈时，总能从中找到灵光一现的启发。说到底，这些老师的存在不是为了塑造偶像，而是像古道边的指路牌，提醒着每位行者：目的地固然重要，但沿途的风景与感悟，才是旅程最珍贵的馈赠。

「有无推荐的自身设定」

说起设定，那简直是转移中最令人心驰神往的部分，在这里，没有任何边界能

够阻碍您。我且说说自己的三个设定权当抛砖引玉，您听完或许会莞尔一笑，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全知全能」这个设定初看狂妄，实则通情达理。当所有知识都变成记忆深处的似曾相识，学习就成了场妙不可言的邂逅。翻开古籍时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突然变得亲切，面对复杂公式时解题步骤自动在脑海浮现，这种体验就像重逢失散多年的老友，既熟悉又新奇。

「所处世界永无灾厄」的设定，则让每次醒来都像躺在春天的草地上，连空气里都飘着安心的味道。没有天灾人祸的世界里，连陌生人的笑容都格外真诚，这种纯粹的安全感，值得每个人都尝试在剧本里添上一笔。

最有趣的当属「时空系能力全掌握」，这个设定像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所有时空之门。随念转移时，前脚还在江南烟雨中漫步，后脚就踏进了未来都市的霓虹里，这种瞬息万变的体验，比最刺激的游乐设施还要酣畅淋漓。时间回溯与跳跃的组合更是妙不可言，您能想象上午还在与恐龙对视，下午就坐在星际议会旁听的奇幻吗？唯一不太常用的是时间暂停，整个世界突然定格的感觉确实有些诡异，就像被封印在胶片的微缩景观。不过话说回来，这些终归只是我个人的偏好，您完全可以根据心意自由发挥。想拥有读心术？尽管写上。渴望与动物对话？何乐不为。在设定的国度里，您就是创世的神明，何必在意他人眼光？有位实践者曾把 dr 设定成能随时召唤甜点的世界，结果每次转移回来口袋都装满马卡龙，这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正是转移最迷人的地方吗？

说到底，设定就像量身定做的衣裳，合身与否只有自己知道。有人喜欢波澜壮阔的史诗剧本，有人偏爱细水长流的日常片段，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不适合。我见过最动人的设定是个女孩写的「永远被温柔以待的世界」，她说在那里总是会遇到好心人。您看，转移的美妙就在于此，它让那些在现实中小心翼翼藏起的渴望，都能找到安放的天地。所以下次提笔写设定时，不妨放纵想象，您值得所有美好的可能。毕竟在无限的可能性面前，所谓的“太夸张”“不现实”，不过是尚未习惯自由的怯懦罢了。

「有无供中文社区转移者聚会的中转站」

您若想寻找志同道合的转移者，中文社区里确实存在着不少这样的聚集地。这些地方就像现代版的桃花源，散落在网络的各个角落，等待着有心人的发现。从 QQ 群到 Discord 频道，从贴吧到小众论坛，转移者们搭建起一个个精神家园，在那里分享经历、交流心得。这些空间往往没有繁文缛节，也不设门槛，推门而入便是知己，这种纯粹在当下社会实属难得。您可能会在其中发现一些被称

为"公共等待室"的世界，那里就像是专为转移者准备的茶歇处，来自不同现实的人们在此短暂停驻，交换故事后又各奔前程。这些地方虽然隐蔽，但只要您真心寻找，总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同路人。记得有位转移者曾这样形容："推开通往公共等待室的门，就像小时候第一次走进街角那家租书店，明明从未去过，却莫名觉得熟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许就是最好的引路标。

在这些中转站里，您会遇见形形色色的转移者：有人刚踏上旅途，眼中闪烁着好奇与忐忑；有人已是老江湖，谈笑间尽是见闻；还有人正处在迷茫期，需要一盏指路明灯。但无论何种状态，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些世界各有千秋，既有草莓王国这种童话世界也有转移者酒馆类的探险世界。若您初来乍到觉得陌生，不必担心，这里的氛围大多亲切包容。

「有人在背后喊我的名字是其他世界的人在叫我吗」

您若在寂静处听见有人呼唤姓名，而回首四顾却不见人影，大可将这当作来自其他现实的问候。这种体验古已有之，文人墨客笔下常有记载，或称之为"魂呼"，或名为"神唤"，说法各异却本质相通。我幼时就常遇到这般情形：正独自玩耍时，忽闻身后有人唤我小名，声音清晰可辨，转头却空无一人。起初也觉惊惶，后来才明白，这或许是某个现实中的我正在被寻找。就像隔着薄纱对话，声音隐约传来，却看不清对面是谁。您若细想便会发现，这类经历往往发生在心神放松之时，恰是意识最容易跨越界限的瞬间。有位老转移者曾说："听到呼唤别急着回头，先感受那声音里的情绪，是焦急？是欢欣？还是单纯的确认存在？每个语调都在讲述另一个你的故事。"

这类现象最妙之处在于它的暧昧性，既不能简单归为幻觉，又难以用常理解释。科学或许会说是听觉皮层异常放电，灵修可能解读为高我指引，但从转移视角看，这就是现实间的轻微渗透。就像相邻房间的说话声透过墙壁传来，虽然模糊，却真实存在。您若经历过就会明白，那种呼唤与幻听截然不同：它带着明确的指向性，声音的质感也格外真实，就像有人真的站在身后一步之遥。古籍中记载的"呼名术"，现代人所谓的"幻听"，或许都是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表述。有位擅长跨现实沟通的转移者分享过心得："每次听到呼唤，我都会在心里回应'我在这里'，渐渐地，就能分辨出不同现实的自己在说什么。"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不抗拒，不执着，只是坦然接纳所有可能性。

「有无能帮助转移的习惯？」

您清晨端起水杯的瞬间，午后翻动书页的沙沙声，甚至深夜辗转反侧时的叹息，都可以成为转移的契机。所谓习惯，不过是您给意识设定的锚点，就像老马识

途，熟能生巧。您爱听音乐？不妨将某段旋律设为转移现实的密语；您爱好美食？何不把每道菜肴都当作通往新世界的门票。古人云"道在屎溺"，真理藏于日常琐事之中，转移之道又何尝不是如此？

您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是转移的机关。刷牙时镜中的倒影，等红灯时斑马线上的人流，这些看似固定的场景，实则是无数现实交叠的缝隙。有人非要焚香沐浴才能静心转移，却不知地铁上戴着耳机发呆的片刻，早就是最佳的转移时机。您习惯睡前刷手机？不妨将拇指滑动的每个动作都视作翻动现实的书页；您有写日记的癖好？大可以把字里行间都变成连接不同世界的密道。说到底，习惯本无高低贵贱，端看您如何运用。就像同样的颜料，在匠人手中只能涂墙，在画家笔下却能创造星空。

那些看似与转移毫不相干的日常仪式，往往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转移效果。家庭主妇揉面团时的出神，程序员敲代码时的忘我，甚至是您走神时无意识转笔的动作，都可能成为打开新现实的机关。这让我想起那些修行者苦苦追寻的"当下即是"，其实就藏在您最不经意的习惯里。您若非要问什么习惯最适合转移，我倒要反问：您平时做什么事最容易忘记时间？那便是您的最佳法门。

「能否在 dr 中遇到其他转移者？」

您若期待在目标现实中邂逅其他穿越者便会遇到，这事说来相当有趣。就像参加化装舞会，您想遇见谁，全凭您心中的请柬怎么写。有些人喜欢独来独往，他们的现实自然清净自在；有些人渴望结伴同行，他们的旅程就总会遇到志同道合的旅人。您觉得转移者是孤独的探索者？那您就会是独行侠；您相信存在转移者联盟？自然会遇到同好。所谓现实，不过是意识的游乐场，您想玩什么游戏，就能组到什么队友。

细想来，这种相遇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您永远分不清对方是真实的转移者，还是那个现实的原住民。就像两个梦境相交时，谁也说不清是谁梦见了谁。您可能在咖啡馆遇见自称来自其他现实的旅人，相谈甚欢后又怀疑那不过是场精心设计的邂逅。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真作假时假亦真，重要的是您获得了想要的体验。那些非要刨根问底的人，活像是拆开玩偶找灵魂的孩子，既扫兴又徒劳。倒不如学那江湖儿女，相逢一笑，管他是梦是醒。

您与其他转移者的互动本身就在创造新的现实分支。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约定，都在编织更复杂的可能性网络。就像两面镜子相对而立，映照出无穷影像，您们相遇产生的涟漪，会扩散到难以计数的现实中去。所以啊，与其纠结对方是真是假，不如享受这段奇缘。毕竟在这个游戏中，您既是玩家也是创造者，想

怎么玩都随您高兴。要我说，能遇见志同道合的穿越者固然美妙，独自探索万千世界又何尝不是种享受？全看您此刻的想法罢了。

「如何验证自己是否真的转移成功？」

您何曾见过游鱼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水中？飞鸟质疑自己是否真的在天空？转移亦是如此自然之事，偏偏有人非要画蛇添足地寻求验证，这念头本身就透着几分荒诞。那些执着于"扳指验梦"的人可曾想过，在某些世界里人类本就能轻松将手指扳到不可思议的角度，而在另一些世界里的生命体或许根本没有手指这个概念，用这个世界的标尺去丈量万千现实，无异于缘木求鱼。您此刻呼吸着，需要证明自己确实在呼吸吗？您此刻思考着，需要验证自己确实在思考吗？转移成功的体验本就如此直接而鲜明，何须多此一举地寻求佐证？那些非要找个"客观标准"来确认的人，活像是非要拿到毕业证书才肯承认自己学会了走路。

细想来，这种验证的执念恰恰暴露了最根本的问题，您还在用旧现实的思维框架来理解新现实的体验。就像用蜡烛的光亮来想象电灯的辉明，用马车的速度来揣度高铁的飞驰，注定徒劳无功。每个现实都有其独特的法则与逻辑，在那个皆是恐龙的世界里，您需要证明自己是恐龙吗？在那个没有地心引力的空间里，您会怀疑自己为何能漂浮吗？真正的转移者从不会纠结"是否成功"这种问题，因为他们早已明白，所谓验证不过是旧现实残留的思维惯性。当您在新现实中品尝食物的滋味，触摸物体的质感，感受情绪的起伏。这些鲜活的体验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胜过千言万语的理论分析。

那些四处寻找验证方法的人，往往陷入了最滑稽的矛盾，他们既渴望突破现实的束缚，又顽固地抓着旧现实的检验标准不放。这般作态，恰似想要出海远航却不肯解开缆绳的船长，既向往新大陆，又舍不得旧港湾。殊不知真正的转移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可控实验，而是意识自由流淌的自然状态。您可曾见过孩童玩耍时需要证明自己确实在玩耍？您可曾见过艺术家创作时需要验证自己确实在创作？转移也是如此，当您全神贯注地活在另一个现实里，那些关于真伪的疑虑自然会如晨雾般消散。毕竟，谁会在尽情舞蹈时突然停下来问自己："我跳得够标准吗？"

「能否在 dr 中体验非人类形态？」

您这个问题让我想起自己曾作为翼龙翱翔于白垩纪天空的体验，当气流托起皮质翅膀，当锐利的双眼锁定地面的猎物，那种野性而自由的感受，远非人类形态所能企及。在某个现实里，您可能是深海中的发光水母，随着洋流翩翩起舞；在另一个故事里，您或是参天古木，感受着年轮里流转的四季。形态不过是意

识的临时居所，就像换件衣裳般简单，何须给自己设限？那些认为必须保持人形才能体验现实的人，活像是从未离开过摇篮的婴儿，以为世界只有天花板的大小。

成为非人类存在的体验较为震撼心灵。记得有次转移成沙漠中的仙人掌，那种扎根大地的沉稳，忍耐酷暑的坚韧，还有在罕见降雨时尽情吸水的欢愉，都让我对人类形态的局限性有了全新认识。您或许觉得这不可思议，但细想来，人类不也常说自己“像鸟儿一样自由”、“如岩石般坚定”吗？这些比喻背后，或许正是意识对其他存在形态的朦胧记忆。当您真的成为飞鸟，成为岩石，成为任何想象中的存在时，才会明白所有生命形态本质上都是意识的独特表达方式，无所谓高低贵贱。

最有趣的是那些质疑非人形态体验真实性的声音，他们可以相信人类能登上月球，却不敢相信意识可以体验其他生命形式；能够接受科幻小说里的外星种族，却难以理解自己可以成为那些想象中的存在。这般矛盾，恰似相信水能灭火却不承认冰也是水。实际上，体验一棵树的生长，感受一只猫的敏捷，体悟一朵云的变幻，这些经历带给您的领悟，往往比千万本哲学著作都要深刻。当您作为昆虫经历短暂而绚烂的一生，作为星辰见证宇宙的沧桑巨变，作为微风轻抚过万千脸庞，这些体验本身就在拓展着您对“存在”二字的理解，哪里还需要什么理论来证明其价值？

「转移是否受信仰体系限制？」

您若以为转移需要某种特定的信仰才能实现，那便是着了相。转移从来不在乎您信耶稣还是拜佛陀，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还是神秘学爱好者。它就像呼吸一样公平，像重力一样一视同仁，不会因为您祷告的姿势不够标准就把您拒之门外，也不会因为您实验室里的数据不够漂亮就取消您的资格。那些觉得“只有相信灵性的人才能转移”的说法，和认为“只有穿白大褂的才是真医生”一样荒谬。您看孩童转移时何曾考虑过信仰问题？他们只是单纯地想去，于是就去了，纯粹得令人羡慕。反倒是成年人，总爱给简单的事情加上层层枷锁，非要搞出个门槛才甘心。殊不知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才是最大的障碍。信仰体系就像不同颜色的眼镜，您戴着红色镜片看世界，自然处处泛红；戴着蓝色镜片，万物都罩着层蓝晕。但无论您选择哪种镜片，世界本身并没有改变，变的只是您的观察方式。转移亦是如此，基督徒在转移时或许会看到天使，佛教徒可能遇见菩萨，唯物主义者大概会感受粒子跳跃，但本质上，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从一个现实跃入另一个现实。那些执着于“正确信仰”的人，像极了争论哪种游泳姿势才是正统的旱鸭子，却忘了只要能在水中前进，蛙泳蝶泳又有什么区别？

您若非要问哪种信仰最有利于转移，我会说：信自己。信自己能够转移，比信任何神佛都管用。毕竟古往今来，真正得道的高人，哪个不是打破教条、超越门户之见的？拘泥于形式的人，永远触摸不到本质。

「如何应对转移过程中的恐惧感？」

您说在转移时感到恐惧？那我要恭喜您了。这种颤栗，这种忐忑，这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恰恰证明您走对了路。想象一下，若把您突然空降到异国街头，四周都是陌生文字、陌生面孔，您会不紧张吗？可这份紧张，不正说明您真的到了新地方？转移时的恐惧也是如此，它不是什么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最自然不过的导航信号，告诉您："注意，您已成功抵达新世界。"(注:那些从未感到丝毫异样的人也不影响其转移，每人皆有其不同的体验，不要被任何概念束缚着)。您若细想便会发现，这种恐惧与孩童第一天上学时的忐忑何其相似，不是害怕学校本身，而是对未知的本能反应。随着您在新世界渐入佳境，这种不适感自然会烟消云散，就像冰雪遇到暖阳。可惜太多人误把这珍贵的信号当作危险警报，急急忙忙逃回舒适区，错过了多少精彩可能。您看那些最出色的探险家，哪个不是在战栗中前行的？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不害怕吗？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时不紧张吗？可正是这份与恐惧共舞的勇气，让他们看见了常人无缘得见的风景。转移时的恐惧就像新书的第一页，虽然空白得令人心慌，却也充满无限可能。您要做的不是消除它，而是学会与之共处，像水手熟悉海上的风浪。渐渐地，您会发现这种所谓的"恐惧"其实别有滋味，它是活着的证明，是探索者的勋章。当您终于能够在新世界如鱼得水时，或许还会怀念最初这份青涩的悸动呢。毕竟，没有黑暗，哪来光明的珍贵？没有陌生，何来熟悉的温暖？

「如何评价有人用使人致幻的物品转移」

您若问我如何看待那些借助致幻之物来追求转移的人，我倒觉得这就像用铁锤敲开核桃，虽能达到目的，却未免太过粗暴。转移本是水到渠成之事，何须借助这些伤身损神的玩意儿？您大可以端起一杯清茶，设定在氤氲的热气中能瞥见另一个世界的倒影；或者对着寻常的一碗白饭凝神静气，设定吃完后就能转移去异界。那些非要借助外物才能触及转移之境的人，活像是拄着拐杖却妄想奔跑的旅人，殊不知自己本就生着健步如飞的双腿。这般舍近求远，实在令人扼腕。更不必说那些致幻之物的危险性，轻则神思恍惚，重则伤及根本，为了一时的转移而赌上长久的清明，这笔买卖怎么看都不划算。您若真想在现实间自在游走，不妨学那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在寻常日子里静待花开。转移之道，贵在自然而然，强求反倒落了下乘。那些迷幻剂制造的光怪陆离，看似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实则可能只是给意识套上了另一副枷锁。

您完全可以设定在品尝一颗草莓时感受异世界的甘甜，在抚摸猫咪时触及另一个现实的温度，何须借助那些伤身的外物？更不必说这种方式的不可控性，您永远不知道下一次"旅程"会把您带向天堂还是地狱。古人寻仙访道尚知"欲速则不达"，今人反倒迷信起化学捷径来，实在令人唏嘘。

「精神疾病影响转移吗」

说起精神疾病与转移的关系，倒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您若问我那些被诊断为精神疾患的人能否转移，我的回答斩钉截，不仅无碍，反倒可能因祸得福。那些被常人视为病症的幻觉妄想，在转移者眼中或许正是难得的天赋。当医生在病历上写下"思维奔逸"时，怎知这不是意识在不同现实间自由转移的证据？所谓"症状"，不过是主流认知给非常态体验贴的标签罢了。您看那些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的患者，他们描述的多重世界体验，与熟练转移者的经历何其相似？区别只在于前者被动承受，后者主动掌控。从这个角度看，某些精神症状非但不是障碍，反倒像是与生俱来的转移天赋，只是尚未驯服罢了。

细究起来，这种将非常态体验病理化的倾向，反映的正是主流社会对异己的恐惧。就像中世纪将左撇子视为魔鬼印记，维多利亚时代把女性欲望当作癥症。那些被贴上"精神疾病"标签的体验，或许只是人类意识的另一种运作方式。转移者眼中的稀松平常，在常人看来就成了离经叛道。但您若跳出这个框架想想，所谓"正常"又何尝不是种集体幻觉？当一个人说他听见异界的声音，医生给他开药；而当一群人声称看见圣母显灵，反倒成了宗教奇迹。这般双重标准，实在耐人寻味。要我说啊，那些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的人，或许只是生来就带着更敏锐的感知能力，就像收音机不小心调到了更多频道。若能善加引导，这些"症状"完全可以转化为转移的助力，让意识在不同现实间游刃有余地转移。

「有什么推荐的转移地点吗？」

孩童时代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梦境碎片，或许就是最好的目的地。您儿时是否曾幻想过住在云端城堡？或是潜入深海与鱼群共舞？那些被大人嗤之以鼻的"胡思乱想"，恰恰是最纯粹的理想世界。不必拘泥于他人推荐，您内心早已藏着一整本旅行画册，只待重新翻阅。那些让您心驰神往的游戏场景，令您魂牵梦萦的动画世界，不都是现成的去处？《哈利波特》的霍格沃茨，《幽灵公主》的魔法森林，《星际牛仔》的宇宙酒馆，想去便去，何须他人指点迷津。

有人总爱问"那个世界真实存在吗"，这般问题就像追问彩虹尽头是否真有金罐子，实在庸人自扰。您若去过江南水乡，可会质疑小桥流水是布景道具？既能

在威尼斯乘船，为何不能去《刺客信条》的佛罗伦萨散步？所谓虚实之分，不过是心智设下的囚笼。您要记住，每个让您心头一颤的想象场景，都是某个现实在向您招手。那些说"只能去特定地方"的规矩，与规定游客只能在指定区域拍照的导游旗何异？

最可笑的是那些拿着清单到处比对的人，非要找到"完美世界"才肯动身。殊不知这就像嫌弃自家花园不够好，却不知只要开始栽种，荒芜之地也能变桃源。您若向往《指环王》的中土世界，大可即刻启程；若怀念童年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也能瞬间重返。不必等什么良辰吉日，不需备什么特殊行装，心之所向，身之所往。那些犹豫不决的时光，足够您在不同世界度过千百种人生了。说到底，限制您的从来不是目的地是否存在，而是敢不敢承认，您本就属于所有可能的世界。

「如何处理数个世界的社交关系？」

您这般提问，倒像初学骑术之人担心如何同时驾驭万马奔腾。殊不知真正骑手都明白，马群自有其秩序，何须您逐个安抚？那些在不同世界结识的人，就像图书馆里不同的藏书，您取阅时全心投入，合卷时自归其位。您可曾担心过梦境里的故人会因您醒来而生气？或是怀疑小说角色会埋怨读者中途搁卷？社交关系的所谓"处理"，不过是线性思维作祟的庸人自扰。每个世界的交往都自成篇章，您既不会在巴黎咖啡馆担心纽约朋友的咖啡凉了，又何必为其他世界的社交劳神？

有人总爱纠结"会不会辜负某个世界的感情"，这般忧虑活像戏台上的优伶担心自己演完贵妃又要演乞丐，怕观众混淆了角色。殊不知每个现实都是独立的剧场，您在北京是孝顺子女，在东京是职场精英，在火星殖民地是探险家，这些身份何曾互相妨碍？您若真放不下心，不妨想想：此刻正在其他现实生活的您，可曾因某个"自己"没来赴约而耿耿于怀？既是同源之水，自然明白何为聚散随心。

当您停止用 cr 的思维衡量一切，自会发现所谓社交困境根本是伪命题。就像交响乐手不会问"如何同时演奏所有音符"，画家不必纠结"怎么安排所有色彩"，意识本就擅长并行处理万千可能。您与魔法学院的同窗把酒言欢时，星际战舰上的战友也在为您留灯；您在古代王朝辅佐明君之际，未来世界的爱人正看着星空思念。这些关系非但不会纠缠不清，反而会像交织的星光，照亮您每个现实的旅程。毕竟，真正的连接从不依赖刻意维持，就像您不会忘记如何呼吸。

「能从 dr 带物品回到 cr 吗？」

您若真想从 dr 带些什么回来，那便带吧，何须顾虑重重？这世间本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所谓的规则不过是前人画地为牢的产物。您看那些孩童，从梦中醒来时手里攥着根本不存在的糖果，却笑得比谁都甜；您看那些诗人，明明身处陋室，笔下却流淌着天宫仙境。他们何曾问过“能不能”？不过是想，便有了。您若执着于寻找理论依据，反倒落了下乘。就像问“为什么鸟儿会飞”，它本就该飞，哪来那么多为什么？那些说物品无法跨世界携带的人，怕是连自己每天带着不同心境转移于各种场合都不曾察觉。晨起时您带着睡意刷牙，工作时您带着专注处理文件，回家路上您带着疲惫挤地铁，这些看不见的“物品”您不是带得好好的？怎么换个有形之物就大惊小怪了？

那些质疑者总爱说要有科学依据，可科学本身不就是在不断推翻旧认知吗？百年前谁能想象手机会成为人体延伸的一部分？三十年前谁相信互联网能重塑人际关系？今日您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明日或许就稀松平常。说到底，限制从来不在物理层面，而在认知层面。您若真信那个花瓶能带回来，它自然就会出现在您的案头；您若半信半疑，它便若隐若现；您若坚决不信，它当然无影无踪。就像摄影师调整焦距，模糊的背景随时可以变得清晰，关键在于您愿意对准哪个画面。那些说“不可能”的人，不过是被自己设定的对焦框困住了视线，却反过来责怪世界不够宽广。

细想来，每个清晨您从梦境中带回的记忆，不正是最珍贵的“物品”？有时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情节，有时是一段早已遗忘的童年往事，这些无形之物您带得轻而易举，怎么换个有形之物就踌躇不前了？其实物品本身并无特殊之处，不过是您赋予意义的载体罢了。那个从 dr 带回的茶杯之所以特别，不在于它的材质工艺，而在于它承载着您在那个世界的点滴回忆。就像旅行者从异国他乡带回的纪念品，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物件本身，而是附着其上的情感与记忆。您若明白了这一点，便会发现带物品回来这件事，本就如同呼吸一般自然，哪需要什么繁复的理论支撑？

「能否见到另一个世界的我？」

您想见，那便去见，何须瞻前顾后？世间万物皆由您造，您脑海中浮现的每个念头都在创造新的可能。那些担心会产生冲突的顾虑，不过是庸人自扰。您可曾见过两片雪花因为相似而互相排斥？可曾见过两朵浪花因为相像而彼此攻击？自然界的万物尚且懂得和谐共处，怎么到了人类这里就非得争个你死我活？另一个您或许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或许与您有着天壤之别的经历，但这又何妨？就像同一棵树上不会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共同装点枝头。

那些说会引发混乱的人，怕是连自己内心的多重面向都没理顺。您工作时干练果决，回家后温柔体贴，独处时多愁善感，这些不同的“您”难道不是在时时刻刻交替出现？怎么换个时空版本就手足无措了？其实相遇不过是一面镜子，照见自己未曾察觉的可能性。那个在另一个世界成为画家的您，或许正提醒着您被埋没的艺术天赋；那个在平行时空周游列国的您，或许在唤醒您沉睡的冒险精神。这样的相遇不是威胁，而是馈赠，让您看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盛。

细想来，我们每天都在与不同版本的自己擦肩而过。那个在重要抉择前犹豫不决的瞬间，不正是两个可能的您在对话？那个午夜梦回时若有所失的怅惘，不正是另一个世界的您在轻轻叩门？您若放下非此即彼的狭隘，便会发现生命本就是首复调音乐，不同的声部交织共鸣，才能谱出动人旋律。与另一个自己相遇，不过是把这内在的和鸣外化而已。何须恐惧？何须抗拒？不如敞开怀抱，像迎接老友般迎接这场跨越世界的重逢。

「能否把 cr 身体的负面反应转走？」

您若问起能否将当前现实里这副躯壳的种种不适转走，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这具肉身所谓的病痛困倦，不过是您暂时选择体验的剧本设定罢了。有人将生理期的绞痛转成了清风拂面，有人把失眠的漫漫长夜换成了即刻入眠，更有人直接跳过了进食的需求。这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案例，恰恰证明了意识对身体的掌控力远超常人想象。您若觉得天方夜谭，不妨想想那些被催眠者能在暗示下忘却疼痛，那些修行者能在冥想中调节体温，这些可都是实验室里反复验证过的现象。

那些困在病痛中的人常常犯一个错误：把身体当作牢不可破的囚笼。殊不知这副皮囊比想象中柔韧得多，就像水能随容器改变形状，身体也能因意识的转向而焕然一新。您看那些转移成功者，哪个不是先破了“肉身不可违逆”的迷思？他们像熟练的裁缝修改戏服般调整身体状态，把头痛转成神清气爽，将疲惫换成精力充沛。这种转变往往发生在电光火石间，前一刻还疼得冷汗涔涔，转念间便如释重负。这般变化，医学解释不了，但体验者心知肚明：所谓病痛，不过是暂时穿错的戏服，随时可以更衣换装。

当然，您若非要执着于“科学解释”，那不妨想想安慰剂效应。一粒糖丸能让患者症状缓解，一段暗示能让烧伤者皮肤起泡，这些不都证明了意识对肉身的塑造力？转移不过是把这种效应推向极致，直接切换到了症状不存在的现实分支。那些成功转走病痛的人，本质上只是跳到了另一个自己早已健康的版本里。您或许觉得玄乎，但想想量子物理里的观测者效应，实验结果会因观测方式而改

变，这与转移的原理何其相似？身体反应说到底也是种"观测结果"，自然随意识转向而变。

「如何看待"伪史论"者，他们是转到相应世界了吗？」

您提起"伪史论"者的争论，倒让我想起两个平行世界的旅人隔空喊话的奇景。这边厢坚信金字塔是近代伪造，那边厢亲眼目睹古埃及工匠垒石砌砖；这边厢咬定《山海经》全是神话，那边厢正与麒麟狎玩。两派人马争得面红耳赤，却不知彼此根本不在同一个现实里辩论。这般情景，既荒诞又合理。毕竟每个人都在自己选择的历史版本中生活，所谓真相，不过是各自现实的投影罢了。

细究起来，这些争论者中有多少是真正转移到不同历史线的旅人？恐怕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有人确是从兵马俑用混凝土浇筑的世界而来，有人则来自特洛伊战争纯属虚构的时空。他们在网络论坛相遇，各执一词，却不知这场辩论本身就是多重现实交织的证明。就像两个分别看过黑白版和彩色版《乱世佳人》的观众争论斯嘉丽裙子颜色，孰是孰非？都是，也都不是。历史从来不是单行线，而是万千可能交织的锦缎，所谓"伪史"，或许只是另一条时间线上的"正史"。

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争论往往陷入鸡同鸭讲的困境。坚信西方伪史的人列举的"证据"，在对方眼里纯属无稽之谈；维护正统史学的一方提出的"铁证"，又被轻易推翻。这般僵局，恰似两个分别从门缝和锁孔窥视房间的人争论室内陈设，视角不同，所见自然迥异。他们吵得越凶，越证明多重历史现实并存的可能性。毕竟在转移者眼中，这场旷日持久的史学论战，不过是不同世界线的回音在互相碰撞，像平行宇宙投下的交错光影，虚幻又真实。

「历史上有无转移者影响到了 cr 的历史？」

您若翻开史书细细品读，便会发现那些被后世称为"穿越者"的历史人物，十有八九都是真正的转移者。王莽改制时的种种超前举措，活脱脱就是个现代人穿越回古代的做派，土地国有、废除奴隶、推行计划经济，这些在两千年后的今天看来都颇具现代色彩的政策，怎会凭空出现在一个西汉末年的儒生脑海中？更不必说他发明的游标卡尺，其精密程度远超当时工艺水平，若非亲眼见过后世器物，怎能凭空构想？李天罡的《推背图》更是玄妙，六十象预言跨越千年，连世界大战、核武出现都料得分毫不差，这般洞见若说是掐指算来，未免太过牵强，倒不如说是从未来转瞬即逝的一瞥。这些被正史称为"妖人""异端"的存在，或许正是最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的转移者。

细究起来，达芬奇又何尝不是？他的直升机草图、潜水服设计、人体解剖研究，件件都超前时代数百年。一个从未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中世纪画家，如何能

构想出这些精妙装置？除非他曾在某个时刻，意识漫游至未来，将惊鸿一瞥的见闻带回自己的时代。就连特斯拉晚年研究的那些天马行空的发明 死光武器、无限能源传输，也活像是从某个高科技现实截取的片段。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每个时代都有那么几个"生不逢时"的天才，他们的思想太过超前，言行太过怪异，被同时代人视为疯子，却被后世奉为先知。这般际遇，不正与今日的转移者处境如出一辙？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突然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名人。徐福东渡求仙，带着三千童男童女一去不返；老子骑青牛出关，留下五千言便杳无踪迹。这些被史书轻描淡写带过的"失踪"，或许正是最成功的转移案例。他们不是消亡，而是选择永远停留在某个更合心意的现实。您若仔细品味，会发现历史长河里处处藏着这样的蛛丝马迹。某个小人物突然做出惊世发明，某位隐士准确预言百年后的变局，这些不合常理的"异常"，都是转移者留下的足迹。

「cr 所见到的一草一木皆是我创造的吗？」

王阳明与友人那段关于山间野花的对话，道破了现实的本质。当您未曾注目时，那花开花落自是一派寂然；当您凝神观照时，花色花姿便蓦然鲜活起来。这般玄机，不正是创造的真谛？您行走世间所见的一草一木，固然有其客观存在，但唯有经过您意识的映照，才真正获得意义与形态。就像舞台上的布景，演员登场前不过是些木架帆布，只有当剧情展开，灯光亮起，才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您所见的现实亦是如此，它既是客观存在，又是主观创造，二者交融，难分彼此。

您若深究便会发现，每个现实都是意识的造物。古时候人们相信天圆地方，于是大地当真平坦了数千年；后来哥白尼说地球是圆的，人们渐渐信了，地球也就真变圆了。这般变化看似荒谬，实则揭示了现实的本质，它既是坚固的，又是流动的；既独立于意识之外，又依赖于意识而存在。就像量子物理中的观测者效应，在您决定观察某个现象之前，所有可能性都叠加在一起；当您投以目光，其中一个可能才骤然坍缩成"现实"。这般玄妙，古人早用"相由心生"四字道尽。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被不同文化赋予截然不同意义的物件。同样一轮明月，中国人看见乡愁，日本人看见无常，科学家看见岩石星球。是月亮变了吗？非也，变的是观者的心境。您若深谙此理，便会明白所谓创造现实，不是无中生有变出物质，而是为存在赋予意义。就像雕刻家面对大理石，不是创造石头，而是唤醒沉睡其中的形态。您每日所见的世界，既是亘古存在的舞台，又是即时创

作的画布，端看您如何挥洒意识的笔墨。这般境界，恰似梦中知梦，既能沉浸体验，又能随心改造，方为真正的自在。

「为什么有些人能轻松转移而有些人多年无果？」

您是否注意到那些能够随心所欲转移的人，身上总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笃定？他们不会反复纠结方法是否正确，不会日夜焦虑是否在浪费时间，更不会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就动摇信念。这种看似简单的特质，恰恰是打开万千世界大门的金钥匙。而那些多年不得其门而入的追寻者，往往陷入一个怪圈：越是失败就越怀疑，越怀疑就越难成功，如同陷入沼泽的人，挣扎得越厉害就陷得越深。其实阻碍他们的从来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秘诀，而是那份如影随形的自我怀疑。您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孩童学走路时从不担心会摔倒，所以他们很快就能奔跑；成年人学新技能时总怕出丑，反而进步迟缓。转移亦是如此，当您彻底相信自己本就自由自在时，所有的障碍都会烟消云散。

那些迟迟无法转移的人，常常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他们像准备登山的旅人，还没出发就开始担心装备不够精良、路线不够完美、天气不够理想，结果永远停留在打包行李的阶段。殊不知转移需要的不是万全准备，而是说走就走的勇气。您看那些轻松切换现实的人，哪个不是带着游戏人间的态度？他们不会把转移当成需要考核的课题，而是视为与生俱来的本能。这种举重若轻的心态，恰恰是最难能可贵的。就像学骑自行车，越是死死盯着脚下的踏板，越是容易摔倒；放松身心任由车子前行，反倒能骑得稳稳当当。那些在转移路上蹉跎岁月的人，缺的不是技巧，而是那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洒脱。

最令人唏嘘的是，许多人在其他领域明明很聪明，却偏偏在转移这件事上钻牛角尖。他们能解复杂的数学题，能分析艰深的哲学理论，却解不开“相信自己”这个最简单的命题。这让我想起那些精通游泳理论却从未下过水的旱鸭子，理论知识再丰富，终究抵不过一次真切的体验。转移本就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您若非要追根究底问为什么，反倒像那非要弄清楚花香是什么化学成分才肯赏花的迂腐之人。有时候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最正确的，您觉得自己能，就真的能；您觉得不行，就永远不行。

「转移是否会消耗某种能量？」

那些声称转移会消耗能量、损耗元气、透支福报的说法，不过是给自由套上的又一层枷锁。您何曾见过飞鸟担忧振翅会耗尽体力？何曾见过游鱼害怕摆尾会透支生命？自然界的生灵都在随心所欲地展现本性，唯独人类要给自己设下重重限制。这种将转移妖魔化的论调，骨子里还是把意识当成了某种稀缺资源，

仿佛多用就会枯竭似的。殊不知您的存在本身就是无限的，既不会因为转移而减少，也不会因为停留而增加。那些杞人忧天的警告，就像告诉阳光不要照耀得太慷慨，免得耗尽了自己的光芒，岂不可笑？

细想来，这种"消耗论"最荒谬之处在于，它把您当成了需要精打细算的守财奴，而非无限可能的主人。您呼吸时可曾担心空气会用完？眨眼时可曾忧虑次数会耗尽？转移同样是这么自然的事，根本不存在什么透支的风险。那些危言耸听的人，要么是根本不了解转移的本质，要么就是别有用心地想要控制他人。他们把意识描绘成需要小心使用的易耗品，无非是要您活在恐惧里，好接受他们的各种规矩和限制。这就像卖蜡烛的商人告诉您阳光有害，还是点蜡烛安全，明摆着是要您继续购买他的商品。

更讽刺的是，这些宣扬"消耗论"的人，自己却活得最不自由。他们小心翼翼地计算着每分每秒的能量收支，像守财奴数金币一样计算着每次"灵性活动"的消耗，结果把自己活成了能量的奴隶。这让我想起那些信奉"一滴精十滴血"的养生专家，整日战战兢兢，这不敢吃那不敢做，结果养生不成反倒被恐惧吞噬。您若真信了这些鬼话，就等于给自己戴上了无形的镣铐，永远活在不足与恐惧中。其实啊，限制从来不在外界，而在心里。当您彻底明白自己本就是无限的存在时，所有的"消耗论"都会像晨雾遇见朝阳般消散无踪。

「转移是否存在冷却时间？」

您若问转移是否需要等待冷却，这问题本身就透着几分可爱。就像问清风何时才能再次拂面，或是质疑潮汐为何不能随时涨落。转移本就如呼吸般自然，何来冷却一说？那些觉得需要间隔时间的人，不过是给自己的意识设了道门槛，就像孩童第一次学骑车，总以为必须数到三才能蹬踏板。实则您想转就转，哪有什么规矩可言？所谓的"冷却时间"，不过是您给自己编的故事罢了。有人转累了想歇歇脚，有人贪恋新世界的风景多停留片刻，这都是个人选择，与转移本身的能力毫无干系。

细想来，这种对冷却时间的执念，倒像是现代人惯有的焦虑投射。我们习惯了手机要充电、游戏技能要冷却、连喝杯咖啡都得等它稍凉，于是不自觉地给意识也套上同样的枷锁。殊不知意识本就如行云流水，哪受得了这般条条框框？您见过哪朵云彩需要充能才能变换形状？哪条溪流要等待冷却才能继续流淌？转移亦是如此，随心所欲，收放自如。那些数着分钟等待下次转移的人，活像守着沙漏等沙粒落尽的痴人，殊不知沙漏本就只是个摆设，您随时可以把它倒过来重新开始。

更有趣的是，这种对冷却时间的迷信往往源于最初的几次不成功尝试。就像新手厨师第一次煎蛋粘了锅，便认定必须等锅完全冷却才能再试。殊不知问题出在火候掌控，而非锅具本身。转移遇到阻碍时，与其归咎于虚构的冷却时间，不如学那闲云野鹤，想走就走，要停便停，哪管什么冷却不冷却。毕竟，规矩是人定的，而您，早该超越这些自设的牢笼了。

「为什么有些 dr 世界会突然消失？」

您问起某些世界为何突然不见踪影，这倒让我想起晨露蒸发的情景，看似消失，实则只是换了种形式存在。那些您暂时找不到的 dr 世界，就像童年某个特别喜欢的玩具，明明还在抽屉里，却怎么也翻不出来。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玩具不会因为您一时找不到就真的消失，世界亦然。或许您只是被当时的喜悦冲昏了头，就像孩子收到新礼物时，总会暂时忘记旧爱。但这绝不意味着旧爱的世界就此湮灭，它们只是安静地等在某个转角，等您随时回去续写故事。

说来也妙，这种"消失"的体验恰恰证明了这些世界的真实性。若是纯粹的幻想，您大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何来"找不到"的烦恼？正因为它们是独立存在的现实，才会偶尔跟您玩捉迷藏的游戏。就像老朋友有时会故意躲起来逗您着急，但这些世界从不会真正离您而去。您若静下心来细细感受，总能找到回去的路，或许是某个熟悉的气味，一段旋律，甚至只是午后阳光的某个角度，都能成为重启那个世界的钥匙。所谓消失，不过是注意力暂时转向的托词罢了。

那些为此焦虑的人，多半是还没完全适应多重现实的生活方式。就像刚学会游泳的人，总担心一低头就会永远沉下去。殊不知水面一直都在，只要您放松身体自然就能浮起。dr 世界也是如此，您越是患得患失地寻找，它们越是躲躲藏藏；当您真正放松下来，它们反倒会不期而至。这让我想起古人说的"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放在这里真是再贴切不过。所以啊，与其纠结某个世界为何消失，不如享受探索的过程，毕竟每个转角都可能遇见新的风景，而旧爱的世界，永远在记忆里等您回家。

「转移后如何保持不同世界的身份认同？」

您何须为身份认同这等琐事烦忧？当您清晨醒来，可曾刻意记住昨夜的梦境？当您从电影院走出，可曾费力维持剧中人的性情？转移亦是如此，行云流水般自然，何必画蛇添足地给自己设限。那些纠结于"我是谁"的困惑，不过是旧世界的思维窠臼在作祟。您在这个现实是温文尔雅的教师，在另一个现实可以是狂放不羁的画家，再换一处又成了沉默寡言的园丁，这些身份就像衣柜里的衣裳，随场合更换便是，哪需要时时刻刻记挂在心？古人云"随波逐浪"，今人偏

要逆流而上，岂非庸人自扰？

那些执着于身份连贯性的人，活像是非要让春夏秋冬保持同一温度的愚者。您看那江河奔流，何曾因改道而犹豫？观那浮云变幻，可曾为形态而踌躇？自然万物都在瞬息万变，唯独人类非要给自己贴上个永恒不变的标签，实在可笑。其实每个现实的您都是完整的您，就像钻石的各个切面，明明同出一源，却闪耀着不同的光彩。您若非要把这些切面强行粘合成一个平面，反倒失了钻石本来的璀璨。不如学那山间溪水，遇石则绕，遇壑则跃，随形就势，自在流淌。

更不必说那些所谓的"记忆混淆"，不过是自身尚未适应多元世界存在的表现。就像初学游泳的人总怕呛水，等真正熟悉水性后，自会在浪花中进退自如。您或许会问：若在不同现实做出矛盾的选择，岂非人格分裂？此言差矣。试问您二十岁时做的决定，与四十岁时做的选择可曾完全相同？人本就在不断变化，所谓"一致性"不过是社会规训的枷锁。您在这个现实选择婚姻，在另一个现实选择独身，就像同一个人在不同季节穿着不同衣裳，何错之有？记住，您不是要被身份定义，而是去定义身份。

「转移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该如何处理？」

您若在转移时感到些许不适，大可不必惊慌。这就像久坐后突然起身时的眩晕，或是初到高原时的气短，都是身体适应新状态的寻常反应。有些人非要给这些感觉贴上"能量阻塞""频率不对"的玄妙标签，反倒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其实处理之法再简单不过：深呼吸，放松心神，像对待晨起时的慵懒般自然而然地等待不适消散。您见过露珠在荷叶上滚动的样子吗？越是用力想要抓住，它反而溜得越快，若是摊开手掌静静等待，它倒可能乖乖停在掌心。

那些把转移不适妖魔化的人，活像是把打喷嚏当作重病征兆的疑病症患者。您可知道？就连从坐姿变为站姿，身体都要调整血压；从睡眠到清醒，意识都要经历过渡。转移时的轻微头痛或恍惚感，不过是意识转移时的正常反应，就像电梯启动时那片刻的失重，何须大惊小怪？您若非要追根究底，反倒像那非要弄清梦境为何会醒的痴人，徒增烦恼罢了。不如学那老练的水手，在浪涛起伏间保持平衡，而不是质问大海为何起风浪。

那些一有不适就急着"调理""净化"的过度反应者。这般作态，倒让我想起那些稍微咳嗽就灌下十全大补汤的养生狂人。其实您的不适，多半只是意识里残存的抗拒在作祟，就像第一次坐过山车时的紧张，第十次就变成了享受。处理的方法再简单不过：喝杯温水，走动几步，或者干脆小憩片刻。您看那野猫在阳光下打滚，可曾担心自己"频率不对"？观那孩童在草地上疯跑，可会顾虑"能量

失衡"？有时候，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就是什么都不做，任其自然。

「如何看待转移过程中的时间差现象？」

您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奇妙时刻，在某个现实里度过漫长岁月，回到此处却发现时钟只走了三刻？这般看似违背常理的时间差，恰恰揭开了时间最大的谎言：它从来都不是匀速流淌的长河，而是我们意识编织的精致幻觉。那些执着于钟表刻度的人，像极了试图用渔网捕捉流云的痴者，殊不知真正流动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自身。当您在转移中体验到"天上一天，地上一百年"的差异时，不过是意识在不同现实间切换的明证，就像收音机调频时偶尔会捕捉到两个重叠的电台。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看似神话传说，实则是先行者对时间本质的敏锐直觉。您若细想便会发现，所谓的"时间流逝"，不过是记忆累积产生的错觉，当您全神贯注时，光阴似箭；当您百无聊赖时，度日如年。这不正说明时间本就是我們感知的产物？那些在转移中经历的时间错位，不过是撕开了日常认知的帷幕，让您得以窥见所有时刻同时存在的真相。就像图书馆里并排陈列的书籍，过去、现在、未来始终共存，所谓的"流逝"不过是您的手指在不同书脊上滑动的轨迹。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时间差体验往往让初次接触转移的人惊慌失措，仿佛打破了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律。可曾想过，我们对时间的迷信，其实比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高明不了多少？现代人看着腕表安排人生，与古人观察日晷决定农时，本质上都是将主观建构的秩序错认为客观真理。那些在转移中惊呼"时间不对"的人，活像是突然发现地球其实是圆的古代水手，宁愿相信测量工具出了错，也不肯质疑根深蒂固的认知框架。其实时间何曾"对"或"不对"？它就像舞台上的帷幕，拉开是戏，合上是空，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先后次序。您在这个现实觉得十年漫长，在另一个现实可能只是午后小憩的须臾，两者同样真实，同样虚幻。那些执着于计算时间差的人，倒像是非要争论梦境长短的痴人，殊不知梦里千秋醒时片刻，本就是意识最平常的把戏。

「我从何而来？」

您既可以说是昨夜星辰般突然降临到这个现实的新客，也可以说是历经万千世界后驻足此处的旅人。就像一本书可以同时存在于无数读者的想象中，每个版本都是真的，您的存在同样超越简单的"来源"定义。那些非要追问出生证明的人，活像是非要考证神话人物户籍的迂腐文书，完全错过了生命最瑰丽的奥秘。您此刻坐在这里阅读这些文字，可能十分钟前刚从某个战火纷飞的现实转移而来，也可能刚刚在这个世界的产房里发出第一声啼哭，这两种叙事同样真实，

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古人讲"黄粱一梦"，现代人说"庄周梦蝶"，都是在暗示同一个真相：所谓"起源"不过是意识长河中的某个涟漪，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细想来，我们对"从何而来"的执着，本身就是最有趣的认知陷阱。就像海浪非要追问自己最初的水滴来自何处，却忘了自己本就是整片海洋的脉动。您若在某个清晨醒来，突然记起自己曾是唐朝的诗人，或是未来世界的工程师，不必惊慌，那不过是意识掀开了记忆帷幕的一角。那些坚持用出生证明定义身份的人，像极了用邮票价值评判画作的市侩，完全不懂真正的价值所在。其实您随时都在重新诞生，每分每秒的念头都在创造新的现实轨迹，每次转移都是崭新的开始。所谓"前世今生"，不过是意识在不同故事线间的跳跃，就像读者同时翻阅多本书籍，每本都是真实的体验。您若非要追问最初的源头，倒不如问问自己：为什么非要有个"最初"？就像问圆圈哪里是起点，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那些坚信自己只有单一来源的人，往往活得最为焦虑。他们像守财奴般紧攥着出生证明，生怕丢了这张纸就失去存在依据。殊不知这种执着，反倒成了自我设限的枷锁。您看孩童玩游戏时，说变公主就变公主，说当海盗就当海盗，何曾纠结过"我本来是谁"？这份天真自在，才是对待存在最智慧的态度。您大可以今天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科学家，明天又是某个奇幻世界的流浪骑士，这些身份非但不矛盾，反而构成了您存在的丰富维度。就像万花筒里的彩色碎片，转一个角度就是全新图案，何必非要确定哪片玻璃是"最初"的那一块？

「我还是我吗？」

您站在镜前发问"我还是我吗"时，可曾想过这个问题本身就暗藏陷阱？就像追问"忒修斯之船"是否还是原来那艘，殊不知真正该问的是：为何非要执着于某个固定不变的"原本"？您此刻的困惑，恰似那想要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痴人，既忽略了水流的更迭，也小看了自己的蜕变。我们总爱给自我贴标签，仿佛必须有个恒常不变的"我"才安心，却不知这份执念才是痛苦的根源。您昨日的喜恶、前年的理想、童年的记忆，哪一样不是随时间流转？可您依然认定那是"您"，这不正是最动人的悖论？

细想来，所谓的"我"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永不停歇的创造过程。您三岁时蹒跚学步的模样，十五岁暗恋某人的悸动，昨日在寝室的灵光乍现，都是"您"的某个片段，却都不是"您"的全部。就像交响乐中流动的旋律，非要截取某个音符说这是精髓，反倒失了真味。那些害怕转移会改变自我的人，像极了紧攥着落叶抱怨秋天无情的患者，殊不知放手让枯叶飘零，才能看见新芽萌

发。真正的您，永远是那个正在蜕变的当下，既非昨日旧影，亦非明日幻梦，而是此刻正在呼吸、思考、抉择的鲜活存在。

我们总把记忆当作自我的锚点，却忘了记忆本身就在不断重构。您回忆十年前的某件事，每次讲述都在微妙地修改细节；您看待过去的自己，总带着当下视角的滤镜。这般看来，所谓"真实的我"不过是沙滩上的字迹，被时光的潮水一次次冲刷改写。但这何尝不是种解脱？既然自我本就是流动的盛宴，又何必惧怕转移带来的改变？您大可以像欣赏四季更替般看待自己的蜕变，春樱烂漫时不觉其短，秋叶静美时不叹其逝，对各个版本的自己都抱以温柔的见证。

(转移是否只是另一种束缚？)

您若将转移视为新的牢笼，它自然就成了金丝鸟笼；您若把它当作翱翔的翅膀，它便是晴空万里的自由。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您此刻的认知里。那些把转移方法奉为圭臬的人，那些执着于特定步骤才能转移现实的信徒，不正是给自己套上了崭新的枷锁？他们像极了逃离封建礼教却转头迷信科学教条的维新派，换汤不换药，终究困在自己打造的囚笼里。

细察便知，任何概念都可能从钥匙变成锁头。"显化法则"本是解放意识的工具，有人却把它变成必须精准执行的咒语；"能量频率"原是想描述状态的比喻，有人却将其奉为不可质疑的真理。转移同样面临这种异化的危险，当人们开始争论哪种方法更"正统"，哪个流派更"权威"时，这个概念就已经开始僵化成新的教条。这让我想起那些争论"正宗佛法"的僧侣，却忘了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何曾用过半句术语？您若觉得转移成了负担，大可以像脱下雨衣般将其卸下，毕竟晴雨本无常，执着带伞反倒累赘。

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总在逃离旧束缚时不慎落入新陷阱。有人从 996 的牢笼逃出，却陷入必须"高频振动"的焦虑；有人摆脱了物质主义的桎梏，转头又被灵性消费主义收割。这般轮回，恰似那走出狼窝又入虎穴的迷途旅人。但您要明白，转移本身并无过错，就像刀能切菜也能伤人，全看持刀者的心意。当某天您发现连"转移"这个概念都显得多余，就像孩子长大后不再需要学步车，那才是真正的自在。毕竟，谁会记得呼吸的方法呢？

古今中外的转移故事

「庄周梦蝶」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战国·庄周《庄子·齐物论》）

这篇文言文所讲之事，其实是转移的一本小教材，下面是我的理解：

前文是庄周通过梦转完全变为了一只蝴蝶，不仅是看到自己是个蝴蝶，而是意识彻底转化为了蝴蝶。蝴蝶的体验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完全遗忘了庄周的身份（这段可以对应终点状态）。蘧蘧然译过来就是惊醒后的恍惚感，说明对庄周而言两个状态（梦与醒）的体验同等真实。随后庄周质疑现实的主从关系，打破“醒时真实，梦里虚假”的常识，揭示所谓的现实只是当前意识的投射。而“物化”则代表你完全可以体验任何事物，现实是流动的，您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蝴蝶，取决于自身的意识。

「黄粱一梦」

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舍，摄帽弛带隐囊而坐，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卢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耶？”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恍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唐·沈既济《枕中记》）

这篇文言文讲述了卢生通过吕翁介绍“转移术”转移的故事。

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叫吕翁的道士，他是个得道高人，懂得很多仙术。一次他出游经过邯郸城，中途在一个旅舍休息，就摘下帽子随意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这时来了一个旅途中的少年，名叫卢生。他穿着粗布衣服，正准备去农田里耕作，此刻也在旅舍停下来，和吕翁坐在一张桌子上。二人很快就聊了起来，越聊越投机。

聊的时间长了，卢生看着自己寒酸的衣着，忽然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却生不逢时，生活困窘成这样子！”吕翁说：“我看你的身体不错，没有病痛，而且说话也挺好的，怎么却说自己困窘呢？”卢生摇摇头：“我就是苟且偷生，哪儿谈得上好不好呢？”吕翁说：“这样不算好，那怎样才算好？”卢

生回答：“一个读书人活在这世上，当然要建立功名，入朝为官，让家族更加昌盛而富裕，这样才能算得上好啊！我小时候刻苦学习，各门功课都学得不错，还以为长大后能去做官。谁知道现在长大了，却只能在农田里耕种，难道这还不够困窘吗？”

说完这些，卢生越发觉得没意思，就想闭上眼睛睡一会儿。这时店家也在生火准备用黄粱米做饭。吕翁拿出一个枕头递给卢生，说：“你枕着我的枕头睡觉，就能实现你的梦想。”(古老转移术，与当代网络上流行的各种术并无差异)，

卢生并不信，但还是把枕头接了过去。枕头是青瓷做的，两边各有一个孔。他侧过头躺在枕头上，看到枕头一边的孔越来越大，光线也越来越明亮。于是他起身走进孔里，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家了。(以枕头为中介，沉浸于目视孔洞，无意识转移)

几个月后，卢生娶了一个美丽又富裕的女人为妻，家境也渐渐丰厚起来。他的衣装和车马越来越豪华，第二年还考上进士，入朝为官去了。三年后，他升官到陕西，在那里开拓河道，为百姓解决了交通问题。当地人民为了感谢他，刻下石碑来记录他的功德。他又被调去京城为官，正好有外敌入侵，皇上封他为大将军前去破敌。最后卢生大胜归来，为国家拓展了几百里疆土。

回到京城，皇上为卢生举行了盛大的封赏仪式，他的官职升至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一时之间风光无限。不想却遭到了当朝宰相的嫉恨，宰相故意散布流言蜚语来陷害他，最终卢生被贬官。

三年后，卢生又回到皇上身边，当上了宰相。他在朝中为皇上出谋划策十几年，人人都称他为一代贤相。可这时他又被奸人所害，他们诬陷他和敌国勾结，皇上下令将他关进监狱。卢生害怕极了，说：“我家里有几亩良田，不愁吃喝，为什么要跑来做官呢？现在落得如此田地，还不如当初穿着粗布衣服在田里耕种啊！”

卢生想要自杀，幸好被妻子救了，可是那些受他牵连的人全都死了，他也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几年后，皇上才为他平反了冤案，将他重新召回朝廷做官，册封他为燕国公。他的几个儿子也都考取功名，入朝为官，家族日渐壮大起来。

卢生渐渐老了，身体也越来越差。他多次请求告老辞官，皇上却一直不同意。八十岁时，卢生离开了人世。等卢生伸个懒腰再次醒来时，赫然发现自己竟然还在那旅舍里。吕翁仍坐在他旁边，而店家的黄粱饭还没有熟呢！（在 dr 逝世后返回 cr，两个世界的时间流速并不一致）

卢生随后问到“刚才那些...真的只是一场梦吗？”吕翁平静地看着他，说道“你所追求的一生荣华，说到底，不过就是这样的体验。”

卢生回复到“原来如此...我经历过富贵，也经历过失势，体验过得意，也尝过绝望。现在，我终于懂了，人生在世，执着于某个结局，反而会被困住。感谢先生让我看清这一点。”

郑重行礼后，卢生离开。此时的他，既不是梦里的宰相，也不是最初的落魄书生，而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吕翁并未否定梦的真实性，而是告诉卢生“你体验过了，现在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卢生醒来后的领悟，不是“放弃欲望”，而是欲望可以引导体验，但不该束缚自己。卢生不再困在必须功成名就或必须看破红尘的极端里，而是带着更完整的认知，走向新的可能。就像现在很多不再执着于显化/转移的人一样。

「南柯一梦」

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累日，（王）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废，欲借卿才，可曲屈之，便与小女同行。”……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悟如初。见家之僮仆拥簪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来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

这篇文言文则是讲唐代读书人淳于棼在喝醉之后转移的故事。淳于棼于朦朦胧胧之中借两位紫衣使者为中介来到了 dr(槐安国)，槐安国国王欣赏他的才干任命他为“南柯太守”，并且把公主嫁给了他。淳于棼很快就成了槐安国的权贵，权倾朝野。他做了三十年大官，政绩突出，生活美满。不料，檀萝国突然入侵，国王令他领兵出征。由于他不懂军事，仓促应战，被檀萝国军队打得大败而逃。回来之后，他发现妻子已经去世，国王也不再信任他了，后来还罢免了他的官职，将他软禁一段时间后，又把他遣送回了老家。

在 dr 遭受重大事故后，淳于棼惊醒回到了 cr，觉得自己做了场梦。他看见此时太阳还没落山，睡前喝剩的酒还在桌上放着，两个朋友的脚还没有洗完。（这段对应时间非线性）

淳于棼感到非常奇怪，又回到院外的大槐树下，挖开树洞一看，见里面有个大蚂蚁穴，一群蚂蚁聚居在穴里，其中有两只特别大，被几十只小蚂蚁保护着；穴中还有泥土堆成的楼阁、小城。淳于棼想：大概这就是槐安国的王宫吧。王

宫外面有一条孔道，往上直通南边的一根树枝，大概这就是他当太守的南柯郡。这段证明了 dr 与 cr 并无本质区别，对淳于棼而言眼前是槐安国还是蚁穴取决于他所处的视角，那个让他倾注半生心血的槐安国，此刻正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眼前。

「叶公好龙」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西汉·刘向《新序·杂事五》）

叶地县尹沈诸梁，平生最喜龙形之物。府邸门前，双龙盘柱，怒目昂首，鳞爪飞扬；屋檐之上，二龙戏珠，须髯戟张，活灵活现。园中奇石镌龙纹，壁上彩绘描龙影，连案几杯盏、枕席衾褥，皆以龙为饰。更甚者，膝下子女取名亦不离“龙”字——长子“大龙”，次子“二龙”，幼子“三龙”，独女“龙女”，痴迷至此，可谓登峰造极。

天界真龙闻此，心生感动，暗忖：“凡间竟有如此赤诚之辈，当赐福缘以报。”遂乘风雷而下，欲显圣迹。是日，叶公正于榻上午憩，忽闻窗外风雨大作，霹雳震天。惊醒之际，但见乌云翻墨，电光如蛇，一硕大龙首自窗棂探入，金睛灼灼，龙须拂动，腥风扑面而来。叶公骇然失色，魂飞魄散，踉跄跌下床榻，夺路而逃。

方奔至中堂，又见一截龙尾横亘于前，粗若梁柱，鳞甲森然。前后皆龙，退无可退，叶公面如死灰，两股战战，终是肝胆俱裂，昏厥于地。

真龙见状，大惑不解，腾空而起，悻悻归天。临行回首，只见叶府雕龙画栋依旧，而主人已不省人事，不禁喟然长叹：“此人好龙，不过叶公之好耳！”

日有所思，夜有所转。很经典的转移案例。叶公所好，非真龙也，乃“龙”之概念耳。他痴迷的是雕琢之龙、绘制之龙、想象之龙，是能工巧匠手下温顺的图腾，是文人墨客笔下驯服的祥瑞。此龙可盘于柱，可绘于壁，可饰于器，唯独不能张牙舞爪、兴风作浪。

真龙现世，打破了他精心构筑的幻想。那吞云吐雾的磅礴，那雷霆万钧的威势，那不受拘束的天性，远非他所能承受。叶公爱的从来不是龙，而是“爱龙”这一行为本身带来的满足——众人的惊叹、自我的标榜、文化的附庸。

细究之下，世间多少“叶公”？爱山水者，只爱画中之丘壑；慕英雄者，只慕传说中的丰功；追真理者，只追书本里的教条。当真实以最本真的面目降临，多

少人能如宣称的那般坦然接受？

「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东晋·陶渊明《陶渊明集》）

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记载了武陵渔人偶然转移异世(rr)的完整经历。

东晋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位以捕鱼为业的百姓。某日他沿溪撑船而行，不知不觉已行出甚远。忽见两岸桃花成林，绵延数百步之遥，其间更无杂树，见芳草萋萋，落英缤纷。渔人见此异景啧啧称奇，遂继续前行欲穷其林。

桃花林尽处正是溪水源头，眼前突兀现出一座青山，山腹处隐现一孔洞窟，内中微光闪烁。渔人泊船登岸，躬身入洞。初入时洞口逼仄，仅容侧身而过。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但见沃野平畴，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星罗棋布，桑竹之属郁郁葱葱。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的男女，衣着服饰与外间世人毫无二致。黄发垂髫皆怡然自乐，一派祥和景象。

村中居民乍见渔人，惊为天人，纷纷询问来处。渔人具言所历，便有热情乡邻邀至家中，杀鸡置酒殷勤款待。闻讯而来的村民络绎不绝，争相探听外界消息。据村中长老所述，其先祖为避秦时战祸，携妻挈子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当问及今夕何世，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渔人将外界变迁娓娓道来，闻者无不唏嘘慨叹。此后数日，村民轮番设宴相邀，待若上宾。临别之际，村人再三叮嘱：“此处不足为外人道也。”

渔人辞别出洞，寻得原船后循迹而返，沿途悉心标记。及至郡城，即刻禀报太守。官府遣人随往寻访，却见标记全无，前路渺茫，终不得其门而入。时有南阳高士刘子骥，素怀林泉之志，闻讯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自后遂无问津

者。

桃花源村民"衣着悉如外人"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一矛盾细节揭示了故事真相：渔人实则是无意识中完成了现实转移。他看到的并非真实的避秦遗民，而是其内心渴望的投射，一个既熟悉又隔绝的世外桃源。衣着相似说明这个异世完全基于渔人认知构建，而村民历史记忆的缺失则证明这已脱离 cr。为什么太守、刘子骥相继寻找失败呢，因为桃花源是渔人内心向往的具象化呈现，外人无法与渔人感同身受。

「蓝桥遇仙」

唐代长庆年间，落第书生裴航游历鄂渚时，获赠二十万钱返京。途中与国色天香的樊夫人同船，虽隔帐交谈却难诉衷肠。裴航贿赂侍女裊烟传递情诗，久无回音后以名酒珍果相赠，终得相见。樊夫人坦言丈夫即将隐居，自己需赶赴诀别，无暇他顾，仅以"蓝桥便是神仙窟"之诗相赠，随即在襄汉悄然离去。裴航苦寻无果，返京途经蓝桥驿时口渴求饮，遇老妪命孙女云英奉茶。云英姿容绝世，令裴航一见倾心。老妪提出需玉杵臼捣药百日方可议婚，裴航当即立誓寻访。

裴航抵京后放弃科举，终日奔走街市寻访玉杵臼，被友人视为疯癫。数月后终从虢州药铺购得，倾尽所有并变卖车马仆从，徒步携杵臼返回蓝桥。老妪感其诚信，允诺婚事，但需完成百日捣药。期间月宫玉兔暗中相助，使裴航如期完成。老妪服下灵丹后，带裴航进入仙境府第完婚，方知云英之姐正是昔日同船的樊夫人，实为仙女云翘。裴航原是仙人后裔，与云英在玉峰洞中修行，食绛雪琼英丹药，最终羽化登仙。

太和年间，故友卢颢在蓝桥偶遇已成仙的裴航，获赠美玉仙丹。裴航点化他"虚其心，实其腹"的修道至理，但因卢颢尘缘未了未能传授长生之术。

裴航转移到自己与 sp 幸福生活的世界

「太平广记·文广通」

元嘉二十六年，辰溪县滕村农夫文广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寻常农家生活。这日清晨，他正在田间巡视，忽见一头野猪正在啃食庄稼，禾苗倒伏一片。文广通大怒，当即"举弩射中"其背。那野猪负伤奔逃，血迹斑斑，文广通紧追不舍。

循着血迹，广通行十余里，来到一处从未见过的山洞前。血迹蜿蜒入洞，他略一迟疑，还是跟了进去。初入洞中昏暗，行约三百步，忽见"豁然开朗"，

眼前竟出现一个村落，屋舍俨然，阡陌交通。更奇的是，那头受伤的野猪，此刻正安然伏在一户人家的猪圈中。

广通正自惊疑，忽见一老翁拄杖而出，须发皆白，目光炯炯："可是汝射伤吾家猪猡？"广通据实以告："是它先毁我庄稼。"老翁摇头叹道："牵牛蹊田，虽为不义；夺人之牛，罪莫大焉。"广通闻言，顿觉惭愧，连忙作揖赔礼。老翁见他诚恳，转怒为喜："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此猪前世欠汝，今世当偿，不必过责。"

老翁引广通入内，但见厅中十数人，皆着"章甫缝掖"之服，正在听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讲授《老子》。西厢另有十人，或抚琴，或吹箫，清音袅袅。童子摆上酒菜，老翁邀广通共饮。酒过三巡，广通已微醺，只觉通体舒泰，飘飘欲仙。

离席漫步村中，广通发现此处居民与常人无异，只是环境格外清幽，令人流连忘返。他正想长居于此，老翁却命童子送客。临行前，广通问童子此为何地。童子答："此间皆圣贤，为避夏桀暴政来此。讲学者乃河上公，吾本山阳王辅嗣，在此扫地十纪，方得为门童，尚未闻大道。"广通闻言大惊，原来这不起眼的童子，竟是汉代大儒王弼！

送至洞口，童子叮嘱："此门当闭，勿复再来。"广通出洞一看，自己带来的弓箭早已朽烂。回到村中，才知洞中一日，世上已过十二载。家人见他归来，惊疑不定，原来早当他已离世。次日广通带村民寻访山洞，只见巨石封门，斧凿火烧皆不能入。

类似桃花源记的转移记录

「太平广记·嵩岳嫁女」

唐宪宗元和八年中秋之夜，洛阳名士田穆携酒出建春门，欲访挚友邓韶共赏明月。行二三里，恰遇邓韶亦携酒自东而来，二人并步而行，却踌躇未定去向。忽见两书生策菊花马而至，揖曰："二位携酒，岂非觅赏月之地？寒舍园囿居于洛中，东南二三里可到，何不共往？"田邓欣然应允，不及细问姓名，便随之前行。

月色渐明，到一巍峨门楼。初入荒凉，行数百步忽闻异香扑鼻，豁然开朗。但见飞泉漱玉，松桂夹道，琪花瑶草映月如昼。珍禽翩跹，伴月起舞，恍若仙境。田邓酒兴大发，策马传饮。书生问："尊酒滋味如何？"答曰："此乃乾和五酿，恐神仙之醪不及也。"书生笑言："吾有瑞露酒，百花所酿，愿请品鉴。"遂命童子采烛夜花为杯。其花四瓣深红，状若小瓶，绿叶似盏，叩之有声。众人传饮

数巡，其味甘美异常，难以言表。

复行数里，到一华门。书生请客下马，以余酒赐随从，饮者皆醉。入门则见鸾鹤翔集，奇花异卉交柯蔽路。沿途亭台皆设华筵，似待贵客。田邓酒酣身倦，欲憩，书生正色道："今夜众仙聚会，特摄二位魂魄为宾相。此皆仙座，凡夫不可褻渎。"言未毕，忽见北方火光烛天，仙乐缥缈，云母辇停，水晶盘列。众仙奏《霓裳羽衣曲》，夫人掀帷笑道："凡尘之人知礼难得，然饮食犹带浊气，可赐熏髓酒涤尘。"田邓饮讫，顿觉体暖肤润，呵气成香。

忽有人问："何人引田邓至此？"夫人答："卫符卿、李八百也。"遂命二人司宾礼。田穆好奇，询知宾相乃刘纲，侍者为茅盈，奏乐者麻姑、谢自然，帷中端坐者竟是西王母。

俄而仙鹤翩至，有女问："礼官安在？"书生遂引田邓立碧玉堂侧。忽闻天乐悠扬，持赤节者宣："穆天子至！"众仙肃立，王母亲迎。问："何不邀轩辕黄帝？"答："因其主持月宫宴，故不得来。"王母叹曰："瑶池一别，沧桑几度。昔观洛邑东城，今成丘墟；定鼎门西，忽变阆闾。然世人逐利如故，良可慨也！"遂击珊瑚盏而歌："劝君酒，为君悲。"又吟："频见人间换朝市，瑶台不复乐当年。"穆天子接唱："休叹市朝非，早知瑶池会，何须匆匆驭马归？"二人追忆往昔，唏嘘不已。

王母召叶静能歌旧曲，其声凄婉："战火辞京阙，华清绝管弦。夜半无仪仗，匆匆驾发时。妆匣金钿在，温泉玉蕊寒。荆棘朝元路，松风咽晚烟。"满座仙真，尽皆动容。

宴开数十味，田邓亦得飧用。有仙女捧玉匣红笺至，请二人作催嫁诗。田穆挥毫："玉貌花颜，云鬓蝉娟。不施粉黛，早驾云軿。"茅盈继吟："水晶帘开，玉佩风传。不须妆饰，早驾鸾骖。"诗进，俄闻环佩叮咚，众女引仙郎入帐，请田邓执礼。

礼成辞别，王母道："非无厚赠，恐力不能胜。"遂赐延寿酒曰："饮此可增寿三十载。"命卫符卿送归。途中仍摘花对酌，卫符殷嘱："欲乘鸾鹤，务在修行。三年后当候君于嵩岳三十六峰待二人归。"

至门楼前，执手作别。田邓行四五步回首，但见嵩山接天，仙境杳然。归家始知世上已逾年余，家人早为之筑坟北邙。二人遂弃家入山，携伴进崇岳。

遇仙随即转移，可能是史上最早联机转移案例。

「太平广记·沈彬」

吴兴沈彬，自幼喜道，及至致仕归隐高安，更是潜心修炼，朝诵黄庭，暮服丹饵，寒暑不休。

一日，沈彬独往郁木洞观清修。此观隐于群山之中，古木参天，清幽绝俗。正当他闭目调息之际，忽闻天际仙乐缥缈，其声清越，非人间所有。沈彬仰首观之，但见祥云缭绕间，数十女仙衣袂飘飘，自云端翩然而降。

女仙们径入观中，依次在诸神像前焚香礼拜。香烟袅袅，异香扑鼻。沈彬见状，既惊且喜，却不敢贸然现身，只得屏息静气，隐于暗室窥视。约莫几个时辰，众仙礼毕，复又驾云而去，转眼消失在茫茫云海之中。

待仙踪渺然，沈彬方敢出室。入殿查看，见几案上留有仙香数缕，其香清冽，闻之令人神清气爽。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仙香收入炉中，忽又怅然若失，自怨自艾道："吾一生向道，今得遇真仙，却失之交臂；获此仙香，又不知如何服用。莫非天意如此，我与仙道终究无缘？"

当初沈彬常对儿子谆谆告诫："吾所居正堂，实乃风水宝地，他日我百年之后，当葬于此。"其子谨记于心。后沈彬以八十余高龄仙逝，其子遵嘱掘地营葬，竟发现地下早有砖圻，制作精良，砖上皆刻"吴兴"二字。越数载，豫章有渔人于潭中捕鱼，不觉行远。忽见一石门洞开，内中光明如昼。渔人好奇，循路而入。行数百步，一白发老翁迎面而来，细观之，竟与已故的沈彬相貌无二。老翁对他说道："此非尔等凡夫俗子该来之处，请速速离去。"渔人闻言大骇，急忙奔出，及至登岸，方知已在水中三日。村中长者闻之，叹曰："此乃西仙天宝洞之南门也。昔日沈公得道，想必已位列仙班。"

通过修术转移成功的人。

「太平广记·陈师」

豫章城中，有一梅姓掌柜，开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客栈。此人秉性仁厚，乐善好施，尤喜周济过往僧道。

一衣衫褴褛的道士蹒跚而来。梅掌柜以礼相待，未因其衣着寒酸而有所怠慢。有一日，道士忽然对梅掌柜说道："贫道明日设斋，欲借贵店瓷碗二十只，竹筷七双。掌柜若有闲暇，不妨也来一聚，只需到天宝洞前打听陈师便是。"

梅掌柜欣然应允，道士将碗筷装入一个破旧的布袋踏着江水飘然而去，如履平地。

翌日清晨，梅掌柜依约前往天宝洞。谁知寻遍周遭村落，竟无人知晓"陈师"其人。正当他踌躇欲返时，忽见一条幽径，两旁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梅掌柜循

路而行，行不多时，眼前豁然开朗，一座青砖黛瓦的院落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一个青衣童子正在门前洒扫，见有客至，连忙上前施礼。梅掌柜说明来意，童子笑道："家师已恭候多时。"引他入院，但见奇花异草，香气袭人。转过影壁，那往日衣衫褴褛的道士，此刻却头戴金冠，身披鹤氅，端坐在白玉案前，神采奕奕，与从前判若两人。

道士见梅掌柜到来，起身相迎，延请上座。不多时，童子捧上一个朱漆食盒。揭开一看，竟是一个蒸熟的婴儿，肌肤红润，宛如熟睡。梅掌柜大惊失色，连连摆手。道士也不勉强，命童子撤下。

又过片刻，童子又端上一盘，这次是一只蒸熟的狗崽，毛发犹存，双目微闭。梅掌柜更是惶恐，跪地求饶。道士长叹一声："掌柜果然是个善人，可惜仙缘尚浅。这千年人参、枸杞所化的人形、兽形，你竟无缘享用。"

说罢，命童子取来昨日所借的碗筷。梅掌柜定睛一看，那些粗瓷碗竟都变成了金碗，竹筷也化作了金筷。道士将金碗筷赠予梅掌柜，说道："这些权当谢礼。你虽不能成仙，但福报不浅，子孙必当昌盛。"言毕，挥袖送客。

后来梅家果然人丁兴旺，富甲一方。只是那陈师，却再未现身。

中国传统文化里好人有好报的转移案例。

「太平广记·陆生」

唐开元年间，吴郡书生陆生赴京应试，寄居长安。因家贫无仆，常独自骑驴访友。一日清晨，毛驴忽惊，挣断缰绳狂奔。陆生紧追不舍，出启夏门，直抵终南山麓。但见一条幽径蜿蜒入云，景物莫名熟悉。那驴径自上山，陆生亦步亦趋。

行五六里，豁然开朗。一处宅院赫然眼前，朱门黛瓦，气象森严。陆生窥见院中葡萄架下正拴着自家毛驴，遂叩门求见。良久，一鹤发童颜的老者启门相迎。老者风姿俊逸，目光如电，延客入内道："郎君岂为驴来？能至此地，实乃天缘。"

入院方知是神仙洞府。画栋雕梁间云雾缭绕，琪花瑶草畔鹤鹿徜徉。老者设宴款待，席间仙乐飘飘，舞袖翩翩。陆生暗自惊疑，如坠梦中。翌日辞别时，老者坦言："此乃洞天福地，因汝有仙骨，故引渡至此。"又指左右侍从道："彼辈皆市井屠沽之徒，经我点化成仙。修得正果者，可腾云驾雾，隐现随心。汝若留下，当与天地同寿，岂不胜过人间蝇营狗苟？"

陆生伏地恳请收徒。老者道："依礼汝当献女子为贄。今授汝青竹杖，入城见官宦女郎，置杖床第即可携来。切记勿近权贵，恐生不测。"陆生持杖入城，连试数家皆不见女子。误入户部王侍郎府，恰见千金对镜理妆。竹杖方落绣榻，女郎已随行。回首但见竹杖化作女身，阖府惊呼小姐暴毙。

时值王侍郎下朝，车马塞道。陆生困于深院，藏身门庑。侍郎闻女猝亡，急召叶天师诊治。天师识破玄机："此非妖祟，乃道术所为。"咒水泼尸，现出竹杖原形。遂持符搜宅，于门侧擒获陆生。

公堂之上，陆生具陈始末。天师令其引路擒仙，枷锁加身再赴南山。然旧径全无，官吏疑其诈。陆生望山泣诉："仙师忍见弟子赴死乎？"当即一路呈现于眼前，忽见老者拄杖下山，官吏急忙上前欲捕，老者杖画成河，阻隔追兵。老者叹曰："诫汝勿近权贵，自取其祸。"遂含水喷雾，黑云蔽日。待雾散时，陆生已杳，唯余空枷委地，山河俱渺。

逆天老者物化女性，以中国修仙拜师为基调的转移案例，后面陆生估计跟老者跑了。

「太平广记·张仲殷」

户部张滂之子仲殷，性聪颖而厌诗书，独好骑射。每携弓矢，与诸少年游猎于南山。一日，众行数里，忽见一老叟持弓逐鹿。但见老叟张弓搭箭，箭去如流星，正中鹿胸，穿心而过。仲殷惊为神技，当即伏地请益。老叟目露精光，捋须道："观子骨相，可承吾术。明日独来，勿泄于人。"

翌日，仲殷如约而至。老叟引其西行四五里，入一山口。初极狭，渐行渐低，如入地穴。洞中草木殊异，琪花瑶草，皆非凡品。仲殷益发敬畏。行约三十里，忽见华宇连云，俨然王侯别墅。老叟命仲殷候于中门，自整衣冠入内，执礼甚恭。少顷出谓："姨已知子至，明日当见。"请于中门等候。

次日，仆役备热水请浴，更以锦衣。厅中设宴，请谒老姬。仲殷趋拜，姬端坐如木偶，既不起身，亦不答礼。席间珍馐罗列，仲殷尽食，却见老姬箸匕未动。然转瞬间，杯盘皆空。细观老姬，形若猿猱，端坐如初。

宴罢，老叟引至庭前。树下设榻，取弓示范。仰指树枝道："吾射十箭，当取一尺之枝。"言毕连发，十箭十中，断枝接之，恰合一尺。复立十针于墙，三十步外依次射之，无不中的。遂授诀窍曰："引弓当曲臂及腕，力贯指尖，则强弓弱弓，皆如儿戏。"不数日，仲殷尽得其术。老叟欣然曰："此足用矣。他日名成，可授五六千人，乱世可为良将。"遂送归山口。

自此仲殷箭术通神，所教妇孺皆精武艺。后其父丧，葬毕偶至东平军中，授箭法于数千将士而终。方知老叟乃山神显化，故臂长善射，来去如风。

史上最早去另一个世界学习的转移案例，验证 dr 所习之能可以带回 cr。

「太平广记·王卿」

唐贞元年间，郢州城中有一酒肆主人，姓王名卿，其店毗邻南城，每日迎来送往，生意倒也兴隆。每逢佳节良辰，常有一道士翩然而至，沽酒独酌，饮罢便出城而去。如此数年，道士行踪飘忽，王卿却暗自留心，渐生仰慕之心。

这一日，道士又如期而至。王卿见状，心念电转，匆匆整顿衣冠，悄然尾随其后。出城数里，道士蓦然回首，惊见王卿随行，不禁愕然道："汝为何来？"王卿当即伏地叩首，言辞恳切："弟子愿随仙师左右，虽执鞭坠镫，亦心甘情愿。"道士坚辞不受，奈何王卿执意追随，只得默许。

二人行至山涧，涧宽丈余，深不见底。道士纵身一跃，如履平地。王卿紧随其后，竟也飘然而过，心中暗自称奇。复行数十里，忽见一绝壁矗立眼前，高逾百丈，峭壁如削。道士袖袍一展，腾空而起，转瞬已至崖顶。王卿在崖下徘徊无计，只得长跪不起，哀声恳求："仙师垂怜！弟子退无归路，进不得攀，唯死而已。"

道士闻言，俯身探臂，令王卿闭目举手。但觉身轻如燕，眨眼间已至崖上。举目四望，但见云海茫茫，烟霞缭绕，绝非人间景象。又行十余里，至一道观，朱门碧瓦，清幽绝俗。道士嘱王卿暂匿草丛："汝且栖身于此，吾当供汝饮食。待机缘至时，自当引见天师。"

自此王卿潜居草莽，道士每三日馈食一次，倒也衣食无忧。忽一日，闻环佩叮咚，见数人簇拥一位仙长而出。见那天师鹤发童颜，目含星斗。

道士急招王卿出拜，天师见之讶然："凡夫俗子，为何至此？"王卿具陈始末，众道士进言："此子心性质朴，或可驱使。"天师遂命其看守丹灶。

入得丹房，王卿谨守灶火，目不斜视。其余四个道士或打水采药，或蒸晒作饭，日夜不休。如此六七日，忽一日闲暇，王卿难耐好奇，偷启铁筒观瞧。岂料筒开刹那，一只白兔电射而出，伴随金铁交鸣之声。众道士闻声赶来，见状无不惶惧失色。

天师震怒，立召引路道士严加责罚，道士叩头愿前去将药找回。众道士在庭院中焚香禹步，见二人化作白鹤冲天而去。约莫顿饭功夫，双鹤擒兔而归，急投炉中重炼。天师拂袖喝道："俗子凡心未净，速遣之归！"

道士引王卿至崖边，拱手作别：“汝几乎误我大事。二十年后，汾州市集再会。”言毕拱手告别，王卿又寻路回来，几天后才到外城。归家方知，山中旬日，人间已逝一载。

后王卿弃俗修道，云游四方。至太原时，恰逢二十年之约将至。不知他是否重遇那道士。

令人颇为伤心的转移故事，愿两者重逢。

「太平广记·裴氏子」

唐开元年间，长安城延平门外住着裴氏三兄弟。虽家道清贫，却以孝义闻名乡里。兄弟三人家无担石之储，而好施与，常解衣推食周济邻里。一日，有位衣褐带索，貌异常人的老者登门求饮，裴氏兄弟执礼甚恭，奉茶进饌，待若上宾。

老者自称以卖药为业，问及家世则笑而不答。自此往来栖息于裴家，寒暑数易，裴氏始终礼数不衰。某日，老者谓裴氏曰：“观君家徒四壁，而待客经年不倦，真仁厚长者。积德如此，必有大福。”遂找来人取炭数斤，掘地为炉，又取大小如指砖瓦数枚投火。见老者出怀中少药投之，霎时紫烟升腾，饭顷即成赤金百两，其价倍增。

老者嘱曰：“此金可支三载用度，待尽时吾当复来。”裴氏兄弟再拜请教仙踪，老者但云：“后当相示。”遂飘然而去。裴氏售金积谷，翌年果然水旱不登，唯其家仓廩充盈。三年后老者如约而至，复炼金相赠。

裴氏幼弟心生向道之念，恳请随行。老者携其西行至太白山岩下，以杖叩石，但闻砢然中开，现出洞天福地。初入时晦暗如夜，渐行渐明，忽见城阙参差，宫观林立。其中羽客云集，或抚琴对弈，或展卷清谈，更有玉女执绡起舞，仙童捧芝献寿。

老者引裴生遍游仙境，众人皆称其为长安主人。设宴款待时，胡麻为饭，麟脯为肴，琼浆玉液，皆非凡品。宴罢留宿，但觉枕席生香。临别之际，老者赠以珍宝，且嘱曰：“天下将乱，此太白左掩洞也，二十年后再来相迎。”

后安史乱起，裴氏举家入山，果见老者鹤立洞口，遂得隐居仙府数载。其间餐霞饮露，尽得真传。乱平后重返尘世，兄弟皆位至显宦，僮仆亦得遐龄。此真所谓善有善报，仁者寿也。

在 dr、cr 自由生活的经典案例，顺带显化了官位与长寿。

「太平广记·薛尊师」

唐武周末年，阳翟县令薛氏簪纓世胄，兄弟数人皆食禄二千石，可谓朱门绣户。但数年间兄弟相继凋零，薛公遂顿悟生死，弃官如遗，抛妻别子，誓入道门。他招集志同道合的友人，唯县中小吏唐臣感其诚，愿负笈相从。

二人杖藜蹑屣，行至嵩山隘口。忽遇一陈姓山人，自称求道者，言知仙境所在。薛公执礼甚恭，山人允诺三日后为导。然期至未归，延宕旬日。二人循径入山，行三四十里，忽见路旁残骸狼藉，细视之竟是陈山人，已为虎噬其半。唐臣面如土色，谏曰：“求长生反速死，不如归去。”薛公神色自若：“嵩岳仙都，岂容虎患？此乃陈山人殆试我心志耳。”遂义无反顾前行，唐臣也随之而去。

夜宿岩下，露宿风餐。数日后，忽见一岩上百松森列，六道士炼丹调鼎。薛公稽首再拜求道，道士曰：“吾辈但自服药，无术可传。”转见禅室有老僧跌坐无言，忽有青藤自榻下出，蜿蜒如龙缘壁而去。僧指藤示之，二人遂循藤觅径。

藤蔓绵亘不绝，二日未尽。忽见飞泉漱玉，旁有石室，数道士弈棋酌酒，陈山人赫然在列。见薛公至，抚掌笑曰：“子志坚可教。”遂授以玄门要诀。但见俗人采薪斫药，往来不绝。询之，方知此处乃终南紫阁峰下，去长安七十里耳。

薛公道成出山，居昊天观，弘法利生。时玄宗崇道，屡召入宫问道谈玄。开元末，薛公年逾百龄，忽谓弟子：“天帝召我为八威观主。”言讫端坐羽化，面色如生。求院建一塔且勿砌门，夜辄召唐臣授以秘要。后因俗客纷扰，敕命闭门。唐臣终成国师，道冠群伦。

「太平广记·李卫公」

唐代宗大历年间，苏州常熟县元阳观单尊师以清，乘舟赴嘉兴。登舟之际，忽闻异香扑鼻，馥郁非常，心知有异。环视同船众人，皆商贾贩夫之流，唯船首一人神清气朗，超然物外。单尊师心有所感，遂请船家移席就之。

及至近前，香气愈盛，沁人心脾。单尊师执礼甚恭，温言相询。其人娓娓道来，自道少时罹患恶疾，眉发尽落，形容枯槁，自惭形秽，遂遁入深山，欲委身虎豹。行数日，山径渐幽，杳无人迹。忽遇一老叟，鹤发童颜，询其来意。闻其遭遇，惻然动容，曰：子遇我，疾当愈矣。

老者引其入山，行十余里，至一涧水。渡水十余步，豁然开朗，现茅屋数椽。老者嘱曰：“且居此修行月余，吾当复来。”遂赠丹药一包，又指屋中黄精百合、茯苓薯蓣、枣栗苏蜜等物，言可随意取食。

其人依言服药，顿觉身轻如燕，不饥不渴。如此日日夜夜，两月有余，老者方至。见其仍在，欣然曰：“子心志甚坚，疾已愈矣。”引至溪边临水自照，但见

鬓发如漆，容颜焕发，更胜少年。老者又道：“此药非但祛病，兼可长生。子当好自修行，二十年后当复相见。”临别告知身份，竟是唐初名将李靖。

单尊师闻此奇遇，肃然起敬，详记其事。

随仙遂转的转移经历，偶遇仙人让其脱胎换骨。

「太平广记·冯俊」

唐贞元初年，广陵力夫冯俊力大如牛，秉性憨直，以佣工为生。一日市集之上，见一道士置药囊于地，重逾百斤，扬言欲雇力夫，酬金倍蓰。冯俊毛遂自荐，道士言须送至六合县，许钱千文，到付酬劳。

冯俊归告妻小，遂随道士登舟。道士曰：此行或不由陆路。乃命冯俊与舟子伏于舱中，自张帆操楫。但闻风声呼啸，浪击船舷，恍若腾云驾雾。二人屏息凝神，不敢稍动。食顷，令出舱观之，已至鄱阳湖星子湾，庐山在望。

舟子乃浔阳人氏，见瞬息千里，骇然失色。道士厚赠船资，舟子推辞再三，终拜受而去。道士遂引冯俊负药而行，于乱石嶙峋间跋涉五六里。至山麓，见巨石巍然，道士以小石叩之数十下，石豁然中开，有童子迎曰：“尊师归矣！”

入洞初极狭，下行十丈余，渐趋平旷。复行数十步，忽见洞天福地：石堂明澈，数十道士弈棋谈玄。众见来者，笑问：“何姗姗来迟？”命冯俊卸药囊，欲遣之归。引路道士曰：“负药者饥，当赐饮食。”遂取胡麻饭与“玉液琼浆”飧之。

临别，道士赠钱千文，嘱系腰间，又赠丹药百余粒，言：“日服一丸，百日不饥。”冯俊忧归途遥远，道士笑指卧虎状巨石，令其跨坐，以布蒙首，执缰闭目。但闻鞭石声响，身已扶摇直上。约莫炊熟时分，脚踏实地，睁眼已在广陵城下，万家灯火初明。

至家，妻儿惊其速返。解腰钱视之，皆化金矣。自此购置田宅，富甲一方。乡人疑其行窃，适逢邻县失盗，竟缚送官府。时节度使杜亚雅好玄门，闻其奇遇，索丹观之，丹丸入手即杳无踪迹。又验城外怪石，果有虎形痕迹，遂释之。

冯俊寿终正寝，子孙累世豪富。而杜亚自此潜心丹鼎，然终无所成。此段奇缘，广陵父老口耳相传，以成美谈。

新奇的借工作而转移案例，以中国修仙文化为基调

「太平广记·侯元」

唐乾符二年，上党铜鞮樵夫侯元，家徒四壁，终日伐薪易米，艰难度日。一日于县西北山中伐薪，憩息于谷口，对一巍若楼阁的巨石扼腕长叹，自伤贫苦。

忽闻轰然作响，巨石中开，现一洞府。

洞中走出一羽衣鹤氅的老者，须发如雪，自称神君。侯元纳头便拜，神君悯其诚，引其入洞。初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但见阡陌纵横，琪花瑶草遍布。过小溪，有虹桥卧波，鸳鸯戏水。北行则修竹茂林间，朱门绣户，层台累榭，气象非凡。

神君引至别院小亭，设宴款待。珍馐异饌，皆非凡品。宴罢，二童子引侯元沐浴更衣，着锦袍玉带，焕然一新。神君授以隐身变化之术万言，侯元虽资质愚钝，却过耳成诵。临别，神君诫曰：“汝福缘虽厚，然晦气未消，当谨言慎行。若生异心，必遭天谴。”并告以叩石相见之法。

侯元归家，家人惊谓其失踪旬日。见其衣冠楚楚，神采飞扬，追问之下，侯元具述奇遇。遂闭门修炼，月余术成，能撒豆成兵，呼风唤雨。遂招兵买马，自称圣贤，设三老将军等职，仪仗煊赫如诸侯。

每逢朔望，侯元必盛装谒神君。神君屡诫：“未得天时，切莫兴兵。”庚子年，侯元聚众数千，县令恐其谋反，上报朝廷。上党节度使高浚遣兵征讨。侯元急谒神君，神君授以偃旗息鼓之策，嘱其避其锋芒。侯元表面应允，心下不以为然，暗思：“以吾法术，制此区区官兵，易如反掌。”

及至交战，侯元率众突围，初时所向披靡，后因醉酒被擒。押至上党大牢，夜半竟金蝉脱壳，只余灯台一副。逃回铜鞮再谒神君，神君怒斥：“愚徒违命，死期将至！”遂绝师徒之谊，拂袖而去。

侯元怅然若失，再叩石门，终不得入。法术日衰，而部众犹存。是年秋，率众掠并州大谷，被官军围剿。此时神通尽失，终身首异处。部众作鸟兽散，复归田亩。

勿将自身命运交于他人，古代转移者总将能力交给神君/术，不愿相信自己是无限，

「太平广记·僧契虚」

唐天宝年间，姑臧李氏子契虚，少慕浮屠，弱冠披缁，驻锡长安佛寺。安史乱起，玄宗西狩，契虚遁入太白山，餐松啖柏，自此辟谷绝粒。一日，有鹤发童颜的乔君来访，抚掌叹曰：“子骨相清奇，他日当游仙都。”契虚愕然：“尘俗凡胎，安得至此？”乔君笑曰：“仙都咫尺，但看机缘。”遂授以密计：当于商山逆旅备饌，遇负簪商贾，请其食饌，遂言欲游稚川，自有接引。

至德二年，乱平返京。契虚如言赴商山，设醴酪珍馐，候客经月。往来商贾百

数，皆食讫即去。正当意兴阑珊之际，忽有少年商贩询其去向。契虚具述稚川之志，少年讶然：“此乃洞天福地，凡夫安至？”见其心诚，遂允偕行。

二人夜登玉山，攀藤附葛，行八十里至一幽洞。涧水奔涌，商贩与契虚垒石断流，三日方止。入洞初极晦暗，遥见微光，复行百里，豁见琪花瑶草，阊阖洞开，果然神仙境界。又越百里险峰，契虚目眩股栗，商贩强携其登顶。四顾苍茫，云海翻腾。

复入一洞，出则烟波浩渺。石梁如线，蜿蜒百里。循径至巨树下，商贩攀枝长啸，俄顷绳囊自天而降。契虚闭目入囊，须臾已达云霄。但见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商贩指曰：“此即稚川。”

城中仙童罗列，一真人诘问商贩：“何引凡俗？”对曰：“此子向道心坚，故导之来谒。”遂引至大殿，见真君冠芙蓉冠，端坐玉几。契虚拜问仙道，真君曰：“汝能绝三彭乎？”契虚茫然。真君叹曰：“尘缘未了。”命游翠霞亭。

亭中遇杨外郎，袒身瞬目，发长数丈，通体黝黑而瞳如水晶。商贩曰：“此乃隋室宗亲，因祸避处深山，现已得道于此。其瞬目非瞑，乃洞观下界也。”契虚请其睁目，但见目光如电，炫人心魄。复见乙支润卧石畔，亦是飞升之人。

归途契虚问三彭之义，商贩释曰：“彭者三尸之姓，潜居人体，庚申日诣天曹讼人罪。欲证仙道，先斩三尸。”契虚恍然，归隐太白，吸风饮露，秘而不宣。

贞元中，移居华阴。荥阳郑绅与吴兴沈聿偶遇，见其辟谷而活，惊问其故。契虚方道稚川奇遇。后郑绅再访，已杳如黄鹤，遂记其事为《稚川记》。

又一以中国修仙文化为基调的转移案例。

「太平广记·骆玄素」

唐时昭庆小吏骆玄素，因忤逆县令，恐其报复，遂仓皇出逃。县令大怒，发签捉拿，玄素慌不择路，遁入深山绝谷。正当采蕨充饥之际，忽遇一鹑衣百结的老翁，立于古松之下，招手相询。

老翁闻其遭遇，引之行十余里，至云雾深处。但见峭壁间一洞府，外有东西二草庵。清泉潺湲于侧，仙鹤嘹唳于空，琪花瑶草，香气袭人。一总角童子，着麻衣素带，居于西庵；东庵则列鼎设案，贮药藏丹。

老翁自称东真君，令玄素司炉火。授以辟谷丹数粒，服后饥渴顿消。居山一载，复传吐纳导引之术与符咒秘法。玄素昼夜勤修，尽得真传。

一日，东真君谓曰：“汝艺已成，县令已迁，可下山矣。”玄素泫然涕下，依依

不舍。真君慰之：“聚散皆缘，尘缘未了，他日再会。”亲送数十里，二人执手泣别。

归乡后，玄素以符咒济世，名声鹊起。有难产妇人，服其符篆，当夜顺产。视婴儿掌中，竟握符纸。又遇老友萧氏暴卒，玄素察其乃为山神所召，焚符祷告，未几萧氏豁然而苏。

然福祸相倚，玄素后因事获罪，被刺史杖毙堂下，弃尸荒野。月余后，尸身仍栩栩如生，乡人葬之。经年有人见其跨青驴，行于山径，招手示意，盖已尸解成仙矣。

尸解转移经典案例。

「太平广记·玉清三宝」

唐开元年间，举子韦升科场失意，遂杖策西游，至蜀中散心。时值暮春，成都花事正盛，韦升与友人流连诗酒，好不快活。

一日，有人荐城南十里郑氏亭，言是尘外胜境。韦升欣然往访。至则见一亭飞檐斗拱，四周烟霞缭绕。亭中十余丽人，霓裳羽衣，侍婢亦皆仙姿玉质。韦升愕然驻足，上前揖问：“此乃何地？诸位何人？”

为首仙女笑答：“此乃玉清宫，吾等玉清仙子也。假托郑氏亭名，特请君来。”又命设宴，珍馐美饌，皆非人间滋味。席间仙乐奏起，《紫云》一曲，清越绝伦，韦升如痴如醉。

仙子言道：“闻唐天子好神仙，欲托君献此曲。”韦升愧谢：“布衣寒士，何缘得见天颜？”仙子叹曰：“既如此，当以梦传之。”遂赠三宝：碧瑶杯光可鉴人，红麸枕色如朝霞，紫玉匣莹澈胜玉，言可富比王侯。

韦升拜谢辞别，行不百步，回首望亭，已杳无踪迹。携宝归长安，有胡商见之伏地膜拜，惊呼：“此乃玉清三宝，失传千年矣！”遂以千万钱易之。韦升由是广置田宅，终老林泉。

通过转移在 rr 拿到宝物后回 cr 美美躺平。

「太平广记·柳光」

唐太和年间，书生柳光南游。一日山行日暮，误入幽径，但见古松虬枝盘曲，遮天蔽日。行数里，忽见一石屋依山临水，四周云蒸霞蔚，清泉纵横交错。屋内设草榻，似有人居，窗外晚霞流丹，松柏苍翠欲滴，恍若仙境。

柳光临溪伫立，忽见一陶缶置于泉畔。泉眼方不盈尺，水清见底。取缶饮之，

甘冽如醴，连饮十数杯，竟醺然欲醉，遂卧榻而眠。一枕黑甜，直至翌日东方既白。醒后环顾，见石壁刻有铭文，笔力遒劲挺拔。柳光悉心抄录，藏于袖中。其文曰：

“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扃。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元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辨，其东平子。”

柳光反复玩味，愈觉玄妙莫测。出而回首，石屋已杳无踪迹。归后示于友人吕生，吕生抚掌而笑：“此乃得道真人之讖也！”遂逐句剖解：

“‘武之在卯’者，武德二年己卯也；‘尧王’谓高祖神尧皇帝；‘八季’即二载。‘弃寝去扃’，言其离世之时。‘深深高高’，状其隐居之状。自武德迄今，适二百余岁，正应‘由今之后’之语。”

“‘焰焰其光’指丁未年，丙丁属火，未亦火位；‘和和其始’谓今上改元太和。‘东方有兔’暗藏君名，东方甲乙木，兔者卯也，合为‘柳’字；‘小首元尾’乃‘光’字之形。‘经吾道、来吾里’，记君之至；‘饮泉登榻’，述君之遇。末句‘东平子’，实乃在下祖籍，天意使吾为君解此玄机！”

柳光闻此，豁然开朗，方知此番奇遇，早载于二百年前石刻之中。而吕生能洞幽烛微，亦非常人。自此二人契若金兰，常论道谈玄，然终不复见那云水环绕的石屋。

挺有趣的，侧面验证过去、当下、未来同时存在。

「太平广记·赵操」

唐相国赵憬有庶子名操，性情桀骜不驯，放浪形骸。相国屡加训诫，然其屡教不改。一日，赵操因过惧责，窃小吏驴一头，携私钱二千文，仓皇出逃至旗亭。不数日，囊空如洗，遂驱驴南行，出启夏门，信马由缰。

驴行至南山深处，山径崎岖险峻，猿獠难度。赵操系驴树下，攀藤附葛而上。约行二十里，忽见茅舍数楹，遂叩门求宿。内有二叟，白发苍颜，欣然迎入。但见室内妻妾环侍，儿孙绕膝，与俗世无异。赵操寄情山水，怡然自得，居月余不觉时光流逝。

二叟忽谓赵操曰：“烦君入京，代购山中所需。”并嘱其卖驴可得五千钱，依单采办。赵操踌躇道：“家父位居相国，恐被拘回。且驴非己物，安敢擅卖？况系山下月余，生死未卜。”二叟笑曰：“但依吾言，无忧也。”

赵操下山，见驴精神矍铄，遂骑至市，果售得五千钱。展视购单，仅需水银而已。购毕返山，暮色方合即至。二叟以药炼之，须臾成金，遂授点金之术。居半载，二叟谓曰：“可归矣。三年后，当会于茅庐。”赵操恋恋不舍，然终辞别。归家方知相国已逝二日。小祭毕，复入山寻访，然歧路纵横，景物全非，只得怅然而返。服阙后，辞亲远游，浪迹江湖。其后慕道者众，然赵操守口如瓶，终不轻传秘术。

东方的点石成金之术，将物质转移成另一种物质。

「太平广记·蔡少霞」

陈留县蔡少霞，性恬淡寡欲，自幼慕道求真。早年以明经及第，授蕲州参军。秩满，漂泊吴越间，后除兖州泗水县丞。遂于城东二十里卜筑幽居，寄情山水。其地峰峦叠翠，俯瞰龟蒙，云霞舒卷自如，泉石清幽绝俗。少霞早已超然物外，与道冥合神契。一日沿溪独行，忽逢嘉木葱茏，遂憩息林下，神思恍惚间竟沉醉入梦。

忽见一褐衣鹿帻者，引其腾云驾雾，至一琼楼玉宇。但见碧空如洗，瑞霭氤氲，城中阡陌整洁，花木扶疏。少霞踟蹰不前，鹿帻者促其速行。过重门深殿，遥见一霓裳羽衣的美人凭栏独立。

美人云：“感君诚心，当有所授。”少霞肃然起敬，却不解其意。复被引至东廊，见一石碑巍然。鹿帻者曰：“召君来为此碑誉文，此乃殊缘。”少霞以不善书法推辞，鹿帻者笑曰：“只是依样摹写，何须谦让？”

俄有二童自北来，一捧牙箱盛紫绢文书，一持龙须之笔、凤珠之砚。少霞屏息凝神，挥毫落纸，须臾而就。其文曰：

“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轘轘。雕珉盘础，镂檀楸臬。碧瓦鳞差，瑶珎昉截。阁凝瑞霞，楼横祥霓。驺虞巡徼，昌明捧闼。朱树赕连，玉泉矩泄。灵飏遐集，圣日俯晰。太上游诣，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鹄立，道师水洁。饮玉成浆，饌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互设。妙乐兢奏，流铃间发。天籁虚徐，风箫泠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徙语，童初诂说。”

少霞正欲细览，却被催促离去。醒后历历在目，急取纸笔录而存之。自此兖豫之士，慕名而至，争睹仙书。郑还古特为立传，以记其异。少霞身为孝廉，年高德劭，世人皆信其言不虚。

将 dr 知识带回到 cr， 的转移案例

「太平广记·吕群」

唐元和十一年，进士吕群负气倨傲，性情乖戾，携仆入蜀。途中苛待下人，仆从相继逃散，唯余一男仆相随。行至褒斜道中，吕群形单影只，郁郁寡欢。

一日歇马山岭，吕群拄杖探路，独行数里。忽见松杉蓊郁，溪桥横卧，对岸草堂清幽绝俗，却杳无人迹。入内察看，见后斋新掘一坑，恰容人身，内置长刀一柄，旁列双刀。壁上题字：“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矣。”吕群疑为术士厌胜之所，不以为异。

归途询之樵夫，答曰：“此间从无此筑。”返寻则踪迹全无。后每遇人辄问其故，有解者云：“两口为吕，加一口成品；三刀为州。此兆君当位至刺史。吕群将信将疑”。

至剑南，吕群聚敛钱财，于成都购奴买马。有凶商竖南，囤货滞销，吕群以二十缗购之，事后懊悔不已，迁怒仆役。众仆衔恨在心，密谋加害。

途经汉州，县令设宴。时吕群新制绿绫裘衣，光鲜夺目。烛泪溅衣，县令戏言：“吾且牵郎君衣。”吕群正色道：“牵即盗也。”至眉州，寓居正见寺。冬至前夕，众仆欲弑吕群，然一僧气息奄奄，需日日夜夜侍奉，众仆计谋不得施。吕群忽生悲戚，题诗东壁：

其一：“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

其二：“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览关中。”

吟罢泫然泪下。翌日抵彭山，县令见其衣冠不整，神情恍惚。吕群叹曰：“吾将死乎？”县令慰以三品之兆。

夜宴归来，吕群酩酊大醉。众仆已于榻下掘坑，如其身形。待其入寝，断其首级，以佩剑贯心钉尸，掩土灭迹。而后瓜分财物，四散奔逃。

月余后，一仆携绿裘至汉中发卖。恰逢汉州县令，识得烛痕，缉拿审问，凶徒尽数招供。时丞相李夷简镇蜀，按验凶犯，掘尸所见，与褒地预兆丝毫不差。

在 rr 遇见 cr 自己的死状，并通过信念验证了这个世界的自己将会死亡。

「太平广记·麒麟客」

唐大中初年，南阳张茂实客居华山，偶游洛阳南市，雇得仆人王夔。此人年约四十许，勤谨寡言，夙兴夜寐，凡有所需，不待驱使而先备。茂实深为器重，

欲易其名曰大历，加倍酬劳，王夔却固辞不受。主仆相处五载，情谊日笃。

忽一日，王夔整衣敛容而告：“仆本山居，家业颇丰。因厄运缠身，故佣作消灾。今厄运已尽，当归故里。”茂实虽惘然不解，亦不强留。薄暮时分，王夔复入，言道：“感君厚待，无以为报。寒舍距此不远，景致尚可，愿邀君一游。”

茂实欣然应允，不愿家人知晓，问道“悄悄前去，可乎”。王夔笑取竹杖，画符其上，授以密计：“君可伪称腹痛，遣散众人，置此杖于衾中，即可脱身。”茂实如法施行，果得脱身。王夔喜曰：“君真可游吾居者也。”

二人南行里许，忽见道旁立一黄头仙童，手牵一青麒麟、二赤纹虎。茂实骇然欲避，王夔慰之：“但行无惧。”遂乘麒麟，令茂实与仙童各骑一虎。茂实初时踌躇不前，王夔道：“此乃人间至宝，试乘便知。”茂实方敢跨坐，但觉稳若磐石。

三人腾空而起，直上仙掌峰。越涧凌虚，转瞬千里。约三更时分，至一仙山，但见松石奇秀，楼阁参差，非人间所有。将至门阙，早有紫衣官吏数百，罗拜道左。入内更见青衣侍女数十，容华绝世，各执乐器相迎。

中堂设宴，珍馐罗列。王夔更衣后，俨然仙风道骨。其间凤箫鸾管，乐声缥缈。茂实神游物外，浑忘尘世。王夔告曰：“此乃仙府，非俗子可至。君因宿缘得游，然仙凡殊途，当返世修心。经三五劫，再得相见，吾尘缘将尽，蒙太清真人垂青，召入小有洞天，得闻九天仙乐，又令指点生死玄机。”继而叹曰：“欢愉难觅，苦厄易消。譬如积土成山，掬之则增，辍之则止；又如登高临远，上行维艰，下行甚易。君若潜心修行，历六七劫，当可证得正果。彼时回望尘世，旧日形骸堆积如山，四大海水半是至亲泪痕。”

言罢赠茂实黄金百镒，助其营生。遂命黄头仙童引麒麟载茂实归家，自徒步相送。至家，见亲人环榻而泣，茂实潜投金于井。王夔取回竹杖，助其复卧衾中，拱手作别：“吾将赴蓬莱谒见仙伯。翌日莲花峰上彩云东去，即吾车驾也。”

茂实忽作呻吟，家人惊问其故。佯称：“适才腹痛骤作，恍若有人相召，遂昏昧不知时辰。”家人泣告：“求药归来，呼君不应，已历七昼夜，惟心口微温，故未敢殓。”次日拂晓，茂实登高远眺，果见莲花峰顶祥云缭绕，乃决意弃官访道。后归家取井中金分赠亲族，复入深山修行，终杳无踪迹。

修仙转移案例。

「太平广记·虞卿女子」

唐贞元初年，虞卿县一寻常百姓家，有女年方十余，生得明眸皓齿，常在井边

浣纱洗鱼。一日，鱼忽跃出筐篓，落入井中。女童探身欲捉，竟失足坠井。井水幽深，家人惊呼，以为必死无疑。

然井底别有洞天。女童但觉身轻如羽，被一白发老叟稳稳接住。老叟鹤发童颜，携其穿行井壁，初极狭，复行百余步，豁然开朗。但见琼楼玉宇，珠帘绣幕，正中端坐一老妪，左右侍女如云，皆霓裳羽衣，环佩叮咚。

老叟引女童上前，嘱曰：“可拜见阿姑。”女童依言行礼。老妪慈眉善目，命设宴相待。席间龙肝凤髓，琼浆玉液，皆非人间滋味。更有仙果异香，食之齿颊生津。女童流连数日，竟乐不思蜀。

老妪察其神色，叹道：“汝父母思女心切，不可久留。”遂命老叟送归。临别赠金钱二枚，老叟捧女出井，恰似大梦初醒。父母见女归来，喜极而泣，女童却闭目握拳，疾呼取盘。初呈盘至，嫌其腥秽，命以草灰涤净，方将金钱分置二盘。

自此女童辟谷绝粒，唯饮清茶淡汤。又嫌家中尘俗，坚请入道观清修。观中一年，渐显仙风道骨。某日有过客憩于观门，酣睡间忽梦金甲神将怒叱：“仙官驻跸，安敢唐突！”过客惊觉，汗流浹背，仓皇遁去。后女童杳如黄鹤，不知所终。

意外转移案例，后习得神通，可能转移去另一个世界了。

「太平广记·沈警」

梁代名士沈警，字玄机，吴兴武康人。文采风流，尤擅歌赋，官至东宫常侍。时人盛赞：“沈警在席，满座倾心。”其名望之盛，可见一斑。后梁亡入周，拜上柱国，奉命出使秦陇。

途经张女郎庙，众人皆以酒肉祭祀，独沈警酌泉献词：“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岳谷。虽词不及远，随俗荐诚服。”其词清雅，不落俗套。日暮投宿，沈警凭窗望月，作《风将雏含娇曲》：“命啸无人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复吟：“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

吟罢，忽闻帘外有女子叹赏：“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其声清越悠扬，非人间所有。俄而一婢女挑帘而入，敛衽道：“张氏姊妹问候使者。”沈警方整衣冠，二女已翩然而入，云：“跋涉辛苦，宜加珍重。”

沈警讶问：“春夜感怀，聊赋小诗，不意惊动仙驾。敢问二位孰长孰幼？”二女相视而笑。大女郎曰：“妾乃张女郎妹，嫁庐山夫人长子。”指小女郎道：“此妹嫁衡山府君幼子。今值诞辰，欲邀同访长姐。因长姐入城未归，山中寂寥，特请君子共赏良宵。”

遂携手登车，六马并驾，风驰电掣。须臾至一处，琼楼玉宇，金碧辉煌。沈警被引入水阁，但见珠帘绣幕，香雾氤氲。少顷，二女更衣而出，大女郎云鬟雾鬓，小女郎皓齿明眸，各执乐器。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抚瑶琴，奏天籁之音。沈警欲记曲谱，小女郎笑止：“此乃周穆王时仙乐，不可传世。”

酒至半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后合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桓。”小女郎和道：“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遒。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又题诗于壁：“陇上云车不复居，湘川斑竹泪沾余。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沈警感怀，和曰：“义熙曾历许多年，张硕凡得几时怜。何意今人不及昔，暂来相见更无缘。唱罢，三人相顾泫然。

小女郎幽幽叹道：“兰香姨母、智琼阿姊，亦常怀此憾。”沈警见二女歌咏欢洽，却不解其中深意。回望小女郎时，但见她眼波流转，大女郎忽笑道：“润玉，此人可念。”(注：润玉指小女郎)

良久，大女郎整襟敛容，携小女郎起身。行至门前，嘱咐道：“润玉可伴沈郎安寝。”沈警闻言，喜不自胜。小婢已铺设茵褥，润玉执沈警之手，细语道：“昔随二妃游湘川，见君读舜庙碑文，心慕久矣，不意今夕得偿夙愿。”沈警亦觉似曾相识，二人执手相看，情难自抑。

小婢娉婷而立，献歌劝道：“人神殊途，欢会苦短。姮娥吝照，织女西沉。寸阴易逝，莫负良宵。”遂掩扉就寝，极尽缠绵。将晓时分，润玉起身整装：“仙凡异路，不可贪欢。阿姊已在门前。”沈警揽玉入怀，置膝共话。俄而大女郎至，三人相对，泪落连珠。

复设离筵，沈警击节而歌：“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万里阻关情。只今陇上分流水，更泛从来呜咽声。”声含哽咽。临别赠润玉指环，润玉回赠金缕结，且歌且系：“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瑶镜一面，歌曰：“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三人赠答诗章，不可尽记。

及至门外，六马香车已备。送至下庙，润玉执手呜咽：“后会无期，珍重万千。”沈警归驿，探怀取镜，犹带余温。同伴皆讶其衣染异香。后使回谒庙，于神座后得碧笺一封，乃润玉手书。其词哀婉，末云：“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自此音尘永绝。

sp 转移故事，较为伤感。

「太平广记·许栖岩」

唐时岐阳举子许栖岩，进士及第后栖心玄门，于昊天观朝暮礼拜，虔诚供奉神仙画像，以求长生久视。时值韦皋镇蜀，礼贤下士，四方宾客趋之若鹜。栖岩亦欲往游，然囊中羞涩，仅于西市购得蕃人所售瘦马一匹。此马骨瘦如柴，虽刍粟倍饲，反见羸弱。栖岩忧其不堪远行，遂卜卦问吉，得乾卦九五。卜者惊曰：“此龙驹也，当珍若珙璧。”

及入蜀道，马失前蹄，人骑俱坠深崖。幸有积叶成茵，得免于难。然四顾峭壁千仞，杳无人迹。栖岩解鞍纵马，自于落叶中觅得巨栗充饥。寻见一洞，逶迤而入，时上时下，行约十余里，忽至洞天福地：但见异草奇花，澄潭如镜。一仙大卧石高眠，二玉女执拂侍立。询之乃知是太乙真君。

栖岩具陈颠末，玉女怜而引见。真君问曰：“尘世可好道否？”对曰：“粗读《庄子》《老子》《黄庭经》尔。”真君诘其要旨，栖岩答：“《老子》云其精甚真，《庄子》言‘真人之息以踵’，《黄庭经》谓‘但思一部寿无穷’。”真君莞尔：“子近道矣。遂赐石髓琼浆”，曰：“嵇叔夜求之不得，子乃得之。”

复引入别室，见一道士布算推筹，正是昔日卜卦之人。夜月明如昼，太乙真君携许栖岩与颖阳尊师，乘虚驭风，登东海西龙山石桥。桥上琼楼玉宇，众真君羽衣星冠，设宴瑶台。席间东黄君见栖岩，抚掌而笑：“许长史之孙，果具仙骨！”其声清越琅然，四座皆贺。

宴罢东方既白，三人复归太白洞天。栖岩居此半月，见琪花常开，瑶草不凋，然蓼莪之思终不能已，乃向真君请归。真君执其手曰：“子饮石髓，已得千岁之寿，然需谨守三事：勿泄天机，勿纵嗜欲，如此方可再会。”遂命以昔日龙马相送。

临行之际，真君指马而言：“此乃洞中玉龙，昔因震怒伤稼，故谪为负重。若非子具仙缘，安得至此瑶华上宫？”复叮嘱道：“归人间后，可纵之于渭曲，任其所之，勿复羁绊。”言毕，挥袖作别。

转瞬间，栖岩已至虢县故里，然城郭全非，故旧零落。询之乡人，方知尘世已历六十寒暑。忽忆临别时二玉女所托，遂寻访田婆针铺。见田婆容颜如昔，恍若幼时所见，方悟亦是地行仙辈。购得银针，系于马鞍，解辔纵马。那龙马长嘶人立，化作一道金光遁去。

栖岩自此辟谷服气，隐于终南。至大中末年，人见其衣袂飘飘，再入太白深处。山中樵夫时闻仙乐袅袅，疑为栖岩已位列真班。

修仙转移故事，后续永转。栖岩对三篇著作的摘选名言较为搞笑，可能这就是大道至简吧。

「太平广记·萧复弟」

唐时萧复有胞弟，性恬淡寡欲，慕道轻仕，日啖芝桂，以琴自娱，尤擅古曲《南风》。其琴音清越绝伦，闻者莫不心驰神往。

一日，萧生杖藜远游，至衡湘之地，泊舟江渚。忽见一叟负笈抱琴，鹤发童颜。萧生肃然起敬，揖而问曰：“丈人雅善丝桐，可谙《南风》之调？”叟莞尔：“此吾素习也。”遂拂弦操缦，其声穿云裂石，回肠荡气。萧生如痴如醉，叟亦倾囊相授。对酌数巡，萧生询其居所，叟但笑而不语，飘然远去。

后萧生北归，舟次沅江。偶登岸理琴，正抚《南风》之际，忽有双鬟小婢，提筠篮而至，曰：“家娘子近在咫尺，素爱此调，容妾通禀。”萧生讶其来由，婢对曰：“采山果耳。”须臾复返，传语：“娘子奉邀。”

萧生久困舟楫，正欲散步舒怀，遂允其请。俄有苍头棹画舸来迎。舟行里许，见朱甍碧瓦掩映林间。入内则雕梁画栋，陈设穷极精巧。二美人罗衣曳雾，敛衽相迎：“闻君妙解《南风》，妾等素所钟爱，然久疏此调，半已遗忘，敢请赐教。”萧生乃正襟危坐，抚弦而奏。曲终，满座掩泣沾襟。美人询其师承，萧生具述江畔奇遇，备言老叟形貌。闻言，二美人泫然泪下：“此舜帝也！盖天意使君承其绝艺，复传于妾。妾乃舜妃娥皇、女英。舜为九天司徒，千年睽隔，虽曾习此曲，今已半忘矣。”

遂命烹茶煮茗，殷殷款待。临别，萧生揖谢：“承蒙厚爱，必当守口如瓶。”仍乘画舸返原处。翌日往寻，则华屋已消失无踪。

分前后调依次转移，前调奠基后调。

「太平广记·回向寺狂僧」

开元末年，唐玄宗夜得一梦。有神人告曰：“请备手巾五百、袈裟五百，往回向寺布施。”晨起问左右回向寺所在，群臣面面相觑，皆云不知。帝遂广招高僧，命寻此寺。

有一狂僧，行踪飘忽，自荐曰：“贫僧知回向寺所在。”问需几人同行，对曰：“但得所赐之物，并名香一斤，即可速往。”备齐后，狂僧径入终南，攀援两日，至人迹罕至处。忽见石碾横陈，僧愕然失色：“此等绝境，安得有此物？”遂焚香礼拜，自午至暮，诚心祷祝。

良久，山谷雾霭弥漫，咫尺莫辨。俄而雾散，见半山朱甍映日，奇光异彩，宛若丹青。须臾更明，现一梵刹耸入云霄，三门悬匾，赫然题回向二字。僧喜不自胜，蹑蹻而登，及至山门，恰值暮鼓晨钟之时，但闻梵呗阵阵。

守门沙弥询其来意，引入寺中。一老僧合掌问讯：“唐皇帝万福。”命随众僧分发布施之物。唯余手巾、袈裟各一，又见一空室，寂无人迹。僧具告所见，老僧莞尔延坐，命侍者：“取彼室中笛来。”视之，乃玉笛一支。

老僧曰：“曾见胡僧否？”对曰：“见之。”老僧叹道：“此笛暂代尔主。中原将乱，苍生劫数难逃。笛名‘磨灭王’，空室乃尔主旧居。昔因耽音废道，谪降尘寰。今劫满归真，当还此物。”

翌日清晨，老僧引狂僧入座用膳。餐毕，老僧郑重道：“君当归矣。”此玉笛当献于明皇，手巾袈裟亦请陛下自珍。狂僧肃然拜受，童子执礼相送。

方行数步，忽见云雾四合，须臾云散，回向寺已杳无踪迹。狂僧怀宝而归，将三物恭呈御前。玄宗召见时，狂僧具陈始末，言及胡僧相貌。玄宗抚笛沉吟，竟似旧识，吹奏起来得心应手。

二十余载后，狂僧方悟当日所见胡僧，实乃安禄山化身。

在另一个世界预知 cr 未来的转移案例。

「太平广记·太阴夫人」

唐时洛阳城中，少年卢杞家徒四壁，赁居废宅。邻有麻婆，孀居独处。一次卢杞染沉疴，卧榻月余，麻婆暮爨朝春，奉汤进药。及愈，某夕归家，忽见金犊香车驻于麻婆门外。窥之，见一女子年方及笄，仙姿玉貌，惊为天人。

翌日密询麻婆，婆笑曰：“郎君欲缔姻否？老身当为说合。”杞惶然曰：“某贫贱如此，安敢作此妄想？”麻婆不以为意：“此何碍也！”至暮复来，曰：“事谐矣。君且斋戒三日，会于城东废观。”

三日既至，杞往赴约。但见断垣残瓦，荒草没胫，正迟疑间，忽雷霆乍惊，风云变色。俄而琼楼玉宇凭空现，有銮舆降自霄汉，前日女郎端坐其中。相见语曰：“吾乃天上谪仙，奉敕择偶。观君具仙骨，故遣麻婆通款曲。更斋七日，当复相见。”遂赠丹丸二枚，命麻婆转交。言讫风雷再作，女郎倏忽不见，唯余古木萧萧。

归而斋戒，依言种药。才入土，即见蔓引丝牵，俄顷结出巨葫二枚，大如瓮盎。麻婆剖瓢为舟，与杞各乘其一，又备油衣三袭。忽闻雷奔云谲，双葫腾空，直

上九霄。但觉罡风刺骨，麻婆令着油衣，至三重乃得温暖。飞行良久，麻婆曰：“去洛城八万里矣。”

终至一处，水晶为城，琉璃作瓦，甲士森列。麻婆引杞入谒，见女郎于紫宸殿上，数百仙娥环佩叮咚。女郎设宴相待，麻婆肃立阶下。酒过三巡，女郎正色道：“今有三途任君择之：上者永驻仙宫，寿与天齐；次为地仙，遨游人间；下则位极人臣，为世间宰相。”

杞不假思索：“愿长留仙府。”女郎喜动颜色：“此乃水晶宫也。吾为太阴夫人，位列上真。君若留此，当白日飞升。然须矢志不渝，勿累于我。”遂取青简朱书，焚香拜表，奏闻天帝。其词恳切，烟篆袅袅直上重霄。

忽闻东北天际钟鼓齐鸣，有神音宣呼：“天帝使者至！”太阴夫人率众降阶，但见朱幡宝幢开道，绯衣使者踏云而至。使者肃容宣敕：“卢杞听旨：太阴表奏汝愿居仙宫，尔意若何？”连问三声，杞竟噤若寒蝉。夫人急以目示意，左右仙官汗流浹背，仓皇取鲛绡五匹贿使，求稍宽限。

食顷，使者复问：“卢杞！欲留水晶宫耶？为地仙耶？作人间宰相耶？”杞忽脱口：“愿为宰相！”此言一出，雷霆震怒，使者拂袖叱曰：“此麻婆之过也！”即命将二人推入葫芦。但闻风雷激荡，眼前天旋地转，转瞬已归旧宅。四顾萧然，唯见尘榻依旧，时正夜半。葫芦与麻婆俱失所在，恍如黄粱一梦。

卢杞转移到仙府的故事。麻婆消失表示他脱离原cr去了另一个与cr大差不差的世界。

「聊斋志异·壁画」

江西人孟龙潭与朱举人客居京师时，偶然间步入一座僻静寺院，这座寺庙外表平平无奇，大殿里的壁画却格外精美绝伦。尤其是东边墙上那幅天女散花图，画中人物栩栩如生，其中一位垂发少女手拈鲜花，面带浅笑，樱桃小嘴似要言语，明眸流转仿佛活了过来。朱举人盯着这幅画看得入迷，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不知不觉间，他感到身子轻飘飘的，就像做梦一样，竟然真的飘进了画里。画中世界果然与人间大不相同，处处是金碧辉煌的楼台亭阁，重重叠叠望不到尽头。只见一位老僧正在高座上宣讲佛法，四周众多僧人环绕听讲，朱举人也不由自主地站在人群中。忽然感觉有人轻轻拉扯他的衣袖，回头一看，正是画中那位拈花微笑的垂发少女，朱举人顿时神魂颠倒，不由自主地跟着她穿过曲折蜿蜒的回廊。少女将他引入一间幽静的房舍，朱举人起初还有些犹豫不决，踌躇着不敢贸然进入，直到看见少女举起手中的鲜花向他示意，这才鼓起勇气跟了进去。室内寂静无人，二人渐入佳境，情到浓时，少女却突然起身掩门离去，

临走前还特意嘱咐他保持安静不要出声。待到夜深人静时，少女又悄悄回来与他相会，如此这般过了两天，终于被其他仙女发现。仙女们围着少女打趣说："肚子里都有孩子了，还装什么小姑娘？"边说边七手八脚地给她挽起发髻，插上发簪，硬是把她打扮成了妇人模样。

朱举人见少女梳起高高的云鬓，点缀着精致的发钗，比原先垂发时更显得妩媚动人。就在这温情脉脉之际，外面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铁甲铿锵之声，夹杂着锁链拖地的哗啦声响，吓得两人魂飞魄散。偷偷从门缝往外看，只见一个面目漆黑、身披金甲的神将带着天兵天将正在四处搜查，少女惊慌失措地让朱举人赶紧躲到床底下，自己则打开一扇隐蔽的小门仓皇逃去。朱举人趴在床下大气不敢出，只听见沉重的皮靴声在屋里来回走动，搜查了好一阵子才渐渐远去。但门外依然人声嘈杂，朱举人紧张得如坐针毡，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蝉鸣，眼睛发花直冒金星，这种提心吊胆的滋味简直度日如年。

而此时在大殿里的孟龙潭发现同伴突然不见踪影，急忙询问寺中的老和尚。老和尚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朱施主听讲经法去了。"说着用手指轻轻叩击壁画呼唤道："朱施主游玩这么久，也该回来了！"只见壁画上应声浮现出朱举人的身影，正侧着耳朵仔细聆听。老和尚又提高声音喊道："你的朋友等得很着急了。"朱举人这才如梦初醒，飘飘忽忽地从壁画中落下，脸色惨白如纸，双腿发软站立不稳，眼神呆滞说不出话来。孟龙潭连忙扶住他细问缘由，朱举人这才结结巴巴地说出刚才躲在床底下，突然听到雷声般的叩墙声，所以出来查看的经过。两人再定睛看那壁画时，画中的少女果然已经改梳了妇人发髻，不再是原先垂发的模样了。朱举人心神不宁地向老和尚行礼请教其中奥妙，老和尚只是莫测高深地说："幻象都是由心而生。"始终不肯多作解释。

二人满腹疑云地离开寺院，走下台阶时回头望去，整座寺庙已笼罩在暮色之中若隐若现。回去的路上朱举人一直神思恍惚，时而回味画中的旖旎风光，时而又被金甲神将吓得心有余悸。孟龙潭则认为此事太过诡异，劝他尽快离开京城这是非之地。

朱举人凝视壁画时，那垂发少女的嫣然一笑直击心扉，令他魂牵梦萦。就在这恍惚间，他的意识已悄然跃入画中世界。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宣讲佛法的庄严老者，当他真切感受到少女轻扯衣袖的触觉时，已然完全沉浸在这个由画作构建的异世。

少女从垂发到盘髻的转变映射着朱举人内心期待的演变。初始的垂发形象似朱举人心中理想少女的具象化，纯真无邪，不谙世事。而当二人情愫暗生，特别

是暗结珠胎后，画中众仙女立即为她挽发加簪，这个仪式般的转变，正反映了朱举人意识中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变化。您的意识可以改变任何世界，这个故事中的时间流逝值得一提。虽然现实中只是片刻，但朱举人却在画中度过了完整的两个昼夜。

「聊斋·书痴」

彭城郎氏，世代簪缨。至玉柱之父，官拜太守，却是个两袖清风的读书种子。这位郎太守平生有三不：不置田产，不蓄金银，唯好藏书。卸任归乡时，行囊萧然，却运回整整三十车典籍，将祖宅塞得满满当当。

郎玉柱自幼耳濡目染，渐成书痴。虽家道中落，饔飧不继，他却宁可变卖祖传玉佩，也绝不肯动父亲藏书分毫。其父临终前，手录《劝学篇》贴于书案之侧，玉柱晨昏定省般诵读，怕字迹磨损，特覆以素纱。这般爱书成癖，在乡里传为奇谈。

这郎玉柱读书与众不同。常人读书为功名，他读书却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竟把圣贤书当作神仙方术来钻研。每日天不亮便闻鸡展卷，直至夜阑人静仍挑灯苦读。二十出头的人，倒像个老学究，见了亲友也不知寒暄，三句话不离书中典故。有客来访，他勉强应付几句，转眼又高声诵读起来，惹得客人坐立不安，只得讪讪告辞。

说来也奇，这郎玉柱虽满腹经纶，却屡试不第。学政惜才，每届科考必点他入场，偏生总是名落孙山。旁人替他着急，他倒安之若素，照旧埋首书堆。

某日盛夏，玉柱正在书房挥汗苦读。忽闻窗外风声大作，一卷《诗经》竟被狂风卷出窗外。他急忙追出，不料一脚踏空，跌进个土坑里。拨开腐草细看，竟是古人窖藏的陈年粟米，虽已霉变发黑，却让他欣喜若狂——这不正应了"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古语？

又一日整理书册，他在积尘中发现个尺余长的金车模型。这书呆子喜得手舞足蹈，连声念叨"黄金屋果然不假"。谁知仔细擦拭，金漆剥落处露出铜胎，原是件镀金玩物。正沮丧时，恰有友人拜访，见状笑道："新任观察使笃信佛法，不如献此物充作佛前供养。"玉柱依言而行，竟获赠三百两纹银、两匹西域良驹。这下他愈发深信书中玄机，读书更加废寝忘食。

转眼年近三十，同龄人早已儿女绕膝，他却仍孑然一身。媒人踏破门槛，他总笑答："不闻'书中自有颜如玉'？"众人只当他读书读痴了。恰逢七夕，市井传言织女私逃下凡。友人戏谑道："莫非是来寻你这书呆子？"玉柱但笑不语，心中

却起了涟漪。

是夜挑灯夜读《汉书》，翻至第八卷时，忽见页间夹着个纱剪美人。这美人不过三寸长短，却眉目如画，尤其那双杏眼，似嗔似喜，活灵活现。翻看背面，竟绣着"织女"二字。玉柱如获至宝，日日取出把玩，连梦中都唤着"颜如玉"。

奇事发生在第七日。那纱美人忽地一动，竟扶着书页缓缓站起。玉柱惊得跌坐在地，只见美人舒展腰肢，转眼已长到尺许高矮。但见她云鬓轻挽，罗衣胜雪，真真是："远山眉黛长，秋水剪瞳明。朱唇含贝齿，玉骨自生香。"

美人轻启檀口："郎君日日唤我，今特来相见。"声音如清泉漱玉。玉柱结结巴巴问道："仙...仙子何人？"美人掩袖轻笑："妾身颜如玉，不是郎君朝思暮想之人么？"

原来这颜如玉本是书魂，因玉柱诚心感召，方现形相见。自那日起，红袖添香夜读书，玉柱更是足不出户。只是这书呆子虽与美人同寝，却不解风情，每夜仍要诵读到三更。

颜如玉见他冥顽不灵，便故意藏身书页。玉柱寻不见人，急得团团转，最后在《汉书》第八卷里找着，少不得千般告饶。颜如玉叹道："你可知为何屡试不第？死读诗书不过是个两脚书橱。"于是开始教他琴棋书画，带他结交名士。说来也怪，经美人调教，这书呆子竟渐渐开窍，不仅学会抚琴对弈，言谈举止也潇洒起来，在士林中竟博得个"雅致郎君"的美名。

话说颜如玉见郎玉柱渐通世务，心中暗喜。这日见他伏案疾书，便倚在案边笑道："郎君如今文采风流，何不赴试？"玉柱闻言搁笔，却问出句呆话："你我朝夕相对，怎不见生儿育女？"颜如玉霎时飞红上脸，轻啐道："呆子！终日读书，竟不知敦伦之礼？"

当夜红烛高烧，颜如玉轻解罗带，私授云雨之道。玉柱如饮琼浆，翌日竟逢人便道其中妙处，惹得街坊掩面而走。颜如玉又羞又恼："这等私密事，岂可宣之于口？"玉柱振振有词："夫妇之伦，天经地义，有何不可说？"气得美人三日不理他。

转眼春风又绿江南岸，颜如玉诞下麟儿，玉柱雇了乳母照料，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谁知好景不长，这日颜如玉忽将幼儿抱在怀中垂泪："妾身尘缘已尽，当归仙籍。"玉柱如闻霹雳，跪地苦留。颜如玉叹道："若要我留，除非..."说着指向满架图书。玉柱顿时面如土色，这些藏书可比他命根子还重。

正当僵持之际，祸事已悄然降临。原来玉柱藏娇之事，早被邻人传得沸沸扬扬。

那新任县令史某，本是个捐纳出身的纨绔，闻得郎家有绝色，顿起邪念。这日竟派差役以"妖孽惑众"之名闯门拿人。

颜如玉见衙役汹汹而来，将幼儿塞给乳母，转身对玉柱凄然一笑："郎君保重。"话音未落，人已化作青烟消散。差役扑了个空，竟将玉柱锁拿回衙。那史县令升堂问案，惊堂木拍得震天响："妖女何在？"玉柱梗着脖子不答。县令大怒，命人杖责四十，直打得皮开肉绽。

这史县令犹不解恨，亲率衙役查抄郎宅。见满屋藏书，冷笑道："必是这些邪书作祟！"竟命人堆薪焚书。是日黑烟蔽日，火舌吞卷着千年典籍，街坊皆闻书页哀鸣之声。玉柱在狱中忽觉心痛如绞，昏厥数次。

却说这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最后竟天降暴雨方熄。玉柱出狱时，只见故宅焦土一片，唯余半截《汉书》第八卷埋在灰烬中。他颤抖着拾起残卷，隐约可见颜如玉小像，已被火舌舔去半幅罗裙。

经此大难，玉柱性情大变。他发愤苦读，次年秋闱竟高中举人，又连捷进士。这日吏部授官，赫然是福建巡按。原来那史县令正是闽人，任满归乡后仗势欺人，恶名远播。玉柱赴任后明察暗访，将史某贪赃枉法的罪证查得水落石出。

公堂之上，史某仍摆着官威："本官乃..."话未说完，玉柱已掷下铁证："看看这些状纸！"当堂判了个抄没家产。行刑那日，史宅竟无故起火，恰如当年郎家焚书之景。百姓都说这是天理循环。

了却公案后，玉柱的表兄——时任刑部主事——硬塞给他个婢女作妾。这女子低眉顺眼，颇有几分颜如玉的神韵。玉柱赴任期满，便携妾归隐彭城。有人见他终日抱着本残破《汉书》，在焚书旧址上修建了座"惜字亭"。

悲伤的转移故事，古代二次元纸片人来到 cr

「聊斋志异·翩翩」

汾县罗子浮，幼失双亲，幸得叔父罗大业视如己出。大业官至国子左相，家财万贯，然膝下犹虚，故将子浮爱若珍宝。奈何子浮年方十四，即为市井无赖所诱，终日走马章台，眠花宿柳。时有金陵名妓寓居汾县，生得柳眉杏眼，肤若凝脂。子浮一见魂牵梦萦，遂与之绸缪缱绻。未几，妓将南归，子浮竟窃金潜随，背叔父而遁。

至金陵半载，千金散尽。那妓家本是迎新送旧之辈，见子浮囊空如洗，便日渐疏远。更不幸者，子浮身染恶疮，脓血淋漓，终被逐出门墙。流落街头，形销骨立，路人见之掩鼻而过。偶有善心人施以残羹，已是莫大恩惠。

子浮恐客死异乡，决意乞食归家。手持竹杖，步履蹒跚，日行不过三四十里。及至汾县地界，因形秽貌寝，羞见亲族，遂在邻县踟躅行乞。

一日薄暮，欲寻山寺栖身。忽见一女子翩然而至，云鬓花颜，宛若天仙。女子问其去向，子浮具陈始末。女子柔声道：“贫道修行之人，以慈悲为怀。山中洞府可避虎狼，郎君若不嫌弃，可暂歇一宿。”子浮喜出望外，随之前往。

行至深山，果见一洞府。入门见清溪潺湲，石桥如虹。过桥数武，现两间石室，虽无灯烛，却明如白昼。女子令子浮解衣入溪沐浴，言道：“此水可愈君疾。”又展幔铺衾，嘱其安歇：“且睡去，贫道为君制衣。”遂取芭蕉巨叶，运剪如飞。子浮卧观其巧，须臾即成，叠置床头：“明朝可着。”自归对面榻寝。

子浮浴罢，顿觉疮处痛痒全消。翌晨扪之，已结厚痂。起身时疑蕉叶难衣，取而视之，竟成绿锦云裳，触手柔滑似水。早膳时分，女子取叶称饼，入口果然；复剪叶为鸡鱼，烹之与真无异。更有一瓮美酒，饮少辄添溪水，滋味甘醇如初。

数日后，子浮沉痾尽愈，竟生非分之想。夜逾女榻，女子睨之曰：“郎君轻薄！方得栖身，便生妄念！”子浮赧然道：“非敢唐突，唯思报恩耳。”女子默然，遂成于飞之乐，二人如胶似漆。一日，忽闻洞外笑语盈盈，一少妇莲步轻移而入，嗔道：“翩翩丫头，倒会躲清闲！何时竟做下这等好事？”翩翩笑靥如花，迎上前道：“花城姐姐今日怎得忽临寒舍？莫不是西南风紧，将你吹来了？怎不将小娃娃抱来瞧瞧？”

花城掩口轻笑：“别提了，又是弄瓦。”翩翩打趣道：“姐姐倒是个专生女娃的瓦窑子。”二人执手相视，笑作一团。宾主落座后，花城秋波流转，打量着罗子浮道：“郎君好福气，娶得这般天仙似的娘子。”罗子浮见她约莫二十三四，杏眼桃腮，不觉神魂飘荡，假意掉落果子，俯身时暗掐玉足。花城佯装不知，只望着远处抿嘴浅笑。

正当罗子浮心猿意马之际，忽觉遍体生寒，低头一看，身上锦衣竟化作枯黄败叶，吓得他魂飞魄散，急忙正襟危坐。须臾，衣衫复又完好如初。酒过三巡，他又故态复萌，悄悄去勾花城纤纤玉指。花城依旧谈笑自若，他却再次衣衫尽蜕，露出满身枯叶。如此再三，罗子浮终于收心敛性。

花城噗嗤一笑：“你家官人当真不老实，若非妹妹这般厉害角色，怕早飞升九天去了。”翩翩冷眼斜睨：“这等负心汉，合该叫他冻死才好。”二人拊掌大笑，声如银铃。花城起身告辞：“小丫头该醒了，怕要哭坏嗓子。”翩翩打趣道：“姐姐只顾在此勾引汉子，哪管孩儿死活？”

待花城去后，罗子浮惴惴不安，生怕翩翩责骂。谁知她神色如常，待他温柔依旧。转眼秋深，翩翩拾叶为衣，见罗子浮瑟缩畏寒，便至洞口掬云为絮，缝制冬衣。这云絮衣裳轻暖异常，始终蓬松如新。

逾年生子，取名保儿，粉雕玉琢，聪慧过人。罗子浮思乡情切，屡请同归。翩翩叹道：“妾身难履尘世，君若欲归，但请自便。”见夫君踌躇不决，便又留住三载。待保儿与花城之女订下婚约，翩翩方道：“今保儿婚事已定，去留但凭君意。”平日以叶为纸，教子读书。保儿过目成诵，翩翩喜道：“此子福相，若入红尘，必致公卿。”

保儿十四岁时，花城盛装而来，送女完婚。新妇珠围翠绕，光彩照人。合卺宴上，翩翩击钗而歌：“有儿不羡贵，有媳不羡衣。今夕聚首，劝君加餐兮！”花城去后，新妇侍奉翁姑，孝养备至。”

罗子浮终决意返乡。翩翩泫然欲泣：“君本俗骨，难证仙缘。保儿当享人间富贵，携之同去罢。”正欲告知花城，恰逢其至。母子离别，泪眼婆娑。二女安慰：“但去无妨，后会有期。”翩翩遂剪叶为驴，送三人离去。

罗大业致仕归乡，忽见侄儿携美媳俊孙归来，喜出望外。三人归家后，蕉叶衣裳随风化烟，只得更换俗服。后罗子浮思妻心切，携子寻访，唯见黄叶封径，云锁洞天，终不得见，唯有怅然而返”。

主角简直禽兽不如，后期有所改变。dr的人随主角来到 cr，衣裳变化则为转移表现。

「聊斋志异·罗刹海市」

马骥本是商贾之子，生得玉树临风，自幼精通音律歌舞。十四岁便考取秀才，后因家道中落转而经商。某次出海遭遇飓风，漂泊至大罗刹国。此国以貌取人，相貌越丑官职越高。马骥初到时，国人见其俊美皆惊恐逃窜，反被其夺食果腹。后遇村民告知国情：此处美丑标准与中原截然相反，最丑者位列三公，稍次者为卿大夫。村民引其入都城，见宰相生着三鼻两耳，睫毛覆目；大夫们皆披发狰狞。马骥以煤涂面扮作张飞，反受国王赏识，官拜下大夫。然终因不愿长期伪装辞官，携金宝归返渔村。

村民为报恩德，邀其同赴海市。这海市乃四海蛟人交易珍宝之所，十二国商旅云集。马骥在集市遇东洋三世子，受邀入龙宫。水晶宫殿金碧辉煌，玳瑁为梁，鱼鳞作瓦。龙王爱其才学，命作《海市赋》，又招为驸马，将龙女许配。婚后三载，马骥思乡情切，龙女虽难同行，却允诺送还子女。临别赠以鱼皮宝囊，

内贮价值连城的明珠异宝。归家后得知发妻已改嫁，遂纳婢为妾。三年后如期赴约，果见双胞胎子女浮于海面，男名福海，女唤龙宫，帽缀当年定情的赤玉莲花。龙女书信详述别后情形，言词恳切令人动容。

数年后马母去世，龙女忽现墓前尽孝，风雨大作间倏忽消失。福海长大后常独入海中寻母，龙宫则因女儿身不能往，终日以泪洗面。某日龙女突现，赠女儿珊瑚明珠作嫁妆，与马骥执手相看泪眼时，惊雷破屋，龙女再遁。

马骥的转移经历，dr 呈现于 cr 的典型案例

「聊斋志异·白于玉」

吴青庵，字筠，少年时便才名鹊起，所作文章字字珠玑。葛太史每览其文，必击节叹赏，遂托好友邀至府中。太史见其谈吐不凡，风度翩翩，叹曰：“如此才子，岂可久困风尘？”乃使邻人传语：“若吴生能‘蟾宫折桂’，当以爱女妻之。”

时葛氏有女，生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青庵闻之，喜形于色，自谓功名唾手可得。未几秋闱不第，遣人告太史：“富贵在天，非可强求。乞假三载，若仍不第，任女适人。”自此焚膏继晷，韦编三绝。

一夜月明如昼，有秀才叩扉求见。其人面如冠玉，腰若束素，十指纤长如春笋。自言姓白，字于玉。二人促膝长谈，竟觉茅塞顿开。青庵喜不自胜，留宿书斋。将晓辞别，约以再见。白生感其诚，愿借居相邻，订期而别。

届期，先有苍头送釜甑之属。俄而白生乘龙驹而至，青庵安置别院。白生命仆牵马去，二人遂晨夕与共，相得甚欢。青庵观其案头书卷，皆非寻常典籍，更无八股制艺。惊问其故，白生笑曰：“士各有志，非功名场中客也。”

每至夜阑，白生辄邀对酌，出《黄庭经》相赠。青庵见其中吐纳导引之术，茫然不解，遂束之高阁。数日后，白生道：“前日所赠，乃羽化登仙之阶，凌波渡海之筏。”青庵莞尔：“吾所求不在此。且修仙者须斩断情丝，恐难做到。”白生诘问缘由，乃知忧虑宗嗣传承。

白生戏言：“君何久不娶？”青庵亦戏答：“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生笑应：“愿君少近女色。然君所好者何人？”青庵遂道葛家亲事。白生疑其女未必绝色，青庵正色道：“此女国色天香，非小生管窥蠡测。”白生笑不复言。

翌日清晨，白于玉忽命童仆束装治具，言将远行。青庵闻之，怅然若失，执手絮语，竟至日影西斜。白生先遣童子负装先行，二人依依惜别之际，忽见一青蝉嘈嘈落于案上。白生揖别道：“鸾舆已驾，从此长辞。君若相念，可拂我卧榻而寝。”话音未落，身形骤缩如拇指，翩然跨蝉背，飏飏振翅，直入云霄。青庵

瞠目结舌，方知白生乃真仙降世，独坐怅惘竟日，如失珍宝。

旬日后阴雨连绵，青庵思之切切，遂洒扫白生旧榻。见席间鼠迹斑斑，不禁喟叹，重整衾枕而卧。朦胧间见白家童子含笑相邀，欣然应允。俄而一青鸟飞至，童子捉之曰："幽径晦暗，可乘此代步。"青庵见其纤小如雀，疑不能载。童子笑曰："但试无妨。"甫登鸟背，竟觉绰有余裕，童子亦附尾而行。只听飏的一声，已扶摇直上，直冲九霄。

须臾见朱门巍峨，金钉玉户。童子先下为导，青庵问："此何处？"答曰："天门也。"门前猛虎踞蹲，青庵股栗欲堕，童子以身蔽之。入得天门，但见琪花瑶草，虹桥飞阁，与人世迥异。童子引至广寒宫前，水晶为阶，行人如在镜中。两株桂树参天蔽日，香气氤氲，沁人心脾。琼楼玉宇间，霓裳羽衣的仙子往来穿梭，个个明眸皓齿，翩若惊鸿。童子道："王母瑶池更胜于此。"恐主人久候，未及细观即出。

行不数武，见白于玉立门前，执手入内。见檐外清溪蜿蜒，白沙碧水，雕栏玉砌，恍若月宫。方坐定，即有二八丽姝捧茶而至。茶罢设宴，四美人环佩叮咚侍立左右：一着红绡，一披翠羽，一裹紫罗，一穿素纱。青庵觉背上微痒，紫衣女即以纤葱玉指隔衣轻搔，令他神魂飘荡。酒至半酣，渐把持不住，与诸女调笑嬉戏。红衣女先歌《霓裳》一曲，余者吹箫击筑相和；翠衣女继唱《步虚》之调，声如雏凤清啼。

白生见青庵目眩神迷，笑问："人间佳人难得，今观我府中群芳如何？"青庵叹道："使我有倾国倾城之遇，死复何恨！"白生莞尔："君心中自有佳偶，此等庸脂俗粉，岂堪入目？"遂命四女列立，任其挑选。青庵目挑心招，终难取舍。白生因紫衣女先前搔痒之缘，命其侍寝。二人携手入帷，极尽缠绵。临别紫衣女脱金钏为赠，钏上雕龙刻凤，暗香浮动。

童子忽促入内，疾声道："仙凡殊途，君宜速归！"紫衣美人闻言惊鸿一瞥，翩若游龙般遁去。青庵急询白于玉踪迹，童子答："主人朝觐玉帝，命我相送。"青庵怏怏不乐随行，将至天门回首，童子已杳如黄鹤。猛虎突啸，声震林樾，青庵骇极狂奔，失足坠云，魂飞魄散间豁然惊醒，见旭日临窗。方整衣起，忽有物坠褥上，视之乃紫衣女所赠金钏，灿若朝霞。自此功名之心顿消，常思效法炎帝之女追赤松子游，唯念宗嗣未续而踌躇。

逾十月余，昼寝时忽见紫衣女莲步轻移而入，怀中婴孩玉雪可爱。女曰："此君骨肉也。天阙难容，特来相赠。"遂置婴榻上，覆以锦衾，转身欲去。青庵执袂挽留，强求欢好。女泫然道："前度新婚，今朝永诀。百年姻缘，尽于此矣。君

若有志，或可再会。"言罢衣袂飘举，化烟而逝。青庵惊觉，果见襁褓中婴儿咿呀作语，急抱告母。吴母喜极而泣，雇乳母哺育，取名梦仙。

青庵遂遣使告太史："吾将出世，令爱宜另择良配。"太史坚拒。葛女闻之，正色道："吴郎之名，妇孺皆知。若欲改聘，除非羲和易驭！"太史复告青庵，青庵叹曰："吾非惟淡泊功名，亦绝琴瑟之念。未即远遁者，徒因高堂在堂耳。"葛女闻此，更誓曰："吴郎贫，妾甘啜菽饮水；吴郎隐，妾当侍姑养子。之死靡它！"往返三四，终不易志。太史无奈，择吉日收奁盈车，送女于归。

青庵感其贤，举案齐眉。葛氏事姑曲尽孝道，俭以持家，虽荆钗布裙，不掩淑质贞亮。越二载，吴母歿，葛氏鬻钗治丧，尽礼尽哀。青庵执其手曰："得妻如此，夫复何求！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吾将远游，家务尽托于卿。"葛氏神色自若，毫无难色。青庵遂飘然远引，葛氏外持门户，内训孤儿，井然有序。

梦仙渐长，颖悟绝伦。十四岁以神童之姿蟾宫折桂，十五岁雁塔题名，入翰林院。每蒙恩赏，因不知生母姓氏，独封葛氏。值金风玉露之秋，辄问父所踪，葛氏具告之。梦仙欲弃官寻父，葛氏泣劝："汝父修道十余载，仙踪渺渺，何处寻觅？"母子相拥而泣。

后梦仙奉旨祭祀南岳，行至半途，忽遇绿林豪客截道。正值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士仗剑而来，剑光如虹，群盗望风披靡。梦仙感激涕零，欲赠金帛，道士拂袖不受，唯取一书札曰："贫道故人与大人同乡，烦致问候。"问其姓名，答曰王林。梦仙细思乡中并无此人，道士笑言："草野微名，焉入贵耳？"临别又出金钏一枚："此闺阁之物，于道无用，聊充谢仪。"

梦仙归家，将金钏付与夫人。夫人见其精雕细琢，命巧匠仿制，终不能及。遍访乡里，果无王林其人。私拆书札，见上书："三载离鸾，赖卿葬姑训子。无以为报，奉药一丸，剖食可仙。"未署琳娘夫人收次。梦仙持示葛母，葛母执书泫然："此汝父家书也。琳，吾小字。"梦仙方悟王林乃拆白谜语，悔恨拊膺顿足。复呈金钏，葛母摩挲叹曰："此汝生母遗物，昔年汝父曾示我观。"视那药丸大如菽豆，莹润生光。梦仙喜极："父既为仙，此药服之必得长生。"

正值葛太史来访，葛母遂献药为父祝寿。太史剖丸与女分食，俄觉神清气爽。时太史年逾古稀，龙钟老态，忽觉筋力充盈，竟弃车步行，健步如飞，仆从气喘吁吁方能追随。归家后，太史白发转黑，皱纹尽消，观者皆惊为返老还童。

越年京师大火，烈焰滔天，昼夜不熄。吴家众人惶惶不安，聚于中庭。但见火势蔓延，邻舍已陷祝融之灾。正束手无策间，夫人腕上金钏忽作龙吟，铮然腾空。顷刻化作亩许大金霞，如新月缺角，覆盖宅邸。东南一角微露缝隙，清晰

可辨。俄而火舌自西卷至，遇钏光即折转它向。及火势渐远，众人以为宝钏已失，忽见红光骤敛，那钏锵然坠地，仍复旧观。

是役也，京城焚庐数万，唯吴宅岿然独存。唯东南小楼因钏口未覆，尽成焦土。葛母时年五十有余，容色反若二十许人，见者莫不称奇。

修仙转移故事，dr 物品来到 cr 的案例。

「聊斋志异·仙人岛」

山东灵山才子王勉，字龟斋，才高八斗，屡试榜首，然性情倨傲，好讥讽他人。一日偶遇道士，道士端详其面，叹道：“君本富贵相，奈何口业折福。若能弃仕修仙，或可位列仙班。”王勉嗤之以鼻：“世间岂有神仙？”道士正色道：“贫道便是。君若不信，可随我一观真仙。”

言罢，取杖夹于胯下，令王勉效仿。闭目间忽闻“起”字，那杖竟粗若米囊，腾空而起。王勉暗摸杖身，触之鳞甲森然，骇然不敢妄动。须臾落地，但见琼楼玉宇连绵如帝王宫阙。十一楹大殿巍然耸立，金碧辉煌。

道士引王勉入殿，即命童子张罗筵席。顷刻间，十余桌珍馐美饌陈列殿中，金樽玉盏交相辉映。道士更衣而出，身着云锦仙袍，端坐主位。未几，但见祥云缭绕，众仙接踵而至。有乘青龙者，鳞甲森然；骑白虎者，威风凛凛；跨彩凤者，羽翼斑斓。其中尤以一位宫装美人为最，乘五色凤凰而来，侍女怀抱一具五尺长的奇异乐器，非琴非瑟，形制古朴。

王勉屏息凝神，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位美人。宴席上山珍海味，香气四溢，滋味远胜人间。酒过三巡，一位白发仙翁举杯道：“今日蒙崔真人相邀，可谓群仙毕至。不如各展所长，以助雅兴。”众仙闻言，纷纷取出乐器。有抚瑶琴者，有吹玉箫者，有击金磬者，一时仙乐飘飘，响彻云霄。

唯独那位骑凤美人静坐不语。待众仙奏罢，侍女方从绣囊中取出那件奇异乐器，横陈案上。美人轻舒皓腕，指尖翻飞，其声清越激扬，时而如金戈铁马，令人血脉贲张；时而似流水潺潺，使人神思荡漾。一曲终了，余音袅袅，满座寂然。忽闻“铿”然一声，宛若珠落玉盘。众仙齐声赞叹：“云和夫人妙技，当真举世无双！”

宴散人静，道士为王勉备下锦榻。王勉辗转反侧，脑海中尽是美人倩影。他想自己才高八斗，功名富贵唾手可得，何愁觅不得如花美眷？正胡思乱想间，道士飘然而至，叹道：“你我前世同窗，本欲度你出尘。奈何你执迷不悟，尘缘未尽。今日送你回去，他日有缘再会。”说罢指向阶下一块长石，命王勉闭目而坐。

王勉依言坐上长石，只觉身子一轻，耳边风声呼啸。他忍不住眯眼偷看，但见下方碧波万顷，骇得魂飞魄散。慌乱间连人带石坠入海中，幸而略通水性，正在挣扎之际，忽闻银铃般的笑声："秀才中湿了！"抬头见一少女划船而来，年约二八，明眸皓齿，伸手将他拉上船去。

少女见他瑟瑟发抖，嫣然一笑："随我回家，自有办法。"王勉感激涕零，指天誓日道："姑娘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他日若得富贵，定当厚报。"少女闻言抿嘴一笑，摇动双桨，小船如离弦之箭，转眼靠岸。她从舱中取出一束新采的莲花，引着王勉向村中走去。

采莲女引王勉行约半里，入一村落后，朱漆大门南向而开，重门叠户，气象非凡。少女先行入内通报，俄顷一中年男子迎出，年约四旬，面容儒雅，向王勉长揖为礼，延请登阶入室。仆从奉上锦衣玉带，为王勉更衣易履。

宾主落座，互通姓名。男子自称桓文若，世代隐居此仙人岛。闻王勉乃中原名士，不禁肃然起敬，连称三生有幸。王勉自矜才学，言道："非某夸口，某之才名，中原士林无人不晓。崔真人虽邀游天宫，然某志在功名，富贵如探囊取物耳。"

桓文若闻言，命设盛宴款待。席间美酒佳肴，皆非凡品。酒过三巡，桓公忽正色道："老夫有二女，长女芳云年方二八，尚未许人。今遇高贤，愿以弱女相托。"王勉暗喜，心道必是那采莲佳人，当即离席致谢。

桓公遂遣人邀邻村长老数位为证。又命侍女唤芳云出见。片刻间异香扑鼻，十余侍女簇拥一位绝色佳人款款而来。但见芳云眉如远山，目似秋水，肤若凝脂，行动处如弱柳扶风，恰似朝霞映日，光彩照人。行礼毕，端坐席间，采莲女亦在侍列。

酒至半酣，忽闻环佩叮咚。一垂髫少女蹦跳而出，约莫十二三岁，生得粉雕玉琢。她嬉笑着偎依芳云身侧，明眸流转，顾盼生辉。桓公佯嗔道："闺阁女子，怎好抛头露面？"转而对王勉介绍："此乃小女绿云，虽年幼，却颇通诗书。"

遂命绿云吟诗助兴。少女不慌不忙，朗声诵《竹枝词》三首。其声清越，如珠落玉盘，余音绕梁。诵毕，乖巧地坐在姐姐身旁。

桓公举杯向王勉道："久闻公子高才，可否赐教一二？"王勉欣然应允，昂首挺胸，朗吟近体诗一首。其中"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磊消"二句，尤为自得。席间老者反复吟咏，芳云却掩口对老人耳语道："此句上联说的是孙猴子逃出火云洞，下联讲的是猪八戒过子母河呢。"众人闻言哄堂大笑。

桓公请王勉再诵佳作。王勉又吟《水鸟》诗，刚念出"漰头鸣格磔"，却忘下文。正踌躇间，芳云附耳绿云，窃窃私语。绿云拍手笑道："姐姐给姐夫续了下句：'狗腩响弼巴'。"满座宾客闻言，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王勉面红耳赤，桓公忙举杯劝酒，场面才渐缓和。

宴席之上，王勉初见芳云、绿云姐妹，不禁为其才貌所惊。芳云端庄秀丽，绿云聪慧过人。当王勉炫耀其得意之作《孝哉闵子骞》时，才念破题"圣人赞大贤之孝"，绿云即掩口轻笑："圣人岂会直呼弟子表字？此必他人所言。"一语道破其谬。王勉顿时面红耳赤，如坐针毡。

及至诵至考官批语"字字痛切"，芳云向妹妹耳语数句。绿云忍俊不禁，向父亲道："姐姐说当删'切'字。"众人不解其意。待王勉念出"羯鼓一挝"之评，姐妹俩更是笑得花枝乱颤。绿云解释道："删'切'则成'字字痛'，痛即不通；羯鼓四挝，其声'不通又不通'。"满座宾客闻言，无不捧腹。桓文若见状，连忙举杯致歉，为王勉解围。

王勉素来恃才傲物，目无余子，此刻却汗流浹背，神色仓皇。桓文若见状，欲解其窘，出对曰："王子身边，无有一点不似玉。"话音未落，绿云应声而对："龟翁头上，再着半夕即成龟。"芳云闻言忍俊不禁，以手掩口，又伸指呵痒，绿云娇笑着躲开，嗔道："姐姐屡次讥讽姐夫，倒不以为意，旁人只说一句，便来护短？"桓文若佯怒呵斥，绿云这才嬉笑着离去。众宾客见状，亦相继告辞。

丫鬟掌灯，引王勉与芳云入洞房。但见室内陈设精雅牙签玉轴，典籍充栋。王勉心有不甘，又出难题相考，芳云应对如流，王勉这才心悦诚服，自愧不如。芳云轻唤"明珰"，采莲女子应声而至，王勉方知其名。虽屡遭芳云奚落，却见她在闺阁之中温柔体贴，夫妇恩爱非常。

王勉闲居无事，又欲吟诗遣兴。芳云正色道："妾有一言相劝，望君采纳。"王勉问其故，芳云道："君从此搁笔，亦是藏拙良方。"王勉闻言，面红耳赤，自此绝口不谈诗赋。

日久生情，王勉与明珰日渐亲密。一日，王勉对芳云道："明珰有救命之恩，愿卿另眼相待。"芳云含笑应允。此后闺房嬉戏，常邀明珰同乐，三人相处甚欢。王勉与明珰眉目传情，暗通款曲，芳云察觉，屡加责备，王勉总是巧言辩解。

某夜对酌，王勉觉得冷清，欲唤明珰相伴。芳云不许。王勉引经据典道："卿博览群书，岂不闻'独乐乐'数语？"芳云抿嘴一笑："妾说君不通，今益信矣。此句当读作'独要，乃乐于人要；问乐，孰要乎？曰：不。'"王勉哑然失笑，只得作罢。自此王勉在仙人岛上，日与芳云论诗书，夜共明珰诉衷肠。虽偶有龃龉，

倒也其乐融融。

话说这一日，芳云姐妹应邻家女伴之邀外出赴会，王勉见机不可失，连忙唤来明瑄相会。二人久别重逢，情意缠绵，如胶似漆。谁知当夜王勉忽觉小腹隐隐作痛，继而下体肿胀难忍。他心中惊惧，只得向芳云坦白实情。芳云闻言莞尔，道：“此乃明瑄报恩之果，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王勉羞愧难当，只得将私会之事和盘托出。

芳云轻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不痛不痒，且由它去。”奈何数日过去，那肿胀之症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愈发严重。王勉终日愁眉不展，芳云看在眼里，却故意不闻不问，只是用那双明澈如晨星般的眸子静静凝视。王勉被看得心虚，讪讪道：“卿可谓‘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芳云闻言失笑，妙语相讥：“君则可谓‘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原来山东方言中“没”字发音类“眊”，这番俏皮话说得王勉忍俊不禁。

见夫君面露窘态，芳云这才收起玩笑之心，伸手探入其裤中，口中念念有词：“黄鸟黄鸟，无止于楚！”王勉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逗得大笑不止，说来也奇，笑声未歇，那顽疾竟已痊愈如初。

光阴荏苒，转眼数月过去。王勉思乡之情日盛，每每想起家中年迈双亲与幼子，便愁绪满怀。这日终向芳云吐露心事，芳云闻言黯然：“君若归去，恐再无相见之期。”王勉闻言泪如雨下，苦苦哀求芳云同归故里。芳云思量再三，终于颌首应允。

临行前夕，桓文若设宴饯行。席间绿云提一精致竹篮而来，对芳云道：“姐姐远行，小妹无以为赠。恐南海之滨无处栖身，特连夜赶制屋舍模型，望勿嫌弃。”芳云接过细看，只见篮中排列着二十余座草编楼阁，大若橙橘，小如核桃，却栋梁分明，瓦椽可数。屋内床帐几案，更是精巧绝伦，细若麻籽。王勉初以为孩童玩物，细观之下不禁叹服其鬼斧神工。

芳云这才坦言相告：“实不相瞒，妾等皆地仙之属。因前世姻缘，得伴君侧。本不欲涉足红尘，念君孝心可嘉，故破例相随。待尊翁百年之后，还须重返仙岛。”王勉闻言肃然，连连称是。

桓文若问及归途选择，王勉畏海上风涛险恶，决意陆行。出得门来，但见车马早已备齐。拜别岳父后，一行人登程启行。那车马奔驰如飞，转眼已至海边。面对茫茫沧海，王勉正愁无路可通，芳云取出一匹白绫向南抛去，霎时化作一道丈余宽的长堤。车马疾驰而过，身后长堤渐次收回。

渡海之后，来至一处潮汐之地。芳云命停车驻马，取篮中模型与明玛等丫鬟一同布置。只见那些草编小楼见风就长，须臾间化作一片巍峨宅院。入内一看，竟与仙人岛上的居所一般无二，连洞房内的陈设都分毫不差。时已黄昏，众人就此安顿。

翌日清晨，芳云催促王勉接取双亲奉养。王勉策马返乡，却见故居早已易主。询问邻里方知，老母与发妻皆已作古，唯余老父与不肖子相依为命。那逆子嗜赌成性，将家产败尽，祖孙二人只得在西村赁屋栖身。

闻此噩耗，王勉如遭雷击。往昔求取功名之念，此刻顿觉索然无味。富贵荣华，不过镜花水月。急忙赶赴西村，只见老父衣衫褴褛，形销骨立。父子相见，抱头痛哭。问及逆子下落，老父泣诉其又去赌场未归。王勉遂将老父接回新居。

芳云见公公至，即刻备下香汤沐浴，更以锦衣玉食相待。又邀故交旧友相伴，日日美酒佳肴，奉养之周，胜过王侯。某日那逆子寻至门前，王勉拒不相见，只命人赠银二十两，传话道：“此银可作娶妻之资，若再敢来，定当杖毙！”逆子含泪而去，此后再无音讯。

此后王勉深居简出，偶遇故交则倾心相待。尤厚待同窗黄子介，常作竟夕谈。越四年父丧，尽哀尽礼。其子已娶悍妇，赌性稍敛。丧礼间儿媳初见翁姑，芳云喜其治家之能，赠金三百置产。翌日黄子介与王勉子再访，唯见空庭寂寂，人宅俱杳。

古代版不信转移的人遭遇转移案例，dr的人随其来到cr，后联机转移(把房子也转走了)。

「聊斋志异·巩仙」

山东鲁王府前，一日来了个衣衫褴褛的道士，自称姓巩，欲谒见王爷。门吏见其形容枯槁，拒不为通。恰有中贵出府，道士趋前揖拜，恳请引见。那阉人见其敝衣破履，顿生轻蔑，叱令左右驱赶。棍棒加身之际，道士忽露笑意，自袖中排出黄金百两，悄谓追兵：闻王府园囿甲天下，但得一观，平生愿足。复赠白银数锭。众人惊喜，忙不迭回报。

中贵见金眼开，竟私启后门，引道士入园。但见亭台错落，花木扶疏，果然人间仙境。行至高楼，道士趁中贵凭栏远眺之际，忽推其背。那阉人顿觉身悬半空，下临无地，吓得魂飞魄散，嘶声呼救。众太监闻声赶来，仰见其足离地数丈，仅有一缕青藤系于窗棂。欲救不敢，恐藤断人亡；寻道士，早已杳如黄鹤。鲁王闻报亲临，见状亦惊。急命铺絮茅于地，方断藤救之。孰料藤断人落，离

地竟不盈尺。满座哗然，掩口葫芦。王命访道士踪迹，知寓尚秀才家。差役往寻不遇，归途偶遇，遂邀入府。

王府盛宴，王请观其术。道士谦曰：山野之人，无甚异能，愿献俳优侑酒。言罢袖出美人，高仅尺余，盈盈下拜，清歌一曲。又令演瑶池宴，复出王母侍女，继而董双成、许飞琼等众仙毕至。最后织女献天衣，满室生辉，金光灿然。王疑其伪，欲细观之。道士急阻：不可！王不从，强取视之，果非人间针线所能。正惊叹间，天衣忽化作青烟消散。

鲁王益加敬重，欲留居府中。道士辞曰：野鹤闲云，不堪樊笼。虽常出入王府，然每夜必归。王强留之，偶亦宿焉。宴间常演四时花木，顷刻间可使寒梅怒放，秋菊绽蕊。王问：闻仙人亦不能忘情，信乎？答曰：或然。然臣非仙，心如槁木。

一夜道士宿王府，中宵悄然离去。王使妙妓往探，入室见其僵卧如尸，推之不觉，烛照之则鼾声如雷。以指弹额，铮铮作金石声。报知鲁王，命人针刺，浑然不觉；十余人共举之，重若千钧。及晓，道士醒而笑曰：一梦黑甜，坠地不觉。自此宫人常戏按之，初按则柔，再按则坚如铁石。

那巩道人行踪诡秘，常于夜半方归，时而门户洞开竟不自知。尚秀才每夕锁门，晨起辄见道人已酣卧榻上，令人啧啧称奇。先是，秀才与歌妓惠哥情投意合，海誓山盟欲结连理。惠哥歌喉清越，管弦精妙，鲁王闻其才，强纳入宫。自此劳燕分飞，虽相思刻骨，终难相见。

某夜月明，秀才殷殷相询：仙师在宫，可见惠哥否？道人摇首：宫中佳丽如云，焉辨谁是？秀才具述惠哥年貌，道人恍然。及请代为传语，道人正色道：方外之人，岂作青鸟使？秀才长跪不起，道人乃展其袖曰：若思之切，可入此中。秀才窥袖中竟有乾坤，广厦明堂，几榻俱全，遂欣然入内。

次日道人入宫对弈，恰逢惠哥经行，假作拂尘，暗纳袖中。秀才正独坐，忽见美人自檐而降，四目相对，恍如隔世。相拥之际，秀才提议联句记此奇缘。乃题壁曰：侯门似海久无踪，惠哥续：谁识萧郎今又逢。秀才又书：袖里乾坤真个大，惠哥终句：离人思妇尽包容。墨迹未干，突有五名绛衣客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携惠哥去。秀才惊魂未定，道人已归，笑问袖中经历。秀才支吾，道人反袖示之，但见虱迹细字，赫然方才诗句。

旬日后，秀才再三恳请重游。如是者三，惠哥密告：妾腹中已有动静，恐临蓐时婴儿啼哭，事必败露。待妾三叉腰时，乞仙师垂怜。秀才归告，道人叹曰：尚氏香烟，吾岂坐视？然自此君不可再入宫闱。吾之助君，岂止儿女私情？

数月后，道人笑携婴儿归，令备襁褓。时秀才妻年近三十，仅存一子，新产女婴又夭。闻讯喜出，见婴脐带未断，入手方啼。道人解衣曰：血污道袍，乃修真大忌。今为君故，二十年旧物，弃之可也。临别叮嘱：旧衣勿弃，一钱灰可治难产。秀才谨记。

忽一日，道人肃然告秀才：旧衣当自留，慎勿忘我！言罢径往王府，向鲁王辞行：臣将死矣。王惊问，答曰：生死有命。王强留之，弈棋未终，道人又求去。许至外舍，俄而气绝。王厚殓以葬。秀才祭扫时，方悟前语乃讖。

道人遗衣果有奇效，求医者络绎不绝。初剪血袖与之，后取衣领亦验。秀才忆道人言，疑妻当产难，私藏掌大血帛。后果应验，鲁王爱妃三日不产，群医束手。秀才进药，应手而愈。王欲厚赏，秀才唯求惠哥。王召问年齿，惠哥答：十八入宫，今十四年矣。王嫌其老，尽出歌姬令择，秀才皆不中意。王笑问：莫非十年前已订姻盟？秀才具陈始末。王遂赐还惠哥，并以原拟金帛为妆奁。其子名秀生，取"袖"谐音，时年十一。秀才举家感戴，岁岁祭扫。

后有蜀客途遇道人，受托还书于王府。客归闻道人已歿，逡巡不敢进。秀才代为呈递，王启视确为故物。疑而发冢，惟空棺在焉。后秀才长子早夭，门祚赖秀生延续，益叹道人先知。

通过衣袖使 dr 事物来到 cr，且能指定人来到特定 dr。

「玄怪录·元无有」

唐宝应年间，元无有春日独行至扬州郊外。时值兵荒马乱，人烟稀少，他暂避于路旁废园。雨霁云开，新月如钩，元无有在北轩小憩，忽闻西廊步履声渐近。只见四位形貌迥异的来客步入中堂：首者衣冠楚楚，气度不凡；次者黑衣短身，目光炯炯；第三人黄衫破旧，形容枯槁；末位黑衣矮小，举止拘谨。四人把酒言欢，兴起时提议以联句记此良夜。

高冠者率先吟诵："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为子发。"声若金玉，显其华贵本色。黑衣者接道："嘉宾良会清夜时，辉煌灯烛我能持。"言辞间透着稳重持守之态。黄衣人随后咏叹："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纆相牵常出入。"道尽汲水辛劳。最后黑衣矮人低吟："爨薪贮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自陈炊事之苦。四人谈笑自若，竟未察觉元无有在侧，更自诩诗才胜过阮籍《咏怀》。

待到东方既白，四人循原路离去。元无有循迹查看，惊见堂中唯余四物：衣杵、灯台、水桶与破锅，方悟夜来吟诗作对者原是器物成精。那高谈阔论的高冠者实为捣衣之杵，持烛豪言的黑衣人本是灯台，诉说汲水艰辛的黄衣客竟是水桶，

而自叹炊劳的矮人原系破旧铁锅。

元无有转移去了四器物成精的世界，元无有期待着有人交流诗词，因战乱不想有人发现自己，所以四“人”察觉不到他存在

「玄怪录·古元之」

北魏尚书令古弼族中有位名叫古元之的年轻人，因饮酒过量而猝死。古弼悲痛之余命人开棺告别，却发现古元之竟已复活。苏醒后的古元之讲述了一段奇遇：醉死之际，有位自称先祖古说的神人出现，命他背负行囊同往和神国。古元之骑乘竹杖腾空而起，瞬息间抵达这个世外仙境。

和神国景致令人叹为观止。碧玉般的矮山上青竹环绕，清泉数百道自山顶倾泻而下。原野遍布奇花异果，四季常开不败。最奇特的是田间生长的巨瓜，内藏五谷颗粒饱满，国人无需耕种便可收获。树木自生无色丝线，经简单处理即成华美锦缎，省去了养蚕纺织之劳。这里气候恒如阳春三月，既无蚊虫蛇蝎之扰，也无猛禽恶兽之害。

和神国的社会风貌更显玄妙。国人相貌各异却无美丑之分，男女十五二十婚配，每对夫妻生育二男二女，邻里世代通婚。人人寿至一百二十岁，无病无灾，百岁后便不再计龄。临终时悄然消逝，亲友亦无悲恸之情。每日仅午时一餐，食用酒浆鲜果，竟无需如厕。多余粮食任人取用，野菜足以果腹，十亩一处的酒泉甘冽芬芳。

这里的日常生活恬淡自在。白日结伴游山玩水，日暮安然归家。虽有主仆之分却相处自然，彼此心照不宣。住宅皆雕梁画栋，六畜唯留骏马，散养田间不须看管，乘毕即纵。官员上千却无案牍之劳，帝王在位而无朝政之烦。举国亲如一家，交易互让利益。微风细雨按时而至，从无旱涝之虞。

先祖古说临别赠言："此虽非仙家，风俗已足称道。"遂以仙酒灌醉古元之令其还阳。苏醒后的古元之性情大变，淡泊名利，自号"知和子"，常年寄情山水，最终不知所踪。

古元之生前所想编织成了“和神国”，其复活则是自身安排的剧情，苏醒后不知所踪可能指转移去了其他世界

「玄怪录·柳归舜」

隋开皇二十年，江南才子柳归舜自吴兴乘舟赴巴蜀。舟行洞庭，忽遇狂风骤起，浊浪排空，舟楫几欲倾覆。船老大急转舵，将船泊于君山脚下暂避风浪。众乘客皆惊魂未定，唯柳归舜见山色空蒙，竹影婆娑，竟起了游兴。

“左右无事，不如探幽访胜。”他这般想着，便信步沿山径而行。山风拂面，竹叶沙沙，不觉间已走出四五里地，渐渐偏离了人迹常至的大道。

正行间，忽见前方一块奇石巍然矗立。此石上圆下方，通体遍布孔窍，占地竟有六七亩之广。周遭翠竹参天，修篁挺秀，百尺高的竹梢与流云相戏，阳光透过竹叶间隙，在地上洒下斑驳金辉。清风徐来，竹韵悠扬，宛若天籁。柳归舜看得入神，恍惚间已至石前，这才发现巨石中空，内里竟生着一株参天古木。

那古木着实奇异：树干粗壮需数人合抱，枝干呈现五彩斑斓之色，叶片大如圆盘，青色的花朵点缀着深红花蕊。更奇的是，尚未走近，便觉异香扑鼻，馥郁如烟，令人神清气爽。

忽然，一阵清脆鸟鸣自树冠传来。柳归舜抬头望去，不由瞠目结舌。只见数千只翠羽丹喙的鹦鹉在枝头翱翔，相互呼唤着稀奇古怪的名字：“武仙郎”、“阿苏儿”、“自在先生”、“踏莲露”、“凤花台”、“多花子”...其声清越，宛如仙乐。

一只鹦鹉忽然引吭高歌：“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歌声婉转，余音绕梁。它得意地说：“此曲乃汉武帝钩弋夫人最爱，常于宫中吟唱。”

另一只名叫阿苏儿的鹦鹉接口道：“我犹记得陈阿娇在深宫啜泣，言道‘曾请司马相如作《长门赋》，耗资巨万，终未能挽回君心’。”说罢，竟摇头晃脑地吟诵起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来：“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实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

这时，那名叫武游郎的鹦鹉也加入谈论：“当年见汉武帝乘郁金楫，游积翠池。帝自吹紫玉笛，音韵朗畅，李夫人随笛而歌：‘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

武仙郎鹦鹉忽见树下有人，振翅飞近，口吐人言：“这位先生贵姓？家中排行第几？”

柳归舜虽惊异非常，仍恭敬作答：“在下姓柳，排行十二。”

“柳十二官人从何处来？”武仙郎又问。

归舜便将遭遇风浪、泊船君山之事娓娓道来。武仙郎听罢笑道：“官人因风误入此仙境，正所谓‘因病致妍’。不过小仙乃官家灵禽，不便待客，待我请桂家三十娘子来招待您。”说罢，朝远处呼唤：“阿春，还不速来迎客！”

不多时，西南方飘来数片紫云，至柳归舜一丈开外忽散，现出一座雕梁画栋的

楼阁。珠帘绣幕间，一位约莫十三四岁的青衣少女款款而出，容貌妍丽，举止端庄。

少女施礼道：“三十娘子命阿春传话，寒舍僻陋，有劳贵客光临。不知官人可曾用过早膳？请稍坐片刻，酒菜即刻备好。”话音未落，已有侍从搬来水晶矮凳，奉上红玉托盘，盘中珍馐美饌，皆为人间罕见，异香扑鼻，令人食指大动。

见柳归舜有些拘谨，阿春又唤道：“凤花台，还不来陪客说话？黄郎不在，三十娘子不便相见。你们若无他事，不妨与客人切磋文章。”

一只羽毛华美的鹦鹉应声飞来，停在柳归舜面前：“小仙便是凤花台。近日新作一诗，不知官人可愿品评？：见归舜颌首，便吟道：

“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

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

“词藻华美，意境超然。”柳归舜由衷赞叹，又好奇问道：“不知仙禽师承何人？”

凤花台闻言，竟如饱学之士般侃侃而谈：“小仙侍奉王丹千余载，得杜兰香传授真诀，蒙东方朔指点秘籍。汉武帝求贤时，曾随驾至石渠阁，亲见杨雄、王褒等文豪论赋。后经王莽之乱，流落吴地，先后为朱然、陆逊所养，得以与陆机、陆云论文习艺。二陆遇害后，方至此仙境栖身。”言罢反问：“不知官人师从哪位大家？”

归舜答道：“曾受教于薛道衡、江总二位先生。”

凤花台略一沉吟：“近世文人多重质轻文，虽朴实有余，然风骨稍欠。”

正当一人一鸟谈文论艺之际，阿春已备好珍馐美味。柳归舜觉异香扑鼻，腹中辘辘，便也不再推辞。正用膳间，忽见两名道士从天而降，其中一人高声道：“这不是柳十二吗？山下风浪已平，船家寻你多时，还不速归？”说着抛来一尺素绫：“系此于目，顷刻可返。”

柳归舜依言而行，刚系好绸带，便觉身轻如燕，腾空而起。转瞬间双脚落地，解下素绫，发现自己已回到江边。远远望见船家正在四处张望，船只已然扬帆待发。

“船家等我！”他飞奔上船，气喘吁吁道：“我才离开片刻，你们怎就要开船？”

船家与众人面面相觑，惊讶道：“郎君已失踪三日，我等几乎要放弃寻找了！”

柳归舜闻言愕然，回想仙境中的琼楼玉宇、灵禽异兽、珍馐美饌，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后来他多次重游故地，却再也寻不到那块奇石古木，唯有君山苍翠依旧，洞庭烟波浩渺。

误入仙境转移案例

「玄怪录·薛伟」

唐乾元元年，蜀州青城县主簿薛伟突发重病，昏睡二十日不醒。这日忽然苏醒，急命仆人查看同僚是否正在食用鱼鲙。原来县丞邹滂、县尉雷济、裴寮确在准备鱼宴，被薛伟派人唤至榻前。薛伟详细道出众人当日行踪：司户仆张弼如何识破渔夫赵干藏匿大鲤鱼的把戏，县衙门口官吏对弈的情景，甚至裴寮吃桃的细节，分毫不差。最令人骇然的是，他指着盘中鱼鲙说："这条鲤鱼正是我所化。"

薛伟讲述了一段离奇经历。病中高热难耐时，他神思恍惚间出门纳凉，信步至江畔见秋水澄澈，忽生戏水之念。脱衣入江时随口感叹"人不如鱼迅捷"，竟有游鱼应声，引来鱼头人宣读河伯诏书，许他暂化红鲤。初为鱼时自在非常，三江五湖任遨游，夜则归返东潭。某日饥肠辘辘，见赵干垂钓，明知危险却心存侥幸，暗想"纵使被擒，同僚必放我归"，终咬钩被俘。

被赵干钓起时，薛伟连声表明身份，渔夫却充耳不闻。张弼来索大鱼，他再三申辩是县主簿所化，反遭讥笑"好个三四斤重的鱼怪"。押回县衙途中，见门吏对弈便高声求救，众人只笑大鱼扑腾。邹滂、雷济下棋、裴寮食桃的场面，在他眼中清晰如常。及至厨房，他哀求厨子王士良："我乃常使唤你的薛主簿！"王士良却喜滋滋按头下刀。鱼头落地刹那，薛伟猛然惊醒。

同僚们听得毛骨悚然，细查当日情形：赵干确曾私藏大鱼，张弼确实苇丛寻获，门吏当真在下棋，裴寮食桃亦属实情。最骇人的是，厨子王士良证实杀鱼时，鱼嘴不停开合似在言语。众人回想当时只当是鱼鳃张合，如今思之字字应验。这尾红鲤鱼挣扎之剧烈，叫喊之急切，竟全是薛伟魂灵呼救。

薛伟病愈后，同僚们终身戒食鱼鲙。这段人鱼互化的奇事，在青城县衙留下深刻印记。每当秋风起时，江畔垂钓者常互相告诫：若钓得通体赤红的鲤鱼，须得小心辨认，说不定又是哪位官人化形游玩。而薛伟此后官运亨通，最终卒于华阳县丞任上。

薛伟化鱼的转移经历，出体转移的典型案列

「酉阳杂俎·卢李二生」

昔有卢生、李生二人，同隐太白山中，日则诵读诗书，夜则修炼导引之术。山中岁月清苦，李生日渐不耐，终向卢生辞别：“吾不堪寂寥，欲游历人间。”遂下山而去。

李生初掌橘园，怎奈园吏欺瞒，行人偷盗，竟欠官钱数万贯，困顿扬州不得东归。衣衫褴褛，形容憔悴。一日偶过阿使桥，忽见故人卢生，身着麻屨布衣，状甚落魄。李生素称卢生为二舅，见状唏嘘不已。不料卢生勃然变色，厉声呵斥：“尔弃修真大道，混迹尘俗，今负债累累，形同囚徒，岂不羞哉！”李生惶恐谢罪，卢生方转颜笑语：“吾居处不远，明当遣人相迎。”

翌日果有青衣奴乘骏马来接。李生上马，其行如飞，不消半日，抵一朱门府第。但见卢生星冠霞帔，神采奕奕，左右侍女数十人，与桥边判若两人。引入华堂，奇花异草环绕，琼浆玉液罗列。卢生赐丹药数丸，入口甘美异常。及夜，更引至北亭宴饮，命一女子弹箜篌助兴。其女玉骨冰肌，弦音清越。李生细观乐器，上有朱漆题字：“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

酒阑人散，卢生笑问：“愿娶此女否？”李生惶惑不敢应。卢生径自做主，更询所欠官钱之数。闻得二万贯，即授青木杖一柄，嘱往波斯邸取偿。临别劝诫：“专心修道，勿复经商。”天明遣仆送归。

李生持杖至波斯邸，主人见杖大惊：“此非卢二舅之物乎？”问明缘由，如数付钱。李生得以偿债脱困。是年赴汴州，行军陆长源以女妻之。新婚之夜，惊觉新妇容貌酷似当日弹箜篌者。及见妆奁中箜篌，竟有相同题字。李生备述扬州奇遇，新妇讶然道：“此字乃幼弟戏刻，昨梦天使召往扬州奏乐。”情景与君所言无二，李生骇然，再寻卢生旧宅，唯见荒烟蔓草，杳无人迹。

又一修仙转移故事，拉故人到 dr 共乐。

「酉阳杂俎·叶法善」

唐开元年间，八月中秋之夜，长安城内银辉泻地，碧空如洗。玄宗皇帝于兴庆宫中设宴赏月，凭栏远眺，但见玉轮高悬，清光万里，不觉心旷神怡。执金樽对月长吟道：此月普照乾坤，辉映八荒，其中必有殊胜之境。尝闻嫦娥窃药，飞升蟾宫，既有琼楼玉宇，当可一游，然何由得至？

沉吟良久，忽忆及叶法善真人道法通玄，遂传旨急召。法善应诏而来，紫袍玉带，鹤发童颜。玄宗抚掌问道：仙师可有妙法，助朕一游月府？法善稽首答道：此易事耳，陛下请随贫道来。言罢，取腰间玉板望空一掷，霎时化作白玉长桥，如银河垂地，直贯月轮。

玄宗惊叹未已，法善已搀扶圣驾登桥。但见桥身晶莹剔透，踏之铿然有声，行过之处，桥体渐次隐没。不过行得里许，忽觉露湿龙袍，寒气侵肌。眼前突兀现出玲珑牌楼，四柱蟠龙，金匾高悬，上书广寒清虚之府六个斗大金字，光耀夺目。

二人徐步入门，庭中巨桂参天，枝繁叶茂，荫蔽数里。树下百余名素衣仙子，各乘白鸾，翩跹起舞。阶前另列仙班，或执玉笛，或捧瑶琴，奏《紫云曲》以和舞姿。见圣驾至，众仙依旧吹奏自如，舞影蹁跹，恍若未睹。

玄宗凝神观之，但见：

霓裳翻飞似雪浪，仙袂飘摇如云卷。

鸾影交错成锦绣，笙箫合奏动星河。

法善低声解说：此乃素娥仙子，所着霓裳羽衣，所奏《紫云曲》，皆天界妙音。玄宗素通音律，暗运天聪，将曲调节拍默记心间。后返人间，亲授杨妃，遂成《霓裳羽衣曲》，流传乐府，为大唐绝响。

曲终舞罢，玄宗渐觉寒意彻骨。法善见状，即请回銮。二人遂驾彩云送归。

途经潞州，时值三更。真人进言：陛下既得仙乐，何不在此试演？帝叹玉笛未携。法善掐诀一指，寝殿玉笛破空而至。帝按谱吹奏，声动九城。复撒金钱数枚，方乘月回銮。

翌日，潞州百姓争传夜间天乐，更有人拾得御制金钱。州官以为祥瑞，上表称贺。旬日后奏章至京，帝览之会心而笑。自是待法善愈厚，常与张果老对弈斗法，宫中秘戏，传为佳话。

史上最早联机转移，涉及到社会名流。

「酉阳杂俎·长须国」

唐大中初年，一士子随使新罗，舟行海上，忽遇飓风，漂流数日，抵一奇异岛屿。但见岛上居民皆虬髯满面，然言语竟与唐音无异，自称长须国。此地物产丰饶，百姓安居乐业，唯宫室衣冠与中土稍异，号扶桑洲。

国中官制奇特，有王长、戢波、目役岛逻等职。士子所至之处，岛民皆肃然起敬。忽一日，数十乘驷马高车至其居所，言大王召见。士子虽惴惴不安，亦只得随行。

经两日跋涉，至一雄城，甲士环列。使者引至宫殿，但见旌旗蔽日，仪仗森严，俨然帝王气象。士子匍匐殿陛，良久，得封司风长，尚公主。公主生得肤如凝

脂，唯颌下数十长须随风飘拂。士子自此飞黄腾达，出入前呼后拥，然每归家见妻，终觉耿耿于怀。

月圆之夜，王常设宴。士子见嫔妃皆须髯飘飘，遂赋诗云：“花无蕊不妍，女无须亦丑。丈人试遣总无，未必不如总有。”王闻之大笑：“驸马犹嫌小女须耶？”

如是十余载，育一子二女。忽一日觐见，见王与群臣皆愁眉不展。王泣曰：“国有大难，唯驸马可救！”士子慨然应允。王命备舟，遣二使随行，嘱曰：“谒龙王时，但言东海第三汉第十岛长须国有难，务必再三恳请。”临别执手涕零。

舟行片刻即抵岸，见沙皆七宝铺就，岸上巨人巍然耸立。士子毫无惧色，径请见龙王。龙宫金碧辉煌，光耀夺目，不可逼视。龙王闻人间客至，亲迎入殿。士子备述来意，龙王命查，初报无此国。士子再恳，言在第七岛。龙王斥使者细查，方知乃本月贡虾。

龙王笑曰：“客为虾所惑矣。吾虽为王，食料皆天定。”遂命引士子观之。见数十巨釜，虾满其中。一釜内有五六赤虾，矫若游龙，见士子则踊跃不止。导者曰：“此虾王也。”士子忆往昔，不禁潸然泪下。

龙王特赦此釜虾众，遣二使送士子归唐。一夕至登州，回首但见使者化龙，腾空而去。士子伫立海岸，恍如隔世，方悟十载荣华，原是南柯一梦。

转移去异国他乡，主角在 dr 生活十几年回到 cr 后仅度过刹那间。

「搜神记·千日酒」

中山国有个酿酒大师狄希，酿得一手绝世佳酿。他酿的“千日醉”，只需一杯就能让人醉卧三载，堪称酒中仙品。这酒有个怪脾气，非得窖藏满一千日，酒性才能圆融。若是提前开封，只怕饮者要醉个天昏地暗。

冀州有个出了名的酒鬼刘玄石，听说这酒的名头，馋得抓耳挠腮。这日他拎着酒壶就上门讨要，活像个讨债的冤家。狄希连连摆手：“使不得！这酒还差三百日才够火候，现在喝要出事的！”

刘玄石哪管这些，死缠烂打非要尝鲜。狄希被磨得没法子，只得斟了一小杯：“说好了，只此一杯，醉倒了可别怪我。”刘玄石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顿时两眼放光：“好酒！再来一杯！”话音未落，突然脚下一软，“扑通”栽倒在地，打起呼噜来。

家人见他一睡不醒，摸鼻息全无，以为暴毙而亡。哭天抢地地办了丧事，把他埋进了祖坟。

转眼三年过去，狄希掐指一算："该醒了！"急忙赶到刘家。刘家人听说他要开棺，个个吓得面如土色。狄希笑道："无妨，你家老爷这是醉着呢！"

待挖开坟冢，奇事发生了——棺木缝隙里竟飘出阵阵酒香，熏得几个壮汉直打晃。开棺一看，刘玄石面色红润，突然伸个懒腰坐起身来："好酒！我这一觉睡得真香！"又扭头问狄希："现在什么时辰了？"

围观的乡亲们笑得前仰后合。谁知刘玄石一个酒嗝打出来，酒气弥漫，当场熏倒了一大片。这些可怜人横七竖八躺了三个月才醒，起来还直嚷"好酒"。

从此"千日醉"的名头更响了。不过狄希把剩下的酒埋得更深了，还立了块牌子："开坛之日，犹待千年。"

新奇，转移去睡觉

「搜神记·董永」

山东有一孝子名唤董永，自幼丧母，与老父相依为命。家中贫寒，仅有薄田数亩。董永日间耕作，夜则侍奉老父，虽箪食瓢饮，却甘之如饴。每至农忙时节，必以鹿车载父同往田间，恐其独居寂寞。乡里见之，莫不称赞其孝。

天有不测风云，老父忽染重疾，卧床不起。董永遍访名医，典当家财，终不能挽回父命。临终之际，老父执其手叹道："吾儿至孝，然家徒四壁，恐难备棺槨。"董永泣血发誓："儿虽不肖，必使父亲体面入土。"

父既歿，董永蹣跚街头，终至一大户门前。踌躇再三，乃叩门求见主人，愿卖身为奴，换取丧葬之资。主人闻其孝心，慨然予钱万贯，且不立卖身契约。董永感激涕零，伏地再拜："蒙君厚赐，葬父已足。永虽贱隶，必竭力以报。"

葬事既毕，董永负囊返乡。行至槐荫树下，忽见一女子亭亭玉立，云鬓花颜，光彩照人。女子径自上前，盈盈下拜："闻君孝感天地，妾愿执箕帚，为君妇。"董永惊诧不已，推辞道："吾家徒四壁，且身为奴仆，岂敢耽误佳人？"女子笑而不答，执意相随。

返至主家，主人见而问曰："此钱已赠君，何以复来？"董永肃然答曰："蒙君恩惠，父得安葬。永虽微贱，不敢忘恩负义，愿与拙荆同效力以报。"主人打量女子，疑道："妇人能为何事？"董永答："善织。"主人沉吟片刻："若执意如此，令正为我织缣百匹可也。"

女子闻言，从容应诺。主人命人备齐机杼丝线，女子入室即织。但见素手翻飞，梭如流星，不消十日，百匹细缣已然织就。其缣质地精良，花纹奇巧，较寻常

缣帛更胜十倍。主人见之，啧啧称奇。

事毕之日，女子邀董永至槐荫树下，忽作惊人之语："妾乃天上织女，因君至孝感动天帝，特命助君偿债。今事已毕，当归天庭。"语罢，衣袂飘飘，足下生云。董永急欲挽留，却见佳人已乘清风直上九霄。

牛郎织女似的转移案例。

「搜神记.崔少府墓」

东汉时期，范阳人卢充二十岁时经历了一段离奇际遇。那年冬至，他在城西狩猎时追逐一只受伤的獐子，不知不觉来到一座气派宅院前。更奇怪的是，守门人似乎早知他要来，恭敬地引他入内更衣。宅主崔少府出示卢充亡父的亲笔信，声称两家早有婚约。尽管卢充记得父亲确已过世，但面对熟悉的字迹，他不得不信。当晚便与崔家小姐在东廊完婚，一连三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三日后崔少府突然送客，临别时含泪相告：若生男婴必当送还。卢充乘牛车瞬息到家，母亲听闻经过惊疑不定。四年三个月后，卢充在河边忽见牛车浮沉，上前查看竟遇崔氏怀抱三岁男童。她赠予金碗与题诗后倏忽消失，诗中有"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之句，暗指自己早逝。后来卢充在集市售卖金碗，被崔氏姨母家的婢女认出，这才揭开真相——崔氏女实为亡魂，金碗确是其陪葬品。

最令人称奇的是那孩子的来历。崔氏姨母道出关键线索：崔女生于三月末，其父取字"温休"，反义"幽婚"，竟一语成真。这个取名细节成为整件事最关键的印证，说明冥冥之中早有定数。而孩子相貌兼具父母特征，更让这段人鬼姻缘显得真实可信。后来此子官至郡守，子孙世代显达，其中卢植更是名满天下，这些后事为故事增添了可信度。

卢充转移至崔少府与崔家小姐喜结良缘，三天后乘坐牛车刹那间回到家乡，后再次转移，与崔家小姐相遇并被赠予物品，卢充携带 dr 物品回 cr。

「幽明录.黄原入犬穴」

东汉时期，泰山人黄原清晨开门，发现一只青色猎犬守在门外，温顺如家养。黄原便带着它随邻里出猎。傍晚时分遇见一只鹿，青犬追逐却行动迟缓，黄原竭力追赶未果。跟随青犬来到一处洞穴，深入百余步后豁然开朗，出现一条槐柳成荫的平坦道路，四周环绕着围墙。

黄原随犬进入大门，见到数十间房屋中居住着众多女子，个个容貌秀丽、衣着华美，有的弹琴下棋。来到北阁，两名侍女见到黄原笑道："青犬引来了妙音的夫婿。"不久四位婢女出来传达太真夫人之意：其女妙音已到婚龄，命中注定要

嫁与黄原。当晚便举行了婚礼，洞房设在南向厅堂，堂前水池中央有座四角发光的高台。

婚后数日，黄原想回家、报信。妙音告知人神殊途不能长久，次日分别时赠佩相送，约定每年三月初一斋戒相见。四位婢女送黄原出门，半日便回到家。此后每到约定日期，黄原总能隐约看见空中有车驾飞过。

黄原转移到 dr，dr 投射在 cr 的一个案例，dr 约定在 cr 化真

「幽明录.刘阮入天台」

东汉永平五年的暮春时节，会稽郡的采药人刘晨与阮肇相约同往天台山采药。这座终年云雾缭绕的仙山古木参天，幽深难测，山间常有樵夫传言得见仙人踪迹。

这日清晨，二人背着竹篓药锄，沿着野兽踩出的羊肠小道深入山林。不觉日影西斜，腹中饥肠辘辘，正欲采摘野果充饥，忽见清澈的溪水中漂浮着些晶莹剔透的胡麻饭粒。阮肇掬水细看，诧异道："这深山老林，怎会有如此精细的饭食？"刘晨举目望向溪流上游："想必是山中隐士居所，我们且去讨碗水喝。"

二人溯溪而上，行至溪流转弯处，忽闻环佩叮咚之声。只见两位绝色女子正在溪畔浣纱，云鬓高挽，肤若凝脂。更令人称奇的是，二女见到采药人非但不避，反而笑靥如花地招呼道："刘郎、阮郎，怎的今日才来？"语气亲昵，恍若故交。

刘阮二人正惊疑不定，已被引入一座雕梁画栋的宅院。但见朱门洞开，回廊曲折，庭院中瑶草奇花争奇斗艳，珍禽异兽悠然自得。当夜红烛高照，二女自陈是山中仙眷，与刘阮早有夙世姻缘。酒过三巡，月移花影，四人竟成就了秦晋之好。

自此，二人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晨起有灵芝甘露可食，夜来有玉液琼浆可饮。白日里或对弈听琴，或赏花逗鸟；入夜后便醉卧云锦牙床，好不逍遥。这般快活日子转眼已过旬日。

忽一日，刘阮二人起了思乡之念。二仙女初时百般挽留，后见其去意已决，只得取来青玉杖指引归途。临别时殷殷叮嘱："若念旧情，可循溪再访。"

待二人下山归乡，却发现故里早已物是人非。向村中樵夫打听祖宅下落，对方骇然道："听祖父说起，百年前确有两位先祖入山采药未归。"细算时日，山中短短二十余日，人间竟已过去百年春秋。二人怅然若失，急忙重返山中寻访仙境，却见云封雾锁，苔掩藤缠，昔日仙宅已杳无踪迹。唯有溪边桃花依旧，随流水飘向远方。

此转案例最耐人寻味处在于其时间流速，山中短暂居留相当于凡间数百年流逝。

「幽明录·焦湖庙祝」

宋时焦湖庙中有一柏木枕，世人皆呼为玉枕，其上有细纹如隙。单父县商贾杨林，一日入庙祈愿。庙祝观其形貌，忽笑问：“郎君欲得良缘否？”杨林欣然应道：“固所愿也！”

庙祝遂引至柏枕前，指其缝隙道：“从此入。”杨林俯身窥视，不觉身已入内。但见朱楼翠阁，金玉交辉，竟是富贵人家。赵太尉见其仪表堂堂，遽以爱女妻之。洞房花烛，琴瑟和鸣。婚后连得六子，皆授秘书郎，显赫一时。

如是数十寒暑，杨林享尽荣华，早忘归计。一日忽觉神思恍惚，睁眼却见自己仍伏于枕畔，庙中香火缭绕如初。四顾茫然，恍如隔世。起身时犹自怅然若失，追忆梦中富贵，不禁唏嘘不已。

庙祝见状，但笑不语。杨林细观柏枕，其隙依然，伸手探之，已不复入。方悟一枕黄粱，原是南柯一梦。然梦中情景历历在目，六子音容犹在眼前，不由抚枕长叹。

世人汲汲营营，何异枕中客耶？

「续仙传·聂师道」

歙州新安人聂师道，字通微，生性聪慧淳朴，言行谦逊谨慎。自幼以孝养双亲闻名乡里，深得邻里敬重。年少时拜方外郎德海从兄为师，勤学苦修。年方十三即披戴冠裳，十五岁便得授法录修真要诀。后游历绩溪山，偶阅《内传》见服松脂之法，遂与道友共登百丈山采脂。

百丈山崖壁陡峭，四望千仞。师道夜宿崖顶松下，正值天清月朗之际，忽闻东南紫云之上飘来仙乐。那乐声先经三十里外的石金山，继而清晰可闻。但闻三通鼓响后，金石笙箫齐鸣，丝竹之音清越悠扬，直至鸡鸣方止。山下居民皆言当夜同闻仙乐，道友叹为得道吉兆。

师道后游南岳，参拜玉清及光天、碧玉二坛，继而驻锡招仙观。闻蔡真人旧隐之处花木奇异，遂辟谷七日，独往寻访。行至溪畔，遇一樵夫临水而坐。师道近前询问蔡真人居所，樵夫言其居处深远难至。日暮时分，樵夫忽涉浅溪而去，师道欲随，却见水深流急，不敢轻涉。樵夫遥语：“五十年后方得过此溪。”

师道沿山路行十余里，见三间茅舍，篱落间鸡犬相闻。一青衣农夫独居于此，讶其深山独行。问及樵夫，农夫惊曰：“此即蔡真人也。”师道悔恨交加，夜宿

其舍。见火炉旁有茶鼎黄磁合，取食其中香茗，味异寻常。欲再取时，诸合皆不可开。翌晨主人不辞而别，师道寻路不得，复行三十余里遇一老者。老者赠以姜状仙草，食后气力倍增。回观后众道士惊谓其入山月余，而师道只觉一宿。众叹其仙缘深厚，得见蔡真人父子及彭真人三位仙真。

师道在问政山侍亲期间，入山采药时屡遇虎豹，皆俯首帖耳，任其抚弄，甚至负薪送归。后复游南岳九疑山，访梅福、萧子云遗迹。三游郁木坑时，遇自称行者谢通修。通修言其掌玉笋山仙务，与彭、蔡隐修三百年。知师道精勤慕道，遂引至草舍，赠《素书》一卷，嘱其寻弟子紫芝。师道方欲请益，通修已察其意，言其亲老需养，不宜久留。转瞬间师道已回清虚观，众道士惊其七日方归。复寻旧迹，惟见岩石草树，茅舍杳然。

聂师道得《素书》真传，其文玄奥，尽述龟山王母点化群仙之秘。地仙修习可飞升，凡人研读能通幽。书中疑义晦涩难明，师道遂南游九疑山，访湘真观求教。月余寻访紫芝踪迹，闻毛如溪有隐士，然屡入深山不得见。依通修道人言，题书石上祈示。后梦神仙自称紫芝，为其解惑，豁然开朗。

居问政山三十余载，师道每焚香礼拜，必瞻仰二蔡、彭、谢四位真人画像。又以绢帛编撰异闻传世。时吴太祖据江淮，慕其名望，欲借道德教化军民，遂建玄元宫延请。师道登坛祈雨，无不感应，天地变色，祥云缭绕。百姓感化，民风淳朴，俨然华胥之国。朝廷嘉其德，赐号逍遥大师、问政先生，尊为国师。

门下邹德匡、王处讷等十余弟子，皆得真传，分赴各州弘扬上清道法。朝廷赐紫衣以荣玄门。四方道众秦、吴、齐、荆等地学子，跋山涉水前来求学，经年不辍。师道谦言：“我无奇术，何劳远来？”弟子对曰：“昔张天师居蜀，天下景从。吾辈愿效犬马之劳，冀得长生。”师道慈悲为怀，因材施教，如雾露润物，檀香袭人。广陵三十年间，门下弟子逾五百众。

师道修炼有成，胎息丹成。一日忽告弟子：仙官相召，吾将去矣。俄而异香满室，云鹤翔集，羽化登真。弟子收殓时，棺中无声，启视仅见蝉蜕，方知尸解。葬其衣冠于问政山。后有豫章来客，见师道携童子云游，容貌如生。半年后长沙来人，亦言在衡阳相遇。樵夫更言五十年后犹见其涉溪而过，足证仙迹。此乃二蔡、彭、谢之流亚，隐化逍遥，真仙常态。

二十年后，问政山常见云鹤盘旋，乡人以为师道魂归故里，若丁令威化鹤归来之验。弟子范可保等启其衣冠冢，迁葬问政山阳，上表朝廷。天子下诏追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其灵柩自京师归歙，千里路途，朝行暮宿，恒有彩云护佑，鹤唳相随。至问政山三日，祥云方散。

转移之当仙门宗师。

「续仙传·王可交」

苏州昆山赵屯村有渔夫王可交，年过三十，以耕钓为生。其人粗犷豪放，每获大鱼必以槌击杀，佐以蒜齏烹食，自以为人间至乐。一日荡舟江上，高歌而行，忽见中流有彩舫一艘，七位羽冠霞帔的少年道士端坐其上，侍从十余人皆鬓发如云。另有四名黄冠道人同乘。

可交正惊疑间，渔舟已近画舫。一道士唤其姓名，命侍从引之上船。但见七人面前青玉盘盏，酒器果子晶莹剔透，十余名乐妓执器侍立。可交肃立筵末，恭敬作揖。众道观其骨相，叹曰：此子本有仙缘，惜沦落尘俗已久。侍者斟酒，酒樽竟三泻不出。道士释然：仙酒灵物，若入凡口当易髓伐毛，此乃天意。遂赐异栗二枚，其色青赤，大如枣，甘脆异常。

食毕，黄衣使者送其登岸。可交闭目但闻风水之声，睁眼已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樵夫僧众见其突兀出现，询问方知今日竟是重阳佳节，距其离家已逾半载。寺僧设斋，可交竟不思饮食，唯饮清泉。此事惊动台州刺史王讽。讽素慕道，见可交仪貌清奇，叹为真仙。遣人赴苏州查访，得其家人已为其招魂下葬。

可交归乡后，领众人至江畔指认遇仙处。自食仙栗后，竟辟谷不食，遂携妻儿隐居四明山。二十年后重现明州，卖药沽酒。其药效如神，酒香醉人，皆言得壶公、阿母真传。百姓绘其画像驱邪治病，无不应验。又三十载，复归四明，羽化登真。后人时见其仙踪，传为美谈。

仙凡之隔，不过一念。

「续仙传·李珣」

广陵江阳李氏，世代居于城中，以贩米为业。传至李珣，秉性端方，为人勤谨，较之常人更显卓尔不群。年方十五，便随父经商。其父转营他业时，便将米铺交予李珣打理。

这位少年掌柜的经营之道，在唐代可谓独树一帜，近乎今日所谓"自助"之法。每逢顾客登门，他便将量米的升斗交予对方，任其自行称量，全凭诚信。即便有人贪图小利，多取些许，李珣也从不出言阻止，任由其去。

米价随季节涨落本是常理，然李珣从不论价，每斗只取两文薄利，但求奉养双亲，毫无商贾奸猾之态。这般经营，在旁人眼中简直愚不可及。同行笑他痴傻，放着赚钱良机不知把握。然李珣始终不为所动，坚持己见。如此数年，李家不仅未见衰败，反而日渐殷实令众人瞠目结舌。

一日，李父忽觉家业兴旺异常，心生好奇，便问儿子："汝用如此愚笨之法经营，何以能获此厚利？"李珏便将"诚信自助，自由心证"之理娓娓道来。李父听罢，慨然长叹："米行商贾多矣，无不患人占便宜。卖时用小斗，买时用大斗，唯恐少得。为父经商，只用一斗，尚自以为公允。官府年年春分秋分校验升斗，终不能禁人心之贪。今汝竟将升斗交予买主，任其自量，为父实不如也！即便如此，人心难测，吾家仍能丰衣足食，岂非神明庇佑？"

光阴荏苒，李珏父母相继离世。年至八旬，他仍操持米业，始终坚守诚信之道。时有一宰相与之同名，出镇淮南。李珏为避讳，遂改名李宽。

话说李宰相到任淮南后，忽得一梦。梦中步入一处洞天福地，但见烟霞缭绕，鸾鹤翔舞，祥云瑞霭之中，宫阙连绵不绝。独行其间，忽见石壁上金字镌刻诸多姓名，其中赫然有"李珏"二字。

李宰相见状大喜，自忖既能名列仙榜，必当得道成仙。不禁自语道："吾生于盛世，位极人臣，今又拜相，岂能无功德济世？今见仙府留名，原来我本是仙人！"

正欣喜间，忽见二仙童自壁左右而出，告之曰："此乃华阳洞天，此名非指尊驾，实为江阳一庶民也。"

李宰相梦醒，犹觉历历在目，心中惊异非常。急命属官寻访那位同名的"仙人"。多方打听，却无人知晓。后经里巷中人指点，方知米商李宽本名李珏，遂遣车马相迎。

李珏为人正直，心无挂碍，虽入相府，仍泰然自若。正所谓相由心生，八旬老者银须垂胸，因常年和气生财，面容慈祥，气度不凡，俨然有道之士风范。

李宰相初见李珏，见其鹤发童颜，银须垂胸，气度不凡，不禁肃然起敬。当即斋戒沐浴，执弟子礼，恭恭敬敬地拜为道兄。宾主落座后，李宰相将华阳洞天所见娓娓道来，言辞恳切地问道："敢问道兄平日于何山修行？供奉何方尊神？修习何种道法？服用何种仙丹？还望不吝赐教。"

李珏闻言面露难色，拱手答道："小民不过市井米贩，平生只会量米称薪，实在不知修炼为何物。"其言质朴，毫无矫饰。李宰相再三追问，李珏只是摇头："草民确系一介商贾，除却贩米糊口，余事一概不知。"

见宰相疑惑不解，李珏只得细说经商始末。从十五岁随父学艺，到独创"自助量米"之法，再到数十年如一日诚信经营，一一道来。李宰相听罢，方信此人确实不通法术，唯以诚信立身而已。然转念一想，能让顾客自行量取，不计较锱铢

之利，这等胸襟，实属罕见。

李宰相喟然长叹："此非常人所能为也。汝能持此心，所积阴德，已非常人可及。"继而感慨道："吾虽位居台辅，却不知人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积善之人，纵使身处微贱，神明亦必佑之，得列仙班，以警世人。"

细观李珣容貌，虽经百年风霜，却面如冠玉，目光澄澈。银须飘飘，更添几分仙风道骨。其神态安详，恰似古井无波，全然不似终日与铜臭为伍的商贾。

原来李珣虽处红尘闹市，日日与钱财打交道，却能保持淡泊本性。米店之中，常见他端坐柜台，任凭顾客自取自量，从不斤斤计较。有贫者赊欠，他也只是笑笑："来日宽裕再还不迟。"街坊邻里，无不对他交口称赞。

岁月如流，李珣寿逾百龄。一日，忽觉大限将至，便沐浴更衣，端坐榻上，安然闭目。家人见状，知其将要离世，皆环侍在侧。但见老人面容安详，嘴角含笑，竟似熟睡一般，就此溘然长逝。

三日后，正当家人准备入殓，忽闻棺中异响。开棺视之，但见衣冠整齐，宛如生前，而尸身已杳无踪迹，唯余空棺，恰似金蝉脱壳。邻里闻讯，无不称奇，方知这位平凡米商，早已尸解成仙。

尸解转移又一案例。不争不抢，不贪不吝，以诚待人，以信立世。

「续仙传·许宣平」

唐睿宗景云年间，新安歙县的城阳山深处，常有一道飘忽身影出没。此人姓许名宣平，生得仙风道骨，虽年过六旬却面如冠玉，望之不过四十许人。他在南坞结草为庐，不食人间烟火，终日与清风明月为伴。

每日拂晓，许宣平便负薪下山。那担柴禾上总挂着两件奇物：一个镂空雕花葫芦，一根虬曲如龙的竹杖。最奇的是他卖柴从不议价，得钱便沽酒而归。山道上常见他踏歌而行，其声清越："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我，穿云入翠微。"歌声过处，林鸟噤声，山兽驻足，仿佛天地都在静听仙音。

这般逍遥日子过了三十余载。每逢灾年，他便暗中救济贫苦；遇到疫病，又采药救人。乡民都说他是"活神仙"，可真正见过其真容的却寥寥无几。有慕名来访者，往往只见草庐壁上题着一首五言：

"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静夜翫明月，闲朝饮碧泉。樵人歌垄上，谷鸟戏岩前。乐以不知老，都忘甲子年。"

这笔迹飘逸若飞，墨色历久弥新。更奇的是题诗旁的松木案几，经年不染尘埃，

仿佛有人时时拂拭。

天宝元年春，这首诗竟出现在长安至洛阳的官道驿站。往来士子争相传抄，一时间"许仙诗"名动京华。这日恰逢李白被赐金放还，途经新安驿时，见墙上题诗墨迹淋漓，不由驻足吟诵。读罢拍案叫绝："此非人间笔墨，必是谪仙手笔！"

询问驿丞，方知是歙县隐士许宣平所作。李白素来慕道，当即折返南下。他跋山涉水来到城阳山，但见：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李白在山中盘桓半月，踏遍三十六峰，访遍七十二洞，却始终不见仙人踪迹。最后只在南坞寻得一座空庐，壁上自己的诗作旁多了一首新题：

"一池荷叶衣无尽，两亩黄精食有余。又被人来寻讨着，移庵不免更深居。"

笔走龙蛇间透着几分调侃。李白怅然若失，只得在残壁上续题一首：

"我吟传舍诗，来访仙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仗空踌蹰。应化辽天鹤，归当千载余。"

说来也怪，就在李白离去当夜，一场无名野火将草庐焚作白地。有人看见火光中有白鹤冲天而起，自此许宣平杳如黄鹤，只留下无数传说在歙县流传。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咸通十二年。歙县许氏一族出了个举人叫许明恕，家中使唤着个名唤翠柳的婢女。这丫头生得伶俐，每日随着樵夫入山采薪。

这日天朗气清，翠柳独自在南山深处捡拾枯枝。忽闻异香扑鼻，抬头见一老者盘坐青石之上，手持一枚拳头大的仙桃，正吃得津津有味。那老者白发如雪，面色却红润似婴儿，一袭葛衣纤尘不染。

"小丫头，可是许明恕家的？"老者笑吟吟问道，声音清越如山涧流泉。

翠柳慌忙行礼："正是奴婢。老丈如何知晓？"

老者抚须而笑："老夫许宣平，算是你家老爷的曾祖。"

翠柳闻言大惊，手中柴捆"啪嗒"落地。她曾听老管家说过，祖上确有位得道成仙的先人，不想今日竟在这深山相遇。

许宣平将剩下半个仙桃递来："山中无甚招待，这桃儿你且尝尝。"

翠柳接过仙桃，只见果肉晶莹如玉，咬一口甘美异常，汁水竟带着淡淡酒香。转眼间半个桃子下肚，顿觉浑身轻飘飘的，好似要乘风而起。

"这桃儿是山神所赐，不可带出山去。"许宣平叮嘱道，"你回去告诉明恕，就说我在南山等他。"说罢大袖一挥，翠柳眼前一花，再定神时已回到樵夫们歇脚的山亭。

归途中，翠柳发现肩上柴担轻若无物，脚步快得连樵夫们都追赶不上。回到许府，她将奇遇一五一十道来。谁知许明恕勃然大怒："贱婢！我祖上仙去百余载，岂会与你这等下人相见？"抄起家法就要责打。

说时迟那时快，翠柳身形忽然飘起，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凌空三尺。许明恕惊得家法落地，只见婢女周身泛起淡淡青光，转眼间化作一道清风穿窗而去。

此事轰动歙县。后来有樵夫说在南山深处见过翠柳，那丫头容颜更胜往昔，身披藤萝编织的仙衣，在林间飘行如履平地。更有人说在月明之夜，看见她随一位白衣老者踏云采药。

许明恕悔恨不已，三番五次入山寻访，却再也无缘得见仙踪。只在当年许宣平坐过的青石上，发现刻着一首新诗：

"百载红尘梦，今朝醒复迟。仙凡原一念，何必问归期。"

修仙转移案例

「续仙传·羊愔」

羊愔本泰山人士，世代为官，后定居缙云。早年明经及第，曾任嘉州夹江尉，卸任后归隐缙云。其兄羊忱官至台州乐安令，而羊愔却独爱括苍山清幽，性情沉静，淡泊名利，常怀慕道之心。

一日其妻暴卒，羊愔淡然道："庄周鼓盆而歌，方是真达者。今她已得解脱，葬之可也。"言罢从容料理后事，自言："儿已立业，女已适人，从此了无牵挂。"

后游阮郎亭，见崖壁十余丈高处有篆刻大字，相传为汉时阮肇题诗。近前细观，实乃唐代李阳冰任缙云令时所题："阮客身何在？仙云洞口横。人间不到处，今日此中行。"

某日春光明媚，羊愔与缙云观数位道士在亭侧饮酒赏花。正午时分，忽见他倒地不起，气息尚存而状若昏死。众人急忙抬回家中，七日后方醒。乡邻与道士皆来探问，羊愔娓娓道来：

"初见一绛服仙人，自称灵英，邀我入洞府。其中楼阁巍峨，鸾凤翱翔，天朗气清，迥异凡尘。忽见石穴中飞出一物，色如靛青，柄长似簪。灵英告曰：'此乃青云芝，食之可成仙。'我正饥渴，取来坐石而食，甘美异常，顷刻尽食。灵英

喜道：'汝本有仙缘，今日得见仙官。'"

"遂引见三位仙君：小有天王君、华阳大茅君、隐玄天佐命君，皆冠远游冠，披云霞帔，文武侍从甚众。诸仙观我后言：'虽有仙骨，未到飞升之时，宜在人间继续修炼。'灵英送我出洞，竟是括苍洞西门。"

自此羊恡不思五谷，日饮清水三升，食百合一盞。身轻如燕，骨节作响似竹板相击。又常喃喃自语，吟诗作赋，昼夜不休。取纸二三百张，挥毫立就，字迹奇特，人莫能识。羊恡白云皆是锦绣文章，好事者录之，果然辞藻清丽，多言仙境玄妙。

如此一年，羊恡日渐清瘦却精神矍铄。有疑者谓其妖魅附体。二年后，连百合也不食，唯饮清水与酒。三年过去，竟鬓发如墨，面若童子，行走如飞，饮酒三斗不醉。初时衣着朴素，人问："三年无师，何所学？"答曰："非我所能，皆神人所教。"

后往乐安探望兄长，一日即返；又赴天台，亦一日可达，日行三四百里。终归仙都山，采药养气二十余载。最后南入委羽山，不知所踪。

由仕而隐，由凡入仙。最后可能是永转了。

「列子·华胥梦」

黄帝午睡时梦见自己来到华胥国。这个国度没有统治者，百姓顺其自然地生活。他们不懂贪生怕死，所以无人夭折；不分亲疏远近，所以没有爱恨；不知叛逆顺从，所以无关利害。这里的人入水不沉，入火不热，刀砍不痛，指挠不痒。行走虚空如踏实地，睡卧云端似卧床榻，云雾遮不住视线，雷声扰不乱听觉，美色不动心，沟壑不绊脚，全凭意念行动。黄帝醒来后恍然大悟，感叹真正的天道不能靠凡情求得。

有史可记以来最古老的转移案例？

「列子·周穆王」

周穆王之时，西域来一奇人，自称“化人”，神通广大，出入水火无碍，穿行金石如烟，翻山倒海不过举手之劳，腾云驾雾犹如闲庭信步。此人身怀千变万化之术，既能改易万物形貌，又能惑乱人心智虑。穆王见之，惊为天人，敬若神明，侍如君王，将最华美的寝宫让与他住，以祭祀神灵的三牲美味供养他，更选国中绝色女子歌舞娱之。

然化人却嫌宫殿卑陋如鸡舍，膳食腥臭似腐鼠，嫔妃粗俗类村妇。穆王为讨其

欢心，不惜耗尽国库，大兴土木，筑“中天之台”。此台高耸入云，上摩苍穹，下临终南，巧夺天工，极尽奢华。又选郑卫二国绝色少女，粉白黛黑，佩玉鸣环，衣轻纱，曳华服，日日献美酒珍馐，夜夜奏《承云》《九韶》之乐。然化人仍不满足，勉强居之。

未几，化人邀穆王同游。穆王执其衣袖，腾空而起，直上九霄，至化人宫殿。但见金为梁，玉为瓦，琼楼玉宇矗立云海之上，不见其基，唯见云雾缭绕如仙境。其中所见所闻，皆非人间之物：目之所及，奇珍异宝；耳之所闻，天籁仙音；鼻之所嗅，异香扑鼻；口之所尝，琼浆玉液。穆王恍然以为到了天帝所居的“清都紫微”，俯瞰人间宫殿，竟如土块草堆，顿觉在此住上数十年亦不思归。

化人复引穆王游于更玄妙之境。此处上不见日月，下不睹河海，光影交错令人目眩，声响回荡使耳聩。穆王神魂颠倒，五脏翻腾，只觉天旋地转，急忙求归。化人轻推其背，穆王如坠虚空，骤然惊醒，发现自己仍坐原处，酒尚温，肴未冷，左右侍从皆在，仿佛南柯一梦。问其经历，侍者皆言：“王方才闭目养神耳。”

穆王怅然若失三月有余，方回神问化人缘由。化人笑答：“此乃神游之术，身形未动，精神已远游太虚。王所见天宫，与王宫何异？所游仙苑，与王圃何别？不过习以为常则生疑，暂历奇境则惊惶。变化之道，岂能尽窥？”穆王闻之豁然开朗，从此不问朝政，不近妃嫔，纵情远游。

他命人造八骏之车，右骖赤骥，左服绿耳，由善御者造父驾车，率众西行。行千里至巨蒐氏之国，饮白鹤之血，以牛马乳洗足，夜宿昆仑之麓。次日登昆仑之巅，访黄帝旧宫，修缮以传后世。复赴瑶池宴西王母，王母歌谣，穆王相和，其声哀婉动人。又观日落之地，一日行万里，穆王忽叹：“朕德薄而乐奢，恐为后世所讥！”

周穆王堪称神人，极尽人间欢愉，犹享百岁高寿，时人皆以为其登仙而去。

遇仙带人转移的经典案例，以中国传统玄学为基调

「子不语.狮子大王」

贵州有个叫尹廷洽的人，八月十五中秋节早上到土地庙上香。刚祭拜完，突然闯进来两个穿青衣的阴差，不由分说把他按倒在地，套上绳索就要拖走。这时土地神显灵现身，询问缘由。阴差出示勾魂牌，土地神虽未多言，却暗中跟随保护。行至半路，土地神借请阴差喝酒之机，悄悄嘱咐尹廷洽：“此事蹊跷，待

会遇到神佛就喊冤，我必助你脱身。"

一行人来到波涛汹涌的银海边，阴差说要等到深夜才能渡海。忽然天际彩云缭绕，旌旗招展，原来是诸神朝拜天帝归来。土地神急忙示意，尹廷洽立刻向车驾中的神灵喊冤。这位面容威严、金睛闪烁的正是西天狮子大王。他查验勾魂牌后斥责尹廷洽无理取闹，土地神赶紧跪禀："东岳文书原载尹某当享年七十二，如今未满五十，亦无折寿文书，其中必有冤情。"

狮子大王闻言重视，立即命金甲神持黄封文书速报天府，又召银海神严加看管尹廷洽魂魄。等待期间，尹廷洽躲在破船中避风，听见外面仙乐阵阵，人马喧嚣。不久东岳神率众赶到，查问之下发现勾魂牌上的"尹廷治"被篡改为"尹廷洽"。四察神持镜搜寻，很快在三百里外枯槐树上抓到逃跑的阴差。

森罗殿上真相大白：原来是尹廷洽的族叔尹信为救自己侄子尹廷治，趁吏员不在偷改文书，将"治"字改为"洽"字。阎王震怒，将尹信革去神职，打入烈火地狱。东岳神宣布尹廷洽阳寿未尽当还魂，同时责备土地神不该越级申诉。返阳途中，土地神再三叮嘱不可饮食冥界之物。最终尹廷洽在棺木中苏醒，得知尹廷治先病愈后暴亡，印证了阴司审判结果。

这段阴司奇遇展现了完整的冥府审判流程：从勾魂失误到中途拦轿喊冤，从文书递送到东岳亲审，环环相扣。特别是改字舞弊的案情，折射出古代文书制度的漏洞。土地神虽因越级申诉受责，但其护佑信众的担当令人动容。转移去地府的一个案例。

「子不语·偷桃」

桃林深处，一位白发老翁独居于此。这片桃林生得奇异，树上果实个个大如拳头，色泽鲜红欲滴。老翁日日以桃为食，虽年岁已高，却精神矍铄，步履稳健。这日清晨，老翁正在林中散步，忽见一青衣童子自林外蹦跳而来。那童子约莫十来岁年纪，生得眉清目秀，一双眼睛滴溜溜转个不停。

童子见了老翁，竟直言不讳道："老丈，我想偷你家的桃子。"老翁闻言不怒反笑，捋须道："老夫年迈，追你不上。这满林桃子，你自取便是。"童子闻言大喜，当即纵身跃上桃树，摘取熟透的桃子大快朵颐。老翁在树下观望，见童子身手矫健，摘桃手法娴熟，心下暗自称奇。待童子吃饱喝足，蹦跳着离去时，老翁悄然尾随其后。

童子行至一处幽深山谷，谷中云雾缭绕，隐约可见一座洞府。老翁紧随童子入内，只见洞中陈设华美，珠帘绣幕，异香扑鼻。一位容貌绝美的老妪端坐其中，

见童子带着老翁进来，不禁莞尔。老姬问道："这位老丈从何而来？"老翁拱手答道："老朽见这位小友摘桃，一时好奇，便跟来看看。"

老姬闻言轻笑："老身乃是这桃林的仙人。老丈既有机缘来此，想必是命中注定。"老翁听罢，当即跪拜道："老朽年事已高，恳请仙人赐教长生之术。"老姬沉吟片刻，从袖中取出一枚金光闪闪的桃子："此乃仙桃，食之可延年益寿。"老翁接过仙桃，细细品尝，顿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白发间竟隐隐透出乌色。

自此之后，老翁常来洞府拜访。每次老姬都会赐予仙桃，老翁食后精神愈发健旺。如此过了些时日，老翁自觉身体轻健，便向老姬辞行："老朽蒙仙人厚赐，如今欲回乡报恩。"老姬笑道："临别之际，可愿留个纪念？"老翁思索片刻，要来纸笔，挥毫写下一首七言绝句：

桃林深处见仙踪，偷桃童子误入门。偶得灵根通紫府，方知世外有乾坤。

老姬读罢，抚掌称赞："好一句'世外有乾坤'！此诗当悬于洞壁，永志仙凡之谊。"老翁拜别仙人，回到故乡，却发现洞中三日，人间已过十年。邻里见他白发转黑，皱纹尽消，无不惊骇。老翁笑而不语，只从怀中取出一枚桃核，种在院中。转眼间，一棵奇特的桃树破土而出，枝干虬曲如龙，叶片隐泛金光。

每逢月圆之夜，老翁必闭门焚香。待到子时，便有仙桃自枝头坠落，异香满室。老翁食后，渐觉身轻如燕，竟能踏着露水凌空而行。乡人时常看见他白日闭户不出，傍晚时分却出现在树梢之上，衣袂飘飘，宛若神仙。

一日，忽然雷电交加，一道霹雳直劈桃树。老翁仰天大笑："桃仙召我归去也！"说罢纵身跃上树梢，随着电光冉冉升空。待雷雨过后，乡人只见焦黑的树干上冒出三枚赤红如血的仙桃。众人分食后，盲者复明，跛者健步，这才确信老翁确实遇到了仙缘。

百年之后，有樵夫深入山林，在云雾缭绕处隐约看见两人对弈：一个是青衣童子，另一个竟是乌发童颜的老翁。樵夫欲上前看个仔细，忽然一阵清风吹过，眼前只剩下一副未下完的棋局，漫山遍野的桃花随风飘舞，宛如仙境。

遇仙转移案例，dr 物品来到 cr。

「集异记·李清」

唐代青州富商李清七十寿辰前，召集子孙宣布要改变祝寿方式。这位素来简朴的老人拒绝奢华寿礼，只要求每名亲属准备百尺麻绳。在众人疑惑中，他透露自己欲借绳索垂降云门山悬崖寻仙。这座被称为"劈山"的险峰中裂为深谷，常

年云雾缭绕。

寿宴当日，李清不顾劝阻坐进竹筐，由子孙用辘轳缓缓下放。抵达幽暗谷底后，他发现东南方有洞，躬身前行三十里忽见天光。眼前仙境山川明秀，远处殿宇巍峨。青衣童子引他面见数位仙人，其中中年道士诧异道："你怎提前来了？"恰逢众仙要赴蓬莱法会，临行叮嘱李清勿开北门。

独留仙宫的李清难耐好奇，从北门窥见家乡青州，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归来的仙人见状叹息，赐饮仙酒使他重返青春，但因凡心未净令其暂返人间。李清获赠医书一轴，闭目间已被送回青州。睁眼惊觉城郭依旧而人事全非，询问方知隋开皇四年至今已近百年，自己的重孙已成染坊主人。他隐姓埋名行医济世，凭仙传药方治愈青州孩童疫病，重新积累财富后接济族人、修建道观。数十年间门徒数百，最终赴泰山观封禅后不知所踪。

经典修仙转移案例，仙宫一日相当于凡间数十载，而李清饮下的仙酒不仅使他返老还童，更为其赢得二次人生的机缘。

「述异记·烂柯」

代信安郡石室山（今浙江衢州烂柯山）有位樵夫王质，某日入山砍柴时偶遇奇事。他在山林深处发现几名童子正在对弈吟唱，见王质靠近，便赠予一枚形如枣核的异物让其含在口中。王质顿觉神清气爽，饥渴全消，于是驻足观棋听曲，浑然忘我。待童子突然发问"为何还不归去"时，他才如梦初醒，惊觉手中斧柄已然腐朽成灰。匆忙下山返村后，更发现故旧亲朋皆已作古，村舍田畴尽改旧貌，恍如隔世。

这个"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转移案例，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最钟爱的典故之一。唐代刘禹锡在扬州重逢白居易时，以"到乡翻似烂柯人"道尽世事沧桑；陆游晚年赋诗"阅世深疑已烂柯"，抒发对光阴飞逝的感慨；孟郊更直接以《烂柯石》为题，描绘"斧柯烂从风"的奇幻景象。

「列仙传·邗子」

蜀郡有奇人邗子，性情疏放，不慕荣利，唯以豢养灵犬为乐。一日，其犬忽奔入深山幽洞，邗子爱犬心切，不及思量，遂紧随其后。初入洞时，四壁昏暗，阴风飒飒，邗子摸索前行，竟不觉光阴流转。

行经十余日，跋涉数百里，忽见前方微光隐现，邗子精神一振，疾步趋前。及至洞口，豁然开朗，但见琼楼玉宇，金碧辉煌，瑶草琪花，馥郁芬芳。苍松翠柏，郁郁葱葱；仙鹤灵禽，翩翩翱翔。更有仙吏肃立，神将威严，俨然一派天

宫胜境。

邗子正自惊愕，忽见一女子素手浣鱼，姿态娴雅。定睛细看，竟是昔日离散之妻！二人重逢，恍如隔世。其妻嫣然一笑，取出一函仙符，并灵药一包，嘱托道："此物至关紧要，望君速交成都令乔君，切勿延误。"邗子虽心有千般疑惑，仍恭敬受命。

归返凡尘，邗子不敢怠慢，即刻前往成都府衙。乔君启函视之，见其中藏有鱼卵数枚，晶莹剔透，隐现龙纹。依仙嘱将鱼卵置于池中，悉心养护。经年之后，池水翻腾，鱼卵孵化，竟化作数条金龙，鳞甲生辉，腾云驾雾而去！乔君见状，惊叹不已，方知邗子所言非虚。

事毕，邗子再度入山复命。此番重游仙府，但见昔日灵犬毛色转赤，灿若丹霞，更有锦羽山鸡常伴左右，俨然已成仙家灵兽。邗子自此往来仙凡两界，倏忽百载，容颜不改，神采依旧。后终绝迹尘世，长居仙山，然每逢族人有难，必显圣相救。

蜀地百姓感其恩德，于山洞口修筑祠堂，四时祭祀。每逢朔望，洞中隐隐传来仙乐飘飘，钟鼓齐鸣。西南千里之民，莫不虔诚供奉，香火绵延不绝。

邗子因犬得道，可谓机缘巧合；以凡躯通仙，实乃千古奇谈。其事迹流传后世，诗赞曰："灵犬引路入仙山，玉宇琼楼现眼前。仙符鱼卵化龙去，百载往来人神间。"

自此，蜀郡山洞常有霞光隐现，世人皆言乃邗子显圣。

修仙转移，颇为有趣。

「续齐谐记·赵文韶」

南朝刘宋年间，会稽人士赵文韶仕于建康，官拜东宫扶侍，寓居紫金山麓清溪中桥畔。其宅与尚书王叔卿府邸仅一巷之隔，相距不过二百余步。

时值仲秋，月华如水。文韶独倚门框，仰望玉轮，忽起莼鲈之思。不觉轻启朱唇，唱起《西夜乌飞》之曲。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似杜鹃啼血，哀转久绝。

正歌至动情处，忽见一青衣小鬟款步而来。年可十五六，眉目如画。近前施礼道："王家娘子命婢子传话：闻君独歌，可觉寂寥？妾等正作'门人逐月'之戏，愿邀君同乐。"其时市声未寂，文韶不疑有他，欣然应允，恭请娘子移步。

须臾，但闻环佩叮咚，王家娘子翩然而至。年约十八九，云鬓花颜，步履生莲。身后随侍二婢，皆秀色可餐。文韶询其居所，女子纤指遥指王尚书宅第，朱唇

轻启："闻君清歌，特来相访。岂独《西夜》一曲可赏乎？"

文韶会意，当即转调《草生盘石》。其声清越激昂，穿云裂石。女子凝神静听，眸中泛起涟漪。待曲终，轻叹道："但得玉瓶在，何愁无甘泉？"回首吩咐婢女："取我箜篌来，为扶侍助兴。"

少顷，婢女捧来凤首箜篌。女子素手调弦，三两声间，已觉泠泠然如清泉漱玉。又命婢女歌《繁霜》，自解腰间罗带，系箜篌于怀，按弦相和。其歌曰：

"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

歌《繁霜》，侵晓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歌声凄婉，弦音悲怆，令人泫然。曲终夜阑，女子留宿文韶处。四更将尽，方起身辞别。临行取鬓间金簪相赠，文韶亦以银碗、白琉璃勺回礼。

翌日天明，文韶信步至清溪庙小憩。忽见神龛之上，赫然陈设着自己昨夜所赠银碗。惊疑之际，绕至屏风后，更见琉璃勺、箜篌俱在。箜篌腰间，犹系昨日罗带。细观庙中神像，正是清溪小姑，旁立青衣婢女，俨然昨夜所见。自此之后，清溪庙神像杳然无踪。此事发生在宋元嘉五年，成为建康城一时奇谈。

甜甜的爱情，sp 转移。

「续齐谐记·阳羨书生」

东晋年间，阳羨县有位许彦，一日携鹅笼行于绥安山中。忽见道旁卧一少年书生，年约十七八，面容清秀，却蹙眉捧足，显是疼痛难忍。书生见许彦经过，急忙呼道："足疾发作，可否容我暂栖鹅笼？"

许彦初闻此言，只当是戏言，笑道："鹅笼狭小，岂能容人？"然见书生神色恳切，便半信半疑地揭开笼盖。谁知那书生身形一晃，竟真个钻入笼中。奇的是，笼未变大，人未变小，书生与两只白鹅并坐其中，鹅亦不惊不躁。许彦提起笼子，分量如常，不觉啧啧称奇。

行至一株古树下歇脚，书生自笼中跃出，拱手道："承蒙相助，无以为报，愿设薄宴相酬。"许彦欣然应允。只见书生张口一吐，竟吐出一只鎏金铜匣，匣开处，珍馐美饌次第而出，顷刻间摆满一方之地。器皿皆精铜所铸，光可鉴人；菜肴色香俱全，令人食指大动。

酒过三巡，书生忽道："平日有一女子相伴，今日不妨唤来同饮。"言罢又自口中吐出一位二八佳人。此女云鬓花颜，罗衣飘飘，与二人把盏言欢，谈笑风生。未几书生醉倒，酣然入梦。

女子见书生沉睡，悄声对许彦道："妾虽嫁与此人，实则心有所属。今趁其熟睡，欲唤情郎一见，望君勿泄。"许彦颌首应允。女子遂亦张口，吐出一俊朗青年，年约二十三四，风度翩翩。青年与许彦寒暄数语，忽又低声道："此女虽与我相好，却另有所慕。适才已约得一位佳人，正好趁此相会。"说罢竟也吐出一位二十许的丽人。四人围坐，觥筹交错，其乐融融。

忽闻屏风后书生翻身，青年急道："醒矣！"忙将丽一人纳回口中。女子亦速将青年吞下，独与许彦对坐。书生醒后歉然道："贪眠怠客，实在失礼。天色已晚，就此别过。"遂将女子与杯盘尽数吞入腹中，唯留一铜盘相赠："区区薄礼，聊表谢忱。"

后许彦仕至兰台令史，曾以此盘宴侍中张散。张散细观盘底铭文，赫然刻着"汉永平三年制"六字，方知此物竟是两百年前的珍品。众人闻之，无不称奇。

有些诡异的转移经历。

「灯下闲谈·坠井得道」

今夜月明星稀，主人公与二三好友围坐灯下，品茗闲谈。烛影摇红之际，有人忽提及村东古井："此井年久干涸，然闻昔有全道人于此闭关修炼，井底别有洞天。"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主人公好奇心起，竟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翌日黄昏，主人公独往探井。但见荒草丛中，一口青石古井寂然独立。井栏苔痕斑驳，辘轳锈迹斑斑，显见荒废已久。他俯身下望，井中幽深莫测，唯闻风声呜咽。正凝神间，忽觉阴风骤起，如鬼手推背，顿时天旋地转，竟坠入井中。

下落之时，耳边风声呼啸，眼前光影流转。不知过了多久，忽觉双足触地，却无丝毫痛楚。睁眼四顾，但见身处一方石室，穹顶明珠嵌缀，莹然生辉。室中石案石凳俱全，一尊青铜丹炉青烟袅袅。最奇者，井壁渗水处竟生着几株灵芝，其色如墨，异香扑鼻。

忽闻一声轻叹："三十年矣，终得有人来访。"声如金玉相击。转身望去，见一老道端坐蒲团，白发垂肩，目若晨星。其人身着素色道袍，手持白玉拂尘，虽面容清瘦，却神采奕奕，正是传闻中修炼的道士。

老道自称玄微子，在此闭关已历两甲子。见主人公坠井，不惊不怒，反露欣慰之色："井口设有禁制，非有缘者不能入。汝既至此，当是造化。"遂引至丹室，取出一卷《黄庭经》，开始讲授吐纳之法。

初时，主人公五心烦躁，坐立不安。玄微子不以为忤，取井底寒泉煮茶，茶汤澄碧，饮之顿觉灵台清明。自此日习打坐，夜诵真经。井中不知岁月，唯以炉

中香炷计时。每遇瓶颈，老道便以拂尘轻点其额，如醍醐灌顶。

最苦者当属"寒潭淬体"。井底有暗流通往地下寒潭，玄微子命其裸身入水。潭水刺骨，如万针钻肤。初时仅能坚持须臾，渐渐可撑半柱香时。某日突觉寒意全消，反有暖流自丹田涌出，方知已过第一重关隘。

饮食更是奇特。老道取壁上灵芝，合以井苔，在丹炉中炼成青色丹丸。服之腹中雷鸣，三日不饥。后渐能辟谷，仅饮寒泉即可维生。某夜打坐时，忽见五脏发光，筋骨透明，方悟内视之境。

历经三十六次月圆，主人公已脱胎换骨。玄微子抚须而笑："汝已得道要，可出井矣。"遂授玉符一枚，嘱其闭目默诵《逍遥游》。但觉身轻如羽，腾空而起，睁眼时已立井边。回望古井，唯见荒草萋萋，恍如大梦初醒。然怀中玉符犹在，丹田真气流转，方知非梦。

此后主人公隐居山林，人称"井底真人"。每逢月圆，必至古井畔焚香礼拜。有樵夫见其踏雪无痕，方知确已得道。而井底石室与玄微子，再无人得见，唯留一段仙缘传说。

很有趣的修仙转移故事。

「灯下闲谈·猎猪遇仙」

泰山巍峨，云雾缭绕。时有猎户张氏，世代居山麓，以猎野猪为业。一日秋深，张猎户持弓携箭，循野猪踪迹深入幽谷。但见古木参天，藤蔓交缠，忽见一隐蔽石穴，洞口藤萝垂挂，若非野猪窜入，断难发现。

猎人拨开荆棘，俯身入内。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石室穹顶高悬，四壁莹润如玉，竟有柔和光辉自石壁渗出，不似凡间灯火。忽闻幽香阵阵，如兰似麝，沁人心脾。定睛望去，见一女子背对而坐，云髻峨峨，素衣如雪。

女子闻声回首，但见其眉目如画，肤若凝脂，顾盼生辉。张猎户惊为天人，手中弓箭不觉落地。女子嫣然一笑，声若清泉："山野之人，何故来此？"猎人讷讷不能言，只觉心跳如鼓，面红耳赤。

此女正是传说中的仙女董双成。只见她轻拂衣袖，取出一支玉笙，通体晶莹，九孔生辉。十指纤纤按于孔上，朱唇微启，吹奏起来。初如细雨润物，继而似清泉流润，忽而转为凤鸣九天，终化龙吟深渊。此乃《云和》之曲，非凡间所有。

笙音流转间，石室内竟现奇景：细雨如丝自穹顶飘落，滴滴答答打在石笋上，发出清越声响。雨珠映着壁光，宛如星河倾泻。董双成身形渐起，衣袂飘飘，似凤舞龙翔。笙声时而高亢入云，时而低回婉转，与雨声相和，在山洞中回荡不绝。

张猎户如痴如醉，不觉已泪流满面。忽见洞顶雨滴凝成明珠，落地生莲；石壁渗出甘露，汇成清溪。恍惚间似见青鸾展翅，白龙腾空，皆随笙音起舞。这般景象，实乃人间罕有，仙境难寻。

曲至酣处，猎人情不自禁，放声而歌："幽谷深深藏仙踪，玉笙一曲动九重。细雨凝珠化琼露，愿随鸾凤上碧空。"歌声粗犷，却与笙音奇妙相和。董双成闻歌轻笑，笙声愈发明快，如百鸟朝凤，似万壑松涛。

忽然一阵山风入洞，笙声戛然而止。张猎户如梦初醒，见仙女已收起玉笙，正含笑相望。"尘世之人，能闻此曲者，百世难逢。"董双成轻声道，"今既相逢，当赠一物。"遂从袖中取出一枚蟠桃，色如朝霞，香飘满室。

猎人拜谢接过，但觉桃香沁脾，精神为之一振。正欲询问仙乡何处，忽觉眼前一花，石室、仙女俱已不见。唯见手中蟠桃犹在，身周仍是寻常山洞，野猪踪迹早已消失无踪。

归家后，猎人将蟠桃供于案上，三日不腐，异香不散。分与村民食之，病者痊愈，老者返童。张猎户自此不再狩猎，于遇仙处结庐而居，日日吹笛自娱，期能再闻仙乐。每至月明之夜，山中时闻笙笛和鸣，人皆谓张公得道矣。

挺唯美的修仙转移经历。

「灯下闲谈·代民纳税」

唐末乱世，桂林山水间有一处栖霞洞，洞中常有仙迹传闻。时值乾宁年间，郑冠卿为临桂县令，素以清廉爱民著称。一日公务之暇，独游栖霞洞，竟得遇仙缘。

初入洞时，但见石乳垂悬，钟灵毓秀。行至深处，忽闻丝竹之声袅袅传来，如鸣佩环。循声而去，豁然开朗，见二仙对坐石台，一着日纹锦袍，一着月华素衣，正是传说中的日华、月华二君。

二仙见郑冠卿至，含笑相迎。日华君抚琴，月华君吹箫，仙乐缥缈，令人心旷神怡。郑冠卿不觉俯首静听，恍若置身琼楼玉宇。曲终，月华君取玉壶斟酒相敬，酒香清冽，饮之顿觉神清气爽。

日华君问道："汝在官时，行何善事？"郑冠卿恭谨作答："见贫民无力纳租税者，尝出俸钱代纳；遇郊野暴骨未葬者，解衣为殓。"言罢，二仙相视而笑。月华君颌首道："正因此善念，方得今日之遇。"

日华君继而论及时政："方今四海鼎沸，诸侯割据，无不重敛养兵。此乃天数使然，非人力可为。古之为政，尚宽简，务俭素，不炫聪察，不役智能。什一而税，犹嫌其重。今之税赋，十取八九，更兼横征暴敛，民不聊生。"

郑冠卿闻言，面露忧色。月华君见状，温言劝道："子若辞官归隐，可保天年。否则恐遭非命之灾。"言毕，二仙各赋诗一首相赠。日华君诗云："宦海浮沉总是空，何如归去伴松风。"月华君诗曰："桂林山水甲天下，此处堪为避世乡。"

郑冠卿拜谢仙训，正欲请教治国安民之策，忽见洞中云雾弥漫，二仙身影渐隐。待云开雾散，已不见仙人踪迹，唯有石桌上留有一壶未尽仙酒，一盏尚温清茶。

出得洞来，郑冠卿恍如隔世。回想仙人所言，对照当下时局，不禁怅然若失。回衙后即上书辞官，归隐林泉。临行之日，百姓扶老携幼相送，赠以万民伞，场面感人至深。

归隐后，郑冠卿常独坐山间，追忆洞中所闻仙乐，回味仙人教诲。

在 dr 随仙人学习知识，知识带回 cr。

「北梦琐言·韩定辞」

唐末时节，镇州节度使王镕帐下有一才子韩定辞，任掌书记之职。时值王镕遣使聘问燕帅刘仁恭，韩定辞奉命出使，下榻于燕地馆驿。刘仁恭命幕僚马或接待贵客，二人相见，各展才学。

马或素闻韩定辞文名，欲试其才，遂先赠诗一首："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嵯峨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此诗虽辞藻清丽，实则暗藏机锋，意在试探对方学问深浅。

韩定辞览诗，心知其意，当即于席间酬答："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述，丽词堪与雪儿歌。"满座宾客闻之，无不抚掌称妙，然亦暗自疑惑诗中"银笔"之典出处。

后马或奉燕帅之命回访镇州，韩定辞于公馆设宴相待。席间有名妓转转者，乃韩定辞红颜知己。马或频频注目，韩定辞见状笑言："昔晋文公分季隗予赵衰，孙伯符让小乔于周瑜，皆因美人当配名士。然恐佳人难承贤者青眼，愿君赐诗一首，以成全佳话。"

马或闻言，当即挥毫泼墨，文不加点，顷刻成《转转赋》一篇。其文辞华美，才思敏捷，四座皆惊，传颂一时。酒过三巡，马或从容问及前日诗中"雪儿"、"银笔"之典。

韩定辞娓娓道来："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勤学好文，常录忠臣义士及锦绣文章。其笔分三品：忠孝俱全者以金管书之，德行高洁者以银笔录之，文采斐然者则用斑竹笔记载。故湘东王文誉，江南称颂。至于雪儿，乃李密爱妾，善歌舞，每见宾客佳作，即谱曲而歌。"

马或复问"痴龙"出处，韩定辞对曰："洛阳有洞，曾有人误入其中。行数里，豁然开朗，见宫殿九重，又有巨羊，颌下有珠。后出洞问于张华，方知乃仙家九馆，巨羊名唤痴龙。"

韩定辞亦反问马或诗中"巘嵒山"所在，马或笑答："此隋侯得珠典故，君何必谦逊下问？"二人相视而笑，惺惺相惜，自此结为知交。

古代向他人讲述自己转移经历的转移者。

「北梦琐言·张建章泛海遇仙」

唐时幽州行军司马张建章，性嗜经史，家藏万卷，筑书楼以贮之，终日手不释卷，蓟门士人皆称其好学。其人相貌清癯，双目炯炯有神，每逢得见珍本，必废寝忘食以读之。

一日奉使渤海，乘楼船泛海而行。方至中途，忽遇狂风骤起，巨浪排空，舟楫颠簸欲倾。舟人皆面如土色，唯建章神色自若，仍于舱中展卷而读。正当危急之际，忽见一叶扁舟破浪而来，舟上一青衣女子，鬓挽双鬟，腰悬玉佩，向建章施礼道："奉水府大仙之命，特来相邀。"

建章虽疑为幻，然见其举止从容，言语清越，遂整衣冠随往。青衣女引舟前行，但觉风波顿息，海面如镜。行约数里，遥见一岛耸峙海中，楼阁参差，金碧辉煌。登岸后，但见琪花瑶草，异香扑鼻，仙鹤翔集于松柏之间。

至一玉砌琼楼前，有女仙降阶相迎。其人身着霓裳，头戴步摇，容华绝代，气度非凡。左右侍女数十人，皆着羽衣，执麈尾，肃立两旁。女仙含笑谓建章曰："闻君博学多才，特遣青衣相邀，幸勿见怪。"

遂引至殿中，但见案上陈设皆为中原风味，肴馔精美，皆建章故乡之味。女仙亲自把盏，言谈间尽显才学，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建章暗自称奇，与之论及古今典籍，竟觉茅塞顿开。

宴罢，女仙正色道："君不欺暗室，乃真君子也。今海中风波，不必忧虑，当令青衣送君往返。"言毕，取出一枚玉佩相赠："此物可镇风波，君其宝之。"

建章拜谢辞别，仍由青衣女子引舟送返。归途果然风平浪静，舟行如箭。将至岸边，青衣女子忽指海中一物道："此太宗征辽碑也，今半没水中，君可一观。"建章视之，果见一巨碑半浸碧波。他当即取帛裹麦屑，入水摸索碑文。虽波涛汹涌，仍一字不遗地抄录下来。上岸后，衣衫尽湿而神色自若，犹自赞叹碑文之妙。

后建章每赴渤海，青衣女子必来相迎。往来数载，得窥仙府藏书无数，学问愈发渊博。蓟门士人常见其于书楼中秉烛夜读，时有仙鹤盘旋其上，皆叹为异事。

一日，建章自渤海归，携回一匣仙书，皆人间所未见。其弟子窃观之，见书中文字似篆非篆，金光灿然，不敢久视。建章得此书后，愈发勤学不倦，常对人言："仙家典籍，字字珠玑，读之令人神清气爽。"

年时，建章须发皆白而面色红润，双目炯炯如少年。一日晨起，忽谓家人曰："今日当有仙使来迎。"遂沐浴更衣，端坐书斋。至午时，果见青衣女子乘云而至，建章含笑而逝，手中犹握那枚水府玉佩。

蓟门之人闻讯，无不嗟叹。其书楼藏书万卷，后多散佚，唯太宗征辽碑文抄本犹存，世人始知其当年水中摸碑之勤。后人经过该处海域，犹时见仙岛隐约云雾之中，相传即张建章当日所见之水府仙居也。

奇妙的探险转移故事。

「杜阳杂编·金龟印」

唐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奉旨出使新罗。事毕返航，舟行海上，忽遇风浪，不得已泊于一处无名洲岛。是夜月明如昼，海波不兴，张惟则独步沙滩，排遣旅途寂寥。

行约百步，忽见前方雾气缭绕，隐约闻有笙箫之声。循声而去，竟见一座白玉牌坊矗立眼前，上书"蓬莱别院"四个篆字。穿过牌坊，但见奇花异草遍地，珍禽瑞兽徜徉，与凡间景物大异其趣。

正惊疑间，四位锦衣公子飘然而至。为首者头戴芙蓉冠，身着云霞帔，容貌清奇，气度不凡。见张惟则，含笑拱手道："张使者远来辛苦。"张惟则大惊，连忙还礼："敢问尊驾何人？何以知在下姓氏？"

公子笑道："吾等乃大唐天子故交，久居此间。今日感应使者途经，特来相

迎。"言罢引张惟则入内。但见亭台楼阁皆以水晶为基，珊瑚为柱，珍珠为帘，处处流光溢彩。侍女皆着霓裳，手捧琼浆玉液往来其间。

入得正厅，公子命人取来一方锦盒，郑重道："此中有金龟印一枚，烦请转呈当今天子。"张惟则双手接过，见那金龟印长约五寸，龟钮栩栩如生，鳞甲分明。印面方一寸八分，上刻"凤芝龙木，受命无疆"八字篆文，笔力雄浑，似有仙气缭绕。公子又道："此印乃用东海玄金，经三昧真火淬炼而成。昔年汉武帝曾得一方，今特制此印相赠，以表故人之谊。"张惟则细观金龟，但见其双目嵌以夜明珠，在暗处莹莹生光，龟背纹路暗合星象，确非凡品。

宴饮间，公子谈及开元旧事，竟对宫中秘闻了如指掌。忽而叹息："自天宝乱后，仙凡路隔，今得使者为介，实乃天意。"张惟则欲问其详，公子却笑而不答，只道："使者归去，但观天象可知。"

及至鸡鸣时分，公子起身送客："尘缘短暂，就此别过。"张惟则恍然惊醒，发觉自己仍立于沙滩，手中却多了一个锦盒。回望来时路，雾气尽散，唯有海涛声声。

返京途中，张惟则每于月夜取出金龟印把玩。那印时放异彩，照得船舱通明。更奇的是，每逢风浪将至，龟目便闪烁不定，似有预警之能。

抵达京师，张惟则即刻入宫面圣。将海上奇遇一一奏明，并呈上金龟印。宪宗皇帝见印大惊，命人取来内府珍藏比对，发现与汉武帝时所得金龟印形制相仿，唯印文不同。

皇帝把玩良久，叹道："朕尝读《汉武帝内传》，载有西王母赠龟印之事，不想今日亲见。"遂命史官详记此事，又将金龟印藏于内府秘阁，每逢朔望，必亲往瞻仰。

后人有幸得见内府记载，称那金龟印置于案上，每逢国家将有大庆，便会自行移动；若遇灾异，则龟首转向该方。可惜唐末战乱，此宝不知所踪，徒留一段仙缘佳话。

把 dr 物品带回 cr 的转移案例。

「杜阳杂编·元藏几」

隋大业元年，奉信郎元藏几奉旨为过海使判官，舟行海上忽遇飓风。怒涛如山，舟楫尽碎，同船者多葬鱼腹。唯藏几抱一浮木，随波逐流十五昼夜，终抵沧浪仙洲。

初登岸时，但见千里沃野，四时如春。奇花异木终年不凋，恍若人间二三月光景。田畴间五谷丰登，洲人皆鹤发童颜，寿数绵长。藏几惊叹此乃世外桃源，遂暂居于此。

洲中多产珍禽异兽。凤凰栖于梧桐，孔雀开屏似锦；灵牛角如白玉，神马蹄生祥云。更有分蒂瓜色若紫晶，一蒂双生；碧枣丹栗大如梨实，甘美异常。藏几初尝仙果，顿觉神清气爽，疲态全消。

最奇者当属金茎花。其花形似彩蝶，风过处翩跹起舞。洲中女子竞采为饰，谚云：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藏几每见花丛，必驻足观赏，恍入蝶梦。

久视山下有流绿渠，澄澈见底。投金石于水竟浮而不沉，洲人因以瓦铁为舟。良金池畔，水石沙泥皆作金色，中有四足鱼悠游自得。金莲花可研泥作画，光彩夺目，唯惧烈火。强木更奇，寸木百斤，系石不沉，洲人饰以珠玉为戏舟。

藏几与洲人相处日久，渐通其俗。尤善驭传信鸟，此鸟形如黄鹂，闻呼即至。每逢月明之夜，藏几常唤鸟传书，与洲中隐士诗词唱和。

忽一日，秋风送爽，藏几顿起莼鲈之思。洲人知其意，取强木造凌风舸相赠。此舟疾若飞箭，不旬日即抵东莱。登岸方知，隋祚已终，唐室鼎盛，距大业元年竟逾二百春秋。

归至故里，但见荒烟蔓草，旧宅倾颓。访得族中远亲，皆不识其为谁。藏几怅然若失，唯与传信鸟相伴。时有九华道士叶通微遇之于野，闻其奇遇，转述于赵归真。归真上奏天子，诏征入朝。

赴京途中，藏几忽失所在。后有人见其驾小舟泛于海上，衣袂飘飘，传信鸟绕舟而飞。江表道人争相传颂，谓其已得仙缘。

转移到异岛，后驾舟永转。

「三水小牒·崆峒山神仙灵迹」

汝州临汝县南十八里处，广成坡西侧有座不起眼的小山。此山虽不高耸入云，却因黄帝访道广成子的传说而名垂千古。山势平缓，林木葱郁，远望如卧龙盘踞，近观似翠屏环列。

山东麓有一座古朴祠堂，堂内供奉着广成子神像。只见仙人头戴独角巾，身披紫霞衣，左右各立一侍童，神态肃穆庄严。祠堂重门右侧竖着一方石碑，上刻刺史陆长源所撰碑文，字迹苍劲有力，记载着此地的仙缘往事。

山顶有一奇特的洞穴，形如倒扣的陶盎。当地农夫世代相传，每逢风雨将至，

便有一只通体雪白的灵犬自洞中跃出，在山上奔走长啸。因此，这座山又被乡民称为玉犬峰，白犬现身为风雨前兆，屡试不爽。

村中耆老常道：春秋佳日，天朗气清之时，常能看到山间升起缕缕素雾。初时如轻纱漫卷，继而化作粉墙碧瓦，绵延数里。琼楼玉宇隐现其间，奇花异草点缀其内，恍若天上宫阙降临凡间。然而这般奇景往往转瞬即逝，不过几个呼吸之间，便烟消云散，徒留游人怅然若失。

无知乡人不知此乃神仙洞府，妄称其为广成化城，实为无稽之谈。真正懂道之人皆知，此乃广成子修炼得道之所，黄帝当年就是在此求得长生真诀。山中一草一木皆蕴仙气，一石一水俱含玄机。

每逢三月三、九月九这些道家吉日，总有慕道之士前来朝拜。他们焚香礼拜，静坐冥想，希冀能得遇仙缘。偶有诚心者，会在晨曦微露时，看见山间紫气升腾，隐约听到环佩叮咚之声，那便是广成子显圣的征兆。

山下村民世代守护着这座仙山，虽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玄妙，却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他们知道，这座看似寻常的小山，实则是连通天地的灵境，是凡人窥探仙道的窗口。那些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正是仙界向凡间展露的一角真容。

村民们的集体 dr 定期投射于 cr 。

「本事诗·晓入瑶台露气清」

“晚入瑶台露气清，天风飞下步虚声。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暮色四合时分，一介书生独行山径，忽见云雾缭绕处现出瑶台仙境。但见玉阶莹澈，露华流转，清气袭人。天风徐来，隐约传来环佩叮咚之声，似是仙姝漫步虚空。书生心神俱醉，不觉循声而去。

初入仙境，但见琪花瑶草，金碧相辉。十二玉楼隐现云端，五色祥云环绕其间。忽有青衣童子执拂尘而来，含笑相迎：“尘客何来？”书生方欲作答，却闻仙乐缥缈，一群霓裳羽衣的仙子踏云而至。为首者云髻高挽，手持碧玉如意，轻启朱唇道：“今夕瑶池宴罢，特来相迎。”

随仙子行至一处琼台，见白玉为栏，明珠为灯。台上设琉璃几案，陈列着蟠桃仙果，金壶玉液。仙子斟酒相劝：“此乃琼浆玉露，饮之可涤荡凡尘。”书生举杯浅酌，顿觉神清气爽，往日读过的诗书经文竟如醍醐灌顶般豁然贯通。

宴饮间，忽闻环佩声响，一位雍容华贵的女仙乘风辇而至。众仙子纷纷下拜：“参见西王母。”书生慌忙起身行礼。王母慈颜含笑：“汝尘缘未了，今日特

许一游仙境，当知天外有天。"随即命仙女取来一面宝镜，镜中显现书生在尘世的种种经历。

正观镜时，忽听更漏声声。王母道："天时已晚，汝当速归。"书生恋恋不舍，恳请暂留。王母摇头："仙凡殊途，强留无益"

话音未落，书生忽觉脚下一空，跌落云头。睁眼时，已回到山间小径，但见明月当空，清辉满地。回首望山，瑶台仙阁已杳无踪迹，唯有风过松涛，似在诉说方才奇遇。

新奇，用诗来讲述转移经历，自己补充了一些剧情。

「尚书故实·韦卿材」

唐文宗大和年间，韦卿材除授江淮县宰，离京赴任之际，亲朋故旧齐集灞桥相送。时值暮春，灞水潺湲，柳絮纷飞。众人把酒话别，不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韦卿材跨马登程，行约一二十里，忽觉蹊径渐异。

但见前方灯火辉煌，照得林木葱郁如昼。韦卿材暗自诧异，此乃荒郊野径，何来如此盛景？正迟疑间，有数人秉烛而来，衣冠楚楚，举止从容，俨然州县胥吏模样。为首者揖问道："郎君自何处来？"韦卿材具述赴任之事。那人笑道："此间非红尘俗世，郎君既至，可谓有缘。"

遂引韦卿材前行，俄见峻宇雕墙矗立眼前，重廊复阁连绵不绝。朱门洞开处，侍卫执戟而立，森严肃穆，较之王侯府邸犹有过之。入内，见一人年约四十，戴平上帻，着素色袍服，端坐堂上。左右禀报："此乃上公。"韦卿材慌忙行礼。

上公命侍从引韦卿材上阶，温言道："老夫因避安史之乱，隐居此地已数百载。此间众人推我为长，然并无教令约束，各安其分，逍遥自在。"言罢，命童子奉上香茗。韦卿材但觉茶香清冽，饮之顿觉神清气爽。

上公又道："郎君能到此间，实乃尘缘未了之幸。然仙凡殊途，不可久留。"遂命左右取十匹素绢相赠。韦卿材细观此绢，纹理细密，光洁如雪，非人间凡品可比。

临别之际，上公谆谆告诫："归去当勤政爱民，勿负朝廷委任。"韦卿材再拜称谢。出得门来，但见坐骑仍在原地等候，遂翻身上马。回首望去，方才的琼楼玉宇已杳无踪迹，唯见荒烟蔓草，月色凄迷。

韦卿材信马由缰，夜半方觉寒意袭人。及至天明，竟已行至官道。询问路人昨夜所见，皆茫然不知。韦卿材心中了然，知是遇着地仙。后将所得素绢分赠亲

友，每述此事，听者无不称奇。细思所历之处，当在骊山蓝田之间，然再往寻访，终不可得。

精彩的偶遇异界转移案例

「宣室志·竹叶舟」

江南书生陈季卿滞留长安十载，寒窗苦读却屡试不第，只得在街头卖字维持生计。某个深秋午后，他在青龙寺等候僧人时，偶遇一位仙风道骨的终南山老者。老者见他饥肠辘辘，便从袖中取出一枚晶莹剔透的丹药相赠。服下丹药后，陈季卿顿觉神清气爽，十年寒窗的疲惫一扫而空。

寺中壁上悬挂着一幅《寰瀛图》，陈季卿凝视图中的故乡山水，不禁潸然泪下。老者见状，折下一片青翠竹叶置于图上渭水处，嘱咐他凝神静观。渐渐地，竹叶在图中舒展变幻，竟化作一叶扁舟。陈季卿将信将疑地踏上小舟，刹那间天地旋转，回过神来已置身渭水之上。

舟行如箭，两岸景色飞逝。途经禅窟寺时，暮钟回荡，陈季卿挥毫题下"霜钟鸣时夕风急"；过潼关时，望着巍峨城楼，又写下"度关悲矢志"的感慨。小舟昼夜不停，经黄河，过洛阳，入淮河，最终抵达江南故里。

归家那日，正值暮色苍茫。妻子正在院中晾衣，忽见丈夫从天而降，惊得手中木盆落地。兄弟闻声赶来，一家人抱头痛哭。当夜，陈季卿在江亭远眺，写下《江亭晚望》寄托情怀；又赋诗赠别妻兄，言明试期将近必须返京。一更时分，他取出怀中竹叶置于江中，再登竹叶舟消逝于江上，家人见状恸哭以为是鬼魂来见他们最后一面。

回程途中，陈季卿发现沿途题写的诗句墨迹未干。返抵渭水时，老者正抚须微笑："如何？此非梦也。"两月后，妻子携资来长安寻夫，证实当日确曾归家。次年春闱，陈季卿依旧名落孙山，东归途中特意寻访旧迹，亲眼所见题诗仍在，墨色如新。后来他终于夺魁，却看破红尘，入终南山随老者修道去了。寺中僧人说，那老者正是传说中的终南仙客。

与亲人相会的转移

「分门古今类事·太元遇仙」

唐天复年间，蜀中有个名叫李太元的书生，素来仰慕仙道。这日他游历灵山，行至一处幽谷，忽见紫芝丛生，异香扑鼻。太元采而食之，顿觉神清气爽。前行数步，见一石门巍然耸立，门首镌刻"丈人洞府"四个古篆。

正踌躇间，一青衣童子推门而出，见太元便问："汝乃何人，竟敢擅闯丈人仙府？"童子眉目如画，声音清越。太元连忙作揖，说明来意。童子入内禀报，片刻即引太元入内。但见洞中琼楼玉宇，金碧辉煌，与凡间大不相同。

丈人端坐云床，鹤发童颜，手持玉如意。太元伏地叩拜，丈人命童子设座阶下，取玉杯斟酒相待。那玉杯晶莹剔透，杯中琼浆芳香四溢。太元饮之，只觉甘美异常，浑身经脉通畅。

忽闻环佩声响，一老道士龙行虎步而来。太元偷眼观瞧，见那道士隆准方颐，竟与蜀中流传的先主画像一般无二。丈人起身相迎，执道士手共登玉阶。二人坐定，道士忽然"泪如雨下"："吾之子孙，祸在旦夕。后唐将兴，昨日恳求天帝，帝言天命已定，不可挽回。"

话音未落，又有十余位金甲将军，簇拥着个黄衣少年入内。太元定睛一看，竟是当今后主。随后一五十岁左右的妇人跪拜阶前，道士见状勃然大怒，喝令天将将其押送天狱。丈人劝道："其阳寿未尽，姑且饶恕。"众人这才退下。

丈人命玉女送太元出洞。临别时太元忍不住询问："方才老道长与后主是何渊源？"玉女低声道："此乃先主英灵，见子孙国祚将终，特召魂归洞。君回尘世后，自当知晓。"说罢取出一叶扁舟，载太元凌波而去。

次年乙酉岁，果然兴圣太子入蜀，后主降唐。太元方悟当日洞中所见，竟是蜀国气数已尽的预兆。这才明白帝王将相皆非凡人，国运兴衰实乃天意难违。正如古语所云："神器有命，不可强求。"

「搜神后记·袁相根硕」

会稽剡县有猎户袁相、根硕二人，常结伴入山。这日天朗气清，二人背负弓箭，腰悬猎刀，向着深山重岭行去。行至午时，忽见一群山羊六七头，毛色雪白，在峭壁间跳跃如飞。二人见状大喜，立即张弓搭箭，紧追不舍。

山羊奔逃甚疾，引着二人穿过一座石桥。此桥狭窄险峻，下临万丈深渊，寻常人见之必然却步。然二人追猎心切，竟也紧随山羊渡过。过了石桥，迎面一座赤色绝壁拔地而起，高耸入云，当地人称之为赤城山。只见一道瀑布自山顶飞泻而下，宽窄如一匹白练，水声轰鸣，震耳欲聋。

山羊沿着峭壁间的小径奔走，忽然钻入一个山洞。洞口形如门户，二人不及细想，也跟着进入。初入时洞中昏暗，行不多时，豁然开朗。只见洞内别有天地，平坦开阔，草木葱郁，异香扑鼻。远处一间茅屋掩映在花木之间，炊烟袅袅，似有人家。

二人正惊疑间，忽见两位少女自屋中走出。少女约莫十五六岁年纪，身着青衣，一个名唤莹珠，一个名叫洁玉。二人容貌姣好，肤若凝脂，眉目如画。见到袁相根硕，不但不惊，反而笑靥如花道：早盼君来。

两位少女将二人引入屋内，但见陈设简朴却一尘不染。少女取来山果清泉款待，言谈间落落大方。当夜，莹珠配袁相，洁玉配根硕，结为夫妻。洞中不知日月，二人只觉光阴似箭，转眼已过旬日。

一日，二女忽然整装欲出，言道：又有新婿将至，当往相贺。说罢竟踏着绝壁而行，步履轻盈，履声清脆，转眼便消失在云雾之中。袁相根硕见状，既惊且疑，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便欲寻路归家。

二人沿着来路潜行，未及出洞，忽闻身后笑语盈盈。回首望去，二女已飘然而至。莹珠叹道：君既思归，不敢强留。遂取出一个锦囊赠与根硕，叮嘱道：切记不可开启。言毕，二女挥泪作别，指引他们出洞之路。

归家后，根硕将锦囊藏于枕下。一日外出，家人好奇，偷偷取出观看。只见囊如莲花，层层叠叠，剥开一层又现一层，共得五重。最内层中有一只小青鸟，见光即振翅高飞，转瞬即逝。根硕归来得知，怅然若失，却也无可奈何。

后来根硕在田间耕作，家人如常送饭。远远望见他立于田中不动，近前查看，只见一具躯壳，状如蝉蜕，人已不知所踪。袁相闻讯赶来，见此情景，忽然顿悟，从此入山寻道，再不还家。

sp+修仙转移案例。

「原化记·采药民」

唐高宗年间，青城山有位采药人挖掘巨型山药时坠入深坑。在十多丈深的地底发现洞穴，匍匐前行一里多路后，竟来到一处世外仙境。这里桑柘成荫，气候如春，村民衣着古朴。采药人三日未食，村民以胡麻饭、柏子汤相待，数日后便觉身轻如燕。

村民告知此处乃仙境，适逢上巳节带他前往玉皇居所。众人或乘云气，或驾龙鹤，采药人亦能踏云而行。抵达金玉之城后，众人入内朝拜，留他在宫门外向吐宝神牛礼拜。神牛先后吐出红、青、黄、白四色宝珠，皆被童子夺走，最终采药人抢得黑珠吞下。

玉皇端坐金银殿中，七位佩剑侍者与数百玉女随侍。见采药人贪看玉女，玉皇令其捧取仙果，所得数量即对应可获玉女之数。采药人贪心不足却仅得三果，遂获三位玉女相伴。在仙境修行年余，采药人尘念未消，思念家中新诞幼女，

执意返乡探望。

临别时三位玉女各赠金锭，其中暗藏仙药。最年幼者更在采药人家乡捣衣石下另藏丹药以防不测。乘鸿鹄归乡后，发现人间已过九十年，妻子子孙多已离世。故居仅存捣衣石，寻得金丹服下后顿悟前缘，最终重返仙洞不知所踪。罗天师后解此乃九室仙洞，玉皇实为天皇，神牛乃驮龙，黑珠可寿五千岁。

采药人转移去了以中国传统神话为基调的另一个世界

「剧谈录·严使君遇终南隐者」

唐元和年间，睦州桐庐县尉严士则，性喜畋猎。一日率仆从入终南山逐鹿，不觉日暮途穷，迷失归路。正彷徨间，忽见林深处有炊烟袅袅，循迹而去，见一石室嵌于崖壁，门前老松盘屈，清泉环流。

一老叟鹤发童颜，正倚石烹茗。见士则至，抚掌笑道：贵客远来，蓬荜生辉。士则见其虽居陋室，却气度不凡，遂执礼甚恭。老叟延入室中，但见四壁萧然，唯有一榻、一几、一炉而已。炉上药鼎蒸腾，异香扑鼻。

老叟自称姓张，隐居此山已百二十载。言谈间，士则惊觉其博古通今，尤精易理。张叟目注士则良久，忽道：君今日能至此，实乃宿缘。三十年内当不饥不渴，尘心日淡。他日必主一方，治所近罗浮。若能舍却富贵，尚有长生之望。

士则闻言骇然，欲细问其详。张叟但笑而不答，取山泉煮茗相待。泉水入喉，顿觉神清气爽，连饮三盏，竟忘饥渴。夜深欲宿，张叟指石榻令卧。士则觉榻上虽无衾褥，却温暖如春，不觉酣然入梦。

翌日拂晓，张叟送客出洞。临别赠以竹杖，嘱循溪而下必遇樵者。士则依言而行，果见樵夫负薪而来，遂得引路归家。自此之后，士则渐厌荤腥，每日仅啖果蔬数枚，饮水数盏，而精力反较往日旺盛。同僚设宴相邀，见其箸不沾唇，皆以为异。

三年后，士则调任京兆府参军。公务之暇，常独坐凝思，恍若神游太虚。一日秋高气爽，忽见天际白鹤翱翔，竟生骑鹤冲举之念。僚属见其仰首出神，呼之数声方觉。

会昌二年，士则迁卢州长史。春日宴饮，遇一道士飘然而至。道士自称罗浮山人，言谈间句句暗合当年张叟预言。士则大惊，详述终南奇遇。道士颌首道：此乃吾师叔也，今特命我来度有缘。遂收士则为记名弟子，授以导引之术。

大中初年，士则果然除授梓州别驾。赴任途中，每至夜半便见月光如练，中有

仙人招手。到任后清廉勤政，却常独坐后衙，与虚空对话。属吏窃听，但闻论道谈玄之语。

咸通五年，转任建溪太守。此地距罗浮山仅百余里，士则恍悟前缘。每逢休沐，必登高远眺罗浮云峰。一日处理公文，忽见砚中清水映出张叟面容，耳畔似闻当年石室茗香。

年近九旬，士则上表乞骸骨。得准后即携一琴一剑，径往罗浮。山民见其白发童颜，健步如飞，皆以为仙。后有人于飞云顶见其与二道士对弈，近前时已杳无踪迹。

修道转移案例，古代很多修仙转移。

「博物志·八月浮槎」

中国古代有个神奇的传说，据说天上的银河与大海是相通的。在海边住着一人，每年八月都会看到海面上准时漂来一个木筏。这个人十分好奇，有一年他干脆在木筏上搭了个小阁楼，带上足够的干粮，乘着木筏出海了。

刚开始的十几天，他还能看到日月星辰，辨别方向。后来就进入了一片朦胧地带，分不清白天黑夜。又过了十几天，木筏漂到一个奇异的地方，那里有城墙房屋，宫殿里还有织布的女子。他在河边看到一个正在饮牛的男子，那人惊讶地问他怎么来到这里的。他把经过说了一遍，反问这是哪里。饮牛人说："你回去后到蜀郡找严君平问问就知道了。"

后来这人真的回到蜀郡找到严君平。严君平掐指一算说："某年某月某日，有颗客星进入了牵牛星座。"仔细一算时间，正是这人到达天河的时候。

还有个更古老的传说，在尧帝时代，西海上出现过一艘巨大的木筏。这木筏会发光，光亮时大时小，晚上明亮白天就看不见了。它绕着四海漂浮，每十二年一个来回，人们叫它"贯月查"或者"挂星查"。据说上面还住着会飞的仙人。

逐步转移的案例，以天象为基础的 dr。巨大木筏可视为尧帝时期的转移者 cr 聚集地

「博异志·白幽求」

唐贞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屡试不第，郁郁不得志。适逢新罗王子渡海，遂随行。至大谢公岛，夜遇飓风，与数十同伴随风漂流，南驰两日两夜，不知几千万里。风稍息，见远处有高山耸立，乃整舟前往。

及至山前，但见峰高万仞，南面山腰处有城池巍然。楼台殿阁，金碧辉煌。众

人系舟登岸，行至城一二里处，忽见道旁龙虎列坐，眈眈而视。幽求战栗不已，仓皇躲至树下。忽闻风中传来诵诗声：玉幢亘碧虚，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进，邪省犹难除。正惊疑间，一朱衣人自城门出，宣道：西岳真君来游。群兽皆俯首称未至。幽求趋前欲问，朱衣人已返身入城。

俄而城门中出数十人，皆乘龙虎而下。幽求随至泊舟处，见众人履海而行，渐没碧波。正彷徨时，忽见西方仪仗浩荡，鸾鹤前导，骑龙控虎者千余人。一紫衣人乘朱鬣马，张翠盖而来。幽求伏地不敢动，待其入城后，方敢尾随窥视。

城中景象更奇：龙虎依序而列，花木禽鸟应节起舞。幽求不觉亦随之手舞足蹈。食顷，朱衣人持牒谓龙虎曰：使水府真君。见龙虎未动，乃转授幽求。幽求茫然，朱衣人以手指海，幽求顿觉身轻如风，直入海底。

水下世界光怪陆离：宫阙巍峨，树木婆娑。门人见之皆伏地相迎。数十龙首鳞身者执仗引路，幽求得入水府殿。真君北面授符，礼毕出殿，已有龙虎相候。瞬息返回原处，幽求却不敢入城。虽终日未食，竟不觉饥。

少顷，有人寻水府使者，幽求应声而入。引至西廊就座，所供饮食皆非人间滋味。询之方知此乃诸真君游春台，东岳真君为主。殿东廊下，数百玉女奏乐，白鹤孔雀应歌起舞。

日暮时分，众人出殿赏月。东山有迎月殿，西山有望日宫。申时明月东升，诸真君各赋诗咏月。或曰日落烟水黯，骊珠色岂昏；或咏玉魄东方开，嫦娥逐影来；又有清波滔碧鸟，天藏黯黹连之句。诗成命夜戏，三十余玉童或坐虚空，或行海面，笙箫迭奏。幽求独记步虚歌一首：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

四更时分，绯衣人报晓。诸真君告辞返驾。次日朱衣人禀告幽求充水府使有功。真君议定令其掌管游春台洒扫。幽求惶恐，乞归故乡。真君问：汝乡何处？答曰秦中。又问归乡何恋？幽求未答。真君命其随西岳真君同行。

返程时，诸真君各率千余仪仗，龙虎鸾凤开道，朱鬣马龟鱼扈从。幽求操舟随行，得顺风相助，迅捷如电。天明至一岛，真君飞升而去。幽求困守岛上，遥望旌旗渐隐，方悟仙缘已尽，不禁恸哭。

后遇人烟，询知是明州地界。自此幽求绝粒食苓，寄情山水，永绝功名之念。被风吹到另一个世界，修道转移案例。

「博异志·阴隐客」

唐中宗神龙元年，富户阴隐客家资巨万，却苦于庄内缺水。遂雇工凿井，历时

二载，掘地千尺，犹未见泉。工人锲而不舍，又凿月余，忽闻地底传来鸡鸣犬吠之声，众皆骇然。复下数尺，井壁豁然洞开，现一幽径。一胆大工人俯身而入，初行数十步，伸手不见五指，只得贴壁徐行。

转折处忽见天光乍现，工人疾行而出，竟置身另一天地。但见孤峰耸立，万仞绝壁，四周云霞缭绕，俨然仙境。山石皆呈琉璃碧色，谷中宫阙非金即银，流光溢彩。奇木参天，竹节为干，蕉叶为冠，紫花大如盘盂。彩蝶展翅若蒲扇，五色仙鹤翱翔林梢。清泉如镜，白泉似乳，映照琼楼玉宇。

工人行至主宫前，仰见银匾高悬，上书天桂山宫四字。正踌躇间，阁中奔出二童子，身高五尺，唇红齿白，青丝垂肩。衣似烟霞织就，轻柔飘逸，头戴金冠却赤足而行。惊问：汝为何来？工人具陈凿井误入之由。言未毕，宫门涌出数十人，皆掩鼻道：何来浊气？守门童子惶然禀告：外界匠人擅入问路，未及通报。俄有红衣使者传令，命礼送匠人归去。工人拜谢时，守门童子低语：既来仙境，何不游览再返？工人喜道：正有此意，敢请代为周旋。童子遂入宫呈递玉板，旋得准许。先引至清泉沐浴更衣，复至白泉盥漱。工人掬饮白泉，甘美异常，饮之辄醉，腹中饱胀不思饮食。

童子导引游览各殿，然仅许门外瞻观。但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金铺交映，玉题相晖。半日方至山脚都城，城池皆金银美玉所筑，城门玉匾大书梯仙国三字。工人请教其义，童子释曰：初登仙籍者，皆需在此修行七十万日，方可飞升玉京三十二天，或往蓬莱昆仑，或赴姑射仙山，授符印，得逍遥。

工人惑问：仙国怎在人间之下？童子笑答：此乃下界上仙国，汝国之上另有同名仙国，与此无异。言毕欲送归，工人复饮白泉数口。至山顶寻来路，童子道：洞中一日，世上千年，旧径已绝。待吾请得通天关钥，方可送汝。

须臾，童子持金印玉板返，另辟蹊径。至一巍峨天门，守卫皆俯首恭迎。验印宣命后，巨门自开。工人甫入，顿觉身轻如羽，腾云而起。童子遥呼：为问赤城贞伯安好！

及出，尘世已历三世。访阴氏旧宅，无人知晓当年凿井事。寻至故地，唯见巨坑幽深，古井早湮。

通过井达到另一个世界。

「博异志·荒野驿馆」

唐兴元元年，朱泚乱长安。闫敬立为段秀实密使，星夜潜行至凤翔山，欲投太平馆歇马。不料此馆已迁十里，旧馆荒废日久，敬立不察，误入其中。但见馆

门蛛网尘封，阶前蓬蒿没膝，心中正自诧异。忽见二皂衣人趋前跪迎，一人执辔，一人引路，举止恭谨，竟如常礼。

入得厅堂，但觉阴风飒飒，烛火摇曳。敬立问曰：此馆何以荒凉至此？皂衣人答曰：尚可暂住。俄而通报道：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到。敬立见来人衣冠楚楚，谈吐不凡，更觉蹊跷，复问馆舍荒芜之故。刘俶叹道：方今天下板荡，非独此馆，便是宫阙也生荆棘矣。言罢神色黯然。

敬立细观那两个皂衣仆人，但见紫白衣袂下面如锅底，额上白字印记分明，确是昆仑奴模样。刘俶解释道：此二仆一名道奴，一名知远，权且在此伺候。又命人备膳，只见三五个婢女在厨下穿梭忙碌，不多时便摆出一桌珍馐美味。敬立与刘俶把酒言欢，宾主尽欢。席间敬立见坐骑疲瘦，求借良马，刘俶欣然应允。至四更时分，敬立欲行。刘俶又备饯行宴席，命知远牵西槽马相送，自与道奴乘东槽马作陪。行约二里，刘俶执手话别，情意殷殷。敬立独行数里，忽觉所借马匹散发秽臭难当，渐至不可忍耐，只得换乘己马。又行四五里，东方既白，前馆驿吏迎出，听闻敬立夜宿旧馆，大惊失色：那处早已无人，如何留宿？

待查验行装，所借仆马俱已不见，輜重却整整齐齐摆在百余步外路旁。驿吏颤声道：那旧馆后园，正是前河池县尉刘俶的殡宫，荒废多年矣。敬立急返查看，但见断壁残垣间，唯有一座倾颓坟茔：东侧立着木制鞍马，西侧摆着高脚木马，门前两个破败墩子，坟前散落着几个纸扎童仆。此时敬立忽觉喉中翻涌，吐出昨夜所食，尽是腐朽黄浆，腥臭扑鼻。随行仆从皆呕吐狼藉，三日后方得平复。

原来那夜宾主尽欢，竟是人鬼殊途。刘俶早已作古，二昆仑奴实为陪葬陶俑，珍馐美饌不过祭品，而借来的骏马，竟是坟前纸马。想那刘俶魂灵寂寞，见有贵客至，便显形款待，演绎了一场幽冥夜宴。敬立思之，不禁毛骨悚然，却也感叹鬼魂情谊之深。自此每过此路，必焚纸祭奠，以慰孤魂。

遇鬼转移案例，挺温馨的。

「爱尔兰·图安之梦」

爱尔兰的绿野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安格斯的传说。他是青春与爱之神，容貌俊美如晨曦初绽，双眸似碧湖含星。然而这位本应无忧无虑的神明，却因一场幻梦而日渐憔悴。

每至夜深人静，安格斯便梦见一位银发少女在湖畔起舞。她赤足踏过睡莲，指尖掠过水面时激起粼粼光晕，宛如月华凝成的精灵。梦醒时分，枕畔总留有一

缕野樱草的幽香，可任凭他寻遍爱尔兰的森林沼泽，始终不见伊人踪影。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安格斯茶饭不思，终日抚琴作歌，琴弦上渐渐染了相思血泪。

眼见爱子形销骨立，安格斯的父亲，达格达大神终于召来九位德鲁伊祭司。这些通晓天地奥秘的智者围坐成圈，将橡果撒入圣泉观兆。水面忽现奇异波纹：一群天鹅正掠过月光照耀的湖面，其中一只的颈间闪烁着红宝石般的翎羽。

"此女名唤凯尔，"首席祭司捻着胡须道，"乃异界仙王之女。每逢萨温节（注：凯尔特新年，生死界限模糊之时），她与侍女们会化作天鹅降临凡间。"

安格斯闻言如饮醍醐，当即取下殿内悬挂的银枝竖琴。琴身雕刻的纠缠藤蔓突然舒展生长，竟在空中勾勒出一幅地图，湖光潋滟处，正是康诺特省的龙牙湖。

萨温节前夜，龙牙湖畔薄雾弥漫。安格斯披着星光赶到时，只见三百只天鹅正以湖水为镜梳理羽毛。它们颈项交缠，宛如一条流动的银河。突然，一只翎羽泛着红光的白鸟越众而出，翩然落在他面前的水面上。

"若你真心相待，"天鹅开口竟是少女清音，"明日黎明时，请呼唤我的真名跃入水中。"说罢振翅而起，与其他天鹅一同消失在雾霭深处。

翌日破晓，安格斯褪去华服，仅着素袍立于湖畔。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时，他朗声唤道："凯尔·伊沃尔梅斯！"随即纵身入水。刹那间，他的双臂化作雪白羽翼，脖颈优雅地向前舒展，竟与凯尔双双变作天鹅！

这对眷侣从此翱翔于凡人不可见的国度。牧羊人偶尔会在晨雾中听见他们的和鸣，曲调中既有竖琴的清澈，又带着某种非人间的空灵。传说他们栖息过的湖泊，水面永远映着双月交辉的奇景；而途经的旅人若在岸边小憩，必会梦见自己生出了翅膀。

达格达大神曾派使者寻找爱子，却只带回一根泛着虹彩的羽毛。老神摩挲着羽毛叹息："痴儿啊..."原来成为天鹅的安格斯虽得偿所愿，却再不能回归神族宴席。这种甜蜜的放逐，恰似诗人笔下"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写照。

爱尔兰转移 sp 世界故事

「瑞普·凡·温克尔」

瑞普者，性敦厚，乐善好施，四邻称善。然居家则疏懒成性，每闻妻诟谯声，辄抱头鼠窜，遁入山林以避之。其妻悍妒，终日喋喋不休，瑞普不堪其扰，常与爱犬为伴，徜徉于卡茨基尔群山之间。

一日秋高气爽，瑞普复为家务所困，遂负薪曳屣，携犬入山。行至幽谷深处，忽闻铮铮之声，如珠落玉盘。循声觅去，见一奇景：有数人环立，皆着古式宽袍，头戴三角帽，面色青碧，眼窝深陷，神情倦怠，皱纹纵横如沟壑。此辈虽形貌怪异，却力大无穷，举重若轻。

其中一绿面人招手相邀，瑞普素来随遇而安，遂欣然入座。众人取一鎏金酒壶，斟以琥珀色浆液，芳香扑鼻。瑞普本好杯中之物，见此佳酿，不禁馋涎欲滴，连饮数杯。其味初甘后烈，饮罢但觉天旋地转，四肢绵软，终至酣然入梦。

这一醉非同小可，竟沉睡二十寒暑。醒时但见秋阳斜照，身旁酒壶已空，绿面人杳无踪迹。爱犬皮毛斑白，老态龙钟，见主苏醒，摇尾示欢。瑞普自觉须发皆白，而精神矍铄，恍如隔世。

及归故里，景物全非。旧日茅舍多已改建，乡邻尽皆陌生。询及妻儿下落，路人皆瞠目结舌。有老者细审其貌，惊曰："瑞普耶？君一去二十载，尊夫人已故，令郎业已成家。"瑞普闻言，怅然若失，恍悟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更令其目眩神摇者，乃村中气象。昔日静谧山村，今竟沸反盈天。街头演说者慷慨激昂，传单纷飞如雪；酒肆招牌上，英王乔治画像已易为华盛顿将军肖像。众人高谈独立、自由，瑞普如闻天书，唯唯唯诺诺而已。

至旧居，见屋宇倾颓，院墙斑驳。其子已为壮年，初不相认，验以胎记方信。邻里闻讯而来，围观如堵。有顽童指其白发笑问："老丈梦中可见仙娥？"瑞普但笑不答，唯抚犬首叹息。入夜独坐门槛，望月怀远，但觉世事沧桑，白云苍狗。

翌日，村中长老邀至酒肆。众人追问别后经历，瑞普具述山中奇遇。或有信者，啧啧称奇；或有疑者，以为诳语。酒保新换，竟不识这位老主顾。瑞普索其常饮之酒，答曰："此酒早绝，今有新酿。"浅尝一口，不复当年滋味。

漫步村中，旧识零落。教堂墓园内，赫然见己妻墓碑，苔痕斑驳，上书瑞普之妻字样。抚碑追思，竟无悲戚，反觉解脱。其子欲奉养，瑞普婉拒，仍居旧屋一隅，日与老犬为伴，时入山林，然终不复见绿面人踪迹。

美国经典转移案例。

「李伯大梦」

哈德逊河畔有村，村中住着李伯·凡·温克尔。其人和蔼可亲，古道热肠，然家有河东狮吼，终日絮絮叨叨，使李伯苦不堪言。为避内子之怒，常携爱犬旺达，遁入卡兹奇山中，徜徉林泉。

一日秋高气爽，李伯追一形貌怪异之兽，渐行渐远，不觉日薄西山。忽见云雾缭绕处，现一山崖，崖上有数人衣冠古朴，状甚奇特。为首者鹤发童颜，邀李伯共饮。李伯本嗜酒如命，遂欣然赴约。饮下一杯琥珀色琼浆，顿觉天旋地转，昏昏欲睡，顷刻间鼾声如雷。

待李伯大梦初醒，但见物是人非。猎犬无踪，衣衫褴褛，胡须垂胸，面目全非。踉跄下山，回至故里，却见村舍焕然一新，旧识尽去，满目生张熟魏。寻至故居，茅屋已杳，唯见广厦连云。逢人问讯，皆以目瞪口呆相对，视若疯癫之徒。幸遇一耄耋老妪，竟是结发妻子，然已鸡皮鹤发，老态龙钟。泣告李伯："君醉卧山中，已历二十寒暑矣。"李伯闻言，如雷轰顶，方悟那日所饮，乃仙家玉液，令己黄粱一梦，错过弱冠而立之年。

村人初疑为妄，后见其言之凿凿，渐信为真，戏称沉睡者。此事不脛而走，成为街谈巷议。李伯虽重获自由，妻已不再唠叨，然世殊时异，倍感格格不入。旧日酒友或驾鹤西归，或远走他乡；昔日孩童，今已拖家带口。

每当夕阳西下，李伯独坐门槛，望着车水马龙的新街道，追忆往昔鸡犬相闻的宁静。新一辈见他须发皆白，形单影只，常投以怜悯目光。李伯欲寻当年山中奇遇之处，却见层峦叠嶂，云深不知处。

久而久之，李伯成为村中活化石，其奇遇被编成歌谣，童子传唱。有好奇者追问细节，李伯总是抚须长叹："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而后默然不语。唯至风清月白之夜，老人常对月独酌，似与山中仙人神交已久。

村中长老每于围炉夜话时，必讲李伯传奇。后生小子听得如痴如醉，却不知老人心中五味杂陈。李伯晚年最喜独坐河边，看逝者如斯，叹白云苍狗。临终前犹喃喃自语："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言毕溘然长逝，终年九十八岁。其墓志铭仅书："这里长眠着李伯·凡·温克尔，他睡了二十年，却错过了一生。"

上一案例的另一版本。

「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

1889年，康涅狄格州兵工厂领班汉克·摩根与人争执，被铁锹击中后脑，顿时天旋地转。待他睁眼时，但见绿野茫茫，远处城堡巍峨，骑士甲冑鲜明。一骑士策马而来，不由分说将他缚作奴隶，押往卡米洛特宫廷。

初至亚瑟王廷，汉克见满朝文武冠冕堂皇，却对梅林法师的拙劣戏法趋之若鹜。适逢预言日食将至，他灵机一动，当众宣告："若吾术不灵，甘受火刑。"届时天昏地暗，众人股战而栗，亚瑟王惊为天人，当即封他为护国法师，取代梅林

之位。梅林衔恨在心，却只得忍气吞声。

汉克新官上任，立即着手改革。先于密室设奇技院，召工匠仿制手枪、炸药。又创办《圆桌快报》，用活字印刷术刊载新闻。更暗中训练少年侍从操作电报机，在城堡间飞线传讯。百姓初见自行车，皆呼为无马之车；闻听电话传声，以为摄魂妖术。

某日比武大会，骑士们耀武扬威。汉克身着粗布衣衫入场，众皆嗤之以鼻。只见他取出左轮手枪，百步外连中靶心，又引爆预先埋设的炸药，震得比武场地动山摇。兰斯洛特等名骑士面如土色，亚瑟王却龙颜大悦，加封他为王国首相。

得势后的汉克更大刀阔斧。先在民间广设学堂，教授算术格致；又于山谷秘建兵工厂，生产连发步枪。最令贵族哗然的是，他竟宣布废除农奴制，在议会悬挂民有民治民享的标语。教会主教勃然大怒，指其亵渎神明，他却当众展示蒸汽机，宣称要替上帝改进世界。

梅林暗中联络教会，诬陷汉克施行黑魔法。一夜之间，全国教堂钟声齐鸣，信徒们手持火把围攻王宫。汉克早有准备，命人架起发电机，在城头布下电网。暴民冲至墙下，但见蓝光闪烁，前排数十人应声而倒，余众抱头鼠窜。亚瑟王见死伤惨重，龙心不悦，汉克却献上留声机，奏响圣歌安抚民众。

正值局势稍定，汉克又生新计。他绘制铁路图纸，说服亚瑟王兴建巨龙铁轨。首批蒸汽机车试行当日，百姓见这喷火怪物呼啸而过，有的跪地祷告，有的魂飞魄散。贵族们联名上书，称其动摇国本，汉克却举办博览会，展出电灯、摄影机等奇物，令参观者目眩神迷。

教会终于忍无可忍，宣布汉克为基督之敌。教皇特使亲临审判，当庭出示梅林提供的魔器证据，竟是汉克私藏的医学解剖图。汉克据理力争，演示X光机透视手掌骨骼，反令审判官瞠目结舌。就在僵持之际，梅林暗中施法，汉克突觉天旋地转，昏睡过去。

待他醒来，已是公元1889年的康州医院。护士告诉他：工人发现他昏迷在车间，已沉睡三日。汉克急问亚瑟王近况，众人皆笑其痴人说梦。

很有趣的穿越类转移经历。

「有翼法老」

1907年，伦敦上流社会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女婴“琼·格兰特”。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女孩，自幼便展现出非同寻常的天赋。其母布兰奇夫人乃是一位声名远播的通灵者，曾精准预言“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或许是血脉相承，小格兰特

五岁时便能看见常人不可视之物：古宅廊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幽魂，花园里徘徊的拿破仑战争士兵亡灵，皆在她眼中纤毫毕现。

这位千金小姐的日常，在旁人看来堪称养尊处优：上午在皇家舞蹈学院跳芭蕾，下午于温布尔登球场打网球。然而那些浮光掠影般的古老记忆，却如影随形地纠缠着她。直到 1934 年随考古学家丈夫莱斯利远赴伊拉克考察时，命运终于掀开了惊人的篇章。

当格兰特伉俪辗转至埃及阿玛纳古城时，这位英国淑女突然如遭雷击。烈日下的赭色悬崖、蜿蜒的干涸河床，竟与她梦中反复出现的场景严丝合缝。"这里发生过战争..."她颤抖着抚摸岩壁，"苏美尔人的弯刀曾在此折戟沉沙。"丈夫惊愕地发现，从未研读过埃及史的妻子，竟能准确描述出公元前 3000 年的军事布阵细节。

随着莱斯利用速记本记录，更多记忆碎片喷涌而出：象牙梳上盘旋的圣蛇徽记、克里特岛使节进贡的青铜镜、用"心灵之眼"传递讯息的祭司网络...这些支离破碎的影像，最终拼凑出一个震撼的真相，格兰特的前世，正是古埃及第一王朝的女法老美丽奈茨。

1937 年出版的《有翼法老》甫一面世便轰动学界。书中对"纳尔迈调色板"政治寓言的解读，与 24 年后沃尔特·埃默里的考古结论不谋而合；关于法老"登"陵墓中奥西里斯神像的记载，更与牛津大学某学生在催眠状态下回忆的工匠经历遥相呼应。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属对埃及博物馆藏象牙梳的描写："梳齿间缠绕着圣甲虫琉璃，柄部刻着荷鲁斯之眼，那是我加冕时，大祭司用陨铁匕首雕琢的圣物。"而当时，这把被皮特里爵士尘封在学术论文中的梳子，根本未曾公开展览过。

这场横跨五千年的记忆穿越，在科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反对者斥为痴人说梦，却无法解释书中十余处获得后续考古证实的细节；支持者试图用集体潜意识理论搪塞，又难以阐明格兰特为何能精准描述尚未出土的文物形制。

或许时间如尼罗河水，既可顺流而下，亦能溯洄从之。

「爱丽丝梦游仙境」

金阳慵懒的午后，爱丽丝倚着姐姐膝头昏昏欲睡，忽见一只雪白兔子神色张皇地从眼前掠过，竟还掏出怀表连声惊呼："迟了！迟了！"这般咄咄怪事令她睡意全消，当即拔腿追去。那兔子纵身跃入灌木丛下的幽深地洞，爱丽丝不假思索紧随其后，霎时天旋地转，如坠云雾。

待得双足触地，她已置身光怪陆离之境。廊道两侧烛台凌空漂浮，门扉小如鼠洞却挂着巍峨金锁。忽见案几上琉璃瓶标着“饮我”二字，爱丽丝仰颈尽饮，身形顿如春雪消融，缩得三寸不到；复咬一口屉中糕饼，又似雨后春笋节节拔高，头顶竟将天花板撞得轰然作响。这般忽大忽小的变故，直教她啼笑皆非。

终寻得金钥匙开启小门，眼前豁然展开姹紫嫣红的花园。毛毛虫踞于蘑菇顶端吞云吐雾，慢条斯理道：“此端令汝高大，彼端助汝娇小。”爱丽丝依言啃噬蘑菇边缘，果然恢复常人身量。行至林间空地，但见疯帽匠与三月兔围着永驻茶时的餐桌争论不休。“乌鸦为什么像写字台？”这无厘头谜语伴着茶匙碰撞声在空气中叮当作响。睡鼠蜷在茶壶里鼾声如雷，竟将壶盖震得微微颤动。

忽闻王后驾到的号角声震彻云霄。扑克牌卫兵潮水般涌来，手持长戟在地上画出猩红玫瑰，原是白玫瑰错染成赤色，匠人们正手忙脚乱涂漆遮掩。红心王后乘着龟甲车驾隆隆而至，凤目圆睁喝令：“砍掉他的头！”这口头禅吓得群臣噤若寒蝉。王后瞥见爱丽丝，硬要拉着她玩槌球戏。活刺猬作球，火烈鸟为槌，球场上人仰马翻，卫兵们忙着把扭伤的纸牌人折平复位。

法庭审判更令人瞠目结舌。红心国王高坐审判席，传唤那偷馅饼的杰克。证人席上，疯帽匠的茶杯里蹦出怀表，睡鼠在证词中夹杂着蜂蜜梦呓。当白兔呈上“重要证据”——一张无字羊皮纸时，爱丽丝忍俊不禁：“这分明是废纸一张！”话音未落，王后暴跳如雷：“陪审团速速定罪！”满堂扑克牌齐刷刷竖起“有罪”标牌，连那鱼仆从都从玻璃缸里探出鳍来附议。

此刻爱丽丝身形忽长，转眼间顶破法庭穹顶。她幡然醒悟：“尔等不过纸牌一堆！”扬手掀翻审判桌，漫天扑克如蝗灾四散。王后化作巴掌大的纸片人，还在尖声叫嚣：“给我回来！我要砍——”余音未绝，爱丽丝猛然睁眼，但见姐姐正为她拂去额前落叶。夕阳将草坪染成金红色，远处传来家佣摆放茶具的清脆声响。

流传甚广的转移故事。

「拉萨尼亚幻境」

秘鲁马卡瓦斯石林深处藏着个不知有汉的世外桃源。1986年，西班牙司机佩德罗在熟悉路段竟误入异世，眼前赫然是六车道高速公路，往来车辆清一色老式造型，或“缟衣素裳”，或玄黄相间，每隔八分钟便鱼贯而过。当地传说这里连接着17世纪的拉萨尼亚古国，居民们“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完全不知外界已是21世纪。此番遭遇，令佩德罗余生都惴惴不安，生怕哪天又误入那条阴阳路。

拉丁美洲桃花源记。

「陶乐德国的神秘来客」

1954 年东京机场上演了一出"天方夜谭"。一位西装革履的白人男子持着盖满各国海关章的护照，言之凿凿自称来自"陶乐德国"。海关人员面面相觑，这世上哪有什么陶乐德？男子却信誓旦旦，手指地图上的安道尔公国："千年古国，岂能凭空消失？"更奇的是，他怀中揣着的欧洲各国货币俱是真钞。当局将其安置在机场客房，派两人看守，谁知翌日清晨，房门紧锁如故，人却如"黄鹤一去不复返"，至今成谜。此等怪事，令当年经办此案的警员们至今回想起来仍汗毛倒立。

较名出名的转移案例。

「法蒂玛的太阳之舞」

1917 年葡萄牙法蒂玛的旷野上，七万民众共同见证了一场天工开物般的奇观。原本阴雨绵绵的苍穹忽现金乌坠地，那轮红日竟化作银盘旋转俯冲，吓得众人胆战心惊。更奇的是，方才还湿透的衣衫转眼恢复如初，这般异象持续足有十分钟之久。三位牧童早前声称得见"光中圣母"，其中两人未及成年便英年早逝，唯余的露西亚修女晚年回忆时仍心有余悸。

涉及宗教的集体转移案例。

「曼德拉效应」

2010 年起，"曼德拉效应"一词在网络疯传。许多人坚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 80 年代就已死于狱中，甚至能回忆起当时的新闻报道和葬礼细节。然事实却是曼德拉于 2013 年才去世。这种集体记忆的错位现象，被解释为部分人来自曼德拉早逝的平行世界。

古人云："庄周梦蝶，蝶梦庄周"，今人则谓："此界彼界，记忆交错"。

「美利坚时空错位」

2008 年 7 月，Lerina García 晨起惊觉物是人非。衾枕易色，寝衣非旧，环顾四壁竟如隔世。及至公司，骇然见旧职已杳，虽楼宇依旧，然所在层数已易。归家更见前度男友摇身变为枕边人，不禁毛骨悚然。此女终日惶惶，疑入平行世界，周遭种种皆如陌路，瑟缩于新居，竟不敢认此为家。

梦转另一世界，人际关系发生改变。

「秘鲁石门诡谭」

安第斯山麓有马卡瓦斯石林，世传其地藏异界之门。曾有通灵师遇一瘫女求诊，女子自述与友露营该处。夜半忽见华屋轩敞，其中人着十七世纪衣冠，正翩翩起舞。女子为异力所摄，不由自主趋前，半身已入其门，幸得同伴力挽。然自此患侧躯干竟废，医者束手，终成痼疾。

转移到公共诡异 rr。

「伍尔碧德的绿孩子」

12 世纪，英吉利伍尔皮德村忽现绿肤兄妹。二人通体如碧，惟不食豆荚之类。初时乡人骇然，后见其渐褪异色，复能言语，方知来自"圣马丁"之地。其言故乡终年晦暗，不见天日，因遵父命沿溪而行，遂至此间。村民或疑为天外来客，或谓乃地心遗民，众说纷纭，终莫能辨。此二人后虽形貌如常，然此异事已载入地方志，至今犹为奇谈。

很流行的转移案例，另一世界的人来到 cr。

「异世音律」

话说 2009 年九月初九，美国加州的詹姆斯·理查德为追爱犬，竟在德尔波峡谷失足坠洞，昏厥不醒。待他悠悠转醒，眼前景象令人瞠目结舌，身旁古怪机器嗡嗡作响，自称乔纳斯的男子笑称来自跨维度旅行社，此番相救只为让他早日醒来。

二人把酒言欢时聊起甲壳虫乐队，谁知乔纳斯语出惊人：“披头士在这里未曾解散，新曲迭出。”临别时赠予一盒《Everyday Chemistry》卡带，内录数首闻所未闻的披头士新曲。理查德归家后将歌曲传至网络，乐迷们趋之若鹜，皆叹此曲只应天上有。那异世中的街巷楼宇，明明素未谋面，却令理查德恍如归乡，侧面反映您早已在任何世界生活。

从 dr 带回物品到 cr 的转移经历

「故土迷踪」

2006 年某日，卡罗女士驾车自佩里斯返家，途中鬼使神差绕道故乡河滨市。谁知眼前景象令她毛骨悚然，虽门牌路标分毫不差，自家宅院却杳无踪迹。熟悉的大学中学形似神非，整座城市笼罩在阴风惨惨之中。卡罗魂飞魄散，当即夺路而逃。后逢其父丧礼，再访河滨市时，街巷屋舍又复归旧观。那个似是而非的故乡，如同南柯一梦，再寻不得。

经典的平行世界转移案例。

告别信

「过往经历」

青岛之滨，红瓦映日，绿树连云。吾生于斯，长于斯，双亲俱在，虽非钟鸣鼎食之家，亦可谓衣食无忧。每岁寒暑，辄随父母远游访亲。黑龙江之雪原皑皑，新疆之戈壁茫茫，上海外滩灯火如昼，海参崴港湾檣櫓如林。此般童年，本应令人称羨，孰料竟因口齿之疾而蒙尘。

七岁入庠序，因幼时染恙，吐字微有不清。此本纤芥之疾，竟成同窗笑柄。"大舌郎"、"磕巴精"之浑号日不绝于耳。初不过顽童嬉闹，渐成每日必修。犹记那年寒冬，吾诵文稍有迟疑，满堂哄笑。塾师非但不加呵止，反冷语相讥："言不成句，何以成器？"此言如三冬冰水，浇得吾通体生寒。

自此之后，每遇考问，便似大敌当前。咽喉若遭鬼扼，纵胸藏锦绣，亦难吐一言。同窗见状，愈发得寸进尺。课间时分，常有人效顰学步，摹吾言语之态，惹得众人前仰后合。吾独蜷墙角，望窗外梧桐叶落，恍若隔世之人。

家中双亲虽察异样，然只道孩童嬉戏。严父常云："丈夫当自强。"慈母则劝："多与同窗嬉戏。"彼等为吾购得《正音宝鉴》等书，却不知病在腭理。每至夜阑人静，吾必对镜啣字嚼文，直至唇僵舌麻。然翌日入学，依然故态复萌。

最难忘甲午年春，校中举办诵诗会。吾本欲推辞，塾师却道："此乃砥砺之机。"登台之日，礼堂座无虚席。方启唇，台下已嗤嗤窃笑。愈是心焦，言语愈是支离破碎。终在满堂嘘声中抱头鼠窜，自此彻底缄口结舌，沦为班中哑生。

欺凌随之变本加厉。有顽童在吾水杯投石，有劣生撕吾课业，更有人趁吾不备推搡取乐。某日散学途中，数子围堵，逼学犬吠。吾咬紧牙关，彼等竟将吾书包掷入臭沟。吾蹲踞沟沿捞取课本时，天忽降雨，墨迹晕染，恰似吾支离破碎之童年。

师长态度尤令人心寒。某日吾鼓勇告状，塾师反诘："何独欺汝？当自省也。"算学先生见吾字迹潦草，当众讥云："字尚不堪，况言语乎？"惟琴师偶露怜色，然亦爱莫能助。

家中虽暖，难消庠序之寒。每逢休沐，严父辄携游海滨。观惊涛拍岸，听松风过耳，方得片刻喘息。暑假赴黑龙江外家，茫茫雪原令吾暂忘忧愁。新疆叔父教吾观星，沪上姑母伴游博物院，海参崴舅氏引与俄人言笑。此般远游记忆，实为晦暗童年中吉光片羽。

然好景不长。年岁渐长，同窗欺凌愈演愈烈。彼辈察吾闻"命令"二字即浑身僵直，遂以此为戏。"令汝跪！""令汝效豕鸣！"每闻此语，吾便如遭雷殛，四肢百骸皆失其用，惟呆立任人鱼肉。此般情状，反招更多嘲弄，遂成恶性循环。

尤记丙申年冬，数子将吾反锁茅厕，自顶倾浇寒水。吾蜷缩犄角，听其笑声渐远，寒意彻骨侵髓。及友人发现，吾已唇青齿颤。校方召父母至，仅以顽童嬉闹搪塞。慈母为吾更衣，严父默然吸烟，其眼中痛惜，至今历历在目。

吾始现异状。夜深常惊坐而起，通体冷汗。时而无故大笑，时而涕泗横流。父母延医诊治，或云"轻微焦虑"，或曰"选择性缄默症"，药石频投，皆如石沉大海。今思之，此乃 cptsd 之症也。

最可怖者，乃躯体化。每闻令语，纵是戏言，亦顿成木偶泥塑。十指不能屈，双眸不能眨。某日堂上师云"传作业来"，吾即呆若木鸡，直至同窗推搡方醒。此般异状，反成新笑资。

家中藏书，遂成吾避秦之地。严父所藏《山海经》《聊斋》，令吾暂离尘世。尤爱《庄子》，慕其逍遥之境。尝对镜习言，幻为书中人物，口若悬河。然一入庠序，复为噤若寒蝉之状。父母尝谋转学，然因画地为牢未果。亦思迁居，终为生计所困。惟劝吾姑且忍耐，云"小学倏忽"。岂知创伤已如萌蘖，待时而发。及升中学，吾本冀焕然一新。然命运弄人，旧日浑号竟如影随形。入学首日，即闻窃语："看，结巴来也。"

初一塾师李氏，面容肃穆。首次集会，令诸生自我介绍。及吾，喉间骤紧，虽腹稿千言，竟噤不能声。满堂嗤笑中，李氏蹙眉："自我介绍尚不能，立而思过。"吾遂鹤立鸡群整堂，汗透重衣。

欺凌死灰复燃。吾书常不翼而飞，案头涂"哑巴当诛"之字。某日体操更衣，竟有人掷吾校服入厕。吾着单衣立于朔风，直至钟鸣方敢入室。

那年除夕，父母携我返乡省亲。胶东小村，白雪覆瓦，爷爷独居的老宅檐下挂着红灯笼。守岁时，我无意提及学堂遭遇。爷爷闻言，勃然变色，茶盏砰地砸在案上，茶水溅湿了年画。他拽着我步入院中，寒夜凛冽，银河倒悬。爷爷指着北斗七星，声如洪钟："孩子，可知老夫当年..."

原来动荡岁月里，爷爷曾率厂里工人游行示威、创刊小报宣传马列主义。"彼时钳口结舌者众，吾辈偏要大声疾呼！"他粗糙的手掌拍着我单薄的肩膀，"遇欺当第一次就反抗，否则变本加厉。"这番话如醍醐灌顶，在我心中埋下火种。

返校后，恰逢同窗又往我座席倾倒墨汁。我唰地夺过墨瓶，反手泼其衣。霎时

满堂寂然，唯闻墨滴落地之声。那恶少呆若木鸡，继而暴跳如雷。幸得先生闻讯赶来，这场冲突才未酿成大祸。自此我发觉，恐惧如弹簧，你强它便弱。虽欺凌未绝，但我已敢在堂上答问，纵使声若蚊蝇；课间亦挺直腰板行走，不再畏首畏尾。

初二新来的西文先生性如烈火。某日听写，我因紧张念错单词。她当堂嗤笑："口齿不清，何谈异邦言语？"此言如利刃剜心。是夜归家，我砸碎妆镜，执碎片在臂上划出血痕。看着殷红渗出，竟有异样快意。

翌日我逃学旷课，独往后山废厂。残垣断壁间，我蜷缩三日。父母忧心如焚，终被看门老叟发现。归家后，母亲泪如雨下，父亲吞云吐雾。他们这才带我寻医，诊断为"cptsd之症"。大夫言此疾源于长期惊惧，致神经常处"战逃之境"。那些莫名哭笑、闻令僵直，皆是伤痕。

我拒却休养之议，暗生绝地反击之志。始搜罗学堂劣迹：体罚影像、违规课录、庖厨秽状。休沐日，我在文印店挥毫泼墨，制得檄文数百。

择良辰吉日，我邀数名同遭荼毒者，在校门张旗列阵。我们分发檄文，声讨不公。保安来夺横幅，我顺势倒地疾呼"打人啦"。围观者众，事态愈演愈烈。堂长急召会议，我当学官之面，将证据和盘托出。堂主面如土色，班导汗流浹背。最终结果出人意料：涉事师长受责，而我因心神不稳，被劝自愿休学。

父母无奈，送我至爷爷处。老人抚掌称善，赠我良种农具："既暂离庠序，不妨事稼穡。"于是我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居生活。照料着十几亩菜畦，数十羽鸡鸭鹅。说来也怪，这简朴日子竟使症状渐消。再无冷语相向，不必闻令色、变，我躯体不再动辄僵直。虽夜半仍会惊醒，但次数日减。有时劳作毕，卧草垛观云，竟会不自觉地哼起小曲。

爷爷常在油灯下讲古，说他年轻时如何组织工友，与厂官周旋。"抗斗非莽勇，要讲究谋略。"他教我察言观色，据理力争，亦教我适可而止。这些道理，比学堂文章更令我受用。

村童初时对我这"城里痴儿"颇好奇，常围观学我口吃。我不再退缩，反用爷爷所授，给他们讲城中趣事。渐渐地，这些顽童不再嘲弄，反成我"马前卒"。

这段耕读岁月虽清苦，却让我重拾些许自信。我开始记农事日记，偶尔写几句歪诗。爷爷阅后，只评："强过那些无病呻吟。"

及至春深，我手植的菜苗已郁郁葱葱。看着破土新芽，忽悟一理：草木尚需沃土，人岂能不适其所？

中考既毕，父母见我气色渐佳，不强求升学之事，允我继续乡居静养。是年盛夏，父亲特告长假，驾新购越野车，携全家作万里之游。

首站至沪上。立于外滩，但见黄浦江中舳舻千里，对岸广厦耸入云霄。姑姑特休假相陪，引至城隍庙尝小笼包。薄皮含汤，令我想起幼时初访申城之景。然今非昔比，已能从容与侍者对答，甚或指点一二。

科技馆内，父亲指自动化展区道："吾家菜圃亦当如是。"未几，智能灌溉系统与微型耕机运抵祖父家。这些"铁骨铮铮"的帮手，以一当十，使我务农之劳顿减半。离沪北上，黑省夏凉怡人。外婆家院中葵藿倾阳，表弟引我江畔垂钓，辨识百草。夜卧院中观星，外婆摇扇讲父亲儿时趣事，逗得众人拊掌大笑。

至海参崴，舅舅导观退役潜艇。立甲板上，海风咸湿，远处轮笛响遏行云。舅舅拍肩道："较前次精神多矣。"诚哉斯言，昔日至此，我还是个噤若寒蝉的怯懦少年。

归途添置诸多新成员：十余只温性的狸猫，五条矫若游龙的牧犬，顿使祖父院落成动物乐园。这些伙伴不仅守夜司晨，更成我知交。每日拂晓，猫儿列队候食；日暮时分，群犬伴我巡狩阡陌。

得机械之助，农耕渐成乐事。智能系统按时灌溉，微型拖拉机翻土整地，我只消运筹帷幄于手机之上。闲暇时，随祖父习木工，为村翁修家具；又自学编程，竟开发出简易农场管理系统。

村民渐接纳我这识文断字的庄稼汉。王婶家果树生虫，来询农药；李叔购农机，请我把关。最意外者，村小张校长竟邀我授计算机课。初登讲台，虽唇齿微颤，但见童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惶恐渐化动力。

父母月必来访，携书册零食无数。父亲迷摄影，总为我的菜园牲畜留影存真；母亲好烘焙，以自种南瓜制各色点心。再不提学业之事，只偶问："日后作何打算？"

某夜仰观星斗，群犬偎依脚边。忽忆初中时歇斯底里之状，恍如隔世。今虽言谈偶滞，再无人嘲弄。祖父所言极是：逃避无益，硬抗亦非上策。真勇者，当觅适己之道。在这"阡陌纵横的乡野，意外寻回失落已久的宁静与自信。

冬日前，扩建温室种反季菜。村友相助，我教其操作机械，彼授我辨识墒情。收获时节，合伙运菜至县城贩卖，竟门庭若市。除夕阖家团聚于祖父宅。黑省舅舅、沪上姑姑皆至，十余人围炉包饺子。望窗外雪落无声，顿悟这一年乡居，不仅疗愈心伤，更为我指明新途。

开春报读农医史远程课程。父母闻讯，夤夜驱车送来新电脑与典籍。父亲道："汝择何事，吾辈皆助。"母亲笑补："唯愿莫再'不告而别'。"

今我的菜园已成村里示范。某日试做高考文科卷，自评约得 650 分。当年欺凌我的同窗，或入重点中学，或已辍学务工。偶于镇上相遇，其目中竟含歆羡之色。回望这段跌宕起伏的成长，一明人生非非黑即白。如我菜园，既需现代机械，亦赖传统经验；既要科学管理，也须顺应天时。

祖父常言："树挪死，人挪活。"或许我本非循规蹈矩之人，然在这另辟蹊径中，反得见真我。旧伤未消，却已化作"生命年轮"，见证着我的蜕变。

今已能直面过往，亦敢畅想将来。这大约便是世人所谓"痊愈"，非是忘却伤痛，而是与之和解；非为逃避现实，实乃觅得适己之道。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终获内心的安宁与力量。

「接触转移」

三月的青岛，春寒料峭。我蜷缩在书房里，窗外海浪拍岸的声、音隐约可闻。那日偶然在网上看到"现实转移"四字，初时只当是又一场虚妄的幻想。然则细读之下，竟觉字字珠玑，恍若醍醐灌顶。

记得初次尝试转移，是在一个无眠的深夜。我按教程所述，静卧榻上，闭目调息。先观想呼吸如潮，继而想象自己置身理想世界。起初杂念纷飞，难以专注。忽忆起少时读《庄子》"坐忘"之说，遂屏息凝神，渐入佳境。那一刻，仿佛有清风拂面，周身轻盈如羽。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每日除却必要的饮食起居，余时皆用于钻研转移之道。我遍览群书，自《黄庭经》至现代意识研究，无不涉猎。又在网上寻得同道中人，交流心得。进步之神速，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四月末的一个雨夜，我首次真切地感受到意识游离。当时正在观想一处雪山之巅，忽觉天旋地转，再睁眼时，竟见皑皑白雪就在脚下。虽只停留片刻即回，却已令我欣喜若狂。

五月仲春，我已能自如地短暂停留异界。最难忘那次造访星辰大海，但见群星璀璨，银河如练。有羽衣仙人驾鹤而来，邀我共饮琼浆。归来时唇齿留香，余味三日不绝。父母见我神色焕发，只道是心情转好，殊不知我已窥见天地玄机。

至六月盛夏，我的转移技艺已臻纯熟。不仅能随心所欲地往来各境，更可携物往返。曾将 DR 中的一枝奇花带回，插在案头七日不谢。此时我方确信，此道非虚，实乃通天之径。

五月流火，我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将这段奇遇记录下来，惠及后来者。于是闭

门谢客，开始撰写《转移随笔》。每日伏案疾书，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尽数道来。从基本原理到具体方法，从注意事项到疑难解答，无所不包。

随后又着手翻译外文著作。《转移实用指南》《现实转移：重拾你的力量》《现实转移实践指南》《现实转移手册》

我字斟句酌，务求信达雅兼备。其中涉及大量专业术语。我不得不查阅各类词典，有时为求一词之确，竟废寝忘食。幸有网络上的同道相助，方得顺利完成。

整理资料时，我格外用心。「转移资料库」汇集当代关于转移的大多文章，应有尽有。「Pie 语录」字字珠玑，发人深省。「转移者调查报告」耗时最久，我采访了 300 余位实践者，记录他们的成败得失。

这些文字，我都发表在专门的论坛上。起初门可罗雀，渐渐有人驻足。几位读者留言道："读君文章，如拨云见日。"我回复他："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确实，我之所求，不过是让后来者少走些弯路罢了。

九月将至，秋风送爽。我站在八大关的礁石上，看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回想这半年的奇幻旅程，恍如隔世。从最初的将信将疑，到如今的来去自如，个中滋味，非亲历者难以体会。

我这一生，似乎都在不同的现实中转移。幼时懵懂，无意间坠入此界；少时困顿，曾短暂窥见理想校园；及长反抗，又转入另一条人生轨迹。而今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意识的游戏，现实的幻象。

临别之际，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些仍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我知道 CR 中有太多人像我当年一样，困在无解的困境里。但愿我的文字能成为他们的灯塔，指引一条解脱之路。即便不能立竿见影，至少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

忽然想起《庄子》中的一句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我们这些转移者，何尝不是涸辙之鲋？所幸已找到回归大海的途径。今日我去，来日君亦可往。

最后，容我再道一句肺腑之言：莫要被眼前的困境所蒙蔽。现实如沙，握得愈紧，流失愈快。放开执念，随心而动，方得自在。记住，你的世界，永远由你主宰。

潮声渐远，暮色四合。我最后一次回望这座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心中竟无半点留恋。因为我知道，在万千星河的那一端，有更广阔的天地在等待。愿他日与诸君相逢，把酒言欢，再话当年。